武俠世界

直搗黃龍（新派俠情江湖恩怨錄）　馬騰・著

　　兩名年輕男女爲報血仇，勇捅馬蜂窩——實力雄厚的黃龍幫，由此而揭開了一項賣國陰謀，但也惹來殺身之禍……這雙男女歷生死、冒萬難，甚至不惜捨身殺賊，終於……



$4.00

第25年
33

編者話 諸葛青雲與黃鷹兩位名作家，今期他們都有巨著刋出，前者是一部俠情小說：「新無字天書」，這個故事是把武林道上的一羣正邪人物個個刻劃入微，描繪出來，有褒有貶，栩栩如生，精彩非常。至於黃鷹的中篇連載「封神劫」，也是一部歷史俠義傳奇故事，充滿氣勢磅礴，正義感人氣氛，兩大巨著分別刋在今期的55頁及111頁，敬希萬勿錯過，先睹爲快。

**　　**　　**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馬騰作品「直搗黃龍」，是篇內容講述一段湖海恩仇事蹟，一對年輕俠侶，他們爲了報却一宗血海深仇，誓死與勢力雄厚的黃龍幫糾纏不休，窮追猛打，屢陷厄境，結果給他們揭發了一宗驚人事件，但也因此惹來了殺身之禍，終於……？看過本文，保証令你有個意想不到的交代。

**　　**　　**

俗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下期龍乘風君的雪刀浪子故事講述一段「君子報仇」事蹟，由一個生性純樸的富家公子，奉父之命入蜀會晤一個神秘和尚而展開，原因何在？耐人尋味！下期揭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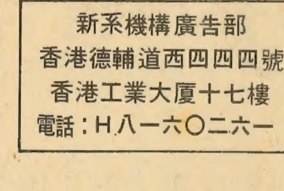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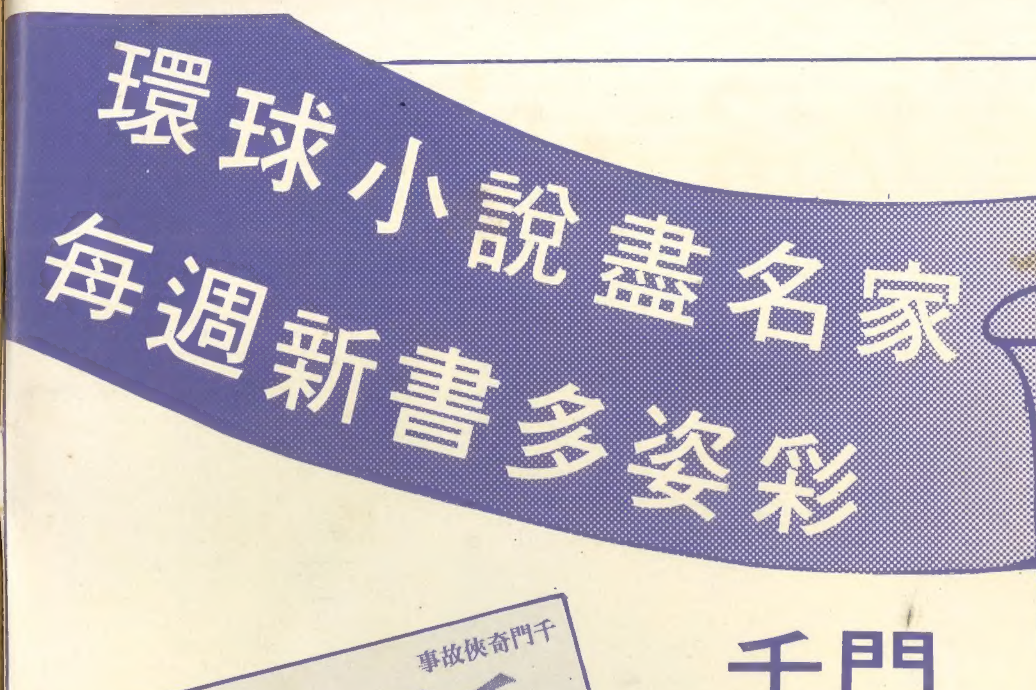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3期
（總號12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怨錄

直搗黃龍

馬騰·文
可飛·圖

遭強暴 惡戰黃龍煞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這是詩人歌頌那氣勢磅礡，奔騰澎湃的黃河的千古名句。

黃河濁流滾滾，奔流千里，既造福也為禍，自古以來，人們就對之又敬又畏。

黃龍殺手

一葉小舟起伏翻騰在黃濁的奔流河水中，看着真叫人替操舟者捏一把冷汗。

那葉小舟在奔騰咆哮的濁流中，就像一片枯葉，一梗浮萍，隨時有被河水傾覆吞噬的可能，雖則驚險萬狀，但始終履險如夷，可見操舟者技術頗為精熟，不然，小舟早就翻覆了。

濁流滾滾如奔馬，小舟亦滑行如矢，只不過轉瞬之間，已起伏顛簸着向下游衝滑下數十丈。

驀地，一艘全身裝嵌了鐵甲的巨舟就像從水底浮現出來般，驟然出現在河面上，船身的兩側一排各有十個尺許方圓的圓洞，伸出一支支長槳，整齊有力地划動着，船身雖然巨大，順流之下，加上那二十支長槳齊划，走勢竟快逾奔馬，只不過眨眼間，巨舟已以泰山壓卵之勢，衝撞向前面那艘小舟的船尾。

那艘小舟雖然輕捷，却只有一個漢子在把舵搖櫓，雖則去勢如矢，依然快不過那艘巨舟，一下子便被巨舟追了個首尾相接，眼看就要撞上了。

小舟上那名漢子略一回頭，瞥到巨舟有如一座山般衝撞而來，不禁變了臉色，單手搖櫓，左袖向後連揮，鼓浪速行，一下子又脫出數丈有餘。

巨舟上那高逾三丈的主桅上，一個半人高的木斗內站了一個手搭涼蓬的漢子，正注視着小舟的情形，並指揮巨舟的行走方向，望到小舟去勢加快，立時朝舟尾掌舵的打出一個手勢，掌舵的漢子朝着尾艙一個圓洞吆喝一聲，巨舟左右兩側的木槳剎那加飛划動，巨舟去勢陡快，一下子又追上了小舟，首尾相接，相距不到半丈距離！

小舟上的操舟者扭頭一瞥，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櫓搖更得急，左袖也加速了向後揮動。

小舟的走勢又陡然加快了。

但巨舟的走勢更急，以泰山壓卵之勢，衝撞在小舟的船尾上！

「轟」然聲中，那艘小舟被撞得四分五裂散碎開來，一條身形在飛激濺射的木屑中衝天拔騰起來。

原來正是那操舟者！

這操舟者看來不但精於操舟，身手也相當不錯，若是換了平常人，或者身手稍差的人，肯定要葬身江底，逃不過這次厄運！

碎木破板四散落在江水中，一下子便被翻滾奔騰的江水吞沒了，是那樣無情，又是那樣迅速，瞧得那身在空中的操舟者魄動心驚，身形一沉，向下墜落。

這一墜，恰好墜落在巨舟的艙面甲板上。

聳立在巨舟正中甲板上的艙樓珠簾一掀，適時先後走出兩名漢子來，冷電一樣的目光盯在那操舟者顯得有點蒼白的臉龐上！

那位操舟者剎那臉色更白，脫口一聲：「黃龍殺手！」

當先從艙樓中走出來的漢子目光一閃，語寒如冰地道：「蔣天風，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背叛本帮，帮主已發下黃龍必殺令，今日你就算是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蔣天風臉色又劇變了一下，吸口氣，倔強地道：「黃龍帮多行不義，遲早必遭覆滅，我蔣天風正是不願與黃龍帮一齊遭到毀滅，所以才脫離黃龍帮，這有什麼不對？」

重重地哼了一聲，當先站立的漢子厲聲道：「死到臨頭，還胡說八道，本帮正如日中天，昌盛壯大，乘時造勢而行，有什麼不對？倒是你這叛徒，虧帮主平日對你青睞有加，你不思報効，反而……」

站在一旁一直沒有開聲，臉目兇戾的另一名黃袍漢子語聲有如鐵石相擊般冷冷地截道：「孫老大，帮主只吩咐你我將他的人頭帶回去，你又何必要為他多費唇舌了？」

孫老大沉肅的面容變動了一下，冷銳如刀般寒聲道：「木老二，這一趟是你做主還是我做主？」

木老二眼角肌肉跳動了一下，緊緊地將咀巴閉上！

蔣天風看在眼內，心中不由打了個寒顫，但他却沒有一絲一毫後悔之意。

因為他這一次決定背叛這勢力縱橫黃河上下游一帶的黃龍帮，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決定的，黃龍殺手雖然可怕，他却未必死定了，因為他這一次叛逃出黃龍帮，是有人在途中接應的。

令他想不到的是，這麼快便被追上了，距這裏大約還有三里許的龍套灣，接應他的人就等在那裏。

巨舟繼續順流而下，只是速度慢了很多，那是因為操槳的二十名漢子已停槳，而且將槳抵在水中，故此巨舟去勢大大地減慢了。

去勢雖慢，但若以此速度滑下去，三數里的水路要不了一頓飯功夫，便到了。

蔣天風現在只是希望能夠拖到龍套灣，那麼，他就有救了，也能見到他心愛的人。

「蔣天風，帮主要我問你一句話——

是什麼令到你竟然斗胆背叛本帮？」孫老大目光若是能够殺人，蔣天風早就死在他的目光之下。

蔣天風緊閉着咀唇不答。

木老二兇戾的臉上顫動了一下，驀地悶吼一聲，有如一頭兇殘的豹子般，撲向蔣天風，食中二指併攏如七，插向蔣天風的咽喉！

蔣天風輕哼一聲，却不敢接，身形急疾斜閃開去，「嗖」地一下銳响，木老二的「指七」擦着他的頸側插了個空！

他的左手也在這刹那間反手掃撇去，一道黑而亮的寒光直削向木老二的腰脅之間！

原來他手上一直握着一柄鐵打的槳，這就是他的兵器！

木老二怪叫一聲，身形如陀螺般疾旋開去，一下子便旋到蔣天風的背後，右手「指七」向前一遞，插向蔣天風的背心！

這位木老二眞可謂心狠手辣，接連兩招皆是毒招，欲一下置蔣天風於死地！

蔣天風上身向前一傾，接一個怪蟒翻身，槳隨身轉，劃了個半弧，向後反掃而出。

木老二低叱一聲：「憑你也傷得了我？」微退半步，鐵槳以毫厘之差，從他的胸腹劃過！

而他的左手這刹那已電閃般抓向蔣天風的腕脈。

孫老大一直沒有動手，負手而立，他之所以不動手，是看出蔣天風肯定不是木老二的對手。

別忘記了，他與木老二及另外五名殺手被稱爲黃龍七煞，乃是帮主黃龍項潛的心腹手下，專門對付帮內的叛徒及執行帮主欲對付的强敵的行動，這七人自出道以來，未嘗失過一次手，替帮主黃龍項潛鏟除了不少强有力的對手，殲滅了不少欲分一杯羹的帮會組合，令到黃龍帮得巳稱霸黃河，這七人功不可沒，一直以來甚得項潛的器重，倚爲心腹手下。

據說，黃龍七煞的武功身手在黃龍帮中除了帮主項潛之外，便要數他們了，連副帮主青蛟水鼈對這七人也要忍讓幾分！

×　×　×

蔣天風右手一沉，脫出了木老二木堅的左手攫抓，正欲施展一招旋風腿將其逼退，那知手中鐵槳一緊，不知怎地，巳被木堅的右手攫抓住槳尾！

蔣天風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猛回身右手運勁全力向前一推，那知道木堅在這刹那身形偏閃，同時鬆手！

蔣天風冷不防之下，重心頓失，向前猛衝出去，木堅的臉上即時泛起一抹兇殘的獰笑，左掌一揚一砍，砍切在蔣天風的頸側大脈上！

蔣天風的頸脖立時像稻草被揑折般，發出一聲啞窒的悶叫聲，前跄的身形橫跌出去，撲跌在甲板上，却居然仍未斷氣，艱難地撐起上半身，大睜着雙眼，瞪視着左岸，這時候船巳離龍套灣約十數丈，灣鎭上的房產巳可以清晰地望到。

蔣天風的目光亦一亮，撕心裂肺般嘶啞地大叫：「金鳳……武……」

驀地頭一垂，上身重重地摔跌落地上，動也不再動，一雙眼却大睜着，茫然地望着龍套灣那面。

這時候船巳順流滑行到小鎭的碼頭前，可惜蔣天風巳永遠也看不到了。

「木老二，你爲何一出手便殺了他？」孫老大孫標沉着臉。「你難道忘了帮主的吩咐？」

木堅冷聲道：「老大，就算留下他，也是問不出什麼的，乾脆殺了他，一了百了，不好麼？」

孫標嘆口氣道：「殺了他當然好，只是却什麼也問不出了，老二，你什麼都好，就是性急了點，若是你不殺他，就可以問出他臨死時叫出的金鳳是誰，住在哪裏，還有那武什麼的！」

木堅呆了一呆，拍拍腦袋道：「老大，怎麼我就是想不起這些，如今怎辦？」

「那只有費些力氣去查一下了，幸好咱們有的是人手，帮主也沒有限時限日要咱們將蔣天風的人頭提回總舵，咱們就先從這龍套鎭着手展開偵查，看看這鎭上是否有一個叫金鳳的人！」

「還是老大你有主意，難怪帮主他老人家經常讚你有頭腦。」木堅有點妒意地望着河水。「老大，金鳳可能是個女人，一個女人又有什麼大不了，老大，你似乎小題大做了點。」

孫標陰沉地道：「一個女人沒有什麼大不了？嘿嘿，你也不想想他臨死時大叫金鳳，可見他與這叫金鳳的女人關係一定不尋常，說不定他將帮中的一些隱秘說了給那女人聽，萬一那女人亦不是尋常人，將那些秘密傳了出去，那還得了？」

木堅聽得連連眨眼，目中妒意盡消，由衷地道：「老大，我就是沒有你想得那樣多，那樣遠，我的腦袋就是沒有你那樣靈光。」

孫標望一眼近在咫尺的龍套鎭碼頭，揮揮手道：「不要說那麼多了，將船泊到碼頭下面，再將蔣天風的人頭割下來，屍體則丟到河裏喂魚，然後派出人手到鎭上查一下。」

木堅立時呼喝起來：「將船泊到碼頭下面！」

掌舵的應了一聲，將舵一扳，船尾一擺，船身慢慢向碼頭下面緩緩的靠邊泊過去。

×　×　×

武毅終於再也坐不下去了，他在這龍套鎭的杏花樓足足坐了有兩個時辰，依然等不到蔣天風的人影，酒巳喝了足有五壺，他本來是約了蔣天風在午牌時分在杏花樓相見的，但是至今不見他到來，他心中忐忑不巳，結了賬，一逕走向碼頭那面去看一下。

來到碼頭，往上游張望，但見濁流滾滾，奔騰而下，河面上一只船影也不見，一絲不祥的念頭刹那從心底升起，上游旣望不到船影，他很自然地往下游張望，下游亦是河水滔滔，一隻船也沒有，只有碼頭旁邊的岸邊泊着一艘巨大的船隻，船身周圍鑲嵌了鐵甲，這艘頗爲特別的巨舟引起了他的注意。

照他所知，只有兩種船隻會鑲嵌上鐵板，一種是官家的戰船，另一種就是稱雄黃河的黃龍帮的戰船，若是官家的戰船，自然旗幟鮮明，打着官家的旗號，但這艘

船却沒有懸掛旗幟，只在船身的兩旁繪雕了兩條張牙舞爪的黃龍，這是人盡皆知的黃龍帮的記號，這艘船不用說是黃龍帮的船了。

武毅由這艘突然出現的船，聯想到蔣天風，心中疑念陡生，暗忖：「黃龍帮的戰船突然出現在這裏，莫非與蔣天風有關？又或是他們知悉了蔣天風的叛逃，追了下來？蔣天風到現在還未來到，莫非他巳遭到了不測？」

這一連串的疑問在他心頭電閃而過，他的目光亦隨之定定地注視着十數丈外的巨舟。

幸好巨舟上的人巳差不多上了岸，只留下幾名操槳手留守在船上，否則，他這樣注視着那艘巨船，不引起船上人的注意才怪。

他目光終於移離大船，再往上游望去，大約數十丈遠的河面上，正有一艘小船隨波逐流地顚簸起伏着疾向這面滑行下來，船上只有一位漢子在掌舵，由於那漢子頭上戴着一頂竹笠，笠沿將大半邊臉龐遮住了，故此武毅看不清楚那人是不是他要等的蔣天風，但身材却有幾分相似。

武毅的心中不由升起幾分希望，眼巴巴地望着那艘船急速地滑行下來，心中一個勁的在叨念：「但願來的是蔣天風。」

水流急激，小船以奔馬之勢，眨眼間便巳滑行到碼頭前，船首一掉，斜衝向碼頭，接靠上了碼頭，船上那竹笠漢子鬆了舵把，兩步跳到船頭，拿起一根繩子，跟着聳身跳上了碼頭，將繩栓在一根木樁上，伸手掀起頭上的竹笠，大步向鎭內走了過去。

武毅一直看着那人的舉動，及至看到那人將竹笠掀起，露出那張黧黑風霜的臉龐，不禁大失所望，因爲那人根本就不是蔣天風，看模樣是在河上討生活的漁民。

失望之餘，武毅的心也沉了下去，那種不祥的感覺越來越强烈，目光再遙望向上游那面，希冀再看到有船隻順流而下。

河面上水流滔滔，濁浪滾滾，那裏還有船隻？

足足在碼頭上站了有半個時辰，腿也站瘦了，眼也望穿了，依然滿眼濁流，不見船隻，失望之下，武毅只好轉身向鎭內走去。

×　×　×

孫標木堅在龍套鎭上，很快便查出了鎭上確有一位叫金鳳的少女，就住在鎭南頭一座獨立的宅院內。

木堅性急也就要帶着手下趕去找那位金鳳姑娘，却被孫標阻止了。「老二，別性急，先弄清楚這位金鳳是否蔣天風口中的那位金鳳，才動手未遲，否則，殺錯人算不了什麼，最怕是打草驚蛇，傳了開去，被咱們要找的金鳳聞風溜了，那就費時失事了。」

木堅不以爲然地道：「那你用什麼辦法弄清楚？」

孫標詭笑道：「那還不簡單？派一名咱們的人前去，假冒是蔣天風的人，三言兩語不就試探清楚了麼？」

木堅不得不點頭道：「老大，這樣簡單的辦法，我怎麼就是想不到？難道我的腦袋是木頭做的？」

「這是因爲你太性急，又不大肯動腦筋，你什麼也好，就是這兩點不好。」孫標笑着拍拍木堅的肩頭。「咱們立刻行動吧！」

×　×　×

「砰砰砰」一陣急驟的拍門聲令到在屋內坐立不安的金鳳心頭劇跳了一下，三步兩脚地走出去將院門打開。

一個漢子氣喘臉白地站在門前，劈頭一句就問：「姑娘可是金鳳？」

金鳳點點頭道：「我就是。」

那漢子長長喘了口氣，澀聲的說道：「金鳳姑娘，我是蔣天風派我來向姑娘報信的……」

金鳳一臉緊張地截道：「天風他怎樣了？」

「不怎麼樣，他的腦袋不過被割下來，屍體則掉到河裏餵王八了。」那漢子忽然變得神態極之輕鬆，嘻笑着說。

金鳳刹時臉色一變，手一伸，揑住了那漢子的喉頭，厲聲道：「快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漢子料不到眼前的少女出手這樣快，快到他來不及閃避，喉頭便被揑住了，刹那僵窒地瞪着金鳳，駭然道：「我不就是來報信的麼！」

金鳳臉色慘變，切齒道：「蔣天風是否眞的死了？」

說時手一緊，那漢子喉頭隱隱作响，臉色脹紅，大張着口，就像鯉魚一樣噏動着，呼吸急窒。

金鳳適時鬆了一些，那漢子才得以喘過一口氣來，翻起的眼也翻落下去。

「你若有一句虛言，我立刻將你的喉頭揑碎！」金鳳這時候的模樣就像一隻雌老虎！

「金鳳姑娘，水彪說的都是眞的，蔣天風的腦袋確是被割下來，屍體也確是被掉到河裏餵魚！」門外人影一閃，左右閃出兩名漢子來，說話的是左面那位漢子。

這兩名漢子皆穿着一件水青色的長衫，當胸處綉了一條張牙舞爪，用黃絲綫綉出來的怒龍，金鳳一眼看見，臉色遽地一變，吸口氣道：「原來是黃龍帮的人！」

揑在那漢子喉頭上的手微一用力，「喀勒」一陣骨碎聲中，那漢子水彪一聲也叫不出，身子便軟倒下去，金鳳手一鬆，水彪便像爛泥一樣癱倒在地上。

「嘿嘿，想不到姑娘身手這樣高明，我孫標倒是看走眼了。」原來這兩人就是孫標木堅。

「黃龍殺手！」金鳳驚叫出聲。

她之所以認出孫標的身份，是她曾聽蔣天風提起過黃龍七煞其人。

「金鳳姑娘，聽妳這樣說，蔣天風確實對妳說了不少本帮的事情，他的口實在太疏了，臨死也將妳的名字叫出來，看來你們的關係一定很不尋常，是麼？」木堅的目光淫邪地瞟着金鳳那豐滿誘人的嬌軀，舐了舐嘴唇。

「你們眞的殺死了他？」金鳳尖着聲叫。

「當然是眞的，騙你幹麼？」木堅搶着應。

「你們爲何要殺他？」金鳳忽然撕心裂肺地嘶叫起來。

孫標冷酷地說道：「因爲他背叛了本帮！」

「還有，說不定他已將本帮的隱秘洩漏了出去，譬如說了給你聽！」木堅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金鳳那聳起的胸脯。

「所以你們不但殺了他，也想殺了我？」金鳳仇恨地瞪着兩人。

「天下間還有什麼比殺人滅口還徹底的方法沒有？」孫標說時朝木堅使了個眼色。

木堅一聲不响就向金鳳的肩頭抓去。

別看輕了他那一抓，居然隱藏了三個變化，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一抓之詭奇，顯出了他不是個浪得虛名之人。

金鳳的身手看來也不差，不然，方才她也不可能一下子便揑住了水彪的喉頭。

肩頭急幌，斜閃開去，金鳳嬌叱一聲：「別人懼你們的名頭，本姑娘却不怕！」右手食中二指一併，插向木堅的喉頭！

木堅沉嘿一聲：「我最喜歡妳這樣够份量的娘兒，那才過癮！」上身微仰，曲肘一撞，將金鳳的手臂撞歪開去。

接身形半旋，下流地向金鳳的胸脯抓去！

金鳳原本一張臉又青又白，這刹那却羞怒得脹紅一片，銀牙一挫，居然不閃不避，一脚踢向木堅的下陰。

木堅料不到金鳳這樣狠辣，雖則他可以輕薄一下，但必然喪命，這可划不來，悶哼聲中，縮臂騰身拔起。

金鳳就像看準了他會有此一着般，雙手疾向上探抓，饒是木堅縮腿得快，半截褲管仍然被金鳳的雙手抓撕破裂！

木堅心頭一凜，不禁惱羞成怒。「賤人找死！」暴縮的雙腿驀地踢向金鳳的眉心。

金鳳半身一蹲，讓過木堅連環雙脚，這時候木堅的身形已沉墜下來，他不由大喜，上身猛地挺起，右手朝上暴探，直抓向木堅的命根。

木堅自出道以來，還是頭一遭遇上像金鳳這樣狠辣的對手，怪叫聲中，身形硬生生淩空一翻，「勒」地一下裂帛聲中，他的命根以毫厘之差沒有被金鳳抓住，眞險，但褲襠却已被抓破了一大幅。

當着孫標老大的臉這樣接連出醜，木堅那裏還忍受得住，暴吼聲中，一招天雷擊頂，直擊落金鳳的頭頂！

孫標在旁看了，不禁搖搖頭：「老二不但性急，也好色貪淫，怪不得帮主說他不可担當大任！」

金鳳腰一仰，倒射開去。

木堅一擊落空，亦翻掠出去，落在地上，咬着牙惡狠狠地道：「臭婊子，等一會要你知道老子的厲害！」

話落身動，木堅有如脫兎一樣疾撲向金鳳。

金鳳目光一轉，返身竄入了屋內，接隨卽將兩扇門踢上，身形却不停，掠向屋後。

「砰匍」聲中，木堅一頭撞開兩扇木門，衝了進來，直追金鳳，外面的孫標冷冷一笑，身形拔起，一個翻掠，掠上了屋頂。

也就在這刹那，屋子左右後的三面牆壁驀地嘩啦聲中，洞穿了，從破牆洞中各探出兩名手執魚槍的青衣漢子來，颼颼連聲，魚槍急擲向金鳳！

金鳳正欲穿窗而出，耳聽急風掠空聲，眼角一瞥，吃了一驚，身形斜拔而起，一頭撞在瓦面上，破瓦而出，恰好亦避過分從三面交叉射至的魚槍！

木堅發出一聲怪叫，亦騰拔起來，破瓦而出！

「下去！」瓦面上的孫標一見有人自屋下破瓦射出，身形一撲而至，喝聲中一掌擊向一頭一臉灰塵，剛從破瓦洞中穿出上半截身的金鳳頭頂擊落！

金鳳萬料不到孫標老謀深算，早已上屋提防她有此一着，生死一髮間，頭向側急擺，總算避過了頭頂要害，但肩頭上却重重地挨了一掌，痛叫一聲，從破瓦洞中墜跌下去。

「拿下她！」孫標喝聲中，身形一墜，脚下的瓦面「嘩嘩啦」碎裂開來，他的身形接急墜下去。

這刹那木堅才破瓦穿了出來，一眼瞥到孫標墜落下去，忙亦墜落下去。

金鳳肩頭疼痛欲裂，身形急墜而下，雙脚才沾地，却猛地蹌歪了一下，差點仆跌在地上，一面魚網也就在這刹那兜頭罩下！金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身形藉勢欲斜竄出去，那知脚下一滑一虛，再也站不住，仆倒在地上，那面魚網刹時罩在她身上，接身下一緊，被兩面魚網上下將她裹罩起來。

原來地面早已舖了一張網在等着她，可說是張網而待，她才落地，張網的漢子一扯，她如何還能站得住，不被網罩住才怪。

雖則全身被兩張網緊緊裹罩住，金鳳仍是極力掙扎，企圖掙脫繩網，可惜那兩名執網的大漢緊緊地執着網端，她這一掙扎，不但掙脫不了，反而越掙越緊，將她的手脚纏得掙動不了。

「颼」地一聲，孫標急墜下來，看到金鳳動彈不得，不禁笑了起來。「金鳳姑娘，從來沒有人能够在咱們黃龍七殺手的手下逃得脫的，妳也不例外，是麼？」

金鳳知道落在他們手上，肯定活不了，只是她實在不甘心就此死去，她若不能爲蔣天風報仇，可說死不瞑目！

如今她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希望她的表兄能够及時趕回來，雖則不一定救得了她，至少，也知道殺她與蔣天風的是什麼人！

慘遭强暴

「嘿嘿，金鳳姑娘，蔣天風是否因爲妳的緣故，才叛背本帮的？」孫標邊點了金鳳身上的幾處大穴，邊問。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金鳳倔强地大聲叫。

「也不會怎麼樣，不過——」木堅走上前一步，淫邪地用脚輕輕踢了一下金鳳的臀部，「蔣天風到底向妳說了多少有關本帮的隱秘？除了妳之外，他又曾對誰說過？」

金鳳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全身縮了縮，罵道：「淫賊，你若敢碰我一下，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木堅邪笑道：「啊啊，說得三貞九烈的，瞧妳的樣子，也不知跟蔣天風上過多少次床了，我就不信你還是黃花閨女，若是，我立刻一頭撞死在這裏！」

金鳳羞怒得破口罵道：「我是不是黃花閨女關你屁事，我又不是你妹子或是老婆，跟誰上床你管得着！」

金鳳這時候已不存生望，只希望不會受辱，死了也對得起先走一步的蔣天風，所以她會說出那種難聽的話，目的就是激怒木堅孫標，快快殺了她。

而在事後，她也驚訝自己怎會說出那樣粗俗的說話。

「我當然管不着。」木堅的眼中陡地射出獸光。「不過，你既然能够跟蔣天風上床，我爲何不能跟妳上床？我倒要領略一下妳到底是如何將蔣天風迷倒的！」

孫標一直在聽着，沒有出聲，也不知他聽了那些話後，會不會動心。

金鳳立時驚恐地尖叫起來：「你敢來碰我一下，我不會放過你！」

木堅却不再理會金鳳，轉對孫標道：「老大，難得遇上這樣惹火的娘兒，我已好久未嚐肉味，請老大先帶他們回船，待我嚐完鮮後，老大要死的還是要活的，我一一遵照你的吩咐帶回去。」

孫標木無表情地道：「老二……」

木堅目中噴火地截道：「老大，別嚕嗦了，一句話！」

孫標深深地注望了木堅一眼，只說了一句話：「我還有話要問她！」一揮手，轉身便走。

木堅刹那喜上眉梢，朝已走出屋外的孫標大聲道：「老大，多謝成全。」

孫標却頭也沒有轉一下，一逕帶着那些帮衆走了。

木堅這時候眞是心癢難搔，慾火焚身，蹲下來三扒兩撥將罩在金鳳身上的繩網解開，接着湊在金鳳的玉頰上香了一下。

金鳳若不是穴道被封，全身運聚不起氣勁，眞想一頭撞死，以免受辱，可惜她却力不從心，只好用力地咬着下唇，瞪着的雙眼淚花一直在打轉。

木堅的手在金鳳的胸脯上輕薄地摸了一把，金鳳全身震顫了一下，拚出全身的氣力，猛地仰起頭，一口咬在木堅的肩頭上。

可惜她却使不出勁，咬得木堅不痛，木堅只當是替他搔癢，而且這一咬也咬出他的「火」來，再也按捺不住，伸手一抄，將金鳳抱起來，邪笑着說道：「小娘兒，我要你分辨一下，是我厲害還是蔣天風厲害！」

說着，也不理會那打開的大門，及三面破洞的牆壁，將金鳳抱進了一間廂房之中。

廂房內立時响起撕裂衣衫的聲响，混合着木堅得意的淫笑聲，接下來，是金鳳的一聲尖叫聲……

× × ×

武毅懷着焦灼的心情一直走向鎭南頭，回表妹的家看一下蔣天風是否一逕去了那裏。

他這一次來到龍套鎭，乃是應他表妹金鳳的飛信相邀趕來的，來到之後，才聽表妹金鳳說出邀他前來，乃是接應叛離黃龍帮的蔣天風，亦是表妹金鳳的意中人，他當然義無反顧。

他至今仍然記得姨父母是在十四年前死在黃龍帮主項滔的龍舌錐之下，黃龍帮可說與表妹金鳳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他也相信表妹金鳳這樣做，必有她的目的——報仇！

轉出一條街巷，已經可以望到金鳳那間獨立的小宅院，一聲尖叫也就在這時從小宅院內响起，他的臉色刹那急變！

那一聲尖叫他已經聽出是表妹發出來的叫聲，叫聲這樣尖銳，肯定是出了事，這應該是絕無疑問的了。

他的身形立時有如離弦箭矢般，飛掠向小宅院。

接着他又看到迎面的屋牆上破了個大洞，心中更加驚急不已，嗆然拔出了腰間長劍。

兩三個起落，武毅已掠到屋前，身形一躬，從那個破牆洞中竄掠了進去！

一陣急喘聲與微弱的掙扎聲也就傳進了他的耳中，他一聽就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登時怒火高燒，緊咬着牙關，像一陣風般衝進了傳出聲息的廂房！

刹時間，一幅令他氣炸了肺不堪入目的情景呈現在他眼前，他心痛憤怒地怒喝一聲，長劍閃刺向像一條肉虫般，正在樂極忘形地壓在金鳳赤裸的軀體上的禽獸！

這一劍來得這樣突然，實在大出木堅意料之外，他正在樂極忘形的關頭，喝聲入耳，劍已刺至，生死一髮間他欲將身下的金鳳當作擋箭牌，摟着金鳳一滾！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照計，穴道被封，勁力全失的金鳳肯定被他帶動得滾起來，而事實亦是如此，只是金鳳滾動得似乎多了一些，竟然一滾就從他身下滾了起來，而且順勢滾落下去，這一來，就變了不是金鳳擋在他的身前，而是他擋在金鳳身前。

這確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意外。

武毅窒了一窒的長劍刹時毫不留情地刺入了木堅的後背上！

木堅全身挺搐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手一擧，欲一掌劈落嬌喘吁吁的金鳳頭上，武毅的劍一絞，他立時慘吼一聲，全身震搐了一下，那只擧起的手無力地軟垂下來。

金鳳趁這機會奮力一掙，從木堅的懷中掙脫出來，接艱難地滾了開去，武毅急忙將目光偏開，免致看到金鳳的裸體，手中劍接運力一推，長劍從木堅的前胸透出，木堅的身軀挺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絕望的慘叫，頭一歪，便沒了動靜。

武毅恨恨地看了一眼形態醜惡的木堅，知道他已死了，將劍拔出，轉身退了出去。

怔怔地站在凌亂的堂屋中，武毅差點咬碎了一咀鋼牙，剛才那情形他雖則不便看，但畢竟看到了，也知道表妹金鳳的清白被那禽獸毀了。

廂房內不但傳出「悉索」的穿衣聲，也傳出金鳳的抽泣聲，聽在武毅的耳中，有如尖刀刺在他心上般難受！

由表妹金鳳的遽遭强暴，他立時聯想到只見過一面的蔣天風也可能已經遭到不測，他的心直往下沉。

也不知站了多久，猛地聽到金鳳在廂房內帶泣的嘶叫聲：「表哥，你可以進來了，我的穴道被封，快替我解開。」

武毅這才回過神來，兩步跨進了廂房中。

× × ×

金鳳已穿好了衣衫，將赤裸的嬌軀遮掩起來，至於木堅那醜惡赤裸的屍體，則依然裸露在床上，流出來的血染紅了身下的床褥。

武毅無限憐惜地走到金鳳的面前，金鳳却出奇地平靜，她已抹乾了臉上的淚水，但眼中的哀痛及憤恨之色，看了教人心痛。

「金鳳，妳怎樣了？」武毅伸手輕撫着金鳳散亂的秀髮。

金鳳無聲地抽泣了一下，嘶聲道：「還好你早來一步，總算死不了，否則休想報仇！」

武毅咬着牙道：「那畜牲是誰？」

金鳳憤恨地瞪了一眼木堅那醜惡的裸體一眼，悲恨地道：「他是黃龍七殺手之一的老二木堅！」

武毅神情震動了一下，驚聲問道：「他們怎會找到妳這裏的？莫非蔣天風出了事？」

金鳳又無聲地抽泣了一下，悲痛地道：「據他們說，天風已經給他們殺了，並將他的首級割下來，屍體則丟到江裏去喂魚！」

武毅挫牙道：「怪不得我在杏花樓一直等不到他，要是我不到碼頭一趟，而逕自回來，表妹你大槪就不會……」

金鳳慘然截道：「表哥，不要自責，或許我命中注定要遭此刼難。」

武毅切齒道：「金鳳，我知道妳心中的感受如何，妳的清白毀在這畜牲的手上，亦可說是毀在黃龍帮的手上，撇開姨父母之血仇不說，單是爲了蔣天風之死及妳遭受到的侮辱，非要找黃龍帮的人算這筆賬不可！」

一頓接又道：「金鳳，我現在想起來了，我現在碼頭上看到一艘黃龍帮的船泊在岸邊，我這就去找他們！」

金鳳乃是個女中丈夫般的人物，雖則身心受創甚鉅，但却拿得起放得下，否則，她也不會忍受着父母被殺之大仇，而活到現在，並處心積慮，結識了黃龍帮的外副管事蔣天風，游說他反叛黃龍帮，跟着再進一步展開打擊黃龍帮的行動，可惜，因蔣天風之死，令到她下一步的計劃無法進行下去。

因爲這一次蔣天風叛離黃龍帮時，偸走了黃龍帮中一份機密信函，只要將這份信函公諸武林，那麼，黃龍帮就會成爲武林公敵，那時候不用她動手，黃龍帮也會在武林同道的討伐下，土崩瓦解，項濳沒有了黃龍帮這股龐大的勢力倚靠，就算他武功再高，也勢難作惡下去，而她只要黃龍帮瓦解，項濳喪命，不管是否她殺，她也算報了殺父母之仇！

咬着牙，金鳳切齒道：「表哥，我與你一起去！」

武毅關切地道：「金鳳，妳……」

金鳳堅決地道：「我一定要手刄那些賊子！」

武毅只好道：「那事不宜遲，咱們這就趕去，遲了恐怕他們返回總舵了。」

金鳳一躍下床，那知道她身上的穴道未解，全身勁運聚不了，怎跳得下床？身形只掙動了一下，軟倒在床上。

武毅見她那樣，才省起忘了替她解開被封的穴道，忙詢問了金鳳被點封的穴道，一一爲她拍解開。

金鳳長吐了口氣，坐在床上運息了一會，才跳下床，急不及待地道：「表哥，咱們快去！」

武毅應了一聲，也不從門口出去，就從廂房那個窗口穿出屋外。

金鳳亦飛身穿掠出去。

痛下殺手

孫標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若不是等着問一下金鳳有關被蔣天風竊走的那份機密信函的下落，他眞想下令開船，返回總壇復命。

走出寬敞華麗的船艙，孫標負手站在船頭上，向岸上跳望。

望了一會，遠遠地，望到兩條身快如飛般奔掠而來的人，他不由狐疑地在心裏暗想：「這兩人好快的身法，不知是什麼人？」

眨眼間，那兩條身形已奔掠近來，孫標也可以清楚地望到兩人的面貌，看清楚之下，他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忖道：「這不是那叫金鳳的丫頭麼？怎麼老二不見了？莫非他……」

想到這裏，他不敢再想下去，而那兩條身形亦奔掠到岸邊，一男一女，女的正是金鳳，男的自然是武毅了！

金鳳離開老遠也望到了站在船頭甲板上的孫標，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差點咬碎了一咀銀牙。

孫標雙眼也不瞬地望着武毅金鳳，心中却驚疑不定，雖然還不能確定木堅是否死了，但却猜到，肯定是出了事，否則，金鳳應該是被他押回來的。

吸口氣，他朝船上那些黃龍帮衆打了個手勢。

其中一個站在艙門口的漢子撮唇發出一聲尖哨，那些帮衆刹時如臨大敵般，執弓握刀，湧向船邊。

這時武毅金鳳亦已停下來，站在岸邊，打量着船上的孫標。

金鳳那雙充滿怨毒的目光直射着孫標，側首對身旁的武毅道：「表哥，船上那人正是黃龍七殺手中的老大，正是他與那殺千刀的禽獸木堅率帮衆闖襲我家的！」

說時咬牙切齒有聲。

孫標這時的目光却盡在打量着武毅，但却認不出他是誰，從兩人對他仇視的神態，他已猜到老二木堅凶多吉少了，暗自忖道：「這年輕人雖則臉生得緊，老二看來就是壞在這人的手上，憑老二的一身本領也壞在這人的手上，這人倒是不可小覷了。」

乾咳一聲，孫標終於忍不住厲聲道：「金鳳，我老二怎樣了？」

金鳳眼中噴火，厲聲道：「那畜牲罪惡滿盈，去見閻羅王了！」

孫標雖則早已猜到，聽聞金鳳這樣說，仍然免不了吃了一驚，吸口氣道：「若

是我猜得不錯，老二一定是栽在這位朋友的手上！」說時伸手一指武毅。

武毅沉聲道：「你們是不是人？」

孫標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恍然，尖笑道：「當然是人了，豈不聞『色慾，人之所好也。』這句話？只不過老二比一般人特別强，也因此送了一命，應該抵償得了金鳳姑娘的損失了！」

金鳳切齒嘶聲道：「胡說，你可知道女人的貞操甚至比命還重要？你們都是一羣披着人皮的禽獸畜牲！」

孫標的臉色刹那變了幾變，却不理會金鳳，目光有如刀鋒般銳利，釘在武毅的臉上，冷聲道：「你能够殺得了木老二，身手一定不錯，請教如何稱呼？」

「武毅！」武毅接口應道。「只是一名無名小卒。」

孫標嘟喃着道：「武——毅。」心中電閃般翻尋着在記憶中聽聞過的江湖人物，可是却想不起曾聽聞武毅這個名字，但他却驀然省起蔣天風臨死時呼出的最後那個「武」字，心頭一動，脫口失聲道：「你就是蔣天風臨死時提到的那位武毅？」

武毅點頭道：「不錯！」

孫標目中殺機陡盛，陡地哈哈大笑起來。

金鳳不由怒道：「惡賊，有什麼好笑的？」

孫標笑聲陡止，惡毒地道：「當然好笑了，老二雖然死得有點冤枉，但却值得，蔣天風臨死時叫出了你的名字，但却只叫出一個武字便死了，咱們正想不知怎樣去找這位武什麼的人，想不到你如今却自動送上來，省了咱們一番找尋追查，正好來個一網打盡，若我不高興得要笑，那就是白痴了！」

武毅哂然道：「你正是一個白痴！」

孫標奇道：「你胡說些什麼？」

武毅笑笑道：「你還是一頭蠢牛，試想一下，咱們若是沒有幾分把握，會蠢到自投羅網，讓你一網打盡麼？」

孫標的臉色微微變了一下，暗忖道：「怎麼我就沒有想到這一點？此人雖然名不見經傳，聽他這樣說，倒要小心應付才是。」口裏却嘿嘿一笑道：「憑你們這兩個後生晚輩，還不放在我眼內！」

金鳳怒道：「放不放在眼內是你的事，本姑娘問你，你們既然殺了蔣天風，爲何還要找上我？」

孫標寒聲道：「凡是與蔣天風這叛徒有關連的人物，皆要殺！」

武毅心頭一動，道：「爲什麼？」

孫標忽然狡猾地道：「你們快去見閻王了，還要知道那樣多幹麼？」

金鳳却忽然激動地嘶聲叫道：「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你們一定是從蔣天風的身上找不到那份機密信函，故此凡是與蔣天風有關係的人，皆不放過，是麼？」

孫標目中殺機暴湧，沉聲道：「本想讓你們多活一會的，偏是你們嫌命長，活膩了，這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金鳳尖叫道：「惡賊，那你怎麼還不動手！」

孫標忽然口氣一緩，和聲道：「你兩人年紀這樣輕，我實在不忍殺你們，這樣吧，若你們將那份信函交出來，便不殺你們，怎樣？」

「呸！」金鳳怒聲道：「黃龍帮素來手段毒辣兇殘，咱們可不是笨人！」

武毅亦接道：「別要花樣了，你不是說要殺咱們的麼？別只說不動手！」

孫標臉色一寒，再也忍不住了，喝一聲：「給我殺！」

站在船舷邊的帮衆刹時呼應一聲，張弓的霎時放箭，十數支箭矢飛射向武毅、金鳳兩人，既勁且急，武毅却根本就不將之放在心上，劍光揮閃中，將激箭盡數擊落！

孫標看得清楚，却動也沒有動一下，甚至連神色也沒有變一下。

箭矢射出的刹那，十數名漢子亦隨之湧身躍掠向岸上，揮刀舞矛，撲攻武毅、金鳳兩人。

武毅、金鳳兩人才將激矢撥落，立刻便陷入那些漢子的圍攻中。

孫標站在船頭上，一直注視着武毅，連一眼也沒有瞥金鳳，金鳳的身手他已見識過，他要看一下武毅的身手高明到何種程度，武功是哪一門哪一派，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令到他好失望，武毅與那些漢子動手時，使的全是尋常招式，但却很管用，也不知是那些漢子的身手太差還是怎麼的，武毅輕而易舉地殺傷了七八名漢子，而孫標仍然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數，當然也看不出他是出自何門何派了。不過有一點他還是看出了，這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雖然招式平常，但使出來却威力很大。

金鳳由於憤恨，故此下手毫不留情，招招殺着，那些漢子遇上她可說倒足了十八輩子霉，一個個血濺屍橫，倒地身亡！

只不過盞茶時分，那十數名漢子使全數倒在地上，非死即傷。

孫標的眼色終於變了。

× × ×

武毅金鳳兩人深吸一口氣，互相看了一眼，點點頭，口裏叱喝一聲，雙雙飛身躍撲上大船！

孫標陡地發出一聲冷笑，衣袖一翻，亮出一對只有三尺左右長的叉子來，接欺身暴插，插向剛好騰撲上來的武毅胸腹要害！

武毅身形在這刹那驀地凌空一翻，孫標的雙叉以間髮之險，插了個空！

金鳳却已騰掠上船，正欲一劍斜刺向孫標脅下，那知從艙中驀地湧撲出七八條漢子來，每人的手上皆執着兩柄只有兩尺長的魚叉子，右手叉脫手擲射向金鳳、武毅兩人！

金鳳被迫得只好身形急擰，長劍急劃，「錚錚」兩聲，撥擊落兩柄魚叉，左手一探，攫抓住一柄，接脫手一擲，恰好射入一個當先衝前的大漢的胸膛上。

那大漢子慘叫一聲，身形踰退一步，仰天倒在甲板上。

另外三個漢子左右一閃，揮動魚叉，撲殺向金鳳。

金鳳咬着牙，揮劍撲殺上去，刹那與那三名漢子殺做一團。

這些漢子的身子明顯地比前一批漢子的身手要高，而且頗懂合擊之術，金鳳雖則殺着連施，居然被那三條漢子互相接應

，將金鳳牽制住，令到金鳳一時之間，奈何不了他們！

× × ×

武毅身形一翻，才避過孫標雙叉，「嗖嗖」急掠聲中，一眼瞥到有五柄魚叉飛射過來，心中吃了一驚，要知道人在空中，最難閃掠避讓，若是一兩柄魚叉還好應付，五柄却是有點顧此失彼了。

尙幸他是個反應靈捷的人，手中劍電閃般向前疾刺，準確地刺擊在一柄最先射到的魚叉尖鋒上，「叮」地一响，那柄魚叉又被刺擊得去勢一窒，而他亦藉那撞擊之力，身形向上陡地倒翻起來！

「嗖嗖嗖」，其餘四柄魚叉幾乎是貼着他的身子掠射而過，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孫標眼見武毅在那樣的情形下，仍然能够閃避過五柄魚叉的擲射，心頭悚凜，殺機更濃，雙脚一頓，身形斜拔而起，雙叉刺向武毅的足心下陰！

武毅故技重施，長劍向下斜點，又點擊在孫標刺向他下陰的叉尖上，身形藉勢向上一個翻掠，接身形一展，長身掠射向高聳的桅杆！

孫標則被那點擊之力撞得向下墜落回去！

「倒桅桿！」孫標一眼看到，暴喝一聲！

他非要將武毅逼落甲板不可！

刹時間又有兩名漢子從艙中撲出來，手中各執一柄大板斧，手起斧落，砍向那根粗大的桅桿。

武毅那刹那恰好掠到桅桿上，聞聲之下，右腿倏伸，彈點在桅身上，身形有如流星劃空般，激射而下，射向那五名圍攻金鳳的漢子！

原來又有兩名漢子在孫標的示意下，加入了圍攻金鳳的戰團。

金鳳力戰三漢，仍然佔着上風，兩名漢子這一加入，立時壓力大增，落在了下風，而且頻遇險招，看來支持不了多久。

孫標的意思是先放倒了金鳳，再全力對付武毅，這無疑是個好主意。

就在武毅從桅桿上飛撲下來的刹那，孫標亦掠射起來，還截向上。

兩下裏的勢子極之快速，眨眼間便迎在一起，一聲金鐵交鳴之聲响起，兩條身形在空中各自被震翻開去，孫標身形翻墜向地上；武毅亦被震翻落下！

霹靂一聲，那條桅桿倒折下來，却恰好壓倒向武毅翻墜的那一邊，疾壓而下！

這是武毅始料不及的意外，心中大驚，生死一髮間長劍疾刺向當頭壓下的桅桿，劍尖「奪」地刺入桅桿內，人却藉力奮身蕩了開去，並乘勢發力拔劍！

轟隆聲中，那條桅桿斜倒在甲板上，砸得甲板船舷碎裂，船身也乍沉倏浮，搖幌不已！

黃龍帮的人久在水上討生活，習慣了顚簸搖幌，對他們的影响不大，上身只是急幌了一下便穩定下來，金鳳雖則也略懂水性，畢竟很少在水上活動，這一下急劇的顚簸搖幌，對她的影响可大了，只見她身形猛地搖幌起來，那裏立脚得牢，前後蹌移了幾步，仍然無法穩住身形，摔跌在甲板上！

圍攻她的五名漢子焉會放過這個大好的機會，五柄魚叉又齊插戮向她的全身要害！

金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生死一髮間，身形急滾中，長劍奮力向上揮劃出！

她這一着是死中求生，滾動中，兩柄魚叉又刺了個空，由於用力過猛，加上收勢不住，「奪奪」兩聲插入甲板內！

同時間，「錚錚」兩下激响，另外兩柄魚叉亦被她的長劍擋撥開，而她的長劍亦被震得脫手飛了出去，却是無巧不巧，射刺入一個刺空了的大漢的肩膊上，痛得那大漢發出一聲痛叫。

而金鳳也同時發出了一聲痛叫，身形却急滾開去，甲板上立時洒染出一條血痕來！

原來金鳳避開兩把魚叉，擋兩把，第五把魚叉已無法閃避得了，幸好不是插在要害上，插在她的腿側上，差一點插了個對穿，而被擋撥開的兩名漢子魚叉緊接插下，當此生死存亡的關頭，她什麼也顧不了，奮力一滾，大腿側被插中的地方硬硬被撕裂開來，痛得她打了個顫，但却閃避過那兩叉，檢回了一條生命！

那兩名漢子見刺了個空，如何肯放鬆，叱喝一聲，雙雙猛撲前去，魚叉又兇猛地疾插而下！

被金鳳忍痛掙脫魚叉的漢子則惡毒地厲笑一聲，手中叉尖滴血的漁叉脫手擲向金鳳！

金鳳這時候已滾到船舷邊，可謂前無去路，避無可避，把心一橫，身形猛地疾滾回去，這一來，却救了她自己一命！

因爲她若不滾回去，肯定閃避不了那漢子擲來的魚叉，她這一往回一滾，正好避過了射來的魚叉，「奪」地一下激响，魚叉射插入舷板上，竟然插了個對穿！

但金鳳往回滾，無疑是將自己送向插下的叉尖，亦是死路一條！

那兩名漢子見金鳳滾回來，心頭大喜，猛插下去的魚叉更加兇猛地疾插而下！

金鳳也就在那刹那雙手暴攫，一把攫抓住疾插下來的叉桿上，叉尖已刺入她左胸及右肋上，入肉半寸！

而雙叉却再也插不下去。

原來金鳳攫抓住雙叉的刹那，已運聚起全身氣勁，緊緊地抓住了雙叉，力拒插下。

那兩名大漢雖然臂力很强，但金鳳畢竟內功不弱，這一運勁力拒之下，堪堪抵拒得住兩名漢子的力壓！

而另外一名漢子這時候乘機自側面飛撲而上，舉叉插向金鳳的腦袋！

金鳳也就在這刹那陡地張口噴出一大口唾沫，被她內力催迫之下，化作點點水珠，激射向那兩名漢子的頭面！

那兩名漢子乍然之下，那裏閃避得了，臉上一痛，急忙閉上了雙眼，手上的勁道也隨之驟減！

金鳳的頭一側，雙脚立時撑踢起來，但聞兩下難聽的暴响聲幾乎同時响起，那兩名漢子慘厲地痛吼一聲，像蚱蜢般陸地蹦跳起來，接着是一陣難聞的臭味，接着又重重地摔墜在甲板上，震得那船身搖幌了一下。

「嗍」地一聲，一柄魚叉貼着金鳳的

身側插在甲板上，說險，眞是險極！

金鳳攫抓住魚叉的右手立時一揚，刺在她右脇上的那柄魚叉閃溜起一抹血光，「卜」地反插入偷襲她的那名漢子的小腹上！

那漢子大叫一聲，一手捂着小腹，蹌退出數步，一跤仰摔在甲板上，再也起不來了。

金鳳左手接一拔，將插入她左胸的魚叉拔出來，咬緊牙關，忍受着劇烈的傷痛，掙扎着從甲板上站起來，眼光掃瞥之下，看到武毅正與孫標劇戰在一起，有三名漢子不時伺機出手攻擊武毅，令到武毅不時陷於險境。

金鳳看準了，運足全身氣力，左臂一揚，將魚叉擲向一名側背對着她的漢子！

那名漢子聽到風聲急响時，才霍然警覺到有人自後偷襲，大驚欲避，那裏還來得及，身形才動，魚叉已「奪」地自側背射入從脅肋間透出，張口發出一聲大吼，身形被撞得衝前去！

却恰好撞在一名正遊走着，全神貫注視着武毅露出空隙破綻，便想乘機出手攻擊的大漢身上，撞得那大漢身形亦斜蹌了兩步，錯過了一個伺機出手的機會。

並且也送掉了一命！

因爲正與孫標劇戰的武毅討厭死了這三名死在一旁伺機出手攻擊他的漢子，由於這三名漢子不時突如其來地攻出一叉，令到他防不勝防，差點吃了虧，分神之下，被孫標逼得險象環生，差點傷在孫標的雙叉之下，這時眼光瞥到那漢子正好斜衝至他左手可及之處，那裏肯放過這個機會，左手疾拍而出，正好拍在那漢子的腰腹部位上！

那漢子全身一震，發出一聲慘叫，一頭栽倒在地上，掙動了一下便不動了。

孫標眼見一下子連喪兩名手下，驚怒之下，發出一聲厲嘯，雙叉攻擊更兇，恨不得將武毅立斃在雙叉之下！

武毅雖則名不見經傳，但身手却出奇地高明，而且招式搏殺，令到孫標至今還摸不清他到底是何門何派所出，自然也奈何不了他。

剩下的那名漢子聽到孫標那聲厲嘯，偷眼一瞥之下，見金鳳全身浴血，而且站也站不穩，以爲有機可乘，便立刻撲向金鳳。

金鳳這時候眞是有點支持不住了，但她仍强撑着，一眼看到那名漢子向她撲來，心中吃驚不已，咬着牙，艱難地彎下身來，將脚下的一柄魚叉執在手中。

還未站起，那漢子已像一股旋風撲到，一叉就向金鳳的頭頂插下！

金鳳欲挺身招架已來不及，只好側身倒向地上，那漢子的魚叉以間髮之差，從她頭側插過，却在她的肩膊側劃出一道血槽，鮮血暴沁而出。

金鳳也就在那刹那將執在手上的魚叉反手斜劃出去。

那漢子見一招傷了金鳳，心中暗喜不已，正欲再下殺手，金鳳的魚叉已閃劃在他的腰腹上，刹時衣裂肉翻，痛得他全身震顫了一下。

不過，這漢子却生性兇悍，在受創之下，兇性大發，厲吼一聲，竟然不封不守，猛撲向金鳳，魚叉猛刺向金鳳的咽喉要害。

金鳳大驚之下，身形非但不向外滾，反而向那漢子的脚下滾過去。

那漢子怎也料不到金鳳行此險着，刺下的魚叉又反而刺了個空，由於勢道太猛，身形竟被帶得向前俯衝，這就被滾到他脚下的金鳳的身形絆了一下，不由向前蹌跌。

金鳳手上的魚叉又快又狠地刺入了那漢子的腹腔內！

那漢子慘吼一聲，身形猛地抖搐了一下，重重地撲跌在甲板上，動也不動了。

金鳳長長地噓了口氣，躺在甲板上喘了幾口氣。才艱難地站起來，便看到武毅與孫標已從甲板上殺到了船艙上。

這時候她眞是有心無力了，雖則她想助武毅一臂之力，但已氣力衰歇，身上的傷口仍然血流不止，若繼續流下去只怕不用人動手殺她，她也會流血不止而死！

她雖然不怕死，但却不想就這樣死去，若報了父母之仇，她是死不瞑目的，新仇舊恨，她是不殺項潛，不將這股橫行在黃河上下游的黃龍帮瓦解，誓不甘休的。

於是她又坐下來，從身上掏出隨身携帶的金創藥將身上的大小傷口敷扎起來。

隨波逐流

孫標越打越驚心，因爲他至今仍然摸不透武毅的武功路數，而手下却已全部死傷殆盡，就只剩下那二十名留在船艙底下，負責划船的划手。

武毅可是越戰越勇，而且像有使不完的氣力般，一點也顯不出有半點氣喘力衰的樣子。

孫標可說會過了不少厲害的武林高手，還未有一個叫他感到應付不了的，而事實上倒在他雙叉之下的武林高手沒有五十，也有四十九，否則，他也活不到現在，而黃龍帮的勢力也不可能擴充得這樣快！

但對於眼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他却有點摸不透，心虛虛的感覺。

武毅自交手以來，一直沒有施展出什麼精招絕着，招式皆平平無奇，但却頗具威力，而且皆能够破解孫標頻頻施展出的殺着，眞可以說化腐朽爲神奇。

孫標可說自出道以來，第一次碰上了這樣扎手的人物，終於，他忍不住喝道：「武毅，報出你的師承來歷來，免得我錯殺了你！」

武毅一面運劍如飛，一面冷冷笑道：「若你殺得了我，盡管殺吧，我根本與貴帮扯不上半點關係！」

「那你爲何要趟這淌渾水，與本帮作對了？」孫標口中說話，手底下却半點不慢，而且加重了壓力。

武毅仍然應付自如，應聲道：「你可知道金鳳是我的什麼人？」

孫標連攻十五叉，口裏道：「她是你的妻子？」

武毅一口氣接下孫標攻勢凌厲的十五叉，怒道：「請你放尊重一點，她是我的表妹，你們這樣對付我的表妹，換轉是你，忍得下這口氣，袖手不理嗎？」

孫標一時間爲之語塞，只好手底下加緊施爲，着着攻向武毅的要害。

武毅長劍上下翻飛，閃轉騰躍，冷然道：「貴帮多行不義，橫行河上，遲早也會有自取滅亡，聽說……」

「住口！」孫標斷喝一聲，雙叉奇脆惡毒地分刺向武毅的咽喉心胸！

武毅身形驀地橫移一步，長劍一圈，劃起一圈光弧，將孫標的雙叉圈入劍光中，接左掌暴探，拍向對方的脅下！

孫標雙叉被武毅的劍光圈住，竟然施展不開來，心中大驚，也知道利害，急不迭暴退兩步，避過了武毅那一掌，雙叉也才能够脫出那圈劍光。

「怎麼了？可是怕了我這個無名小卒？你不是說咱們是自投羅網麼？爲何還不殺咱們？」武毅揶揄地望着驚疑不定的孫標，偏身疾欺而上，長劍上下顫動，幻出點點劍芒，刺向孫標的眉心、咽喉、心胸、小腹丹田！

武毅這一招使得眞是奇幻莫測，刺向對方四處要害的看來是每一劍皆是實招，實則只有一劍是眞的，其餘三劍，皆是虛着。

孫標也知道這一點，但他却無法分辨出那一劍才是實招，這就令到他不敢貿然出招封接了。只好吸口氣飄退開去。

武毅那幻視的四點劍芒驀地變爲一道閃亮的劍光，嗤然嘶响聲中，追刺向孫標的咽喉！

原來刺向咽喉的那一劍才是眞的。

孫標倒吸一口冷氣，上身一仰，脚下一蹬，倒射出去。

武毅朗笑一聲。「孫標，你不是想逃吧？」身形急掠前去，長劍一沉，指向孫標的心窩要害！

孫標確實想溜，因爲他已喪失了擊殺武毅的信心，而且驚懍武毅那化平凡爲神奇的身手招式，何況，既然明知殺不了對方，仍然硬撐下去，豈是明智之舉？

只是被武毅這一說，他臉上却掛不住了，畢竟，他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成名人物，這事若說出去，那還有臉見人麼？猛一咬牙，把心一橫，身形倒掠上舵把上，接凌空一翻，恰好閃避過武毅那如影隨形的一劍！

暴喝一聲，孫標豁出去了，身形再一個翻滾，雙叉兇毒地暴刺而下！

武毅長劍向上急撩，但聽「錚錚」而下激响，孫標身形倒翻開去，接一掠，斜掠回船艙頂上！

武毅的反應不可謂不快，身形一起，長劍急截，仍然截不住孫標，心頭不由大急，張口發出一聲急嘯，身形同時急掠向孫標。

他發出的那一聲嘯聲，是警告在船頭甲板上的金鳳，因爲他已猜到孫標可能會對金鳳下手。

孫標眞的打着揀弱的下手的主意，足尖在船頂上一點，激矢一樣飛掠向剛好包扎好傷口的金鳳。

武毅情急之下，爲了要阻截一下孫標，脫手將長劍力擲向孫標！

金鳳聽到武毅那一聲清嘯，急忙抬眼一望，看到孫標向她掠射過來，吃驚之下，忙掙扎着站起來，並順手執起甲板上一柄魚叉。

孫標一心想制住金鳳，那就萬事大吉了，無奈背後嘶風急响，他不敢怠慢，身形倏地一沉，「削」地一下急响，長劍將他頭上的髮髻飛削斷，繼續飛射，斷髮飄飛四散，孫標那剎那驚出了一身冷汗！

也不管披散下來的散髮，孫標脚下一點，依然掠撲向金鳳！

武毅却已如天馬行空般，飛掠至他的頭頂上，一掌虛拍而下。

一股急激如濤的掌勁疾撞向孫標的頭背，令到孫標不得不去勢倏變，斜竄開去，以避過那股强勁的掌風。

武毅凌空一翻，急瀉而下，接撲向孫標。

孫標怒恨之下，瞥到武毅手上空空，信心陡增，怒喝一聲，身形半轉，餓虎一樣撲向武毅，一雙叉子分取武毅的頭腦及胸腹要害！

武毅却在那剎那身形一窒，脚一挑，挑起一具屍體，飛撞向孫標！

孫標冷不防之下，欲收招已來不及，那具屍體便撞在他的雙叉上。

由於兩下裏攻勢皆急猛，故此孫標的雙叉深刺入那具屍體之內。

孫標急退抽叉，武毅那剎那却搶撲上前，雙掌齊出，力擊在那具屍體之上！

這一來，孫標不但抽不出雙叉，反而插得更深，叉尖從屍體的背上透突出來，而他的人也被震退數尺，胸中氣血翻湧不已，喉頭一甜，忍不住噴出一口血來！

臉色變得青白一片的孫標駭異地瞪着武毅，不相信地驚道：「你練成了隔山打牛的內家手法？」

武毅露齒一笑道：「這有什麼出奇的？這只是一種很尋常的內家手法！」

孫標一面運氣壓下胸中的氣血，一邊抽出雙叉，那具屍體便「砰」然墜落在甲板上，眨了眨眼，厲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而事實上武毅所顯露出來的身手武功，在在表示他不是一個庸手，而且身手出奇地高明，這顯示他不應該是個寂寂無名的人物，最少，他的師門應該大有來頭。

武毅哂然笑道：「我便是我，難道我是個怪物不成？」

孫標的神態這剎那變得像遇到怪物般古怪，瞪着武毅悶聲不語，忽地怪叫一聲，像瘋了般揮動雙叉，撲向武毅。

武毅雙手空空，不便硬封硬拒，身形一翻掠起，順勢一掌拍下，拍向孫標的天靈！

武毅之所以不閃避開去，而翻掠起來，純是恐怕孫標乘他閃避開去的剎那，乘機轉身撲向金鳳，那他就來不及阻截，若是翻掠起來，人在空中，那就可以居高臨下，面面兼顧到。

那知道孫標雙叉刺空的剎那，藉着身形前衝避過武毅那一掌之勢，身形繼續前掠，接斜掠而起，掠上了船艙，再一掠，掠到船頭側面繫纜之絞盤前，將右手叉交到左手，手起掌落，掌沿居然鋒利如刀，將繫在岸上木樁上的纜繩砍斷，大船剎時被水流衝得向下漂流。

武毅由於關切金鳳的安全，所以沒有追截孫標，身形斜掠而下，掠到金鳳的身邊，關切地道：「金鳳，妳傷得怎樣？」

金鳳衰弱地道：「沒有什麼，你快去

追截那惡賊！」

武毅放眼掃視之下，發現孫標已將船纜砍斷了，而船身亦順流漂離岸邊，吃驚地道：「不好，船已離岸，不知那惡賊又在弄什麼花樣！」

金鳳脫口道：「咱們皆不大懂水性，那惡賊這樣作，可能會將船弄沉！」

武毅心頭一懍，目光恰好瞥到孫標掠向船尾艙，疾聲道：「金鳳，妳可能說對了。」

金鳳情急地道：「表哥，咱們快掠上岸。」

武毅掉首一看，吸口氣道：「來不及了，船已漂離岸邊有十丈，妳又負了傷，已無法掠向岸上，只有想辦法阻止他將船弄沉了。」

金鳳情急地道：「表哥，你快去阻止那惡賊吧！」

武毅應了一聲，身形有如離弦箭矢般急掠向船尾艙。

× × ×

孫標確是想將船弄沉，憑他在水上闖蕩了十數年的經驗，及精熟的水性，他自信有把握將武毅金鳳這兩隻旱鴨子淹得七葷八素，束手就擒。

武毅從船尾艙衝落艙底的時候，孫標正喝令那些划手中的三個人動手將艙底板弄穿，他自己亦雙叉猛插，將艙底插穿了七八個洞孔，渾濁的河水剎時暴湧上來！

武毅心頭大驚，喝一聲：「惡賊，你好毒辣的手段！」飛身撲掠向孫標，手中長劍（早已撿回）有如流光飛射般，飛射向孫標的心胸！

孫標怪叫一聲，身形旁竄，雙叉又在艙底板上連刺幾下，剎時又有幾道水柱噴湧上來！

武毅急極怒極，身形疾轉中，長劍以橫掃千軍之勢，掃斬向孫標！

孫標不敢攖其鋒銳，偷眼瞥到三名划手已將艙底鑿出數個大窟窿，大股大股的水柱噴湧上來，急不迭斜掠開去，搶撲向艙口。

只不過這一會功夫，艙底已水浮過踝，武毅一劍掃空，眞恨得咬牙切齒，焉肯讓孫標逃上甲板上去，右手一揚，長劍有如流矢般飛射向孫標的背心。

可能是由於洶湧的水聲掩蓋了長劍飛射掠空之聲，孫標居然懵然不覺，直到長劍射到他背心的剎那，他才驀然驚覺，生死一髮之間，他身形猛地一偏，長劍貼着他的背心「奪」地射入他的肩胛上！

痛叫聲中，孫標身形斜撞前去，他也顧不了那樣多，一下子便撲到艙口，負傷竄掠上去。

武毅自然不肯輕易放過孫標這個人，身形飛撲過去，那知道向甲板上竄的孫標，驀地回身揚臂，手中的短叉脫手射向武毅！

武毅不防孫標也會來上這一手，加上在情急撲掠之下勢道很猛，兩下裏的勢子皆很疾速，幾乎連念頭也未閃過，飛叉與人便相撞在一起。

武毅若是被飛叉射中，只怕不死也得重傷。

好個武毅，在那生死一髮的剎那，身形硬生生一擰，避過了心胸要害，「卜」的一响，飛叉擦破他肋間皮肉，射刺入他的胳臂上！

武毅的去勢剎那一窒，痛得他直吸冷氣，咬着牙執着叉柄，猛地將短叉撥出來，鮮血隨之暴湧而出。

運指點封了臂上血洞附近的穴道，先止住暴湧的鮮血，身形一動，便撲掠向艙口。

這時候底艙內已水深過膝，連那三名鑿船的划手也逃向艙口，孫標則早已竄上去。

一聲短促的慘嚎即時從甲板上傳下來，一條身形亦順着木梯骨碌碌地滾了下來，那三名倉皇搶奔到梯前的划手冷不防之下，被那條滾下來的身形撞得踣跌在水中，狼狽極了。

武毅一眼就看滾倒下來的人是孫標，這時已浮在水面上，一雙眼大睜着，頸脖却幾乎斷了。

武毅立時想到，這一定是金鳳抽冷子殺了孫標。

他猜得果然沒有錯，孫標確是金鳳殺的。

原來金鳳在武毅追掠下底艙後，由於不放心，蹣跚着走到底艙口，探頭向下望，却望不到武毅與孫標，却望到其餘的划手一窩蜂般湧上來，她連忙閃開，沒有向那些划手動手，那些划手也只顧逃命，沒有理會她，到她再探首向下望時，恰好看到孫標向艙口這邊掠來，她立刻猜到孫標亦想逃上來，急忙縮首，伏在艙口邊，緊握着撿拾回的長劍，屏息等待着。

也不用她多等，先是聽到孫標發出一聲痛叫，繼之冒出一片頭頂來，她正欲一劍掃斬過去，那知那頭頂却驀地一沉，她只好沉住氣，接一顆腦袋猛地向上冒出來，她看得眞切，長劍剎時橫削而出。

劍出血現，孫標若不是回身擲叉，接又竄冒上去，分神之下，發覺得慢了一點，金鳳可不容易得手。

× × ×

一劍殺却孫標，金鳳心中的恨意消減了些，向下叫道：「表哥，你怎麼了？」

「金鳳，我沒有事，我這就上來！」

隨着傳上來的語聲，武毅一躍竄了上來。

金鳳一眼看到武毅胳膊上血斑斑一片，忍不住驚道：「表哥，傷得可重？快過來讓我替妳敷藥包扎一下。」

武毅舒口氣道：「沒有什麼，被那惡賊飛叉刺中了。」一面說一面走過去。

金鳳忙從懷中掏出傷藥，敷在武毅的傷口上，接撕下一幅衣襟，替武毅將傷口包扎起來。

就在金鳳替武毅包扎傷口時，那三名划手閃閃縮縮地從下面竄上來，見金鳳武毅沒有理會他們，才敢放胆地奔向船頭。

金鳳武毅兩人這時也才發覺，船已下沉了一半有多，隨着急激的流水向下流急劇地漂下去，由於水流的關係，船被冲到中流，正是兩頭不到岸，徒呼奈何。

這樣下去，大船肯定會完全沉沒，而他們只是略懂水性，若置身於激流中，兩人肯定是應付不了，一個弄不好，可能會葬身魚腹，就像蔣天風一樣。

武毅四下張望了一下，急聲道：「金鳳，咱們快去船尾看一下，可有小艇。」

金鳳應聲蹣跚着奔向船尾，武毅隨在後面到船尾向下一看，那裏還有艇子？只有滔滔奔流的濁水，兩人的心不由一沉。

「一定是那些划手將小艇划走了！」金鳳咬着牙恨恨地道。「現在怎辦？」

武毅目光在船上張望着，驀地目光一亮，急聲道：「沒有了艇子，咱們可以抓住那根大桅桿，順流漂下去，這就不會淹死了。」

金鳳無可奈何地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這時船已下沉到甲板邊沿，不出一盞茶大概就會完全沉沒，武毅忙拉着金鳳那根斷桅。奔到斷桅前時，河水已湧浸上甲板，武毅手起劍落，將斷桅上的帆索削斷，兩人於是坐下來，用手抱着那根斷桅。

大船終救沉沒，兩人抱着那根斷桅被急激奔流的河水衝騰着往下漂流下去。

澎湃奔騰的河水時而將兩人高高地托起，重重地拋下，時而又將他們吞噬，跟着又將他們吐出來，兩人死死地抱着那根斷桅，被奔流弄得七葷八素，若不是有這根斷桅，說不定他倆早巳沉到河底喂王八了！

兩人就那樣隨着奔流千里的黃河奔流，像奔騰的野馬般順流漂下去。

天若有眼，保佑他們不像渾濁的河水般，被衝流到大海……

獲密函　捨身取黃龍

怒龍項潛

黃龍帮總壇內。

二十名逃回來的划手整齊地跪在寬敞宏大的大堂地上，一個個屏息靜氣，一顆心却蹦蹦直跳，不知命運會如何。

燈火通明的大堂內鴉雀無聲，肅靜得有點可怕，正中那張虎皮大交椅上還未有人坐上，交椅兩旁靠牆的兩邊一排站立着十六名手抱紅纓大刀的壯漢，更增加大堂內肅殺之感，那二十名划手一個個俱感到有點透不過氣來，心中更加忐忑。

「總舵主升座！」一聲喝喏從虎皮大交椅後深垂的布幔後傳出來，那二十名划手聽在耳中，俱不由心頭劇跳了一下。

緊接着一名壯漢揭幔而出，挺立在幔邊，一手舉撩布幔。

脚步聲微响中，一名身材壯健，短鬚如戟，巨目隆隼，四方口，膚色黝黑的中年漢子虎步行了出來，顧盼之間，有一種懾人的氣勢，那二十名划手偷眼瞥到那中年漢子走出來，一個個有點畏懼地將頭垂下來。中年漢子的身後隨行出五名神態慓悍，年歲在三十許四十未到，身穿海青長衫，當胸處綉了一條怒龍的漢子。

當先那名中年漢子行到虎皮大交椅前，一撩那件海藍色，胸襟前綉了一幅九龍鬧海的錦緞長袍，大馬金刀地坐了下去，隨行之五名漢子一字站立在虎皮交椅後。

那二十名划手立時叩首齊呼道：「屬下等參見帮主！」

原來這中年錦袍漢子就是威震黃河上下游，勢力龐大的黃龍帮主怒龍項潛！

而交椅後的五人衣飾與死去的孫標木堅一樣，不用說，應該是黃龍七殺手中的其餘五煞了。

怒龍項潛咳了一聲，巨目一睜，稜稜有光，更增威勢，咳一聲，語聲肅殺地道：「該死！怎麼只有你們回來，孫舵主與木舵主呢？」

原來黃龍帮共分七舵，黃龍七煞各領一舵，故此項潛稱孫標與木堅爲舵主。

二十名划手俱忍不住打了一個冷顫，一個個不敢出聲。

項潛怒喝道：「怎麼，你們都變成了啞吧？」

二十名划手俱不由又震顫了一下，跪在最前面的一名划手看來是個小頭目，壯着胆顫聲說道：「回總舵主，孫舵主與木舵主先後被兩名叫武毅金鳳的男女殺了，孫舵主在死前將船弄沉，屬下等只好跳水逃生了，那兩名男女亦落在河中，生死不明！」

項潛聽着，臉色變得很難看，原本戟張的蝟鬚根根聳刺，那五名黃龍殺手亦是臉色連變。

「混帳飯桶，」項潛怒喝一聲，有如响了個焦雷，嚇得那二十名划手頭垂得更低，連連叩首不已。

「快說，可有追截到叛賊蔣天風！」項潛厲聲道。

「叛賊蔣天風在離龍套灣鎮約五里的河面上，讓孫、木兩位舵主追上並擊殺了，而且還將他的首級割下來，準備呈給總舵主驗着。」仍然是那領頭的划手應答。

「可有從那叛賊的身上搜到什麼物件？」項潛緊張地瞪着那名划手。

那名划手那裏敢與他的目光相觸，急不迭答道：「孫、木兩位舵主曾經親自搜查過，搜遍了那叛賊全身上下，只搜出一些銀両，其餘的什麼也搜不到。」

項潛這刹那臉色變得更難看，目中兇光閃閃，氣息咻咻，那模樣就像一條擇人而噬的怒龍般，大概他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好一會，項潛的氣息才平息下來，接一聲喝：「將事情的經過從頭說一遍！」

那划手誠惶誠恐地應了一聲：「是！」乾咽一口口水，然後將怎樣追殺蔣天風，怎樣從蔣天風的口中知悉金鳳武毅這兩個人，怎樣查出金鳳的下落，率衆圍襲金鳳，到木堅貪色身亡，武毅金鳳找上大船，與孫標及帮衆展開劇戰，孫標被殺，船沉跳海逃生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只略去了他們只顧逃命，奪艇而逃的一節略去了。

當然，他敢這樣說，事先已與其餘的划手商量好了的。

項潛聽完，怒吼道：「該死的木堅，就是改不了好色的本性！」

接吸一口氣，揮手道：「且饒你們一死，退下去！」

二十名划手如獲大赦般，一個個鬆了口氣，叩首如搗蒜般說道：「謝總舵主大恩！」

一個個躬着身，急急退了出去！

× × ×

項潛目光直直地看着那二十名划手退出去，才朝左右的刀手揮手道：「你們也退下！」

左右兩排刀手抱刀朝項潛一躬身，退入布幔後面。

項潛這才道：「你們到本座座前！」

五位黃龍殺手齊應一聲，魚貫走到項潛的座前，抱拳說道：「總舵主有什麼吩咐？」

項潛目光一閃，道：「你們聽着，務必要將被那叛賊竊去的密函追尋回來，事關本帮生死存亡，那封密函若是被公開，那麼，本帮就成了衆矢之的，你們應該明白到此中的利害！」

黃龍七煞中的老三方鰲躬身道：「總舵主，屬下等必傾全力將密函尋回來！」

項潛壓着聲道：「還有，你們務必要將那兩個叫金鳳武毅的男女找到，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本座要看到這雙男女的首級！」

黃龍五殺手齊應聲道：「總舵主放心，屬下等一定會將他們的首級帶回來！」

「記着，務必要找回那封密函，就算爲此而大開殺戒，也在所不惜！」項潛目中殺機湧現。

黃龍五殺手又應了一聲「是」！方鰲才道：「總舵主還有什麼吩咐？」

項潛思想了一下，才道：「本座授命於你們，可以調動本帮各地的人手！」

五人又齊應了一聲：「是！帮主！」

「事不宜遲，你們立刻去！」項潛說着站了起來。

五人抱拳躬身道：「屬下等告退！」

大難不死巧獲密函

武毅終於從昏迷中醒過來，那刹那間他幾疑巳變成了水中亡魂！

及至他睜開雙眼，被刺目的陽光眩花了眼，才知道自己仍然活着。

眨了一下眼，他立刻想起了金鳳，睃着眼四下搜尋起來，這才發現自己原來置身於一片荒蕪的河灘上，雙手仍然緊緊地抱着那段斷桅！

而他立刻也發現了金鳳。

金鳳就躺在他的身旁，亦是雙手死抱着斷桅，不過雙目緊閉着似乎沒了氣息。

武毅不由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探一下金鳳的鼻息，發覺還有氣息，不過很弱，這才將一顆懸起的心放下來。

金鳳可能由於身上受傷多處，又被河水淹浸衝擊了幾個時辰，所以體衰氣弱，昏迷不醒。

武毅被河水浸了這樣久，又要在急激的河水中掙扎。這時，也感到全身虛軟無力。

但若不及時將金鳳救醒，金鳳可能會就此一「睡」不醒，武毅有見及此，掙扎着坐起身，也不管身上仍然濕淋淋地，閉目打坐調息起來。

運息三周天後，他感覺到氣暢神清了很多，氣力也恢復了七七八八，於是睜開雙眼，站起來，長長地呼吸了幾口氣，然後將金鳳扶坐起來，一掌抵在她的背心大穴上，將本身的眞氣，源源輸入金鳳的體內。

大約半盞熱茶時分，兩人的頭頂上皆冒起一縷縷白氣，武毅的臉色白了一些。

金鳳原本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上，微現血色，一盞茶時分終於過去了，金鳳呻吟出聲，臉上血氣更盛。

只是武毅的臉色却更白了，也有點支持不住了，終於，他將貼在金鳳背心上的手掌放下來，急喘起來。

金鳳身軀搖幌了一下，再發出一聲呻吟，雙腿顫動了一下，從昏迷中醒轉過來了。

武毅却閉上了雙眼，又再運功調息起來。

金鳳張開雙眼，滿眼俱是金燦燦的陽光，不由睇縫起雙眼，茫然地向四下掃視着。

她的身軀震顫了一下，張口低啞地叫喚起來：「表哥，表哥，你在哪裏？」

原來她猛省起武毅，掃視之下却看不到他，不由慌急地叫喚出聲。

一扭身，她一眼瞥到武毅正坐在她身後調息着，那份驚喜之情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隨之她亦發覺到是武毅將眞氣輸入她體內將她救醒的，她不由激動得流下淚來。

但立刻，她就閉目打坐調息起來。

× × ×

武毅與金鳳幾乎是同時睜開眼睛的，兩人互相注視着，同時伸手執住了對方的雙手。

兩人都沒有說話，但千言萬語，那種激蕩在胸中的生之喜悅，以及金鳳對武毅那份感激之情，從他們互握的雙手中互相傳遞給對方。

久久，金鳳才柔聲喚了一聲，道：「表哥。」

武毅也溫聲道：「金鳳。」

金鳳嫵媚地一笑。「表哥，咱們的命眞大。」

武毅吸口氣道：「是這根斷桅救了咱們一命。」

原來這處荒僻的河灘乃是河道拐彎處，換言之，是一處不大的河灣，急湍奔騰的河水來到這裏，便急拐着半轉彎奔流下去，他們抱着那根斷桅被衝到這裏，由於河水要拐彎的關係，被一下子衝激上河灘，而那根斷桅無巧不巧地被夾在河灘上兩塊石縫之間，緊緊地卡住了，沒有再被衝激的河水衝帶回去，否則，他們就沒有那樣幸運了。

這不知是天意還是他們命大，或許冥冥中自有主宰。

這時候河水由於受到潮汐的影响，低落了很多，也所以他們沒有被河水浸着。

「金鳳，妳覺得怎樣？」武毅放開金鳳的雙手。

金鳳眨眨眼道：「還可以走動。」

武毅立時站起來道：「那咱們走吧，找一處人家換件乾淨的衣服，吃一頓飯，其他的以後再說。」

金鳳有點虛軟地站起來，點頭道：「只不知這附近可有人家？」

武毅目光一抬，往河灘上打量着，倏地目光一亮，指着遠處一簇屋瓦道：「金鳳，那裏有屋！」

金鳳抬頭望去，喜道：「那咱們快走去。」

武毅却道：「等一等，待我先將這根桅桿推到水裏，免得萬一黃龍帮的人不放心沿河追尋下來，留下這條綫索！」

金鳳佩服地道：「表哥，還是你想得

周到。」

武毅却已彎下腰來，伸手將那段被河石夾住的桅桿托起來，驀地，又將桅桿放下，詫聲叫道：「金鳳，石縫中有個木匣子！」

金鳳也看到了，叫道：「表哥，拿出來看一下，裏面盛的是什麼東西！」

武毅走前兩步，伸手入石縫中，將那個木匣取出來，鼻中隱隱嗅到一陣腥味，心中忖道：「怎會有腥味的？不知裝的是什麼東西？」

匣子是用一塊白布包紮起來的，却露出四角，武毅將匣子放在地上，然後解開結子，接將箱蓋揭開。

一股濃濃的血腥味霎時撲鼻衝來，令到武毅急不迭閉氣將頭扭轉！

金鳳却失聲叫道：「天風，是天風的人頭！」

說到最後一個字時，已語帶哭聲，撲了下去。

武毅聞聲心頭驚詫不已，急扭回頭一看，木匣內盛着一顆人頭，睜眉瞪目，口齒張開，被河水淹浸之下，發漲發白，那模樣好不嚇人，却正是蔣天風的人頭！

武毅雖則只見過蔣天風一面，仍然能够一眼認出來，一時間心中那種感受說也說不出來。

金鳳却已撲倒在木匣邊悲泣起來。

武毅一時間不知怎樣安慰金鳳才好，怔怔地望着木匣內蔣天風的人頭，心中忖道：「莫非人死後眞的有靈，否則，這個木匣爲何會這般巧隨着咱們衝到這河灘，又那樣巧被卡在石縫中，沒有再被河水衝走？」

驀地，他的目光閃動了一下，定定地注視着那木箱內一角的兩枚臼齒（俗稱大牙）。

而蔣天風那顆人頭大張的嘴巴內，恰好正有兩個並排的牙洞，而其餘的牙齒均完好無缺。

這就奇了，就算是兩枚腐齒，被河水一浸，也沒有那樣容易脫掉下來，而那兩枚牙齒看來也沒有一點損壞之處，那就更加沒有可能脫落下來。

心頭忽地一動，武毅忖道：「這兩枚牙齒，看樣子是脫下來再裝上去的，被河水一浸，便鬆脫出來，蔣天風爲何要這樣做？」

驀地腦中靈光一閃，忖思道：「姓孫的與姓木的不是說蔣天風竊取了黃龍帮的一封密函麼，而且從他的身上搜尋不到，莫非……」

想到這裏，他立時伸手入木匣內，將那兩枚牙齒檢出來，朝牙根那面看。

這一看，他的一顆心不由「蹦」地跳動了一下，因爲牙根斷口處，原來是被蠟封住的！

深深地吸了口氣，武毅小心奕奕地用尾指的指甲將封住牙根的蠟挑破，立刻露出塞在牙根洞內的紙捲來！

武毅這刹那緊張得一雙手也微微顫動起來，再深吸一口氣，張開另一隻手掌，拈着那枚牙齒倒轉過來，朝手掌抖動了兩下。

一團小小的紙捲兒從牙根洞中倒落在手掌上，武毅吁了口氣，將那枚牙齒放回木匣內，然後伸出兩根指頭，將那團小紙捲兒撿了起來，極之小心地慢慢展開來。

那卷紙卷兒顯然經過很仔細的摺疊才捲起來的，紙張很薄，但却很韌，武毅終於將之舒展開來，却只有巴掌般大小，却可以看出是一張信箋，不過已被截去了一半。

這截信箋恰好是右截，其上寫着數行草書，武毅定睛一看抬頭，不禁發出一聲歡叫！

只見信箋的抬頭上欵寫着：字諭黃龍帮項潛帮主鈞鑒：十一個草字。

接下來是：尊駕之密函本王已展閱，欣悉尊駕慨然接納本王之延攬，並允充作大金國南下之內應，本王喜悅之極，爲表本王誠意，特派麾下左都使赤凡兒持本王此密函及白璧兩雙，珍珠十顆，翠玉三塊，賜贈尊駕。

字句到此爲止，却還未完，看來是在另一截信箋中。

武毅急急再將另一枚牙齒根的蠟封弄破，裏面果然亦藏着一個小紙捲兒，將之倒出展開，果然是另一截信箋，一看字句就知道是承接前一截信箋的！

——尊駕接獲本王此密函後，請隨時準備，以便接應本王南下之大軍，事關軍國大事，務請尊駕守秘，不可洩漏機密，否則對大金國南下之擧固然不利，對尊駕亦無好處，切之記之，事成之後，必當論功封賜！

落欵是：大金國五王爺完顏拔都。

其上蓋上了五王爺完顏拔都的硃紅大印。

末後是年、月、日。

武毅看完全函之後，長吐一口氣，喜而叫道：「金鳳，找到那封密函了，一定是天風的英魂顯靈，否則怎會那樣巧？」

金鳳却沒有應他，一怔之下，看眞了，才發現金鳳可能悲痛過度，昏了過去。

武毅急不迭將兩張半截的信箋摺疊起來，放回木匣內（由於他衣衫盡濕），將匣蓋關好，才上前扶起金鳳，伸掌貼在金鳳的背心上，將眞氣輸入金鳳的體內。

這一次，金鳳很快便醒轉過來，「哇」一聲哭叫着道：「天風，你死得好慘，我一定會替你報仇！」跟着撲向那個木匣子！

武毅忙伸手將她拉住，安慰道：「金鳳，人死不能復生，妳若想替天風報仇，便不要因悲痛過度而傷了身子，天風英靈不泯，也不願看到妳這樣子！」

金鳳神情震動了一下，緊緊地咬着下唇，擧袖將臉上的淚痕抹去，嘶啞地道：「表哥，你說得對，我這樣是報不了仇的，從今後，我不會再流淚，再悲傷！」

說時喉頭哽咽着，却極力壓抑着，硬是沒有哭出來，也沒有流淚！

武毅看得心頭一陣疼痛，伸手撫着金鳳沾濕散亂的秀髮，溫聲道：「金鳳，咱們一定可以替天風報仇，也一定能够替姨父母報仇，那封密函已找到了！」

金鳳一聽，神情爲之一振，目光亦爲之一亮，急切地道：「表哥，你怎會找到的？」

武毅感慨地道：「可能是天風英靈不泯，他的首級竟然跟着咱們衝上這河灘，而那封密函就封藏在他兩枚臼齒內，難怪孫標木堅這兩個惡賊搜遍了天風全身上下也搜不到了，天風這一着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金鳳激動地道：「表哥，快拿給我看看。」

武毅擰轉身將木匣蓋揭開，將那封兩截的信箋拿出來，遞給金鳳，然後將匣蓋蓋起來。

金鳳很仔細地將信箋看了一遍，神情興奮地道：「表哥，原來項潛那奸賊暗中勾結金狗，欲作內應，眞是喪盡天良，天幸教咱們獲得這封天風用生命換來的密函，俗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咱們只要將這封密函公諸天下，項潛就成了武林公敵，正義之士必將羣起而攻之，那時大仇就得報了！」

武毅却皺眉道：「金鳳，別太樂觀，既然這封密函關係到項潛及黃龍帮的生死存亡，項潛必定傾全力不惜一切將之奪回，別忘了咱們還在黃龍帮勢力範圍之內，他們必會將一切通路封鎖，要將這封密函送出去，只怕不是那樣輕而易擧的事！」

「那咱們怎辦？」金鳳畢竟是女孩子，遇事不像男人般有主意。

武毅咬着嘴唇想了一下，決斷地道：「不管如何兇險艱困，爲了千百萬百姓及大好河山不至遭到金狗的肆虐及踐踏，爲了不至讓項潛那奸賊的賣國行徑得逞，就算是刀山火海，咱們也要闖出去！」

金鳳擧起手上的密函道：「表哥，這封密函怎樣收藏？」

武毅望一眼金鳳那散亂的頭髮，忽然有了主意道：「到了那些屋子後，妳就將頭髮梳理好，將這兩張信箋摺起來捲好，藏在髮髻內，妳認爲怎樣？」

金鳳眼珠轉了一下，搖搖頭道：「這樣有點不妥，他們一定會想到這一點，咱們要想一個他們想不到的地方將之收藏，那樣才萬無一失！」

武毅搔搔頭皮道：「一時間我實在想不起身上那一處最隱秘及令人想不到。」

金鳳眼珠子轉了一下，輕拍一下手掌，道：「有了！表哥，我記得你的劍把，不是有一個用來裝救命金丹的暗格麼？將這信箋捲起來藏在裏面，不是令人想不到麼？」

武毅拍拍腦袋道：「我怎麼就想不到，那確是極隱秘的地方，任是任何人也想不到。」

於是武毅將長劍拔出來，按動劍把上一處極之穩藏的暗掣！將暗格打開來，取出幾顆救命金丹！空出一個空格來，將金鳳摺疊捲好的紙卷兒塞入去，然後按動那暗掣的機簧，將暗格蓋起來，果然一點痕跡也看不到，的是製作精巧至極。

將長劍插回鞘內，武毅望着金鳳道：「金鳳，天風的首級……」

金鳳眨眨眼，戚然道：「帶在身邊實在不方便，只好委屈點在這附近找處地方將他葬了吧。」

說時眼圈有點紅。

武毅點頭道：「這樣也好。」說着將那木匣子雙手捧起來，朝灘岸上走去。

金鳳默然跟在後面。

這時候太陽已將近升上中天，遠處那簇屋瓦的上空，升起縷縷炊烟……

獸窩不如的慕容十一

黃龍帮可說是傾巢而出，幾乎在龍套灣附近一帶二百里範圍內，隨處可以看到穿着水青色勁裝的黃龍帮衆。

黃龍帮這樣大擧出動，令到那一帶的武林人物都在猜疑黃龍帮這樣勞師動衆，到底所爲何事。

猜疑歸猜疑，誰也不敢管閑事，因爲哪一個也自問惹不起勢力龐大的黃龍帮，更沒有力量足以與之對抗。

黃龍七殺手中的老五魚坤及老七羊敬更率領快舟八艘，沿着龍套灣一帶向下流搜尋下去，務要將武毅金鳳的人或屍體找到。

就在武毅金鳳離開那河灘不到一個時辰，魚坤羊敬率領那八艘快舟來到了那處河灣。

也幸好武毅將那條斷桅推下水去，才不致被魚坤羊敬發現到纜索，而這兩名煞星也沒有放過這處河灘，登上河灘分散開來，在附近搜尋了好一會，直到認爲金鳳武毅不會在這處河灘上岸，才登船順流搜尋下去。

這說起來眞有點像是天助武毅金鳳兩人，因爲魚坤羊敬他們來到時，河水升漲，將那處河灘淹沒了大半，加上急激的水流衝擊，將兩人留在岸上的脚印痕跡刷得乾乾凈凈。

兩人見發現不到什麼纜索，便下令手下登舟，順流搜尋下去。

× × ×

金鳳武毅終於尋到一戶農家，求得那位慈祥的老人的同意進入屋中稍事歇息。

那位老人見兩人一身濕衣血痕斑斑，關切地道：「兩位怎會弄成這樣？是不是在河上遇上了黃龍帮的人？」

武毅金鳳對看一眼，然後武毅答道：「正是遇上黃龍帮的人，被他們傷成這樣，船也被他們弄沉，漂流到這附近的岸上，掙扎着來到這裏，幸得老伯答允暫借歇息一下，在下感激不盡。」

老人急不迭搖手道：「兩位不用客氣，俗謂相見是緣，兩位想必餓了，兩位且進小老兒的房中換件乾凈衣服。待小老兒下厨弄些吃的出來。」

說完却不先下厨，而是急步房中，一會拿了兩套乾凈衣服出來，遞給兩人，對金鳳道：「姑娘，這套衣服是小老兒的亡妻生前穿着的，小老兒一直留着，姑娘若不嫌棄，就請將就着穿上吧。」

金鳳忙道：「老丈，小女子又怎會嫌棄呢？倒是小女子勾起了老丈的傷心事，不安得很呢。」

老人連聲道：「姑娘別說客氣話了！快進房換上吧，否則可能會着涼。」

說完快步走向灶間。

金鳳於是拿着那套粗布衣服，進房換衣。

武毅手捧着那套衣服，坐在門邊一張木櫈上，一雙眼直望出去，四下掃視着。

——他是恐防黃龍帮的人會追尋到來的。

那老人將熱氣騰騰的飯菜捧出來的時候，兩人已先後將身上的濕衣換下來，兩

人雖然疲累不堪，但還是勉強支撐住。

老人招呼兩人吃飯，兩人實在是又餓又疲，也不客氣，坐下吃起來。

由於這時候巳是晌午時分，老人也相陪吃着，武毅金鳳心感這老人對他們的好意，將姓名說出來，那老人也將他的姓說給兩人聽。

這老人原來是姓唐的。

飯後，金鳳趁老人將碗碟捧入廚房的時候，悄聲對武毅說道：「表哥，爲了免得連累這位老丈，等一會咱們向他致謝後立刻離開吧。」

武毅點頭道：「我也正有此意。」

金鳳還想說什麼，一眼瞥到那老人自灶間出來，忙住口不語。

老人却開口道：「兩位身上負傷，一定流了很多血，若不嫌小老兒這裏地方僻，兩位請在此歇息一會吧！」

金鳳武毅心中大是感動，對這老人的好意感激不已，兩人也實在疲弱不堪，眞想留下來歇息一下，但想到可能會連累了這位好心的老人，兩人只有强撐着對那老人道：「唐老丈，你的好意在下兩人感激不盡，爲恐黃龍帮的人追尋到來，連累了老丈您，在下兩人還是離開的好。」

老人關切地望着兩人：「兩位支持得了麼?」

武毅强打精神挺挺胸膛道：「唐老丈，這一點點傷，在下兩人還支持得了，老丈一飯之恩，容後圖報，在下兩人就告辭了。」

說着抱拳一禮，金鳳忙亦對唐老丈深深一福，不等唐老丈有所表示，兩人轉身急急走了出去。

唐老丈咀唇皮動了一動，却沒有說出話來，目光一直注視着武毅金鳳迅即遠去的身形，終於嘟喃出聲：「好樣兒的年輕人。」

× × ×

武毅金鳳兩人終於支持不住，進入一座疏樹林子中坐下來運功調息起來。

坐息了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兩人均感到舒適了很多，便商量着怎樣走出黃龍帮控制的範圍之內。

兩人皆很明白，黃龍帮主項潛一日找不回那件密函，一日不會放鬆搜尋，尤其是對他們兩人，是必欲得之而後安心，因爲他們是與蔣天風有關係的人，而密函又未有尋回，這可是關乎到黃龍帮興亡的大事。

「表哥，無論如何，咱們都要將這封密函送到黃山飛瀑山莊趙重信盟主處，讓趙盟主將項賊這封勾結金賊的密函昭示天下武林，那時，黃龍帮成爲武林公敵，羣雄必羣起而討之，項賊與黃龍帮勢必喪滅瓦解！小妹的大仇也得報了。」

武毅點頭道：「這封密函關係到我大宋子民之安危，於公於私，咱們也非要將這封密函送到黃山趙盟主處，將項賊的賣國行徑公諸武林，陰謀敗露之後，金狗勢必不敢貿然南下，百姓也就不致遭受到金狗鐵騎之蹂躪！」

「那咱們怎樣走?」金鳳焦灼地望着武毅：「相信黃龍帮的人勢必將所有通路嚴密封鎖起來。」

武毅沉思有頃，目光一招，決斷地道：「金鳳，咱們往回走，這一着必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他們以爲咱們被衝到下流處，對於下流各處必然嚴加搜尋封鎖，這一來，對於總舵附近各處必然放鬆，咱們正好乘隙走脫出去。」

金鳳聽得直點頭，深以爲然。

「不過，這樣走法咱們就要多走一大段路。」武毅望着金鳳。

金鳳眼珠一轉，堅決地道：「表哥，你不用担心，我自信還能够支持得住。」

武毅嘉許地道：「金鳳，你眞叫我佩服！」

金鳳苦笑一聲道：「表哥，你才叫人佩服，你明知道與黃龍帮爲敵是一件兇險萬分的事，但你接到我的信後，毫不遲疑就趕了來，這一份勇氣，相信武林中還沒有多少人有這一份勇氣。」

武毅搖搖手道：「好了，咱們別再你讚我我讚你了，事不遲疑還是趕路吧。」

金鳳利時從地上跳起來，却牽動了傷口，痛得他「噓」地吸了口氣。

武毅忙道：「妳怎麼哪?」

金鳳强笑答道：「沒有什麼，咱們走吧。」說着當先向林外走去。

武毅搖搖頭，隨在金鳳身後向外走。

× × ×

武毅金鳳一路上盡揀荒僻的野地行走，由於身上帶傷的關係，兩人不敢奔走得太急，以免震動了傷口，所以速度不很快。

一連走了兩日，繞過了龍套灣鎭，第三日晌午時分，兩人來到距龍套灣鎭大約五十里許的黃土集。

一連啃了兩日乾糧，這一日恰好啃完了，所謂人是鋼，飯是鐵，就是鐵打的人，不吃飯也支持不住，兩人本來不想進集買乾糧的，但在附近又找不到人家，逼得只好硬着頭皮朝上走去。

幸好兩人身上的傷口巳開始結疤，體力也回復過來，這對兩人來說，無疑是一件可喜之事。

最少，在遇到黃龍帮的人時，足以自保。

黃土集只是一個小市集，集內只有一家獨一無二，既賣酒也賣飯的小舖子，兩人初時本想買些饅頭鹵味之類就走，及至看到飯舖內坐的全是樸實純良的鄉人，加上兩人也有點累了，都想坐下來好好地歇一下，於是兩人在互看一眼之後，看不出對方有反對的意思，便不約而同，走入小舖子內。

這時候兩人皆穿着那唐姓老人的粗布衣服，加上這兩天來奔進走在荒野中，被日頭晒黑了皮膚，乍看之下，頗像鄉居農人，倒也不大惹眼，唯一惹眼的是他們携帶的長劍！

這一點他們也顧及了，在入集之前，將長劍貼身藏在衣服裏面，若不留心察看，看不出他們帶有兵器。

兩人揀了屋角一張靠窗的木桌坐下來，店小二見有人客光顧，自然上前招呼，兩人胡亂叫了些吃的，將小二打發了，才逐一打量起店堂內其餘的食客來。

這間店舖只有十張不到的粗木桌，連他們那一桌，只有四桌有客人，一個個皆是皮膚粗糙黝黑，穿短打布衣的鄉人，沒

有一個是扎眼的，兩人這才鬆了口氣。

要的東西很快便送上來，兩人便吃起來。

兩人皆吃得很快，有如風捲殘雲般，不一會就將要的吃的食個清光，武毅首先放下筷子，抬起頭，目光不經意地掃視之下，不禁心頭一緊。

不知什麼時候，靠近店堂門口的一張木桌邊，坐了一位身穿褚色長衫的中年人，正自斟自飲，狀甚悠閑，但一雙目光却盡往武毅金鳳這面溜，武毅就是瞥到那中年人溜視過來的目光，才暗懍不巳的。

因爲自那目光相觸的剎那，武毅感受到那中年人目光之灼人。

這種灼人的目光，又豈是平常，不會武功的人能够發出來的目光，這只有自負上乘武功的高手，才能發出這種灼人的目光。

尤其令到武毅驚懍的是，雖說他與金鳳一直低着頭吃東西，但他却一直沒有放鬆了警惕，留意着店堂內的動靜，以他的身手聽覺，竟然察覺不到那中年人是幾時進店的，這正好顯示出這人身法之高明。

武毅用脚踢了一下金鳳的脚，低下頭悄聲道：「金鳳，別回轉頭去看！店堂門口那張桌上，不知什麼時候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連我也覺察不到，不知是否衝着咱們來的，等會結賬離開時，小心一點。」

金鳳聽了暗暗心驚，不敢轉過頭去看，亦悄聲道：「是不是黃龍帮的人?」

武毅偷眼瞥了那中年人兩眼，看不出那中年人身上有黃龍帮的標記，悄聲道：「看不出，這人身上沒有黃龍帮特有的標記。」

金鳳吁口氣道：「既然不是黃龍帮的人，大概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這一點難說得很，這種地方忽然出現這種人，總是小心一點的好。」武毅又偷眼瞥了那中年人一眼，恰好又瞥到那中年人兩道灼人的目光射過來。

「金鳳，這人目光不時射過來，看來九成是衝着咱們來的。」武毅不安地悄聲說。

金鳳柳眉一揚，微哼一聲道：「表哥，那就只好動手拚一拚了。」

武毅壓低聲音道：「金鳳，你又來了，等一會結賬離去時，他若沒有異動就算了，這個時候最好不要節外生枝，這裏還是黃龍帮的勢力範圍之內，動上手必然會驚動到黃龍帮的人，追查之下，不難查出是咱們兩人，那時就麻煩了。」

金鳳壓下一口氣，無奈地道：「表哥，我聽你的。」

這時候那小二正好捧着兩包乾糧及鹵味送上來，武毅即時叫那小二結賬。

將兩包乾糧鹵味包好隨着身，武毅金鳳兩人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向店門口走去。

出門口，必定要經過那褚衣中年人的桌旁，武毅金鳳兩人暗吸一口氣，暗中戒備着。

兩人連眼角也沒有瞥一眼那中年人，從容地從那中年人的桌旁經過，而那中年人亦一點異動也沒有，連目光也沒有抬起了，兀自在自斟自飲。

武毅一脚跨出店外，心中不禁鬆了口氣，那知却倏然响起金鳳一聲怒叱聲：「卑鄙！居然想暗算本姑娘！」

武毅剎那心頭一緊，暗忖：「果然是衝着咱們來的！」

暗忖間，他的身形巳疾旋過來，眼角餘光正好瞥到金鳳一臉驚怒之容，身形靈捷地飄閃開去。

而那中年人這時巳站了起來，正好收回抓空的右手。

追魂客慕容十一

武毅目光暴盛，怒叱道：「閣下爲何出手暗算?」

那中年人灼人的目光陡熾，射在武毅的臉上，哈哈一笑道：「若不這樣，又焉能試出兩位的身份?」

金鳳這時正好一閃又飄回來，怒容滿臉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中年人仍然笑着道：「兩位雖然改扮得像鄉人模樣，可惜神態擧止却大異一般鄉人，初時某家還不敢確實，這一試之下，某家相信是兩位了。」

武毅心念電轉，暗忖道：「這人到底是甚麼來頭?我與金鳳皆身受數傷，功力還未完全恢復過來，看這人神態從容淡定，絕不是易與之輩，倒要小心點才好。」

「你是誰?」只聽金鳳怒叱道：「我兩人是誰關你屁事?」

金鳳驚怒之下，說出了一句不雅的話，臉色立時紅了起來。

後堂的食客見有人發生了爭執，滿有興趣地向店門口這邊注視着，心想：「這一次有熱鬧好瞧了。」

這也難怪他們抱有這種幸災樂禍的心理，鄉居的生活實在是太平靜沉悶了，難得遇上這種會有刺激的爭執，他們當然感到興奮了。

「聽着，某家複姓慕容，名十一。」那中年人很清楚地報出自己的名字。

武毅金鳳一聽，臉色剎那驚變了，各自暗吸了一口氣。

慕容十一！

人雖然陌生，姓名却耳熟得很，熟到兩人聞之而色變，可想而知，這位慕容十一不是一位簡單人物！

× × ×

慕容十一確是一位不簡單的人物。

他在十六歲時，就被當年慕容世家的主人慕容騎鶴——他的堂伯逐出慕容世家！

連他的父親——當年有金刀紫髯客之稱的慕容清遠，亦向武林同道宣稱與他斷絕父子關係，他以後的一切所爲，均與他及慕容世家無關。

武林各門派一時間不禁議論紛紛，猜測慕容世家何以會忽然將之逐出，慕容清遠絕情到與他斷絕父子關係。

一時間各種忖測之言滿天飛。

但猜測歸猜測，慕容十一被逐出慕容世家的原因，仍然是一個謎。

直到五年之後，亦即是慕容十一二十一歲，才從慕容十一的口中洩漏出來。

那是在他酒醉之後說出來的。

原來他之所以被逐出慕容世家，乃是因爲他竟然將他的親生姐姐慕容如花及其貼身侍婢小紅迷姦了！

這種亂倫獸行，簡直是人神共憤之事

，慕容清遠聞悉之下，當堂吐了兩口血，手脚震顫，手執那柄成名兵刄碎金刀就要活劈了慕容十一，却被他的夫人拚死攔阻了。

因爲慕容十一是獨子，而慕容夫人平日對之溺愛有加，視之如心頭肉，兒子雖然幹出這種天地難容的獸行，做母親的仍然袒護着兒子。

偏偏慕容清遠是有季常之癖的，經不起那河東獅又哭又鬧，要生要死，終於免其一死，但却將之逐出了慕容世家。

偏偏像慕容十一這種禽獸不如的人，却是位練武奇材，他十六歲被逐出慕容家，却已練會了慕容家三大秘技中的兩種，慕容家之所以能够成爲武林四大世家之一，歷久而不衰，正是靠那三種秘技威震武林，如今慕容十一三習其二，身手亦相當可觀了。

被逐出慕容世家的慕容十一既不容於慕容世家，他的獸行自洩漏出去後，自然亦不容於武林白道，遭受到奚落與白眼，這令到他原本邪惡的本性更加變本加厲，偏生他又潛修苦練之下，皆出了兩大秘技中的共通處，從而融會貫通，創出一種比那兩種秘技更爲玄奇犀利的一套武功，這一來如虎添翼，他的行爲更加兇暴了，不但成了一位採花賊，而且也成了一位獨行大盜！

那時候他已經接近三十歲，武林中竟然無人能够制服得了他。

這祇是泛指一般的武林門派而言，像少林的枯草禪師——方丈一空大師的師伯，已經三十年沒有離開過達摩崖面壁洞一步，還有武當徵塵子——武當掌門青靈道長的師叔，亦已經二十八年沒有離開過上清宮的一間靜室一步，這一僧一道被合稱爲聖僧神道，一身功力據說已達出神入化，返璞歸眞的地步，據說這一僧一道足以有能力制服慕容十一。

還有那些不出世的武林異人奇士，亦足以制服得了慕容十一；還有已經習成了慕容世家三大秘技的家主慕容騎鶴，只是不知爲了甚麼原因，慕容世家的子弟一直容忍慕容十一的惡行，而不加以懲戒，這眞是令人思疑不已。

慕容十一今年已經四十三歲，由於慕容世家的容忍，一僧一道之出塵脫世，令到他能够爲惡至今，一身功力也更加驚人了。

× × ×

武毅金鳳想不到在這小墟集遇上了當今武林中令人聞名色變的煞星，一時間都呆住了。

只聽慕容十一淡淡一笑道：「若某家猜得不錯，兩位實是黃龍帮誓要得到的人——武毅與金鳳了。」

說時一雙灼灼的目光盡往金鳳的全身上下直溜。

金鳳刹那有如被慕容十一的目光將她身上的衣服「剝」下來的感覺，只覺得自己全身赤裸，不禁氣憤得一張俏臉紅彤彤的。

「嘻嘻，金鳳姑娘，妳是怎麼哪？可是心悅某家？妳的臉紅得令某家一顆心砰砰直跳，眞是一位可人兒。」慕容十一賊忑嘻嘻地邪笑着。

金鳳那裏忍得慕容十一對她的調戲，怒叱聲中，雙指如鈎，向慕容十一的雙目挖了過去。「本姑娘先將你這雙賊眼挖下來！」

慕容十一居然不閃不避，仍然邪笑着。「好潑辣的娘兒，這正合某家的口味！」說話間，右手暴攫而出，疾抓向金鳳的手腕！

說出來眞是令人不敢相信，慕容十一一手攫抓去金鳳那隻插向他雙目的手竟然變成自動送上去讓他抓住般，金鳳驚駭之下，欲縮臂收手，那裏還來得及？眼睜睜地讓慕容十一一把將她的手腕抓住！

說邪，眞是邪得難已令人相信。

金鳳一顆心疾往下沉，忍不住發出一聲尖叫。

武毅也是瞧得心頭駭然，這時候也顧不了那樣多，劍光飛閃中，長劍出鞘，刺向慕容十一的頸側！同時怒叱一聲：「放手！」

這是攻敵之必救，那知道慕容十一居然不閃不避，左手端着的酒杯閒閒地迎着劍尖一撞。

「叮」一下脆响，劍尖刺擊在酒杯上，武毅竟然被震退一步，而慕容十一手上那只酒杯居然一點破損也沒有，更別說碎裂了！

雖說武毅受傷之下，元氣未復，但他情急之下刺出的這一劍，少說點也有平時功力的七成，就算是金鋼打就的杯子，也會被刺出一個洞來，但慕容十一手上那只瓷杯却毫髮無損，那眞是駭人聽聞了。

這也顯示出慕容十一的一身功力，非比等閑，非要身負上乘功力的人，將本身之氣勁貫注於杯子上，令到杯子堅逾金鋼，才能够擋接得住武毅那一劍而不破碎。

慕容十一以酒杯擋住武毅那一劍並將之震退後，意態從容地舉杯就唇，呷了一口酒，笑道：「好酒，金鳳姑娘人更好，待某家將這姓武的小子收拾了，才好好地與妳消魂一番！」

話完口一張，「活」地噴出一口酒箭，百千點酒珠有如百十點暗器般，激嘯着摟頭蓋臉罩射向武毅的頭臉胸腹！

慕容十一這一手非比等閑，顯示出他一身功力已達到摘葉飛花皆可傷人的驚人境界。

武毅驚慄之下，長劍急展，千鋒如屛，「叮叮叮」一片急激的脆响聲中，酒箭激射在劍鋒上，有如百十激矢射擊在劍鋒上般。

慕容十一見武毅能够將他一口酒箭擋撥落，不禁有點訝異地道：「你小子倒有點門道，某家低估你了，怪不得項老兒肯出黃金萬兩，換你的人頭了！」

武毅雖則將慕容十一那一口酒箭擋撥落，但也氣喘不已，握臉的手腕也有點痠麻，可見慕容十一噴出的那口酒箭勁道之强，當下吸口氣壓抑下胸中翻湧的氣血，怒聲道：「慕容十一，原來你是貪圖項老賊那萬兩黃金，不惜助賊爲惡，眞是喪心病狂，小爺項上人頭在此，有本領你就取去！」

說時伕劍咬牙，劍光閃動中，一連向慕容十一攻出二十九劍！

好一個慕容十一，居然仍然端坐在櫈

子上，右手仍然扣着金鳳的手腕，左手執杯，就以那只酒杯作兵器，左拒右擋，上封下格，從容不迫地接下了武毅那一輪急攻。

武毅這一動之下，牽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直吸氣，胸中氣血翻湧更甚。

金鳳手腕脈門被扣，全身痠軟無力，眼見武毅再拚下去，勢必喪命在慕容十一的手上，驚急之下，哭叫道：「表哥，你快走，不要理我，快走，快走啊！」

武毅二十九劍之後，咬牙又攻出十七劍，聽到金鳳的哭叫聲，明白到自己若逞勇鬥下去，必然喪命，但又叫他怎能捨金鳳不顧而去呢？何況自己也未必走得了。

「哈哈……這個小子若能够從某家手底下走得脫，某家也不配稱爲慕容十一了！」

說話間，不但將武毅接攻的十七劍接下，而且乘勢將手中杯脫手飛射向武毅的咽喉。

武毅十七劍之後，氣湧脚步浮，慕容十一在這樣短的距離下將酒杯射出，武毅那裏閃避得了？但當此生死存亡的關頭，他甚麼也顧不了，劍一抹，封拒激射而至的酒杯！

「噹」一下急激大响，武毅的長劍竟然抵受不住急勁射來的酒杯的撞擊，脫手飛了出去，而那只酒杯去勢一窒之下，餘勁猶在，依然射向武毅的咽喉！

武毅這刹那已絕無機會閃避得了，只有閉目等死。

他却沒有將眼睛閉上，而是瞪得大大地，瞪視着那只急射而至的酒杯！

——他是死不甘心！

金鳳却發出一聲尖銳的驚叫聲，雙眼一翻，暈了過去！

——武毅是死定了。

慕容十一也認爲武毅死定了，因爲武毅絕對閃避不了那只急勁激射的酒杯，他忍不住發出一聲得意至極的獰笑！

也難怪他得意忘形的，美人在握，萬兩黃金亦垂手可得，對於像慕容十一這種好色貪財的惡人來說，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

但世間事總會有意外的。

武魁唐北斗

就在那只酒杯堪堪射到武毅喉頭的刹那，一道比駭電閃射還要快的一道閃光飛擊在那只酒杯上，發出「波」的一聲爆响聲。

與此同時，三道閃光亦激射向慕容十一那扣住金鳳手腕的手肘及咽喉眉心！

這一下變化，眞是出人意表，甚至連從鬼門關中被救了出來的武毅，也以爲自己在發夢，怔呆了。

慕容十一亦是萬料不到，一驚之下，身形向橫疾閃出去，同時被迫鬆開扣住金鳳的右手。

因爲他若不鬆手，就閃避不了那三道射來的閃光，所以迫得鬆手。

這一意外的變化，令到他一腔高興變了驚怒。

這可說是煮熟了的鴨子，也從他的手上飛走了。

金鳳的反應可不慢，慕容十一一鬆手，她便一提氣飄閃出丈外。

武毅這刹那亦已回過神來，目光一落，看清楚了擊碎慕容十一那只注滿了內力向他射來的杯子的暗器，原來不過是一顆松子！

能够以一顆松果將注滿勁道的酒杯擊破，那出手之人的一身功力，已達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要比慕容十一還要强勝一籌！

慕容十一自然也看清楚了射向他的原來是三顆松果，臉上驚詫之色更堪，但實在想不到在這種小地方，竟然出現了一位功力比他還高的人。

「什麼東西鬼鬼祟祟地，躲着暗箭傷人？還不給某家出來！」慕容十一盡管心中駭異莫名，臉上却一副兇厲的樣子。

武毅金鳳兩人亦是心中駭異不已，因爲他們也看不到那出手救了他們的人。

刹那間三對目光一齊望向松果射來的方向——店門口的左邊，但那方向却一個人影也沒有。

店小二與那位操刀的店主更是瞧得發了呆，圓瞪着一雙駭異的目光，還以爲自己白日遇鬼，否則，那會這樣「玄」！

只有慕容十一及武毅金鳳三人知道出手之人是位頂尖高手。

慕容十一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遭受到這種挫折，以他的性情及武功身手，自然不會就此罷休，目中兇光閃動了一下，厲喝道：「鼠輩，見不得人的縮頭鬼，某家一定要將你揪出來！」

慕容十一的喝聲才落，傳來「咳」的一聲。「唉，老朽自問不是縮頭龜及鼠輩，被你這一說，只好出來露露臉了。」

話聲中一條灰衣人影自一堵牆角後轉了出來，意態悠閒地朝飯舖這面走過來。

武毅金鳳一眼瞧到那人，不自禁地「咦」了一聲，同時脫口叫道：「老丈，是你？」

慕容十一却望着那灰衣人直眨眼，因爲他根本不認識走過來的灰衣人。

以灰衣人剛才露的那一手，應該是位在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却連慕容十一也不認識，怎不叫他驚詫不已？

那灰衣人是位模樣七老八十的老人，這時朝武毅金鳳靄然笑道：「兩位，可不是老朽麼，想不到吧？」

武毅金鳳確是想不到。

因爲那灰衣老人正是那荒野村落中，殷勤招待他們的唐姓老人。

這唐老人掩藏得眞好，連武毅金鳳也看不出他是位身懷高深武功的頂尖高手。

「請恕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武毅衷誠地朝唐老人抱拳一禮。

金鳳忙亦向老人深施一禮。「多謝前輩援手解救之恩。」

唐老人却呵呵笑着擺手道：「兩位這樣多禮，老朽生受不起，快別這樣，小心慕容十一向你們驟施天魔追魂三十二式，那時候，只怕老朽也救不了你們！」

武毅金鳳兩人聽了，心頭暗懍，忙不迭轉對着慕容十一，戒備着。

慕容十一却氣恨得直咬牙，適才，他眞的想驀然施展出天魔追魂三十六式中的殺着——天魔亂舞，立斃兩人於掌下，那知道却被唐老人一言道破了，他怎不氣恨

得牙癢癢的，只好打消了那惡毒的念頭。

唐老人一眼就認出自己，自己却認不出眼前的灰衣老人是誰，這亦是令到慕容十一心頭震驚不已的。

俗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慕容十一是位老江湖，深明此理，他當然要對眼前這陌生的老人有所認識才行。

雙眼灼人的厲光一盛，慕容十一兇厲地道：「老鬼，報上名來！」

唐老人灰白的雙眉陡地聳揚了一下，目光有如冷電般閃射了一下，意態悠閑地拈鬚道：「想不到老朽歸隱三十多年後，連你這種在江湖上大有名頭的煞星，也想不起了。」

老人說完，神色忽然變得有點落寂寞，而且嘆了口氣。

聽這老人這樣說，三十多年前，必定是一位大有名頭的武林高手，可惜武毅金鳳年紀太輕了，三十多年前他們根本還未出世，也所以他們想了又想，仍然想不起眼前這位唐老人是誰。

慕容十一却目光連閃，口裏喃喃道：「唐……三十多年前……」

這樣反覆唸了幾遍，腦中靈光一閃，終於讓他想起了一個人，心頭劇跳了一下，脫口叫道：「前輩莫非就是當年人稱武魁的唐北斗？」

唐老人目光利時一亮，拈鬚笑道：「你終於想起來了，老朽正是唐北斗！」

慕容十一倒吸一口氣，微退一步，驚聲道：「前輩果眞是武魁唐北斗？」

唐老人不悅地瞪眼道：「難道老朽是假冒的？」

武毅金鳳一聽慕容十一說出唐北斗這個名字，神情大大地震動了一下，他們雖然出世得晚，但有關當年武魁唐北斗的軼事，他們仍然聽聞過，只是一時間聯想不起來，被慕容十一一說，立時省起了。

兩人不禁又驚又喜地瞪大雙眼，重新打量這位毫不起眼，却在三十多年前，聲名正如日中天的時候悄然退隱江湖的一代奇人。

×　×　×

唐北斗確是一位奇人，也是一位練武的奇材。

他出生在四川，但却與蜀中唐門扯不上一點關係，更不是武林世家之後，他的父親據說是位生性淡泊，以耕讀爲生的讀書人，而且也有意將唐北斗教導成一位像他一樣志趣的人，而唐北斗也確是個讀書材料，九歲時已熟讀諸子百家，禮記史籍，被鄉人譽之爲神童。

而他也眞的過目不忘，頭腦聰敏。

若不是在十歲那一年發生了一件改變了他一生的奇事，相信他一定讀書有成，功名如拾草芥！

說起來，那眞是一件嘖嘖稱奇的事，就在他十歲那年，有一天，他與幾位玩伴結伴上山採薪，驀地從一處山腰處，一頭斑斕猛虎挾着一股急風竄撲出來，張牙舞爪，驚嚇得那些村童哭爹喊娘，連滾帶爬，向山下逃去，有兩個甚至當場嚇昏過去，獨有唐北斗不叫不逃，一手執着砍柴刀，擋住那猛虎的去路，其勇可嘉。

那猛虎却沒有向他撲噬，反而像懂人性般，向他蹲伏下來，而且猖猖有聲，尾巴直擺，仍是示意唐北斗爬上虎背。

唐北斗也不知那來的勇氣，居然爬上了虎背，那虎長嘯一聲，山動木搖，竄沒在山林之間！

虎嘯聲却將那兩個昏迷在地上的村童驚醒過來，張目間恰好瞥到那虎馱着唐北斗竄躍而去，一時間驚震得目定口呆，慌不迭連滾帶爬，向山下飛奔下去。

唐北斗被猛虎叨走，當然驚動了鄉人，尤其是他的父母，更是驚詫得呼天搶地，發了瘋一般就要跑上山去將唐北斗找回來。

幸得鄉人死命將兩人拖住，一面選派一些青壯男丁執叉握棒，結隊敲鑼上山找尋。

一連找了三日，就是找不到唐北斗遺落下來的一角衣衫。

唐北斗的父母也絕望了。

所有的鄉人包括他的父母，也認定了唐北斗已成了猛虎的口糧，誰也不存奢望了。

但距唐北斗被虎叨去三個月的一天早晨，唐北斗却奇跡般完好無缺地出現在他的家門口！

他的父母乍見時，還以爲是他的鬼魂回來了，及至聽到他清脆地叫出一聲：「爹，娘。」才知道不是作夢，這是再眞實不過的事情。

那些鄉人聞悉唐北斗被虎叨走，失踪達三個月後，完好無損地回來了，莫不驚奇萬分，湧向唐北斗家看個究竟。

唐北斗看來比三個月前還要精神爽利，體魄也强壯了。

那些鄉人莫不嘖嘖稱奇，自不免詢問唐北斗怎會大難不死。

據唐北斗說，那天他被虎叨走之後，他自己亦暈了過去，醒來時却發現自己躺在一家獵戶的床上，由於驚嚇過度及身上被咬傷數處，一直躺在床上養傷近兩個月，才能够下床行走。

幸得那獵戶的心腸很好，一直照顧他，直到他完全康復，才帶着他翻山越嶺，送回村子中。

但他私下對父母說的又是另一番話。

他被虎馱走之後，確實嚇暈了，醒來時，發現自己在一個山洞內的一方平石上，石旁立着一位鬚眉皆白，但却精神矍鑠的老人，洞口，則蹲伏着那頭形態兇猛的斑斕猛虎。

這老人原來就是昔年被武林中人尊稱爲武聖的東方玉龍。

那頭猛虎，乃是東方玉龍馴服的，等閑不會傷人，這一次不知怎的却將唐北斗叨回來，却將唐北斗的一生改變了。

東方玉龍乃是一位行踪飄忽的異人，想不到却隱居在這座不知名的山中，他一生從不收徒，但這一次却破例將唐北斗收爲門徒。

這是唐北斗的造化，也是武林之福。

因爲武聖東方玉龍一身武功已達超凡入聖之境地，若就這樣失傳，豈不是武林一大損失？

就這樣，唐北斗因緣時會，成爲武聖東方玉龍的唯一衣砵傳人。

這是一個秘密，當時就只有唐北斗的父母知道，而這亦是東方玉龍的意思，他

之所以要這樣，目的只是不讓他的行踪洩漏出去。

直到唐北斗十九歲那年出道，他才自動公開了這個秘密。

唐北斗自拜東方玉龍爲師後，每三個月必然回來看望父母數日，這樣一直到十九歲藝成下山，出道江湖！

武聖東方玉龍果然沒有收錯唐北斗，十年苦練，唐北斗不但盡得武聖眞傳，而且大有青出於藍之勢。

唐北斗不但是塊練武奇材，心性也很好，自他出道以後，不到三年間，誅殺巨奸大惡不下百人之數，亦贏得了武魁的稱號。

以他的一身成就，當可以在武林中開創一番事業，不難成爲一代武學宗師，但他却生性與乃父一樣淡泊，不求名利，只求俯仰無愧，直到他三十五歲那一年，當他遇上一位在武林中人稱花魅仙子的顏玉卿時，却將他的下半生改變了。

花魅對武魁，可說珠聯璧合，當時武林中人皆看好這一對天造地設的男女，認爲兩人必然結合在一起。

事實也果然，顏玉卿果然與唐北斗共諧連理，並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俠侶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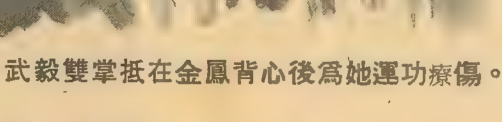
在當時，不知羨煞了幾許自命風流的武林俊彥。

但這種神仙般的生活只不過過了六年，就在唐北斗四十一歲那年，花魅仙子顏玉卿却不知怎地，得了一種怪病，不到半年時間，整個人衰老得像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當時她只不過二十八歲，正是花樣年華）！變得鷄皮鶴髮，行動遲緩，唐北斗若不是朝夕相對，延醫覓藥爲她診治，眞不敢相信如花似玉的嬌妻會變得有如一個老太婆。

唐北斗沒有因爲愛妻身罹怪病，變得像個老太婆般難看，便對顏玉卿的愛意稍減半分，反而愛意更深，可是任他延遍天下名醫，也醫不好顏玉卿這種未老先衰的怪病。

自古以來，就算是最豁達的女人，對於自己的容顏體態，莫不注重，像顏玉卿這種天仙一般的美人，忽然間變得鷄皮鶴髮，老態龍鍾，就是生性再豁達，也看不開，忍受不了，她曾經尋死幾次，但皆被唐北斗發現及時，救回一命，年餘之後，唐北斗便偕同顏玉卿忽然間失了踪影，就只是他們兩人，家中的僕人婦女皆一個不少，不知主人夫人忽然間失了踪。





武毅雙掌抵在金鳳背心後爲她運功療傷。

當時只有幾個與唐北斗私交甚篤的人明白唐北斗忽然失踪的原因。

唐北斗之所以失踪，是不想妻子太痛苦，遠走他鄉，隱姓埋名，到一個沒人認識他們的地方住下來，那顏玉卿就沒有那樣痛苦了，因爲那地方的人根本不知他們是誰，更不知顏玉卿的實際年齡是多少，那就沒有人用奇怪可憐的目光去看她了，顏玉卿正是忍受不住那些人驚異可憐的目光，才會自尋短見的。

就這樣，這一對曾經不知被多少人羨煞的俠侶，便自武林中消失了，自此沒有人再見過他們。

想不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武魁唐北斗又重現了，只不知花魅仙子顏玉卿又是否安在？

玉石俱焚化功大法

武毅金鳳回過神來，同時抱拳施禮道：「晚輩見過唐老前輩。」

唐北斗呵呵笑道：「兩位這樣多禮，折殺老朽了。」

慕容十一這時候正心頭打鼓，拿不定主意是繼續耗下去還是一走了之，但當他的目光瞥到金鳳那艷麗的容顏，豐滿的身段時，心中慾焰高燃，咬一下牙，心中暗忖道：「這唐老鬼雖然來頭嚇人，但不見了這樣多年，焉知他的身手不生硬了，我慕容十一也不是沒有名頭之人，又何須被這糟老頭嚇倒了。」

一念及此，胆氣陡壯，雙眼一翻厲聲朝唐北斗道：「唐老兒，某家與你毫無瓜葛，更無過節，希望你別淌這趟渾水！」

武魁唐北斗呵呵笑道：「慕容十一，老朽若是偏要插手呢？」

慕容十一灼人的目光陡熾，厲聲道：「那說不得某家只好得罪了！」

唐北斗搓搓雙掌，意興遄飛地道：「那正合老朽之意，老朽已三十多年未曾與人動手，一身骨頭想必已硬了，正好趁這機會鬆動鬆動！」

慕容十一一聽，心中竊喜不已，暗忖：「是你這老鬼自尋死路，可別怪某家心狠手辣！」

思忖未完，口中低嘿一聲，雙掌一錯，疾向唐北斗身上招呼。

慕容十一不愧是有名的煞星，雙掌才展，勁風汹湧而出，撞向唐北斗的胸前五大要害，看來他是存心想取唐北斗的老命了。

唐北斗卻一點也不緊張，雙掌在胸前一圈，接平淡無奇地向外推出。

乍看起來，唐北斗雙掌招式確是平平無奇，而且絲毫不帶勁道，表面上看起來，當然是慕容十一那呼嘯湧擊的強勁掌風犀利了。

連武毅金鳳也看不出唐北斗那雙掌有何奇特之處，心驚之下，暗中戒備着，準備隨時出手搶救！

這眞是關心則亂，他們倒忘了適才唐北斗祇以三顆松果便解救了他們的高明身手。

慕容十一是條老狐狸，雖則他看不出唐北斗那兩掌有何奇妙之處，但他卻不敢托大，雙掌一緊，又自加了二成力道！

武毅金鳳兩人瞧得不禁變了臉色，正想出聲提醒唐北斗，那知雙方的掌勢一下子迎在了一起。

「啪啪……」一連發出六下沉實的掌擊聲，若照表面的情形看來，唐北斗一定會被慕容十一強勁的掌勁震飛出去，但事實卻不是這樣。

被震飛的居然是慕容十一，倒飛出丈許之外，落地後連蹌兩步，才能穩住身形，臉色變得像紙一般白，胸膛起伏得有如急劇翻湧的波濤般！

武毅金鳳瞧得高興不已，齊聲對唐北斗道：「前輩神技更勝當年，令晚輩兩人大開眼界。」

唐北斗吁口氣，笑道：「老朽老矣，無復當年之勇了。」

武毅金鳳張大了雙眼，不解地望着唐北斗，異口同聲道：「前輩……」

唐北斗嘆口氣截道：「老朽若有當年之勇，適才就殺了這惡煞！」

武毅金鳳恍然大白，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慕容十一這時臉上陣青陣白，目光連閃，不知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唐北斗沉聲道：「慕容十一，別轉念頭了，也別不知好歹，快滾吧，否則老朽復鼓當年之勇了！」

慕容十一的神態那刹那變得有點古怪，目光閃動了幾下之後，嘿嘿冷笑道：「唐老鬼，某家偏不走，看你如何殺得了某家！」

慕容十一這番話眞是大出武毅金鳳意料之外，居然不怕死，這眞是咄咄怪事。

唐北斗卻一點也不驚異，反而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不愧是慕容十一，居然被你窺破了老朽力不足以殺你！」

慕容十一嘿嘿連聲冷笑不已，得意地道：「這是某家的猜測，果然被某家猜中了，這是某家的運氣，其實，以你嫉惡如仇的本性，你若是殺得了某家，適才不殺某家才怪，你那兩掌雖然勁道沉雄，可惜卻後力不繼，這種現象只有身患隱疾，至令到體內的功力不能運聚不息，才會有此現象，某家初時只是思疑，被你那一『嚇』，卻反而肯定了。」

武毅金鳳聽得同時渾身一震，金鳳急問道：「唐老前輩，這是眞的？」

唐北斗深長地嘆了口氣，喟然道：「這是眞的，這三十多年來，老朽爲了醫好拙荊的怪病，四出奔波，延聘名醫，絕望之下，老朽不惜以本身眞元內力，貫輸入拙荊體內，希冀能對拙荊的病有點帮助，而拙荊在輸入老朽的眞元之後，果然也略有起色，但只能够持續數日，便又回復病態，老朽只好繼續向拙荊貫輸眞元內力，直到拙荊於九年前一病不起，而老朽也才發覺，老朽也爲之眞元大虧，功力只及以前十之五六，而且得了一種氣促之疾，令到體內功力運聚時有所阻滯，不能運息不已。」

武毅金鳳一聽，俱不由爲唐北斗担心起來，急聲道：「唐老前輩，這件事根本不關你的事，晚輩兩人也不想令你捲入漩渦，您老還是請走吧。」

唐北斗兩眼轉了一下，絲毫沒有責怪武毅金鳳的意思，正想說話，慕容十一已冷笑連聲道：「想走？那有這般容易？他既已插上一脚，要走已經遲了！」

慕容十一忽然間胆氣陡壯，乃是聽了唐北斗那番話後，自忖以自己的一身功力，足可應付並收拾得了功力只剩十之五六的唐北斗，才敢口出狂言的！

唐北斗喟嘆一聲道：「慕容十一，你以爲老夫功力大減，便收拾不了你這個惡賊不成？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金鳳聽出唐北斗沒有走的意思，不由憂急地叫道：「唐老前輩……」

慕容十一以一聲暴烈的厲笑壓下了金鳳的話聲，身形有如急風疾掠般，撲向唐北斗，雙掌疾劈而出！

唐北斗重重地哼了一聲，猛吸一口氣，亦提掌劈出！

四掌擊實，發出「叭叭」兩下沉响，慕容十一被震得倒翻出丈外，唐北斗上身幌動了一下，退了半步！

慕容十一雖然被震翻出丈外，但瞬間便翻撲回來，雙掌又猛地劈出！

唐北斗只好雙掌再出！

這一次慕容十一又被震翻，只不過翻出八九尺距離，便又翻撲過去！

唐北斗這次卻退了一大步！

武毅金鳳兩人看在眼內，卻苦於插不上手，心中替唐北斗憂慮不已，因爲兩人已看出，慕容十一這一次出掌刀拚，是取了巧的，每一次拚掌，他都在雙掌接實的刹那，將掌力撤回一部分，並乘勢翻掠出去，這一來，他實際消耗的內力便要比唐北斗小得多！

這樣下去，唐北斗不難在內力迅速消耗之下，由於運息不暢，內力運聚滯窒之

下，與慕容十一有可乘之機，那就危矣！

唐北斗顯然也明白到這種危險，無奈已欲罷不能，因爲慕容十一翻撲之勢很快，令到他不得不出掌硬接！

這情形確實有點特別，但見慕容十一身形有如皮球般來回翻彈不輟，互拚十掌之後，慕容十一被震翻的身形只跌出五尺不到，而唐北斗則足足退出八步！

換言之，是每次拚掌之後，慕容十一震翻出去的距離都縮短了一些，反之，唐北斗震退的步數卻隨之增加了。

這證明了唐北斗的功力每一次皆消耗減弱了！

這不是好現象，因爲他的功力再消耗下去，就不如慕容十一了，結果，一定會喪生在對方的掌下。

武毅金鳳兩人瞧得心跳不已，一時之間又想不出解救的辦法，急得不知怎樣才好。

十三掌之後，唐北斗已不是被震退，而是被震飛，飛出足有丈許過外，急喘不已。

反觀慕容十一只是凌空翻滾了一下，便落在地上，雖然氣息也急，但卻沒有唐北斗那樣厲害。

明顯地，優劣之勢已互易。

武毅金鳳驚叫出聲，一齊撲到唐北斗的身邊，關切地道：「唐老前輩，你覺得怎樣了？」

唐北斗連喘幾口氣，掙脫兩人的扶持，啞着聲道：「老朽有一口氣在，便不會讓那老賊難爲你們。」

慕容十一即時一聲厲笑道：「唐老鬼，某家倒要看看你還有多大的能耐。」

說着，飛身搶撲過來，雙掌劈向唐北斗。

武毅金鳳一眼瞥到，同時叱喝一聲，雙雙左右搶上，各出一掌，迎向慕容十一的雙掌！

唐北斗待要搶上時，三人四掌已擊在一起，發出「叭叭」兩下沉响聲，三條人影各自倒翻出去。

武毅金鳳兩人各自被震翻出丈許過外，氣息急速，嘴角有血溢出，顯然已受了震傷。

慕容十一身形翻掠出只有六七尺，怒嘯聲中，身形翻撲過來，雙掌力擊向唐北斗。

這一次，他已提聚了十二成功力，務求一掌將唐北斗劈死！

唐北斗那刹那也顧不了看一下武毅金鳳傷成怎樣，猛吸了一口氣，雙掌緩緩推出！

唐北斗推出的雙掌雖緩，但慕容十一劈出的雙掌卻快逾電閃，故此四掌仍然很快便劈在一起，這一次卻沒有發出掌擊聲，兩人也沒有震退開去，而是兩雙手掌互相緊緊地抵在一起，就像磁遇鐵一樣。

這種情形，瞧得武毅金鳳兩人一時間都呆住了，不明白兩人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

慕容十一心中亦是駭異非常，不明白何以會被唐北斗的雙掌緊緊吸住，怎樣掙也掙不脫，而他全身的功勁就像奔流入海般，急瀉而出，收也收不回去！

這情形既怪異又罕見，以慕容十一見識之廣，一時間卻省不起這是何種異功，情形若再這樣下去，他的一身功力便會在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內瀉盡，力脫而亡！

這怎不令他驚駭得心胆俱碎？

觀之唐北斗的情形也好不到那裏，但見他臉白如紙，雙眼漸漸垂下，身軀也開始輕微地搖幌起來。

武毅金鳳皆弄不明白何以會這樣，目光緊緊地注視着唐北斗兩人的情形，既關心又緊張。

終於，唐北斗與慕容十一兩人的身形漸漸地急劇搖幌起來，大有欲墮之勢，同時兩人的頭上大汗淋漓。

武毅金鳳瞧得驚異不已，不明白兩人何以會那樣，因而也不敢貿然插手解救。

唐北斗慕容十一的身形終於由搖幌而萎靡下去，兩人的神態皆變得疲弱不堪，氣息也弱了。

「唐老……鬼……某家……想……起來……了。這……是不是……玉石……俱……焚……化……功大法？」

慕容十一這一句話說完，兩人的身形已差不多萎靡在地。

「算你……有眼光……這正是……失傳了近百年……的異功——玉石俱焚……化功……大法。」唐北斗這一句話說完，兩人的身形已萎靡在地上，四掌仍然緊緊抵在一起，兩人的身軀却蜷縮成一團，雙眼也閉了起來，已看不出還有氣息。

×　×　×

武毅金鳳兩人聽到「玉石俱焚化功大法」這幾個字，心中俱是劇震了一下，臉色隨之大變。

兩人雖則年紀不大，但也聽長輩在談說間提起過這種非常之特別的異功。

顧名思義，這種玉石俱焚化功大法乃是一種與敵俱亡的異功，那就是會這種異功的人，一旦存了與敵俱亡之念，運起這種異功，那麼，敵我雙方的一身功力便會有如長江大河般傾瀉而出，不可收拾，非到要人功力瀉盡，虛脫而亡不止。

相傳這種異功乃是百年前一位武林異人創研出來的，而這位武林異人亦是用這種異功，將一名爲害江湖武林的大魔頭一身功力瀉盡，兩皆身亡的，而這種異功隨着那位武林異人的身亡，便沒有人再使用過。

想不到近百年後的今日，這種異功又重現了。

武毅金鳳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及至瞧到唐北斗與慕容十一身形癱瘓在地上，神情猛震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撲向唐北斗。

「前輩，老前輩，你怎麼哪？」武毅輕輕搖動着唐北斗的身軀。

唐北斗眼皮艱難地顫動了一下，微微睜開來，虛弱至極地道：「老朽……不……行……了……懷……有……一本……書……贈……給……你兩……位……」

武毅悲聲說道：「老前輩，你這是何苦？」

唐北斗的眼皮一垂，好一會才睜開來：「因……爲……老……朽……喜……歡兩……位……」

說到這裏，頭一歪，眼皮一合，便沒了語聲。

金鳳忍不住悲泣起來。

武毅心頭一沉，强忍着沒有讓眼淚流出來。

一旁的慕容十一亦是聲息全無，大概也氣絕而亡了。

歷生死　捨身屠蛟龍

人死則一了百了，武毅金鳳將唐北斗懷中那本薄薄的絹册取出來，也沒有看一眼，將之揣在懷中，然後將唐北斗的遺體安葬了。

當然，也將慕容十一的屍體葬了，不過沒有爲他立碑。

然後，兩人就懷着沉痛的心情，離開了小市集。

這一關，他們算是闖過了，不過，唐北斗却永遠留在那裏了。

前途險阻，只不知他們能不能够闖得過去……

捨身保密函

經過四日的艱苦跋涉，武毅金鳳兩人繞過了黃龍帮總壇所在地的黃龍坪，朝雙龍峽走去。

只要走出雙龍峽，就脫出了黃龍帮的勢力範圍，兩人就可以鬆一口氣了。

只不過雙龍峽可不好走，峽口的兩邊山勢如龍，巉岩怪石嶙嶸，根本無法攀登，非要從那峽口走不可。

只要有人守在峽口，那就縱有千軍萬馬，也不易闖過了。

而且峽中有一道急流，水流湍急，水聲如雷，峽道只是一條丈許寬的窄道，一邊是削壁，另一邊是湍流，走在峽道上，聽着那如雷哮咆的急流聲，令人有一種魄動心驚的感受，胆小一點的，會被嚇得脚軟。但若是不走雙龍峽，便只有走大裕集那條路了，那就好走得多了。

只不過大裕集乃是黃龍帮的一處分舵所在地，必然接到總舵的急令，嚴加防守，兩人若走這條路，無異自投羅網！

兩人是經過一番商量之後，才決定走雙龍峽的。

× × ×

晌午過後，武毅金鳳已經來到雙龍峽口。兩人不敢大意，放慢了脚步，一邊走一邊打量着峽口的情形。

峽口一點異樣的情形也沒有，兩人互相看了一眼，手按劍柄，分左右向峽口走去。

還未到峽口，便已聽到峽內隱隱傳來的一陣陣轟轟發發的激流聲。

兩人戒備着走到峽口，這才鬆了一口氣。因爲峽口內外皆沒有黃龍帮的人把守埋伏。

兩人仍然不敢大意，小心奕奕地走進了峽口內，耳中立時被那激湍奔流的水聲震得嗡嗡直响，差一點沒有聾了。

兩人也被眼前險絕的峽道驚震得有點心驚胆顫，忍不住吸了口涼氣。

金鳳不由自主靠近了武毅一些，並且伸手執住了武毅的手。

武毅也用力地握了握金鳳的手，鼓勵地望着金鳳。

金鳳感激地回望武毅一眼，挺了挺胸，搶先向峽道走去。

峽道是用人工開鑿抑是天然形成的，那就無從考究了，只不過峽道雖則有丈許寬，但由於崖壁凹凸不平，有時一處崖壁忽然凸了出來，令到峽道只有三四尺寬，兩人走到那幾處狹窄的峽道，都不敢望那激湍奔騰的流水，面向崖壁緊貼而行，恐防一失足就會掉下急流，那時只怕凶多吉少了。

也幸好峽道內沒有黃龍帮的人，否則，兩人就不會這樣平安地走完那條令人魄動心驚的峽道了。

距另一邊的峽口約有十丈距離左右，水道奔騰哮咆着流注入一條地下水道之中，發出的轟發聲有如萬馬奔騰般，震得人耳鼓發聾，金鳳忍受不住，用雙手將耳朵緊緊地掩起來，那才好受一點。

武毅的武功比金鳳强得多，勉強能够忍受得住，但除了那轟發聲之外，他什麼也聽不到了。

也因爲他們雙耳什麼也聽不到，所以他們也沒有聽到從峽壁上滾下來的擂木大石所發出的响聲！

直到暴雨一樣的擂木滾石墜擊到他們頭上不到三尺的上空，兩人才猛然被木石挾帶的急風觸掠而驚覺，武毅眼一抬瞥到木石滾墜而下，大驚失色中，反應却沒有慢，反而更加靈捷，疾伸手一推金鳳，閃掠向一處稍爲凹陷的峽壁。

磨盤大的滾石，比大腿還要粗的擂木呼嘯着飛墜下來，武毅身形左扭右閃，堪堪閃避過擦着他身側墜下的木石，但仍然被一塊凌銳的山石尖角擦破了他肩膊後側的衣服皮肉，一陣劇痛，但人也掠到峽壁前，將身子緊緊地貼在峽壁上。

金鳳却發出一聲痛叫，差一點便掠到峽壁下的身形歪跌在地上，掙扎着欲竄掠起來。

武毅急望過去，看到金鳳原來是被一根擂木擦中了右肩側，身形一歪的刹那，被一塊石絆倒在地上，上面的滾石擂木暴下如雨，大驚之下，像箭矢一樣衝出去。

左閃右避中，他手撥掌劈，暴墜而下的滾石擂木被他撥開劈歪，掠到金鳳身前，疾伸手，抓住金鳳一條臂膀，身形疾轉，返掠回峽壁那面。

一塊磨盤大的滾石恰好迎頭墜砸向金鳳的頭頂，武毅手急眼快，反臂揮掌劈出一股强猛的掌勁，將那塊大石硬是劈歪尺許，金鳳才能倖免於難，兩人皆驚出了一身冷汗。

穿插於紛墜的木石之間，武毅拉着金鳳終於掠回峽壁，兩人貼着峽壁急喘了幾口氣，一顆劇跳的心才慢慢平抑下來。

滾石擂木繼續有如暴雨般滾墜而下，轟轟發發之聲混合着流奔入暗道的雷鳴般的咆哮流水聲，恍如天崩地陷般，武毅金鳳兩人平抑的心潮不禁又驚湧起來，連眼色也變了，心驚不已。

兩人能够在這陣暴雨般的木石滾墜中，只是受了點擦傷便安然掠到峽壁上，連他們兩人這時也有點不相信這樣幸運。

擂木滾石飛墜落地，很多崩彈滾入水中，那個水道暗口像怪獸張開的血盆大口般，全部將之吞噬，兩人瞧得不禁一陣心寒。

從峽壁上面滾墜砸下的木石終於停止了，兩人却仍然呆呆地貼着峽壁站着。

直到峽口那面傳來一聲宏亮的呼喝聲，兩人才似從驚悸中醒轉過來，循聲望向峽口那邊。

峽口那邊站着一名彪形大漢，相貌甚是猙獰，身穿一件海青色，胸前綉着有一條黃龍的長衫，不用說，此人一定是黃龍七煞中的一員！

此人在雷鳴般的流水咆哮聲中，仍能將喝聲清晰地傳來，顯示出此人內力深厚，身手當然不俗了。

武毅金鳳兩人恐防走出來峽壁上又有木石滾墜下來，是故仍然貼着峽壁站着，不敢貿然走出來，心中却叫苦不迭，因爲出口被堵，若是往回走，那面的進口無疑亦被堵死，兩人已置於進退無路的絕地。

黃龍帮的人不在進口處截他們，而在出口截住他們，這一着眞是又毒又絕，若在進口處堵截他們，武毅金鳳闖不過仍有路可退，這時候却是進退無路了。

就算他們脅生雙翅，也很難「飛」得出去！

武毅金鳳兩人不由互相看了一眼，兩人的眼色都是沉重的。

× × ×

「呔，你兩個既然有胆與本帮作對，爲何無胆站出來面對老子？」那彪形大漢呼喝聲如雷。

武毅不由氣往上衝，心知就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辦法，從黃龍帮的佈置來看，一切早已計劃好了，把心一橫，武毅悄聲對金鳳道：「等一會若是有機可乘，無論怎樣，也要衝出去！」

金鳳顯得出奇地冷靜，神色堅毅地道：「表哥，等一會我一定爭取機會讓你衝出去！」

武毅看了金鳳一眼，決然道：「不，金鳳，等一會我盡全力掩護你衝出去！」

金鳳嘴唇嚅動了一下，似乎有話想說，却沒有說出來，默然點了一下頭。

「呔，你兩個難道變成了縮頭烏龜？不敢出來？」彪形大漢又大聲呼喝起來。

「咱們出去！」武毅吸口氣，當先從峽壁下走出來，走向出口那面。

金鳳手握劍把，緊隨着武毅走出去。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峽壁上面沒有木石滾墜下來。

兩人仍然小心提防，只走出峽壁三數步，仍沿着峽壁而行，這樣，就算上面猝然砸墜下擂木滾石，也可以及時竄掠到峽壁下。

出口的地方很闊，足有十數丈寬，唯是出口却只有一丈許寬闊，那彪形大漢在峽口前一站，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兩人行到距那彪形大漢身前約二丈許處停下來，那彪形大漢目光溜了一下金鳳，然後移注在武毅的身上，兇狠地道：「你大概就是那個武毅了？」

武毅沉着地點點頭：「不錯！」接反問：「你又是誰？」

彪形大漢狂傲地道：「黃龍七傑之老五牛彪！」

接目光一轉，邪笑着對金鳳道：「你應該就是被咱老二快活過的金鳳了！」

金鳳一聽，羞怒得全身發顫，直恨不得一劍將這牛彪刺出十五六個窟窿，尖叱一聲，拔劍就要衝上前去與那賊子拚命。

武毅手急眼快，一把將她拉住，低聲對金鳳道：「冷靜點，這樣衝動，咱們一絲衝出去的機會也沒有了！」

金鳳一聽，心頭一震，頓住身形，深吸一口氣，壓抑下衝動的情緒。

牛彪正是想激怒金鳳，出手與他拚命，那他就有機會將金鳳制住，從而要脅武毅。

想不到這一着奸計被武毅識穿了。

「嘿嘿」一笑，目光冷厲地掃視着武毅金鳳兩人，兇狠地道：「兩位若是識時務的，將本帮被蔣天風竊去的密函交出來，饒你們一命！」

武毅「哼！」了一聲。「說得倒好聽，只怕咱們將那封密函交出來之後，咱們死得更快，何況，咱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密函！」

「利口小子，看來不給點厲害你嚐嚐，是不會將密函交出來的了！」牛彪說時迫前了一步。

武毅夷然不懼，亦踏前一步，冷笑道：「有什麼花樣盡管施展出來，要命有一條，要密函就沒有！」

牛彪厲笑數聲：「好小子，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子倒要看看你是口硬還是手硬！」

話未說完，嗆然抽出腰間的蛇形棒，手一揮，刹那有如千蛇騰舞，罩向武毅全身。

牛彪這一出手，就顯示出他的身手不同凡俗，招式奇詭迅厲。

武毅清喝一聲，劍光飛閃。長劍出鞘，還向牛彪的棒影！

那知道牛彪棒到半途，身形倏地斜疾搶向金鳳，棒勢亦一變，棒尖蛇口中吐出的蛇舌尖刺有如毒蛇噬人般，暴戳向金鳳的乳突穴！

牛彪這一着旣陰損又下流，身法招式變化之快，大出武毅意料之外，那一劍自然刺了個空，當然亦來不及變招搶截，吃了一驚。

他吃驚是担心金鳳在猝不及防之下，來不及出招封擋或閃避，那就會着了對方的毒手。

金鳳確是料不到牛彪會半途變招，改爲攻擊她，確實吃了一驚，尚幸她一直嚴加戒備着，而且右手一直握着劍把，雖則在倉促之下，仍然來得及偏身斜閃出去，同時間劍出鞘，反手一揮，削斬向牛彪的脅腰！

牛彪怪笑一聲：「果然够辣，怪不得老二會看上了妳！」

身形疾旋開去，蛇形棒反手一撥，「錚」一响，擋開了武毅自他側後刺來的一劍！

金鳳心恨洪虎對她之戲辱，嬌叱聲中，身形斜搶上前，「唰……」一連五劍，刺向對方的頭肩脅腰五處穴道！

牛彪怪叫聲中，身形急拔起來，堪堪避過金鳳那五劍。武毅長劍又急撩他的雙腿下盤，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雙腿暴縮，「嗖」一下急响，靴底仍被削去，差一點就將他的脚板削下來！

金鳳一劍刺空，身形跟着旋起，劍光飛閃中，刺向牛彪的鳩尾骨！

牛彪身形一彈一展，斜掠彈起，「嗤」一下急响，股上衣衫被劃開一道裂口，皮翻肉開，痛得他叫了一聲，身形急擰，掠墜向地。

武毅焉會放過牛彪，人劍掠射而起，激矢一般射向牛彪！

牛彪一眼瞥到，心胆俱裂，因爲人在空中，身形變化不及在地上靈活，閃避不易，加上武毅人劍如矢掠空，勢道迅疾，更加閃避不及。

不過，牛彪既然名列黃龍七煞之一，亦非浪得虛名之輩，身手自亦了得，生死一髮間，斜飛的身形驀地疾往下沉，避過了長劍穿體之厄，但仍然被長劍在右肋上劃出一道血口，痛得他呲牙裂咀，出了一身冷汗。

牛彪身形落地的刹那，金鳳的長劍又到，倉促間他身形歪仰，咬牙切齒地一棒揮砸向金鳳。

金鳳斜跳一步，避過蛇形棒，接身形斜欺而上，劍尖反撩牛彪的右脅。

．牛彪咬牙忍受着身上的傷痛，身形滴溜一轉，恰好避過武毅削斬向他後頸背的一劍，金鳳那一劍自然亦刺了個空！

牛彪跟着「唰唰」一連七八棒撩刺向金鳳的身前五大穴，金鳳運劍急擋，仍然被逼退三步。

牛彪自然不肯放過金鳳，跟着又刺出了十二棒！

金鳳再接十棒，最後兩棒根本接不了，閃避也已來不及，眼看就要傷在牛彪的棒下，幸好武毅一劍飛展而至，接下了那兩棒。

接劍勢展開，劍光飛閃如虹，罩刺向牛彪。

牛彪棒勢展開，有如千蛇亂舞，封拒住武毅的劍勢，刹那間，兩人打得難分難解。

金鳳這時候反而無法出手，只好站在一旁看看。

倏地，她的心頭一動，悄然横移一步，將地上一塊像球形般的石頭輕輕一勾一踢，飛向牛彪的雙脚。

牛彪正與武毅鬥得捨生忘死，雖則仍不忘提防金鳳突然出手，但却想不到金鳳會用石頭暗算他，恰好被飛過去的石頭絆了一下，脚步一亂，身形蹌歪了一下，棒勢也隨之一亂，露出了破綻。

武毅焉會錯過這機會，長劍接從那破綻處削入。

牛彪連眼色也變了，驚叫出聲。

「噗」一下急响，長劍刺入牛彪的右脅之間，一擰一抽，血隨劍出。牛彪痛得全身挺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慘叫聲未絕，一道飛虹流電般的劍光閃抹在他的喉頭上，他的叫聲立時戛止，手脚搐動了一下，仰天摔跌地在上，從此黃龍七煞又少了一煞！

那一劍是金鳳展抹出的。

× × ×

也就在牛彪倒下去的刹那，武毅金鳳俱不由鬆了口氣的時候，從峽口那邊响起一陣急促的「嗖嗖」弓弦响聲，一陣激矢如雨般射向兩人！

這一看眞是陰險，指揮放箭的人亦可見是個很會把握時機的人，他揀在武毅金鳳兩人殺死了牛彪之後，精神鬆弛的刹那放箭，不但大出兩人意料之外，而且反應也肯定沒有這之前的敏捷。

事實也果然如此，武毅金鳳兩人在心神一鬆的刹那，耳聽眼見，吃驚之下，長劍急展，劍光展佈，封擋着飛射而至的激矢！

同時間兩人的身形亦横掠向峽壁下。

兩人的反應雖然不可謂不快，但仍然比平時慢了那麽刹那，這刹那在這種生死一髮間的危急時候，足以致命！

首先是金鳳左臂上中了一箭，右腿側被箭擦着皮肉，鋒利的箭簇將她的大腿皮肉劃出一道血槽，痛得她叫出聲來，劍勢亦不由一慢。

立刻有三支箭矢奪隙刺向金鳳的臉頰及頸胸，金鳳連眼色也變了，上身向側一歪，閃避過頭頸兩箭，但却閃不過射向胸前的那一箭。

這一箭若被射中，金鳳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叮」一响，一道飛虹般的劍光將那支箭矢擊飛出去，救了金鳳一命。

那一劍當然是武毅刺出的，他雖則在刺出那一劍的刹那，左袖飛捲揮拂而出，但仍然被三支箭射中了腿股及右肩頭，痛得他全身搐顫了一下。

這時候若是繼續有箭射來，兩人非死在箭雨之下不可，可能是對方不想將兩人一下子殺死，飛激的箭雨在這刹那忽然停止了。

武毅金鳳兩人也掠到峽壁下，身上的箭傷加上擦傷，痛得兩人直抽冷氣。

兩人這時候也顧不了傷痛，一面拿眼望着峽口那面的動靜，一面將插在身上的箭矢拔出來，草草將傷口包扎起來。

峽口那邊仍然沒有什麽動靜，兩人這才喘了一口氣。

「表哥，看來咱們是不易闖得出峽口了，怎辦？」金鳳拿眼望着武毅。「一死我不怕，但那封密函一定要送出去！」

武毅心中亦是焦急如焚，但一時間却想不出有什麽法子可以闖出面前近在咫尺的峽口，不由嘆口氣道：「難道天公也無眼，聽任賊子的陰謀得逞？」

金鳳咬着牙道：「表哥，咱們拚死衝出去，或者有機會！」

武毅一面繼續打量着峽口那面的形勢，一面搖頭道：「根本就無機會衝到峽口，咱們就會被亂箭射死，剛才咱們沒有死在亂箭之下，若我猜得不錯，他們是不想殺死咱們，因爲若咱們死了，他們若是從咱們的身上找不到密函，他們就不能從咱們的口中追問密函的下落，這對他們是極爲不利的。」

金鳳咬着咀唇，目光一亮，喜道：「表哥，照你這樣說，他們既然有所顧忌，不敢殺我們，咱們豈不是可以藉着他們這個弱點，全力衝殺出去了。」

武毅雙眉一聳，點頭道：「怎麽我就想不到這一點？嗯，抓住他們這弱點，咱們確是可以試一試看衝得出去否！」

金鳳目光一轉，望向峽口那面，皺眉道：「他們究竟在攪什麽鬼？不對咱們採

取行動？」

武毅吁口氣道：「這正是他們可怕之處，他們這樣做是想將咱們困死在這裏，直到咱們支持不住時，他們就可以輕易地將咱們擒住，逼問密函的下落！」

金鳳咬牙切齒道：「他們想得倒是一厢情願，咱們偏不讓他們的算盤打得這樣如意！」

武毅目光閃閃，决然道：「好，咱們試一試衝出去！」跟着在金鳳的身邊悄聲說了幾句話。

金鳳點了點頭，兩人於是一先一後從峽壁下走出來，大步向峽口那邊走去。

峽口那邊仍然毫無動靜，直到兩人走到距峽口約兩丈許時，峽口外面兩邊的石後，驀然冒出二十名弓箭手來，拉滿了弦的箭矢對準了兩人。

武毅金鳳兩人却視如不見，繼續向前走去。

「站住！否則放箭！」一聲斷喝自峽口右邊一塊巨石後傳出來，一條身形亦隨之閃現出來。

這人生就一張四方臉，眼鼻口的距離很不匀稱，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身上穿的亦是海青色胸襟前綉有黃龍的長衫，不用說，此人亦是黃龍七煞中的一員了！

武毅金鳳停下來，臉上却沒有一絲懼怕之色，四道目光與那四方臉漢子的目光相觸，立刻互相「交擊」起來。

「兩位果然不怕死，有種！」四方臉漢子語聲硬綳綳的。「但不怕死又有什麽用？兩位若再踏前一步，兩位仍然會死在亂箭之下！」

金鳳輕鬆地道：「手段果然毒辣，毒辣到爲了達到奪回密函的目的，居然聽任牛彪死在咱們的劍下而袖手不理就爲了那刹那的機會，難道你沒有腦的麽？也不想一下，你同樣也可能會遭遇到牛彪那樣的下場！」

四方臉漢子神色微起變化，冷然道：「妳不用拿話來離間，無論如何，你們若不將那封密函交出來，休想生離此地！」

「難道咱們將密函交出來，你們就肯放過咱們？」金鳳說着不着痕跡地踏前一步。

「不錯！」四方臉漢子道：「這一點我可以保證！」

「咱們連你的身份姓名也不知道，怎知你够不够份量？」金鳳輕藐地拿眼也看四方臉漢子。

四方臉漢子傲然道：「聽清楚了，我就是黃龍七傑中的老三方中直！」

「啊，原來是『聽龍』方中直，」金鳳露出一抹笑容，脚跟微移，又移前了少許。

聽龍方中直竟然察覺到金鳳向前移動了數尺，那些弓箭手倒是看得很清，但方中直没有加以喝止，他們自然不敢出聲，只是在心裏有一點思疑。

其實，方中直不是覺察不到金鳳向前移動，他之所以裝作懵然不知，純是他在心中亦在打着鬼主意——希望乘金鳳不備的刹那，突然出手將之制服，到時，就可以以金鳳來脅迫武毅交出密函了。

金鳳與方中直兩人這時候可說各自打着主意，亦希望自己的算盤能够打得响。

在金鳳身側的武毅自然窺測到方中直的心意，是以他一直留心着方中直的神色舉動，一發現有些微不對，便出手支援金鳳。

雙方皆知道先發制人的好處，也隨時準備搶先出手，只是仍未找到有利於自己的機會。

× × ×

「方老三，你以什麽保證咱們在交出密函後，放過咱們？」金鳳說着又稍微移前了一些。

方中直看在眼內，暗中忖道：「臭丫頭，只要你再逼前一些，老子就有機會出手了！」表面上却拍着胸口道：「憑我方老三在帮中的身份地位，這總成了吧？何況，還有帮主親口對我指示：『若兩位交出密函，可以既往不究』。」

方中直那個「究」字才出口，金鳳的身形亦在那刹那撲掠過去，身形未到，劍已脫手飛射而出，激矢一樣射向方中直的小腹！

方中直料不到金鳳在未够上距離的情形下猝然出手，雖然他一直注意着金鳳的動靜，但乍然之下，心中不免吃了一驚。

眼見金鳳的長劍霎眼間射至小腹上，生死一髮間，封擋已來不及，只好將身形硬生生偏旋開去。

「噗」地一下急响，方中直痛得大叫一聲，身形也朝後旋跌出去，但口中仍忘不了一聲：「放箭！」

那些弓箭手刹時呼應一聲，早就拉滿了弦的弓箭猛放，二十支箭矢有如飛蝗一樣射向金鳳武毅兩人！

金鳳撲去的身形原來亦是撲向那些弓箭手的，這一來，就變了首當其衝，而她手上又沒了兵器，如何封擋得了那些激射而至的箭矢？何況，又是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

雖則她雙手撥擋之下，被她擋撥落不少箭矢，但她亦接連中了幾支箭矢，身形雖然窒了一下，仍然冒死衝上去。

武毅料不到金鳳不顧生死，捨身撲向那些弓箭手，待到他驚覺時，欲加以掩護阻止已來不及，驚急地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金鳳——」長劍連揮之下，將射來的數支長箭撥擋落，身形如箭般搶掠向金鳳。

可惜已遲了一步。

一陣暴雨般的擂木滾石驀然間從峽壁上滾墜下來，金鳳的一聲呼叫亦在這時响起：「表哥，快衝出去，我替你擋着那些弓箭手！」

緊接着响起一陣慘叫聲，其中夾着金鳳的一聲哀叫：「表哥，你快走！」

武毅血脈賁張，發了狂般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去，但暴雨般的擂木滾石却將他阻住了，雖則他劍撥掌劈，仍然被砸中了兩下，骨折般痛。

但他仍然向前衝去，他要將金鳳救出來！

從峽壁上飛墜砸下竄掠到峽壁下避一下，只怕他不但救不了金鳳，他自己也會死在木石之下。

恰在這時，又傳來金鳳微弱的一聲呼叫：「表哥，你一定要衝出去！」

武毅不禁渾身一震，悚然驚覺起自己

身上收藏着那封密函，這是關係到民族安危的大事，自己一死不足惜。但若是讓項潛與金狗的奸謀得逞，那時，大宋子民就會慘受金狗鐵騎的踐踏。

想到這些，武毅只覺自己肩頭責任重大，這時候萬萬死不得，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猛一咬牙，他只好忍痛不去搶救金鳳，身形斜竄掠向峽壁下。

也幸好他早一步掠向峽壁，這刹那峽口那邊接連射來一陣箭雨。

他若還是要衝向峽口救金鳳，肯定無法閃避封擋得了這一陣箭雨。

掠到峽壁下喘了口氣，從峽壁上飛砸下來的木石稀疏了，峽口那面亦停止了放箭。

好明顯，黃龍帮的人是不想殺死他，只是想將他困住，待到他精疲力盡之後，輕易就可以將他擒捉。

目光朝峽口那邊望去，武毅就像驀然被人兜胸刺了一劍，神情劇震了一下，臉色遽變，顫着聲撕心裂肺般大叫道：「金鳳，──」

金鳳就伏在距峽口不到三尺的地上，身上中了十多支箭，血流遍體，對武毅的那聲喚叫一點反應也沒有，看來是死了。

而峽口的石上，亦伏着幾具弓箭手的屍體。

至於那位黃龍七煞中的老三方中直，仰躺在峽口外的地上，小腹上那把金鳳的劍兀自搖顫不已，看來也是死了。

剩下來的弓箭手仍然匿伏在峽口兩邊的石後，拉滿了弦的利箭對準了這邊。

武毅吸口氣，強壓住心頭的悲痛，一時之間，他想不出有何法子可以衝出去。

火攻水遁

金鳳已死，武毅却仍然被困在峽道內，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他雖則悲痛金鳳之死，但腦子中仍然在想着脫困的辦法，好可惜，除了拚死衝出峽口之外，別無其他法子。

衝出去，九成會落得金鳳那樣亂箭鑽身而亡，但若是困在這裏，不出三四日，他就會餓得連一絲力氣也沒有，一任黃龍帮的人輕易將他擒捉，除非是脅生雙翅，或許可以脫困。

這時候日已西沉，天地顯得一片蒼茫，峽道內不知覺間昏黯下來。

武毅却一籌莫展，貼着岩壁苦思着脫困之法。

但黃龍帮的人却不讓他多想，突然自他貼身站着的峽壁左右，拋擲下一陣擂木滾石，其中夾雜着一捆捆澆上松油的樹枝及山草，向峽口那邊有如流螢亂飛般，射入來一陣火箭。

緊接着，上面也拋擲下火把，刹那之間，峽道內火勢熊熊，濃烟滾滾將武毅困在方圓不到十丈的範圍之內。

武毅在木石柴草拋擲下來的時候，已想到是怎麽一回事，無奈那時候木石如矢，根本不容他衝出去，待到停止時，火勢已起，且由於樹枝草捆皆澆上松油，沾火即着，迅速蔓延，烟也特別濃，令到他無時間衝出火網。

烟火燻燻中，武毅只覺一陣陣熱浪湧迫過來，一股濃烟撲面襲來，嗆得他淚水奪眶而出，嗆咳起來，急忙用衣袖將面掩起來。

「姓武的，滋味不好受吧？你若肯將那封密函交出來，就將火救熄，怎樣？」呼叫聲從峽壁上傳下來。

武毅却充耳不聞，一面用袖揮開湧撲過來的烟火，一面打量着是否可以衝出火網之外。

就這一下子功夫，火勢已猛烈蔓延開來，連地上的野草及壁上的藤蔓茅草也燒着了，兩邊向他湧迫過來，那陣陣的熱浪灼得他渾身像要爆裂開來一般，濃烟燻得他差一點沒有窒息過去。

再這樣下去，就算不被燒死，也會被燻暈過去，武毅想了一下，驀地腦中靈光一閃，迅即將身上的長衫脫下去執在手中，向熊熊的烟火揮撲出去，身形同時箭般向峽道內掠去。

火勢被他衣衫揮撲之下，「忽忽」地向兩下裏閃光，武毅也就從那條「路」中衝出去。

到他衝出火網時，身上已有幾處地方着了火，也幸好峽道內烟火瀰漫，令到峽壁上的黃龍帮衆及峽口的弓箭手着不到裏面的情形。

自然也看不到武毅已衝出火網。

武毅也不理會身上着火的地方，目光一掃，抄起地上一截擂木，奔掠到急流注入暗道處，也不理會這水道流入地底之後，會不會再流上地面的河道，急忙躍了下去。

激流的咆哮聲將「噗通」聲掩蓋了，急激的流水也將武毅乍沉倏浮的身形吞噬掩沒了……

×　×　×

峽道內的火勢終於熄滅了。

一名身穿海青衣衫，上綉黃龍的馬臉漢子帶着六名手執魚叉的漢子從峽口走入峽道內。

峽口的弓箭手仍然張弓搭箭戒備着。

馬臉漢子不是別個，正是黃龍七煞中的老七任剛。

牛彪方中直被殺之後，這裏就只剩他一人指揮了。

火攻的主意也是他想出來的。

但他却沒有打算將武毅燒死，他在估量武毅可能會被焗暈，就下令峽壁上的手下將沙石傾洒下來，將火勢掩熄。

這一切他早在下令放箭之前，已命手下準備妥當，故此很快便將火勢掩熄。

照他的估計，武毅就算不被焗暈，也不至被火燒死，這時候應該很輕易便將他制服。

可是任他們搜遍了那一截峽道，却找不到武毅的踪影，令到任剛大感奇怪。

「莫非他會遁地不成？」任剛喃喃出聲。

「七舵主，那小子會不會衝去峽口那邊？」任剛的一名心腹聽到他的自語，插上一句。

任剛搖搖頭道：「若是那小子衝回入口那邊，總舵主不會不放出旗花火箭通知本舵主的。」

那名手下一聽，立時無話可說，任剛摸着下巴朝峽道內走去，一眼看到那咆哮

奔騰的流水奔瀉入那地下水道，心頭倏地一動，自語般道：「那小子會不會蠢到跳下去逃走？」

「七舵主，那小子若是跳下去逃走，那他只會逃到地獄去，這條地下水道不但長，水道內亦遍佈亂石，有一段水道甚至沒有空間，就算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一口氣通過，據屬下所知，還未有人能够活着通過這段地下水道的。」那名心腹像個饒舌的老太婆般，一口氣說了這樣多話。

任剛注視了那奔騰咆哮水流好一會，驀地抬頭道：「走，到入口那邊看看！」

當先邁步急奔向峽道入口那邊。

峽道入口那邊果然是黃龍帮的總舵主黃龍項潛親自坐鎭把守，看到任剛當先走來，不由色然而喜：「小七，捉到那小子與丫頭了麽？」

話才出口，一眼看到任剛那焦急的臉色，不由心頭一沉。

任剛急步上前，抱拳躬身道：「屬下參見帮主，那小子被屬下用火攻，欲迫他出來，那知火熄之後，那小子却失了踪，那丫頭則企圖衝出峽口時，被亂箭射死了，還有，老三與老四不幸死了。」

項潛却不理會牛彪與方中直的死訊，雙目一睜，沉聲道：「那小子怎會無端端失了踪影的？」

任剛喘過口氣惶恐地道：「總舵主，依屬下忖測，那小子可能跳下水企圖從那條地下水道逃逸，捨此別無他途可逸。」

項潛刹時目光一厲。「那條地下水道情形怎樣？」

「據屬下所知，那條地下水道足有十數里長，水道內佈滿了亂石，而且有段水道完全被水淹沒，一絲空間也沒有，就算水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口氣通過，故此那小子可說是自尋死路，斷不能活着逃出去！」

項潛聽了，這才大大地鬆了口氣，但即時又神色一緊，沉凝地道：「小七，這件事關係到本帮之存亡大事，一點馬虎不得，你立刻帶人火速沿着水道追下去，無論那小子是生是死，都要找到他，還有，一定要將失去的密函搜出來！」

這項潛不愧是一帮之主，思慮周密。

任剛抱拳躬身應了一聲：「是，總舵主！」接轉身，一招手，帶着那二名手下向峽道出口那面飛馳而去。

死裏逃生異人相救

武毅醒來的時候，猶自緊抱着那根救了他一命的擂木，還以爲自己已置身在地獄之中。因爲他發覺自己置身於一個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世界中，這樣黑暗的環境，相傳只有在地獄中才會這樣黑。

但他很快就發覺到自己不是身在地獄，因爲他用牙齒咬了一下舌頭，便知道自己仍然活着。

他放開那根木頭，伸手四下摸一下，發覺自己原來置身在一處河灘上，渾身濕漉漉的。

同時他也感到一陣錐心的劇痛，令到他忍不住呻吟出聲，躺着不再動。

一點火光也就在這時從遠處閃現出來，接着是一連串的火光向這方面「飛」過來。

可惜這時候武毅由於躺着，無法看到迅速飛移過來的火光，否則，他一定會先躲起來看着來的是什麽人。到他發覺火光映現時，那串火光離他已不到一丈。

原來這是一個手持火把，身穿水青勁裝的漢子，當中夾着一個身穿海青長衫，綉了一條黃龍的馬臉漢子，不用說，這人就是黃龍七煞中的老七任剛了。

當先手持火把的正是他那位心腹手下，在火光的映照下，一眼就看到躺在河灘上的武毅，刹時脚步一窒，驚喜地扭頭對任剛道：「七舵主，這不就是那姓武的小子麽？」

原來任剛等人一路追下來，從地下水道升上地面的那一處一直沿着河灘追下來，終於讓他們發現了大難不死的武毅。

任剛立時從手下中搶出來，定睛一看，河灘地上躺着的果然是武毅，心頭不禁大喜，吁口氣道：「哈哈，這小子不知是死是活：水蛇，你上去看一看！」

他那心腹手下水蛇拿着火把，看到地上躺着的武毅衣衫破爛不堪，身上傷痕纍纍，躺着一動也不動，遂放心大胆地走上前去，伸脚就踢。

那知他的脚還未踢上武毅的身上，他自己倒發出了一聲慘嚎，朝後仰摔向地上，手上的火把也鬆跌落地。

站在略後的任剛一眼看到，臉色一變，脫口道：「哼，原來你這小子這樣命大，居然死不了，很好！」

水蛇那隻踢出的脚已斷了一截，痛得他嚎叫着在地上直打滾，原來武毅剛才一劍將他的脚削斷了。

「將他抬過一邊。」任剛喝令兩名手下將水蛇抬開。

武毅雖然揮劍削刺斬斷水蛇的一足，但這也牽動了他身上的纍纍傷口，痛得他渾身直顫，噓氣連連，但仍然用劍支撐着，從地上艱難地站起來。

武毅能够從那地下水道出來而能够不死，眞可謂奇跡，難怪任剛一臉詫異之色地望着站起來的武毅。

「嘿嘿，你死不了還好，否則，從你身上搜不出那封密函，叫我去問什麽人？」任剛藐然踏前一步，一副不將武毅放在眼內的神色。

而事實上武毅這時候確實動一動也有困難，更不用說和人動手了，難怪任剛不將他放在眼內。

喘了幾口氣，武毅艱澀地道：「你們休想得回那封密函，我就算死也不會說出那封密函收藏在什麽地方！」

「嘿嘿，我不會要你死，我要你生死兩難，嚐嚐我的手段，到時，只怕不到你不說！」任剛獰惡地望着武毅！

武毅喘口氣道：「你以爲我現在可以任你宰割？」

任剛狂笑道：「別吹大氣了，你現在連說話的力氣也幾乎不繼，我只要一出手，就可以將你制服！」

武毅刹時悶聲不响，一劍斬向任剛！

任剛嘿笑一聲，將手中握着的四尺鐵槳疾迎向武毅的長劍！

劍槳相擊，發出了「錚」地一下激响，一溜劍光同時從武毅的手上飛起，斜墜落數丈外的水中，而武毅也一跤斜摔在地

上。

任剛狂笑聲又起，輕藐地望着斜躺在地上，胸膛急劇起伏的武毅，獰聲道：「小子，現在你相信了吧？」

武毅緊抿着咀唇，雙目射出仇恨之光，恨聲道：「你以爲我會將密函的下落說出來？」

「肉在俎上，不到你小子不說！」任剛獰獰地踏前一步。

武毅也就在這剎那猛地滾動起來，直滾向水中。

「煮熟了的鴨子想飛？」任剛身形急竄而出，一指點向武毅的痲穴。

武毅疾滾的身形驀地一窒一軟，停了下來。

「嘿嘿，任你是鐵打的，落在七爺我的手上，管教你溶化開來！」

武毅痲穴被點，全身痠痲，動彈不得，臉上却一點懼怕之色也沒有，咬牙道：「若是你能夠從我的口中得知密函的下落，我便不姓武！」

「嗯，你倒口硬得很，且讓我搜搜你身上，看搜不搜得到那封密函，再讓你嘗試一下我的手段！」任剛說着倏地欺前，伸手摸向武毅的身上。

「嗤」一下破空聲響，一道灰光直射向任剛的太陽穴！

任剛心頭暗懍，耳聽掠空聲急勁，不敢托大，身形一歪，斜搶而出，「嗤」然一下急响從他的頭上身側掠過，若是他稍爲閃慢些少，便會被那道突如其來的暗器射中。

他雖然避過了，但也驚出一身冷汗。

一條人影緊接在他那道灰光之後，天馬行空般掠射而至，閃電般落在武毅的身邊，將武毅護住。

這人身法之快，固然令到任剛的手下瞪目結舌，來不及有所反應，就是任剛，也來不及返身搶掠回去！

×　×　×

明晃晃的火把光映照射下，任剛與他的手下皆清楚地看到那不速之客的身形面貌。這不速之客乃是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穿一襲寶藍長衫，白臉無鬚，五官端正，儒雅中透出一股英武之氣，身上却沒有帶着兵器。

這中年人連看也沒有看任剛與他的手下一眼，手法其快無比地將武毅被封的痲穴拍開，然後才轉對任剛，冷然道：「你是黃龍帮中的什麽人？」

任剛想到適才若不是警覺得快，及時避過射來的暗器，早已是死人一個，不由氣往上湧，恨聲道：「七爺我乃是黃龍七傑之老七任剛是也！」

一頓接厲喝道：「你又是什麽傢伙？敢插手管本帮的事！」

中年人依然冷聲道：「哼，黃龍七煞作惡多端，今晚你遇上區區，算你倒霉，站穩了！區區雲中龍是也！」

眞是人的名，樹的影，任剛一聽雲中龍三個字，頓時臉色速變，脚下也驚得後退半步，呐呐地道：「閣下……就是人稱……九現雲龍的雲中龍？」

中年人冷笑道：「這也可以假冒的麽？信不信隨你！」

任剛心中驚懼不已，心中暗道：「若他眞是傳說中的武林異人雲中龍，那我眞的是倒霉透頂了！」

提起九現雲龍雲中龍這個人，相信當今武林中黑白兩道的人物沒有不聞其大名的，這位武林異人出現江湖已有二十五年，人莫知其出身來歷，而他的行踪亦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般，從來沒有人知其行踪，而他每一次出現，江湖黑道人物必定恐懼不已，因爲必然有些窮兇極惡的黑道巨擘，煞星魔頭死在他的手下，所以他一出現，那些作惡多端的黑道人物便惴惴然寢食難安，不知這一次會不會找上自己。

而不知打從那裏流傳出來的消息，雲中龍這位身手武功高明到出神入化的異人，每五年出現一次，一共會出現九次，武林中人算一算，雲中龍確是每次出現皆相隔五年，前此一共出現了四次，今年恰好距他上一次的出現相隔了五年。

九現雲龍這個外號，亦就是由此得來的。

這一次的出現，恰好救了武毅一命，若是武毅能夠將那封密函送到武林盟主那裏，黃龍帮裏通外國的陰謀就不能得逞，消弭了一場浩切，這亦可以說是他這一次出現的一番功德。

×　×　×

武毅一聽解救了自己危難的中年人就是武林中人對之敬畏尊崇的異人雲中龍，不禁神情一振，驚喜不已，暗忖：「這位前輩異人在這時出現，眞是黎民百姓之福，黃龍帮的陰謀不能得逞了，這莫非是天意？」

掙扎着站起來，武毅朝雲中龍抱拳道：「晚輩武毅，多謝前輩解救之恩。」

雲中龍擺擺手道：「你身負重傷，何必多禮呢？小伙子，你做得對，其實，區區要代表千千萬萬的百姓多謝你才是！」

武毅惶恐地道：「前輩這樣說，晚輩生受不起。」

雲中龍正色道：「你受之無愧，若不是你，項潛那奸賊勾結金人的陰謀豈不是得逞了。」

武毅謙道：「前輩，晚輩身爲大宋子民，這樣做是應該的。」

雲中龍讚賞地深注了武毅一眼，接目光一移，威稜四射，目注任剛道：「爾等助紂爲虐，今晚遇上區區，爾等是束手就縛，還是要區區動手？」

那些黃龍帮衆自知道眼前的不速之客是名震武林的異人雲中龍之後，一個個噤若寒蟬，呆若木鷄，連大氣也不敢喘，心中在打鼓！如今聽到雲中龍這樣說，誰也不敢吭聲。

任剛心中也是七上八落，他是個生性兇暴的人，而且也有點不相信眼前這個年紀只有四十許的儒雅中年人就是武功深不可測的武林異人，以他那樣的人自然也不甘心束手受縛，猛一咬牙，厲聲嘶叫道：「要七爺我束手待縛？眞是笑話！管你是雲中龍還是雲中蛇，先吃七爺一槳！」

他是說動就動，身形一欺，鐵槳泛起一溜黑光，自下而上，斜砸向雲中龍的腰脅部位。

雲中龍一聲冷哼：「既然你不知死活，那可怪不得區區下重手了！」

也不見他身形移動，就在鐵槳堪堪要

砸削上他腰脅的剎那，只見他微一抬手肘，食中二指電閃般「剪」向槳身。

任剛那鐵槳揮砸之力就算沒有千斤，也有八百斤，就算是一塊頑石當之亦會碎裂開來，但那麽勁猛的一槳被雲中龍二指「剪」夾住，就像卡在了千斤巨鉗中一樣，被「卡」住了，一分一毫也移動不得！

單憑二指之力就將任剛那勢道剛猛的鐵槳夾住，這分功力，以任剛的見識，還找不出幾個，甚至連總舵主項潛也不可能，而這中年人却輕易就夾住了，這樣高明的手法，深厚精純的功力，不是雲中龍還有誰？

一念及此，駭得他一張臉血色全無，剎那全身如墜冰窟般，倏地打了個寒顫。

不過，他是個很會見機行事的人，既然知道自己自取殺身之禍，當然不會笨到束手就死，念閃間，急鬆槳仰身向後倒射，妄想脫逃。

他也不想想雲中龍是何等樣人，既然有話在先，又焉會讓他逃脫？只見他右手作勢揚了一下，任剛才倒飛出去的身形倏地在空中挺搐了一下，重重地墜掉落地！

「任剛，你這是自取其咎，怪不得區區！」雲中龍說着身形晃動了一下，出指朝任剛動彈不得的身軀連點數下，再一幌，回到原位，那份快法就像没動過一樣。

在火把光的映照下，但見任剛全身劇震了一下，蜷縮起來，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萎靡在地上。

武毅看到任剛那樣，知道雲中龍已用重手法將他的一身功力廢了，令到這位黃龍七煞中的老七今後再也不能爲惡了，這還是雲中龍手下留了情。

那些黃龍幫衆看到頭兒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落得這種生不如死的下場，一個個心胆俱寒，連脚也軟了，不由自主跪倒在地大叫饒命。

雲中龍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右手一抬，施展出隔空打穴之法，將那十數名黃龍幫衆點倒。

「小伙子，你的傷勢很重！能夠支持得住麽？越快離開這裏越好。」雲中龍關切地望着武毅。

武毅倔強地挺挺胸道：「前輩，晚輩這點傷算不了什麽，還能支持得住，不過晚輩先要到河中將佩劍取回才能夠走。」

雲中龍臉顯疑惑地望着武毅道：「小伙子，那柄劍很重要？」

武毅認眞地點點頭道：「很重要，甚至重要過晚輩的生命。」

雲中龍的眼珠轉動了幾下，「啊」一聲叫出，恍然道：「小伙子，區區明白了，區區去爲你將劍取回！」

武毅忙將長劍被擊飛落水的方位指點出來，雲中龍眞的雙脚涉水，在水中摸索起來。一忽，雲中龍下半身衣衫濕淋淋地走上來，手上拿着一柄劍，正是武毅被擊飛落水的長劍！

「小伙子，這柄劍這樣重要，以後不要輕易掉失了。」雲中龍語氣深長地對武毅說，同時將長劍遞回給他。

武毅激動得雙手發抖着將長劍接回，納劍入鞘。「前輩，晚輩再也不會將它丢失的了！」

「小伙子！有個這一句話，區區就放心了。」雲中龍說着伸手將武毅扶起來：「區區送你一程，免得項潛那奸賊將你追截上。」說話間，扶着武毅閃了幾閃便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留下那十數名被點了昏睡穴的黃龍帮衆，及一身功力被廢，全身萎靡癱軟，一時間無力行動的任剛。

討奸賊直搗黃龍

項潛望着像個無骨人一樣癱軟躺在地上的任剛，一張臉黑沉得就像密雲滿佈的天空。任剛已變成了一個廢人，自己不能行動，直到那十數名黃龍帮衆在十二個時辰之後，身上被封的穴道自動解開之後，將之抬回黃龍帮總壇的。

任剛雖然全身癱瘓，但一張咀仍能說話，他用充滿怨毒的語氣，將遭遇到雲中龍這位武林異人的情形說出來。

項潛就聽完了任剛的述說，一張臉才會變成那樣的。

站在虎皮大交椅後的黃龍七煞中的老五老六，臉上雖則沒有什麽變化，心中之震驚，比項潛猶有過之。

長長地吁了口氣，項潛雙拳緊握，咬牙道：「九現雲龍，本總座與你毫無瓜葛，你爲何要插上這一手？」

任剛有氣無力地道：「總舵主，姓雲的老小子還一路護送那姓武的小子到黃山飛瀑山莊趙老兒那裏，這一來，咱們連派人追截那小子的機會也沒有了！」

「可恨！可惡！」項潛猛地一頓脚，脚下那塊方磚立時四分五裂碎裂開來，拳握的雙手接一緊，响起一陣爆栗般的响聲，挫着牙道：「那姓武的小子若落在本總座的手上，管教他挫骨揚灰！」

「總舵主，如今密函奪不回，落到趙老兒手上，咱們勢必成爲武林公敵，總舵主說應該怎辦？」黃龍七煞中的老五魚坤趨前一步，惶恐地微彎下腰。

「哼哼，武林公敵又怎樣，那個敢來動咱帮？別忘了咱們背後還有金人撐腰！」項潛這剎那變得一副睥睨天下之勢。

「總舵主，別忘了遠水救不了近火，萬一趙老兒發下武林令，聯合武林各門討伐咱們，那……」羊敬下面的話被項潛凜厲的目光一瞪，嚇了回去。

「這件事未必這樣嚴重，別忘記如今武林各門派皆私心極重，趙老兒雖則名爲武林盟主，但有多少門派聽他的調動，這就很難說了，以本帮的實力，足以抗拒武林三大派的聯合進攻，萬一眞的各門派聽趙老兒的調遣，聯合起來對付本帮，那時才投奔金國，未爲晚也。」項潛實在捨不得放棄黃龍帮這份龐大的基業。

魚坤羊敬一聽，亦認爲大有道理，齊點頭道：「總舵主說得是，屬下等唯總舵主馬首是瞻！」

項潛却對兩人道：「小五小六，你兩個立刻傳本總座口令，命各分舵人等一律小心戒備，留意各門派的動靜，同時派出各路探子，打探動靜，隨時回報，總舵附近多派人手設卡防衛！」

魚坤羊敬兩人齊抱拳應：「是，總舵主！」雙雙走出去佈署一切。

×　×　×

三日後的凌晨時份，一隊爲數足有三五百人的隊伍，有如飛將軍自天而降般，

迅速俐落地解決了黃龍帮總舵附近的幾撥哨卡後，直撲黃龍帮總舵大門！

這支隊伍爲首之人正是黃山飛瀑山莊莊主，現任武林盟主趙重信！

緊隨在他左右的是各門派的首腦人物，其餘的皆是各派之精英高手！

還有一位，那就是九死一生的武毅，他這時就站在趙重信的左邊。

這一次由於那封密函的關係，令到名傳實之的武林盟又再發揮了它的威力，各門派在接到盟主趙重信的武林令及附上的信函後，便一刻也沒有停留，各率派中精銳高手，趕赴飛瀑山莊。

× × ×

項潛剛起身，接到一名手下的飛報後，不禁被那意外的消息震驚得整個人呆住了。

好一會，他才猛然喝道：「爲何事先各處關卡一點消息也沒有？眞是該死！」

那名手下跪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看一眼項潛，惶然道：「稟總舵主，他們就像從天而降般，一下子便出現在總舵附近，事先確實一點消息也得不到。」

項潛不禁喃喃道：「莫非他們眞的從天而降不成？否則，怎能瞞得過本總座派出的探子及關卡，眞令人奇怪！」

接喝道：「來了多少人？」

那名手下急忙說道：「不下三五百人，僧道俗齊全，領頭的正是武林盟主趙重信。」

項潛這剎那的臉色變了，心中驚震不已，好明顯，來的肯定是武林盟中各門派的高手，來得這樣突兀，令到自己措手不及，根本無時間帶領黃龍帮上下人手投奔金國了。

若是這時候他一個人溜去做賣國賊，還是可能的，但若這樣雙手空空去投奔金國，一定不受歡迎，因爲裏應外合的陰謀已敗露，而他又一點實力也沒有了，換言之，一點利用的價値也沒有了，金人還不視之如狗矢？

像項潛這種利慾薰心，權力慾極大的人，又怎會甘心受到冷落？

這一剎那，他心中思念電轉，想得很多，最後把心一橫，決定來個硬拚一場，這樣，就是死，也不會寂寞。

而且，他也想起了武毅，若不是這個多管閒事的年輕人，又怎會弄到這個地步，他這時候恨不得先啖武毅之肉。

「總舵主，武林盟的人怎會忽然出現在總舵外面的？」魚坤羊敬先後急奔而來，臉上變顏變色。

項潛怒氣又生，怒聲道：「混帳，通通都是飯桶，你兩個問本總座，本總座問誰？」

魚坤羊敬兩人剎時噤聲，好一會，羊敬才小心地問道：「帮主，現在怎辦？」

項潛目中兇光一閃，挫牙道：「還有什麽怎麽辦的？這時候走，遲了！只有拚他娘個你死我活了！」

接對魚坤羊敬道：「你兩個快傳本總座之命，總舵內所有人等，即隨本總座出戰武林盟！」

羊敬魚坤齊應一聲，不敢怠慢，轉身傳令去了。

項潛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沉喝一聲：「拿本總座的兵器來！」

× × ×

黃龍帮與武林盟的人列陣對峙，雙方的人數相差不大，黃龍帮在總舵內的人數居然有六七百之衆，在人數上各佔上風，但武林盟的人皆是各門派的精銳高手，人數雖然少些，但實力却很強！

武林盟主趙重信年紀足有六十開外，但却精神抖擻，紅光滿臉，連鬢髮也不見一絲白！

項潛一眼看見站在趙重信左邊的武毅，目光像要噴出火來般，眦目挫牙道：「姓武的，你有種！」

武毅凜然道：「項潛，你這奸賊，爲了榮華富貴，不惜賣國事賊，像你這種數典忘祖之人，人人得而誅之，天幸那封賣國密函落在我的手上，如今已昭示天下武林，奸賊！你已惡貫滿盈！」

項潛臉色變得難看到極，差一點沒有被武毅的話氣壞了，一襲海藍色的黃龍綉袍無風自動。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好一句逆賊人人得而誅之，老衲說不得只好開殺戒了。」說話的是少林掌門大愚上人，在他的身後，站着數十名羅漢堂的高手。

「趙老兒，想不到你這位掛名的武林盟主居然還有號召力！」項潛揶揄地望着趙重信。

趙重信却一點也不在意，義正詞嚴地道：「天下之惡，莫過於甘心賣國事敵的了，你乃是一帮之主，大宋子民，不思報國殺敵，反而陰謀賣國，天地不容，武林各門各派正是不齒你這種可恥的賣國行徑，故此聯合起來討伐你這奸賊，老夫忝爲大宋子民，自當不甘後人！」

趙重信這一番話說得武林盟這一邊的人個個熱血沸騰，同仇敵愾，反觀黃龍帮那面，有不少人愧疚地將頭垂下來。

項潛的臉上更是青一陣白一陣，惱羞成怒地嘿嘿笑起來，以掩飾羞怒之態。「趙老兒，你是怎樣人不知鬼不覺避過本帮的探子耳目及哨卡，潛赴本帮總舵的？」

趙重信哈哈一笑，側顧武毅道：「這全是武少俠的好主意，各門派趕赴黃山敝莊之後，咱們就照武少俠的主意，散播出武林盟意見分歧的消息，好讓你們放鬆警覺，令到你們誤以爲武林盟由於意見不合，不會很快對你們採取行動，實則，咱們已從本莊的一條秘道中秘密潛出，夜行曉宿，掩蔽行藏，出奇不意撲殺了把守在雙龍峽兩邊峽口的貴帮手下，於是乎便神不知鬼不覺地直撲到貴帮總舵這裏，你說妙不妙？」

趙重信最後那句「妙不妙」眞是問得妙，只氣得項潛氣湧如山，瞋目厲喝道：「武毅，本總座不殺你難消心頭之氣！」

隨着他的喝聲，魚坤羊敬左右撲出。「總舵主，殺鷄焉用牛刀，屬下這就取那小子的項上人頭呈奉總舵主！」

說話聲中，雙雙撲向武毅！

武毅夷然不懼，正想撲出去，已有兩條身形搶先撲了出去，截住了魚坤羊敬！

這兩人一個是少林羅漢堂廣智大師，另一個是華山派的青葉道長。

這一僧一道皆是少林華山兩派的精英高手，一個使一根禪杖，一個用長劍捉對

兒與羊敬魚坤戰作一團，打得難分難解！

但明眼人一看就看出，廣智與青葉在十招過後，便穩佔了上風。

項潛也看出來了，暗忖：「今天的局面不是善了之局，若這樣捉對兒打下去，不慘敗才怪，好在己方人多，說不得只好倚多混戰一場，以扳劣勢！」

想到這裏，嘿然笑道：「趙老兒，你我雙方擁衆數百，這樣打下去，不知打到何時何日才捉對兒打遍，咱們站着也是閑着，何不混戰一場！」

說完也不等趙重信表示意見，便自一揮手中那根龍形棒，喝一聲：「孩兒們，殺他娘個片甲不留！」

那些黃龍帮衆焉敢不從？吶喊呼應一聲，潮水一般湧撲向武林盟那邊！

武林盟那邊的人見情形這樣不動手不成了，於是亦吆喝着揮動兵器撲了上去。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少林掌門大愚上人邊誦佛號，邊揮動手上禪杖，將兩名揮舞兵器撲斬過來的黃龍帮衆擊殺在杖下。

趙重信正想撲向項潛，却給幾名黃龍帮的高手纏住，這幾名高手身手不俗，趙重信雖則功力高深，面對這數名高手，也不敢大意，全力與之纏鬥起來。

華山掌門枯木道長亦被四名黃龍帮的高手纏住，亦只好與之拚鬥起來。

殺聲震天中，武毅也被兩名黃龍帮衆纏上了，但緊接着一條人影有如流矢般掠到，赫然正是黃龍帮主項潛！

項潛目射煞光，一聲：「退下！」那兩名與武毅動手的黃龍帮高手即時收招躍開，找對像斯殺去了。

武毅面對項潛毫無懼色，仇恨地道：「項賊，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算賬！」

項潛的神態就像一頭兇殘的餓狼般，猙猙道：「小子，本總座不將你挫骨揚灰，難消心中之氣，哼哼，動手吧！」

武毅冷笑一聲：「項潛，看劍！」長劍飛洒，幻出一片虹芒，飛洒向項潛上半身要害。

項潛一聲：「想不到你小子還有兩下子！」龍形棒揮展之間，將武毅的長劍截下！

接一聲：「接本總座一招試試！」棒勢一變，有如飛龍出洞般，「嗖」地標射向武毅心胸！

武毅不敢攖其鋒銳，偏身橫閃一步，長劍倒削斜斬，削斬項潛的前鋒手！

項潛「嘿」然聲中，龍形棒倏收乍吐，飛戳向武毅的眉心！

武毅心頭一懍，長劍向上急撇，「錚」一響，劍鋒擊在棒身上，硬是項潛的龍形棒擊歪尺許，而他的長劍亦震彈開來，手臂有點發麻。

吸口氣，武毅不等項潛進招，身形斜欺而上，長劍乍展，劍光暴展，罩刺向項潛的腰脅部位！

項潛一聲：「好招！」身形風車般一轉，龍形棒吞吐如蛇，每一棒皆點擊在武毅的劍尖上，發出連串的「叮叮」激响聲。

武毅一口氣刺出的十六劍皆被項潛擊開，震得他微退了半步，虎口痠麻，吸口氣又搶身撲攻過去。

（以下轉入第92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棄小時眼看着父母被四個强盜殺死，小小心靈緊記着仇人的相貌，長大後，立志拜師學藝，以報父仇，在十五歲那年，遇上一位老人，並拜爲師父，在師父的教導下，學得一身好武藝，隨後阿棄下山四處遊蕩，希望有一天能找到殺父仇人，在偶然的機會裏，讓阿棄遇上了仇人之一顏洪，並把他殺了……梅雪艷的父親梅威救了阿棄一命，使阿棄很感激，但梅威那長劍一挑的招式，又如此熟悉，梅威會是殺父仇人之一嗎？阿棄想見梅威，梅雪艷叫他到焦獨的莊院去會他，在焦家莊院內，只見幾個高手前來，準備助焦獨對付梅威……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血海仇（下）

家仇已了結　贏得美人歸

此時，廳堂的人們又議論紛紛了。

只見獨眼道士陰惻惻的冷笑，說道：「想梅威也不是三頭六臂的，我們不必怕他。」

焦獨欣然色喜，道：「小弟素來欽仰道長足智多謀，不知有何妙計？」

獨眼道士道：「這樣好了，待會兒貧道與金扇秀士，鐵頭陀兩位庭院中埋伏，若梅威撲進內廳，就由莊主與鄂北雙兕塞外三虎幾位先行接戰，引他到庭院之中，待貧道與金扇道士鐵頭陀用暗器傷他！」

那中年文士一敲摺扇，撫掌叫好，道：「凌虛道長此言有理，想我們九人合力鬥他，梅威此次當難逃僥倖。」

鐵頭陀獰笑道：「今晚我們當殺死梅威，爲顏兄報仇！」

言罷，凌虛道長便引着金扇秀士鐵頭陀二人、幾個起落，跳出庭院之中，各自找假山角落處埋伏起來。

瓦面上的阿棄看在眼內，心中不禁冷笑，也就蹲在暗處，耐心等候。

轉瞬間已過了一個更次。

阿棄眺望遠處，見有兩個黑點，星馳電掣而來，猜忖是梅威和梅雪艷了，片刻之間，見二條人影飛身上牆，兔起鶻落，見二人在夜色迷濛中迅疾地掠過幾重樓閣，疾撲而至，看清楚正是梅威父女，躲在暗處的阿棄也摒住氣息，不敢招呼。

但見梅威對女兒指點幾句，梅雪艷也就直掠往後院而去。

梅威身形一矮，跳了下去，雙脚落地無聲，顯見輕功造詣甚深。

阿棄担心着梅雪艷，本想追踪往後院去的，却又想看梅威和焦獨要鬧些什麼？只好定心地就了下來。

× × ×

梅威一個箭步掠至廳堂門前。

焦獨率領鄂北雙兕及塞外三虎在階前恭立着。

梅威剛一站定。

焦獨已上前拱手道：「梅兄駕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梅威臉佈寒霜，冷冷一笑道：「焦獨，你不必假惺惺了，今天我是來找你算賬的。」

焦獨一怔，退了一步，噤然無語。

梅威跟着說道：「十三年前，你們誣陷周和是盟中奸細，致誤殺了他們夫婦二人，如今，我已查明，盜去盟中藏寶的正是你們二個，顏洪經已授首，你又有何話說？」

這句話，瓦面上的阿棄聽得清清楚楚，父親可能就是梅威口中所說的周和，那麼自己該是姓周的了。

焦獨知道梅威並無放鬆自己之意，乃不禁勃然大怒，「唰」地拔出那柄二十年來仗以成名的魔刀，這魔刀乃是精鋼鑄成，在內廳燈光閃映下耀出藍晶晶的光芒。

「鄂北雙兕」和「塞外三虎」也齊拔出兵刄，準備厮殺。

焦獨怒道：「梅威，你既不肯善罷，我亦不畏懼於你，咱們索性在兵刄上見個眞章吧！」

梅威冷哼一聲，也拔出了寶劍。

陡地一聲暗號，院外及內廳走出莊丁數十人，各人手持兵器，聽了焦獨一聲號令，便向梅威撲攻過去。

梅威毫不在乎的右手劍一抬，掠起一團銀光，脚步隨即踏七星移位，電閃似的身形幌動，便聽見莊丁們連聲慘叫，血花四濺，數十人倒有大半受傷倒地，其餘的也狼狽地後退了。

焦獨等人嚇得一驚，本來也知道莊丁們不是對手，只望他們能纏住梅威一個時刻，消耗他多一分內力的，却料不到梅威劍法精奇之極，只舉手投足之間，便把衆莊丁殺得落花流水。

此時焦獨亦只好硬着頭皮，向鄂北雙兕和塞外三虎打個眼色，陡地六人一齊上前，把梅威緊緊圍住，鄂北雙兕齊連奎使一雙銅人，二兕齊連勝使一根狼牙棒，加上解老三的流星槌都是重兵器，挾着「虎虎」風聲，向梅威迎頭襲至，焦獨的鬼頭刀，解老大的短戟和老二的鐵尺，也密封成一道銅牆鐵壁，看來梅威就算閃躲出三件重兵器襲擊之下，也決無法闖得出這幅銅牆鐵壁的。

躲在瓦面偷窺的阿棄也暗道聲好險。

不料梅威技業的是駭人，他竟敢硬接搶攻，迎劍一擋，用的是黏勁，竟把銅人和狼牙棒的勁勢卸去，待流星槌砸下時，左手一撈，已把槌的鏈子執住，借勢一扯，解老三椿步不穩，當堂被扯飛過去，正迎上焦獨一刀，活生生的將解老三攔腰斬死，血花四濺。

梅威得勢不饒人，回劍蕩起十多朶劍花，直攻向焦獨，焦獨忙抽刀橫封，已來不及，身上已中了兩劍，乃大叫一聲，往後躍退一丈。解老大解老二以兔死狐悲，既驚且怒，仍拚死撲攻過去，短戟鐵尺如一雙蛟龍翻浪，俱是捨命相搏的招數。

「錚錚」連聲，兵器交擊，梅威施展守中帶攻的劍招仍未能將二人迫退，而鄂北雙兕亦掄動銅人與狼牙棒着着迫至。

鄂北雙兕氣力驚人，銅人與狼牙棒招招有千鈞之力。梅威受着四人所困，又担心焦獨借勢遁去，乃趁齊連奎的銅人一招「橫掃千軍」襲至，劍尖往銅人一點，借力一彈，整個人像一頭大鳥，從解老二頭上掠過，解老二陡覺頭頂一涼，腦袋已被梅威的劍削去一半。

梅威凌空去勢仍疾，迅即掠到焦獨身前，一招「流雲掠影」招式刺去，虧的是焦獨早已防備，身形往外竄去，便逃出庭院之外，梅威仍苦追不捨，持劍直撲。

此時，埋伏之獨眼道人，金扇秀士及鐵頭陀正擬發出暗器，要在梅威不提防的時機把他暗算的。

乍不妨瓦面上的阿棄大喝一聲道：「小心暗青子！」

梅威陡地一怔，收住劍勢，待四方八面暗器射來之時，他掄動寶劍，一團銀光護住全身，竟把三人射來的毒針、毒箭、連環子母彈全部砸飛。

凌虛道人正在錯愕之際，陡地眼前人影一幌，阿棄已凌空躍下，手中劍洒出劍芒漫天，凌虛道人忙一抖鐵拂塵，上前迎戰。

梅威亦已撲至，金扇秀士與鐵頭陀各以手中烏金摺扇和降龍杵戰住。

鄂北雙兕及解老大亦由內廳跑出，於是六人緊緊纏住梅威和阿棄。

六人的武功都不弱，雙方纏鬥十數回合，梅威與阿棄仍不能取勝。

焦獨見勢不佳，竟拔身向後院竄去。

阿棄担心着後院中的梅雪艷，怕她不是焦獨的對手，忙凝神定氣，手底一緊，「唰」地一聲，施展出無名老人所授之絕招——「石破天驚」，此絕招陡地施展出來，劍勢如雷霆萬鈞，急風驟雨般，劍芒暴長三尺，一招二式，一招三式，連刺凌虛及鄂北雙兕三人，還是凌虛功力較深，

勉力用拂塵擋住一招，却是氣血翻湧，連退數步。

兩聲慘叫，鄂北雙兇的兵器撒手，二人各自雙手掩胸，往後便倒，想是心窩中劍，已無倖理。

阿棄一招得手，身形一拔，竄出戰團，緊躡着焦獨直撲往後院去。

×　×　×

梅雪艷連殺十數名護衞，直撲上藏書閣，四處搜索，要找出一册梵文秘笈。

這秘笈是焦獨盜自同心盟總壇的，他與顏洪蓋天二人毒死盟主，盜取了辟毒夜明珠、梵文秘笈和幻形劍三樣寶物，梅威父女也就是奉着盟主遺命，前來清理門戶，尋回寶物的。

梅雪艷搜索之際，陡地聽見有人走上樓梯，回頭一望，已見焦獨衝到梯口，左手一揚，撒出一蓬密如牛毛的「奪魄追魂針」，梅雪艷知道厲害，忙滾身躲閃，焦獨的鬼頭刀已如旋風捲倒削來，梅雪艷迎劍架去，不料焦獨之內力深厚，刀劍相交之下，梅雪艷被震得虎口破裂，彈出一丈之外。

焦獨不敢戀戰，也不敢向梅雪艷追撲過去，他匆忙在書櫃暗格中取回秘笈，便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消失在朦朧夜色中。

阿棄追上來時，見梅雪艷倒在地上，還以爲她受了傷，也顧不得其他，忙上前相扶。

阿棄關心之情溢於言表，問道：「梅姑娘，你可有受傷？」

梅雪艷道：「沒有。」

她隨即站起來，阿棄才稍覺寬心。

梅雪艷担心着焦獨携秘笈遁去，忙指着那扇破窗，說道：「別讓他遁走了，快追！」

阿棄抬頭一望，身形一掠，亦竄窗而出。

梅雪艷心裏是甜甜的，感動阿棄關心着自己。

不一會兒，阿棄又竄窗而入，滿臉是失望的神色。

梅雪艷問道：「焦獨呢？」

阿棄嘆了口氣，說道：「被他在夜色蒼茫中遁走了。」

梅雪艷頗覺失望，隨又想起了父親。她又問道：「爹呢？你有碰上他？」

阿棄點頭道：「在庭院被人纏住。」

梅雪艷道：「「那我們下樓去。」

二人言罷，便聯袂奔下樓去。

待撲抵內廳時，却見解老大及鐵頭陀已爲梅威所殺，凌虛道人與金扇秀士仍併力聯鬥梅威。

此時，凌虛已身負內傷，金扇秀士亦中劍創，但是，梅威亦中了秀士摺扇射出的二枚白骨毒針，左肩傷處一陣痲軟，他忙運功逼毒，劍勢自是一慢，亦是不能佔得上風，與凌虛金扇二人堪堪敵個平手。

阿棄低叱一聲，掄劍加入戰團，梅威精神一振，揚劍直點凌虛面門，凌虛剛才吃了阿棄的虧，一見阿棄心頭已是一懾，忙擧起塵拂相迎，却料不到梅威這一招是虛着，劍勢才送去一半，手底又是一翻，直撩凌虛胸腹要穴，凌虛猝不及防，當堂肚破腸流。

金扇秀士見勢不佳，忙往後一掠，手一按摺扇彈簧，「卡刷」一聲又射出數枚白骨毒針，隨即雙足一騰，直往院中一棵大樹上躍去，想要遁走。

阿棄搶前掄劍一圈，一團銀光便將射來的白骨毒針全部砸飛，隨手甩劍射去，「噗」地一聲，寶劍直貫背心，把金扇秀士活生生的釘在大樹上。

這時，梅威亦在女兒扶持之下，趺坐地上，運動袪毒，只是白骨針毒性甚烈，梅威滿頭是汗，傷處仍是黑腫未消。

阿棄見狀，忙飛身上樹，抽回寶劍，又在金扇秀士身上搜出解藥，把藥丸給梅威服用了，果然片刻之間，黑腫處流出一縷烏汁，便自平復消退。

梅威抬頭一顧，心中頗表感激，問道：「閣下是誰？」

梅雪艷在傍代替答道：「爹，他叫阿棄。」

梅威見女兒與阿棄相識，頗爲訝異。

梅雪艷跟着又說道：「爹，他是來找你的。」

梅威更覺愕然，問道：「閣下是來找我？」

阿棄也不知如何作答，只是點點頭。

×　×　×

翌日清晨。

樹林中，斜陽映入，四周靜悄悄的。

阿棄約了梅威到此相談，他天未亮便在此等候，看見梅威來到，阿棄便以晚輩身份上前行禮。

阿棄道：「有勞前輩駕臨。」

梅威微微一笑，也隨即還禮道：「蒙閣下約我到此，想必有要事相談。」

阿棄點點頭，道：「正是。」

梅威問道：「請問是何事？」

其實他的心裏也有諸多猜忖，昨晚阿棄似是碍於自己女兒在場，諸多不便，說話也就吞吞吐吐。

不過，梅威對阿棄似有好感，故大清早便應約來了。

阿棄略爲沉吟一下，長嘆一聲，道：「昨晚聞得老前輩道起焦獨等人誤殺周和夫婦，不知眞有其事否？」

梅威聽罷一怔，仔細端詳阿棄一下，又從雪艷口中獲悉阿棄七歲喪父母的事，忖思果然是不錯，阿棄就是周和之子，料不到十三年後，竟然學到了驚人武功。

梅威一時之間，竟錯愕到不知作答。

阿棄乃追問道：「老前輩，可否將此事眞相見告？」

見阿棄緊緊追問，梅威陡地心裏作出一個主意，決定暫行不將自己之眞面目相告，因爲眼前焦獨蓋天二人仍未授首，自己也不欲多生枝節。

於是，他輕嘆一聲，道：「周和夫婦的確是爲焦獨等人所殺，十分可惜。」

阿棄道：「請問前輩，當時襲殺周氏夫婦之賊徒，共有幾人？」

梅威道：「共有四人，其一爲『三寸追魂』顏洪，其一爲『鬼手魔刀』焦獨，其一爲『飛蟒閻王』蓋天……」

他說到此，乃遲疑地說不下去。

阿棄本來就認好梅威就是那腰掛着鳳形玉扣的蒙面客，如今見他說到此便說不下去，疑念叢生。

阿棄臉色一沉，問道：「請問第四人是誰？」

梅威哂然道：「此人姓毛名其仁，外號『蒙面菩薩』，腰佩鳳形玉扣。」

梅威此話一出，阿棄陡地暗道一聲慚愧，心情也開朗起來，他本來就喜歡梅雪艷的，也不想從她的父親是自己的仇家。

不過梅威此言，亦未能令人盡信。

阿棄也就頗感爲難地楞在那裏。

梅威乃問道：「然則閣下爲周和之何人呢？」

阿棄陡感凄然說道：「在下爲周和之子。」

梅威故作訝然，道：「周和之子竟未死耶？」

阿棄道：「當日的蒙面人救在下一命，殺吾父，則算是仇人，救吾命，又算是恩人，眞是爲難之極呀！」

梅威道：「然則此次閣下追殺顏洪焦獨，是爲亡父報仇了？」

阿棄道：「老前輩此言不錯，只是昨晚竟讓焦獨遁去。」

梅威又說道：「閣下倒不必爲難，想那焦獨此去，是往投靠『飛蟒閻王』蓋天的。」

阿棄道：「然則老前輩知否蓋天居住何處？」

梅威道：「當然知道。」

阿棄道：「那麼請老前輩告知蓋天居址吧！」

梅威道：「閣下何必焦急？」

阿棄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晚輩又如何不急！」

梅威道：「閣下果然是個孝子，我亦十分欽佩，只是蓋天武功比焦獨顏洪爲高，他的三節鞭有一招殺着，不可不防。」

阿棄道：「是什麼殺着？」

梅威道：「此招式名『魂歸地府』，我們不妨拔出劍來，讓我以劍作鞭，模仿一番，看你如何解拆？」

阿棄道：「也好。」

言罷，他「唰」地一聲，拔出劍來。

梅威亦拔出了劍。

梅威道：「現在你不妨持劍向我左胸刺來。」

阿棄持着劍，却仍遲疑不決。

梅威催促他，道：「不必遲疑，出招吧！」

阿棄陡地想到父仇，一時氣血上湧，歹念橫生，眼中殺機已露，大喝一聲，竟是劍勢往梅威左胸遞去，却又中途變招，手腕一彈，陡施殺着，劍尖幻起漫天劍花，竟把梅威胸腹大穴全部罩住，眼看梅威立斃劍下。

電光火石之際，好個梅威冷哼一聲，身形往後一仰，竟施展鐵板橋功夫，雙腿往上一踢，阿棄知道厲害，身形一拔，直掠過去。

就在阿棄凌空越過之際，地上的梅威已左手按地，右手劍反刺上去，迅疾凌厲無比。

梅威也已動了眞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想就此殺死了阿棄的。

此時阿棄身軀凌空，而梅威之劍招亦是迅疾無比，眼看避無可避，要濺血五步了。

「爹，住手！」

梅威陡地聽見女兒的叫聲，恍如霹靂一聲，清醒了過來，便身形往斜一滾出丈外。

阿棄以梅威陡地變劍，禁不住冷汗直冒，剛落地站定，猶自滿面通紅，慚愧不已。

梅威亦已經翻身站起，還劍入鞘，微笑而立。

梅雪艷匆匆跑來，滿臉驚愕之色，待看見二人均無傷損，才鬆了口氣。

她匆匆向父親問道：「爹，剛才你們爲什麼打起來？」

梅威哈哈仰天大笑，道：「剛才我們是試招，我在教他迎戰蓋天之道。」

梅雪艷鬆了一口氣，轉向阿棄問道：「是眞的麼？」

阿棄仍在爲剛才失招之事慚愧，也慚愧於自己竟然要暗算對方，不料反敗在對方手下。

聽見梅雪艷這麼一問，他怔地抬頭，訕訕答道：「是眞的。」

梅雪艷本來就有些懷疑阿棄對待自己父親的態度，二人說話也吞吞吐吐的，像有什麼隱情，實在令人担心。

今早醒來，不見了父親踪跡，待找到這裏來的時候，却看見他正在與阿棄在林中拚死決鬥，所以梅雪艷忍不住大聲叫住手。

倒是這一叫，救了阿棄這條命。

梅威本來亦無傷人之心，但爲了阿棄陡施殺着，梅威也就本能地起了反應，也施展殺着來對付對方了。

學武的人，反應敏銳驚人，且通常是壓力越大，反抗越强，原也不足爲奇。

只是梅威在陡施殺着之際，却藏爲隱秘不可測之機心，是令他亦自感慚愧不已的。

誤殺周和夫婦，已是終生抱憾之事，如今，豈可一誤再誤，再去擊殺周和的孤兒？

梅威便和氣地對阿棄說道：「剛才一招式，便是蓋天的殺手鐧，對陣時不可不防。」

阿棄滿心感激，點頭應道：「多謝老前輩的指引。」

梅雪艷道：「爹，那麼你該教他破蓋天這一招秘訣。」

女兒是迫自己說了，梅威也就哂然一笑道：「其實破此招之法並不難，只是運用之妙，要存乎一心。」

阿棄忙凝神靜聽。

梅威又說道：「你一劍刺去時，劍勢該似虛還實，劍勢遞到一半時，不該變換招式，而應該以虛變實，疾刺過去，待他閃避時，你不該用天鷹搏擊招式而不妨用滾地龍招數進襲。」

阿棄聽了，記在心中。

×　×　×

梅威答應讓阿棄一起跟去找蓋天焦獨他們報仇，他買了三匹馬，三人便乘馬往北而去。

梅威見阿棄穿着襤褸，替他買了一套新衣服，益發顯得阿棄挺拔不凡，他坐在馬上也神氣得很。

梅雪艷看了很高興，便開玩笑地道：

「阿秉哥，我們來個比賽，看誰的馬兒跑得快？」

說完，她一抖韁繩，馬兒撒開四蹄，疾馳而去，揚起一縷塵埃。

阿秉忙亦雙腿把馬肚一挾，抖動韁繩，馬兒亦奔馳追去。

梅威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爲這對小兒女的天眞所感染了，他們還這樣年輕，什麼事都這麼有興緻。

他又覺得阿秉人品很不錯，也很配得上雪艷，只是……

他陡地心情沉重起來。

阿秉武功雖然較雪艷爲高，却因爲平時少騎馬，多是雙腿跑路，所以他的騎術不高明，終追不上梅雪艷。

還是梅雪艷把馬勒停了。

她神氣活現地說：「阿秉哥，看你滿臉塵埃，像個泥菩薩哩。」

阿秉用手抹抹臉龐，果然滿手黃塵，也禁不住傻笑起來。

他是個木訥老實的青年，就是一句俏皮話也不會說，梅雪艷偏喜歡他這些。

這時，梅威也策馬追上來了，他哈哈一笑道：「孩子，不可以欺負人！」

梅雪艷嘟着小嘴兒，說道：「誰欺負他？」

跟着她又斜睨着阿秉一眼，道：「不信，你可以親口問問他。」

阿秉漲紅了臉，訥然道：「她……她沒有欺負我。」

阿秉憨態可掬，惹得梅雪艷噗嗤地一笑。

她還是個童心未泯的女孩子，要再出言逗他，梅威出言勸止了。

梅威道：「孩子，別胡鬧了，前面就是十里舖，咱們先去找家飯店吃點東西，再行趕過路。」

梅雪艷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三人一抖韁繩，三匹馬兒，各自撒開四蹄，聯袂直往前面不遠的鎭甸馳去。

× × ×

黃昏，三人抵達大名府，找了家客店安歇下來。

梅威要往城內找一位朋友，便關照女兒在客店裏等候他。

梅威道：「孩子，我要往城西洪勝鏢局找李叔叔。」

梅雪艷道：「是李標叔叔？」

梅威道：「是的。」

梅雪艷道：「他來了大名？」

梅威道：「他來探查蓋天的下落。」

梅雪艷道：「好吧，我和阿秉哥在客棧裏等你回來好了。」

梅威道：「你不要欺負他。」

梅雪艷俏皮地一笑，道：「爹放心好了。」

梅威又道：「蓋天可能就藏匿在大名府附近，他的爪牙衆多，你和阿秉可要小心。」

梅雪艷道：「那些跳樑小醜，我一個人也不怕他們。」

梅威知道女兒好勝心强，也就哂然一笑，道：「你不怕也好，只是諸事小心！待我回來，再從長計議。」

梅雪艷道：「好吧！」

於是梅威身形一幌，竄窗而出，掠過重重屋宇而去。

梅雪艷便往隣房去找阿秉，她蔽蔽門，便推門而入。

房裏的阿秉以爲是什麼人，怔得持劍在手。

梅雪艷哂然笑道：「你拿着劍在做什麼？」

阿秉臉容一寬，道：「我以爲是誰來呢？」

梅雪艷說道：「難道你以爲我是蓋天嗎？」

於是兩人相顧笑了起來。

梅雪艷道：「阿秉哥，大名府很是熱鬧，你陪我到街上逛逛，如何？」

阿秉道：「令尊吩咐過，我們還是待在這裏，暫時不露臉爲佳。」

梅雪艷道：「可是我肚子餓，難道不想吃飯了？」看見梅雪艷鬧蹩扭，阿秉也有些忙亂了，他拿出兩個饅頭。

阿秉道：「肚子餓，先吃兩個饅頭怎麼樣？」

梅雪艷道：「我不吃。」

她伸手過來拉住阿秉，道：「樓下就是飯舖，我們下樓吧。」

這間客棧樓上是客房，樓下廳堂是飯舖，倒也方便。

阿秉跟着梅雪艷下樓，店夥忙躬身上前招待，把二人引到一張桌子傍。

店夥連忙問道：「兩位客官要吃點什麼？」

兩人坐下，梅雪艷便吩咐店夥道：「給我來兩斤牛肉，一隻燒鷄，再加兩斤上酒。」

阿秉道：「梅姑娘！吃得完嗎？」

梅雪艷笑笑，道：「阿秉哥，你太瘦，該多吃一點。」

她對阿秉很體貼，很關心。

爲了梅雪艷的原故，阿秉越發不肯相信梅威是殺父仇人了，這次跟隨他們父女來到大名府，一方面是想多親近梅雪艷，這個純樸的青年，對這位嬌俏的少女，已深深迷戀上了。

阿秉只希望與梅威父女聯手，殺了焦獨和蓋天，然後梅威會帶他去找那神秘的蒙面人報仇。

梅雪艷看見阿秉楞楞的坐在那兒，她嫣然一笑，問道：「阿秉哥，你在想些什麼？」

阿秉忙陪笑道：「沒有，只想着這些日子，和你們在一起。」

梅雪艷道：「開心嗎？」

阿秉默默頭道：「是的，只是殺了焦獨和蓋天，我恐怕要跟你分手了。」

梅雪艷道：「爲什麼？」

阿秉道：「我的仇家，除了焦獨蓋天和顏洪三人，還有一位蒙面人。」

梅雪艷道：「你要單獨去找他？」

阿秉道：「是的。」

梅雪艷道：「我們帮你去找。」

阿秉很是感動，却是面有難色，道：「梅姑娘，這怎能勞煩你呢？」

梅雪艷道：「爲什麼不？你帮我們同心盟清理門戶，我們怎麼不可以帮你報仇呢？」

阿秉沉吟着沒有回答。

這時候，店夥端菜及捧酒來了。

店夥道：「兩位客官，酒菜來了。」

梅雪艷把壺倒了兩杯酒，一杯遞給阿秉，她舉着杯酒，道：「阿秉哥，預祝你報仇成功。」

兩位年青人喝乾了杯中的酒。

陡地，兩人都覺得不妙，頭暈目眩的，人像要倒下去……

× × ×

梅威到城西大街去。

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的招牌，在門口有兩個勁裝持刀的漢子在守衛着。

梅威故意走進轉角的橫巷裏去。

他是不願意讓人看見他走進「洪勝鏢局」，因爲一路上，他就小心提防着是否有人跟踪他，他知道蓋天的潛勢力很大，在非不得已之時，他不願意蓋天知道李標也是同心盟裏的人。

梅威走到小巷裏，四顧無人，身形一縱，便施展輕功直掠上牆，隨即跳進「洪勝鏢局」的後院裏去。

奇怪的是後院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他幾個起伏，掠出後院，到西偏廂房去，蔽蔽門，也無人應聲。

戳破窗紙望入去，房內是沒有人的。

他早跟李標約好了，在梅威抵達大名府後，他便到「洪勝鑣局」後院的西廂房與李標相見，難道李標出外了？

梅威穿廊過廳的跑過兩重院落，奇怪的是沒有碰上任何人，難道鏢局裏的人都不在？

他撲出內廳去，遠遠看見「洪勝鏢局」總鏢頭「鐵胆神英」封凱和李標在對坐着，二人不言不動，傍邊也沒有任何人。

梅威覺得奇怪，便直撲進廳內，赫然發現二人已死，背心各中一飛蟒金刀，知是蓋天所爲。

陡地聽見蓋天哈哈狂笑，梅威轉身一望見門口已站着蓋天、焦獨和大羣武士。

蓋天上前道：「姓梅的，今天你是自投羅網了。」

焦獨也面露得色，道：「李標已死，他約好的人也給我們中途截殺，如今你是孤掌難鳴，我看你還是乖乖投降吧。」

原來，梅威知道蓋天武功高強，黨羽衆多，所以由李標代邀武林同道多人，來大名府「洪勝鏢局」商議，準備伺機殲滅蓋天這一羣人的，不料蓋天先下手爲強，梅威聽見焦獨此言，不禁神色大變。

蓋天乾咳了一聲道：「你的女兒和那小子亦已在飯店中毒被擒，如今是剩下你一人了，姓梅的，咱們過去是朋友，今天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的，只要你不再追究同心盟的事，咱們也就放你一條生路。」

梅威聽說女兒和阿秉亦已被擒，心中是半信半疑，又怒又急。

他「唰」地拔出寶劍，怒道：「就憑我手中這位朋友，我梅某今天倒不怕你們人多！」

蓋天與焦獨見狀一怔。

焦獨道：「你要硬闖！」

梅威冷冷一笑道：「只怕你們也困不住我！」

蓋天面色一變，手一揚，馬上有十多人持着兵刃撲攻過來，梅威一撩一圈，要出一團銀光，如飛瀑般的直瀉而下，「錚錚」刀劍交擊之聲，梅威一出手便用八分眞力，直砸飛了幾件兵器，十多個人紛紛往後退去。

梅威劍如靈蛇，蜿蜒飛舞，低叱一聲，竟是身隨劍轉，疾掠過來，劍芒已從人影急轉中飛出，直指蓋天的咽喉。

本來，二人是距離二丈之外，電光火石之間，蓋天料不到梅威劍勢身形之迅疾，宛如電射一般，劍尖已迫近自己咽喉，嚇得忙把頭一仰，施展鐵板橋功夫，堪堪閃過。

梅威見對方人多勢衆，又担心着女兒安危，也不敢戀戰，所以一出手便用殺着絕招，打算擒賊先擒王，先把武功最強的蓋天幹掉。

蓋天也知道梅威技業不凡，不過蓋天外號「飛蟒閻王」，武功當然也不弱，所以一對上了也便立施殺着。

蓋天仰身一倒，是要施展「一魂歸地府」招數，雙手按地，雙腿連環踢出。

梅威早就想好了破這招式的方法，故意凌空閃掠過去，地下的蓋天右手持鞭往上疾點，迅疾凌厲之極。

眼看梅威要濺血身亡，不料他手中劍一擋，借勢一彈，竟是借了蓋天這一鞭點刺之力，身形像隻大鳥般的從人羣頂上直飛掠去。

梅威劍招身法之快，眞是匪夷所思，蓋天一點不中，轉身躍起，已見梅威掠出三四丈之外，雙脚一點地，便往大門方向奔去。

蓋天喝道：「追！」

他話剛出口，手已一揚，但見寒星點點，他已射出「飛蟒閻王」藉以成名的「飛蟒追魂金刀」，一發便是九柄，那「飛蟒追魂金刀」身形纖薄無比，餵有劇毒，發射時一縷閃光，却沒有暗器破空之聲，是以武林中很多高手，因爲防不勝防，多傷於刀下。

梅威因爲早就防着蓋天會射出暗器，所以逃走時也分神注意着背後動靜，一見九縷閃光襲至，他頭也不囘，劍往後一撩個劍花，劍芒振起，那襲來的九柄飛刀被震得往囘射去，剛好把衝過來的幾個人射中了，慘叫幾聲，幾個人倒地輾轉，後面追來的人去勢一慢，梅威已直撲出去。

不料剛掠出外邊一重院落，已有十數人由大門及外廳處撲過來，各人分持兵器猛撲，死命要把梅威截住。

梅威手中劍宛如蛟龍，左右翻飛，「錚錚錚」幾聲，直把衆人迫退。

他便身形一拔，直飛出牆外。

蓋天與焦獨追到前院時，已見梅威逃脫，蓋天知道他輕功超卓，無法追趕，乃不禁跺足長嘆。

焦獨更是大驚失色，道：「蓋兄，這囘放虎歸山，該怎麼辦？」

蓋天眼珠一轉，隨冷笑道：「我已派人在飯舖用藥迷倒他的女兒，有了他的女兒在手中，還怕引不到他再投羅網嗎？」

焦獨道：「蓋兄，這次可要重新佈置一番，別讓他又逃脫了。」

× × ×

梅雪艷和阿秉在飯舖中被蓋天的手下做了手脚，兩人的江湖閱歷還淺，着了道兒。

待醒來時，二人已發覺身被鐵索綑綁

在柱上，動彈不得。

這是一個水牢，有幾個勁裝武士在守衛着，他們在那邊桌子傍押寶喝酒，呼盧喝雉的十分熱鬧。

梅雪艷和阿棄的劍就放在桌上，作爲他們的賭注。

其中一個武士說：「我來押這口寶，要是我勝了，這把劍就歸我所有。」

另一個武士道：「怕你沒有這份運氣哩。」

正說話時，陡地聽到「錚」地一聲，原來水牢中的阿棄巳暗運神力，竟把身上鐵索掙斷了，恍如猛虎出柙般，「劈啪」一聲，一掌將水牢的鐵柵也砸破了，直衝出來。

幾個武士嚇得魂飛魄散，忙執起兵器抵抗，却被阿棄一雙肉掌打得東翻西倒，阿棄趁勢搶回寶劍，寒光一閃，「卡察」一聲，阿棄巳削斷綑綁在梅雪艷身上的鐵索。

阿棄便與梅雪艷逃出水牢。

這裏原來是蓋天在大名府郊外的莊園，裏面有武士百數十人守衛着，蓋天的手下爪牙在飯舖暗算了阿棄和梅雪艷，便把二人移到這裏來扣押着，並派人往「洪勝鏢局」通知蓋天，不料蓋天還沒有趕回來，倒讓阿棄和梅雪艷二人逃出水牢了！阿棄和梅雪艷蹩了一肚氣，二人持劍揮舞，見人便殺，那百數十人雖然捨命相撲，却被二人如虎入羊羣般，直殺得屍體遍地。

阿棄本來是想帶梅雪艷逃回客棧去的，只是梅雪艷殺得性起，却賴着不肯走。

梅雪艷道：「這裏大概是蓋天的巢穴，取虎子，焉可便走！」

說着，便持着劍，舞動一團銀光，左右劈殺，殺進了蓋天的寢房。

蓋天的幾個姬妾嚇得鶯燕亂飛，梅雪艷和阿棄聯袂衝進去大肆搜查。

阿棄問道：「梅姑娘，你找什麽？」

梅雪艷道：「找尋那梵文秘笈和幻形劍。」

×　×　×

梅威跑回客棧，不見阿棄和女兒踪跡，便知道剛才蓋天說的話是事實，慌忙趕往城郊蓋家莊去。

正在這時，蓋天焦獨一羣人也回到蓋家莊，正碰上阿棄和梅雪艷在寢房裏。

阿棄和梅雪艷一怔，回頭一望，看見蓋天和焦獨一行人站在門口。

蓋天冷冷一笑道：「哼，孤男寡女的，偷進人家寢房，意欲何爲？」

梅雪艷又羞又怒，道：「蓋天！焦獨！你們快拿出梵文秘笈和幻形劍，本姑娘饒你們一命！」

蓋天道：「好大的口氣！」

焦獨罵道：「臭丫頭，納命來的該是你！」

言罷，二人首先撲入，梅雪艷戰住焦獨，阿棄戰住蓋天。

寢房的地方狹小，阿棄和梅雪艷相繼跳出，却被門外的武士們糾纏着，雙方在後院拚死相搏。

陡地，蓋天和焦獨再走出房來，蓋天手中赫然持着一柄蛇形怪劍。

他喝道：「讓開！」

那纏鬥着阿棄和梅雪艷的武士們立時散開，在二人周圍緊緊包圍成一個圓圈。

阿棄和梅雪艷注視着蓋天手中怪劍。

梅雪艷低聲道：「小心，這就是幻形劍。」

阿棄輕輕點頭，持劍戒備着。

蓋天巳踏步上前，道：「就憑我『飛蟒閻王』和這把幻形劍，就鬥得過你們，你們兩個乾脆一起上吧。」

說罷，手中幻形劍略略幌動，竟發出陣陣眩目的幻影，恍惚是幾把劍叠在一起似的，令人看了，眼花繚亂。

阿棄定一定神，道：「梅姑娘，你就替我押陣，讓我去鬥他！」

梅雪艷替他担心道：「讓我先上。」

阿棄說道：「我自有破他們幻形劍之法。」

梅雪艷也不堅持，只好點點頭，道：「你要小心。」

阿棄道：「放心。」

他踏步上前，低叱一聲，撩劍直刺蓋天左胸，提劍一迎，幻出千百個劍形，「錚」地一聲，震得阿棄虎口酸痛，才知道幻形劍的威力十分厲害，不但眩人眼目，而且能發出一股強烈的震力，不由心中駭然。

蓋天此時得勢不饒人，手中幻形劍舞動得幻影如山，一陣陣豪光閃動，直迫得阿棄狼狽不已，傍觀的梅雪艷也是十分焦急。

幸虧阿棄閃避得宜，他決定不跟蓋天手中的幻形劍硬碰。

蓋天見二十招內仍未能取勝，乃要施展「魂歸地府」那一絕招，陡地身形一仰，左手按地，阿棄心中冷笑，故意躍攻過去，蓋天雙腿連環踢出，「噗」地一聲，阿棄被踢個正着，身體像斷綫紙鳶般直飛過去，跌在三丈之外。

梅雪艷睹狀大驚，正要撲去搶救，焦獨一擺手中鬼頭刀，把她截住。

電光石火之際，蓋天身形一拔，亦直掠過去，打算給重傷的阿棄補上一劍，眼見避無可避，閃無可閃之際，重傷臥地的阿棄陡地如彈丸般似的彈起，身劍合一，將蓋天凌空刺個正着，鮮血四濺，蓋天當堂身亡。

事情變化得非常突然，嚇得焦獨等人呆了，梅雪艷也興奮得楞在那裏。

只聽得一聲大叫：「好！」

原來梅威巳掠入，剛才的情形，他也看得清楚，阿棄是故意讓蓋天踢中一脚，却是借勢卸去蓋天脚上的勁力，故意飛出三丈之外，裝做重傷的樣子，好讓蓋天追過來，却在蓋天不提防之際，迎劍刺去。

阿棄刺死了蓋天，自己捱了一脚，也受了點內傷，可是梅威及時趕到，三人合力追殺焦獨等人。

焦獨等人見蓋天巳死，俱嚇得心胆破裂，各自四散奔逃。

梅威故意讓阿棄親手殺死焦獨，他「唰唰」數劍將焦獨迫退之後，便轉身協助女兒追殺其他武士。

焦獨不敢戀戰，正要躍上圍牆逃走，阿棄巳身形如輪的滾地而至，「唰」地一劍削斷焦獨雙足，再一劍削去他的頭顱。

×　×　×

三匹馬往南而去。

他們並轡而行，阿棄和梅雪艷是眉飛色舞，興高彩烈，只有梅威，他的眉目之際似有隱憂。

他知道同心盟清理門戶的事巳了，而阿棄報仇之願未了，自己是要履行諾言，帶他去找蒙面人的了。

看來，這似是無可迴避之事，莫不是命運的安排如此？

梅威想到這裏，嘴角禁不住泛出一縷苦笑。

他又想到女兒，看見她和阿棄有說有笑的，相處甚洽，心頭一樁心事是放得下了，阿棄是個忠厚人，很配得起梅雪艷。

該怎麽辦？

這時，他們是取道山東往金陵去的。

梅雪艷陡地轉頭問父親，道：「爹，別忘了帶阿棄去找那個蒙面人。」

梅威只好應了一聲道：「嗯。」

抵達濟寧，歇宿一宵。

夜，阿棄睡得很甜，陡地他發現客店中走進有人。

阿棄喝道：「誰？」

「是我。」

聽見是梅威的聲音。

阿棄忙翻身坐起，道：「原來是梅老伯，甚麽事？」

梅威道：「你快穿上衣服，蒙面人巳找到，他就在店後的小樹林。」

阿棄訝然道：「是麽？」

梅威道：「我先去纏住他，不要叫醒雪艷，知道嗎？」

言罷，竄身出窗，在黑暗中逸去。

阿棄忙穿衣携劍，撲窗追去。

好容易撲到店後小林中，靜悄悄的那裏有人？正在迴顧中，陡地發現那邊黑暗中走出一個人，赫然是蒙面人。

蒙面人道：「你是找我？」

聲音是低沉蒼勁，却又有點兒像梅伯。

阿棄道：「是的。」

蒙面人又問道：「梅威中了我一劍，溜走了，你不妨告訴他女兒，怕一年之內，難再見她父親之面。」

阿棄聽了大怒，道：「好吧，梅老伯一劍加上我父母之死，這筆賬今天一起了結吧！」

蒙面人道：「孩子，只是你父母爲焦獨誤殺，我亦爲此事抱憾至今。」

語氣中似有悔意，阿棄頗爲感動。

阿棄答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天非報不可，着劍。」

他以蒙面人能劍傷梅威，定是個強敵了，所以，阿棄出手便是險招，劍隨身轉，施起一團銀練，直逼過去。

蒙面人道：「來得好！」

提劍相迎，「錚錚」二劍相交，瞬眼間巳過十多招，的確是迅疾之極。

阿棄覺得對方劍術並不如想像中的厲害，便把無名老人所授之絕學拚力使出，蒙面人倒全是招架之勢，並無還擊之意。

阿棄手中劍招如狂風驟雨，更加緊密，陡地蒙面人中門大開，阿棄乃使出一招「丹鳳點頭」招式，一劍疾刺過去，劍芒暴長三尺，眼看蒙面人要胸腹中劍，血濺當塲。

「爹！爹！」

陡地聽見梅雪艷的叫聲，阿棄心頭一怔，手底一翻，便巳變招。他陡地不忍殺死眼前的蒙面人，巳挑去他的面幕，赫然是神色灰敗的梅威。刹那之間，阿棄明白了眞相，竟是楞住了。

梅雪艷跑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道：「爹，你爲甚麽要走！不理我？」

梅雪艷又問阿棄道：「你爲甚麽又跟爹鬥起來？」阿棄無言以對，長嘆一聲。梅雪艷好生奇怪，氣得跺足道：「你們爲甚麽都不說話？」

陡地，她看見扔在地上的蒙面黑巾，整個人也呆了，她終於明白過來眼前是怎麽一回事了，她想哭又想笑，眞要發瘋！

「爲甚麽這麽巧，爹會是他的殺父仇人？難道，這是命？這是命？」

阿棄「錚」地還劍於鞘，他垂着頭轉身走了，留下梅雪艷和她的爹。

她陡地哇然抱頭大哭，梅威過去環抱着她，輕拍着她的肩道：「孩子，爹是無辜的，你相信嗎？」

梅雪艷噙着眼淚，點點頭。

梅威又道：「你年紀大了，爹照顧你也够了，去吧，快去追他去。」

梅雪艷依依不捨，道：「爹！」

梅威道：「快去，聽爹的話。」

×　×　×

東方悠現出一片彩霞，巳是破曉時分，山上的霧漸漸消散。山崗上，梅雪艷追上阿棄。

她大叫道：「阿棄哥，等我！」

她終追到了，撲進這位緊鎖着雙眉的少年懷裏。

（全文完）

太空科幻詭異故事／勞力士・譯

龍頭怪客

葛雷用直升機在禁宮屋頂的鱗狀瓦降落，跟美國女特務莎蓮娜密談。

有一個科學家以特殊方法使龍蛋孵化，先行找到活的龍，再把美女跟牠交配，於是有「龍頭人身」的怪物出現，令到整個非洲震動！

龍頭人在空中攫奪寵妃

非洲東部有許多大峽谷和深不可測的裂坑，還有些土王，擁有許多戰士，自成一格，他們並不歸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地圖上也沒有它的名字，稍爲接近它的國家，就是肯尼亞以及蘇丹，習慣上把它稱做「炭族」，事實上那些女人渾身黑色，有如一塊炭，的確有資格叫做黑炭。

那些土王當中，「芝卡柏」是很有權威的一個，每天早上，太陽還沒有升起來，禁宮之內的美女就要走到最高的一處跳舞，向太陽獻媚。

有些土王只是買十多個美女回來，輪流享受，並且是非洲女人居多，並非他們買不起白種女人，而是他們根本上輕視白種女人，認爲她們缺少肌肉，躺在床上乏勁，寧願整整一座禁宮都是黑皮膚的美女，不過，「芝卡柏」這個土王就大不相同，他擁有三座禁宮，全是回教的建築物，分別養活白種美人，黑美女以及黃皮膚的亞洲美女，每一座禁宮都有一個美女在最早的一段時間到屋頂的祭台跳舞，她們輪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非洲的太陽在黎明之前的一段時間，已經升起來，大概是凌晨四時左右，照例是東方出現一片霞彩，初時微紅，後來變白，假如有一天很遲仍未看見陽光，還聽到烏鴉不斷的叫，土王認爲它是「凶日」，不會駕象到外邊打獵或巡視礦場。

說起來的確是令人感到驚奇，在「芝卡柏土王」控制的地區，最多的礦坑並非黃金鑽石，而是白色的鹽，非洲氣溫炎熱如火，土人往往整天發汗，單是喝水，那是不够的，必須吃鹽補充，離岸太遠的地方，沒法取得海裏的鹽，只好靠山鹽了，整個非洲，山鹽最多的一處，就是東非大峽谷，無怪「芝卡柏土王」不必耕種，同時不必搶掠，仍然整個國家十分富强。

「芝卡柏土王」只是四十多歲，精力旺盛，三個禁宮的美女加起來約一百個，他最寵愛的一個妃子是白種女人，叫做「莎蓮娜」，並非她特別年輕貌美，她之所以得寵，因爲她沒有變成禁宮嬌花之前，是個女護士，懂得醫術，經常照料土皇，同時替他安排營養豐富的食譜，有了她就不必再找醫生，故此她比較其他妃子更加得到皇帝寵幸，她向土皇提出來的要求，「芝卡柏土王」總是一口答應的，靠近一百名妃子當中，只是她一個，擁有一個彩色攝影機。

如果禁宮之內沒有發生意外事件，那一個攝影機沒有甚麼用，因爲她不准外出，反之，宮內發生巨變，適逢其會，她拍攝了一幅珍貴的照片，那就不同了，有時只是一幅照片抵得上千言萬語。

那天並非她當值，她不必在凌晨四時走到屋頂，她是聽到第一座禁宮那邊傳出一片慘呼之聲才走上去的，她看見空中出現一個巨人的時候，差不多嚇暈了，因爲那個巨人渾身肌肉隆起，跟奇異的龍頭正好配合，牠張開血盆大口，長長短短的牙齒十分尖銳，張牙舞爪，擇人而噬，地面的守衛還有很强的火光，那些火光從下邊照映到上邊去，加倍顯得出那一個龍頭人的威望，黑女巴吉正想跳下去，牠的前爪突然發威，把她抓住，怒吼一聲，很快就飛到高空，隱沒在黑暗中。

「莎蓮娜」動作十分快速，她的手上握着一個攝影機，雖然看見龍頭人嚇得呆了一呆，但很快她就恢復常態，替牠拍攝了一幅彩照，連帶「巴吉」黑女也拍攝在內。

「芝卡柏土王」只是知道她是他所有

禁宮嬌花當中最有本領的一個，做夢也沒有想到她是美國海外特務當中的一隻棋子，負責監視他，盡量阻止他投靠到蘇聯那一邊，因為他疏於防範，且又不會想像到空中出現「龍頭人」，故此她拍了這幅照片，即時把底片透過守衛送達城外的哨兵，他毫不知情。

那一幅照片的非林輾轉透過幾重特務，最後，落在隣邦「蘇丹機場」的機師之手，送回美國保密局，登時令到保密局的高層人士緊張起來。

有些職位很高的人發表意見，認為這幅照片是偽造的，世界上不可能出現「龍頭人」，不過，副局長「巴魯」却不同意這種看法，說：「我們派出去做海外活動的人，孤軍作戰，不分男女，這些人必然是忠心耿耿的，沒有人能够收買他們，故此我認為照片上面看得出來的龍頭人，必然是真有其事，現時科學昌明，也許有些科學家在世界上某一個角落，找到這樣古怪的生物，由於他們跟萬邦科學家互助協會無關，兼且不是美國或英國人，把這種秘密瞞得緊緊，我們就不一定瞭解這件事情的真相，在我們沒有作出結論之前，最好向隱居在俄亥俄州高峯的龍博士查問世界上是否真有一條龍。

這個見解是很高明的，很快就由保密局副局長「巴魯」出馬，乘搭專機在俄亥俄州的沙米爾高峯降落。

由於他啓程之前先行用長途電話聯絡，故此他降落的時候，六十九歲高齡的龍博士已經在一個隱蔽性的跑道路上出迎。

副局長巴魯把他帶入客廳，落座後，即時道達來意，提出兩個問題：「世界上是否有活着的龍？」另一問題是：「如果有活的龍，可否憑着牠製造好像人頭獅身怪物之類的龍頭人？」

龍博士的姓名已經含有一個龍字，叫做龍泰萊，聽了這句話，說：「這兩個問題應該分別回答，先說第一個問題，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直到現在，科學家仍未找到一頭真正而且是活着的龍，不過，在北美洲許多的地方找到龍蛋，那是鐵一般的事實，科學家當中有一個特別的組織叫做古代恐龍研究院，專心研究龍，他們只是說在北美找到的龍蛋因為當地的氣溫不够，故此沒法使它孵化，變成活的小龍，他們並不否認在世界上還有另外一些更寒冷的地方，能够把龍保存得很完整，由科學家加以處理，有辦法使牠恢復生機，最有可能找到這些未破壞的龍蛋之處就是非洲靠近大雪山的一些裂坑。」

稍停，龍博士想了想，再說下去：「如果科學家能够使龍蛋回暖，有許多頭細小的龍出生，便有可能使牠的下一代變成龍頭人，或者人頭龍身的怪物，你還記得起由科學家設法使獅子老虎交配得到的另外一種動物叫做獅虎嗎？按照這個原理，人跟龍確是有可能結合起來產生另外一種大動物的，也許你懷疑一個女人接受了龍的精子之後，即使她受孕，仍然沒法生出一條小龍，因為她的身體太過細小，事實上並非如此複雜的，使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把一個受了孕的卵子從孕婦的腹中取出，放在孵卵器內，那個胎兒就會依照原來的方式長成，有如在媽媽肚內生長一般無異，故此龍頭人並非幻想中的產物。」

副局長巴魯說：「如果那個孕婦決定犧牲，或者被逼犧牲，她受了龍的孕，就讓龍胎在腹部長成，直到她不能忍受為止，放聲大叫，然後替她剖腹，這樣做是否更加容易帮助小龍長成呢？」

「當然會帮助小龍長成，不過，那個孕婦必死無疑。」

龍博士所講的話，使副局長感到很是興奮，說：「龍博士，我帶來一副古怪的照片，它可能是你所說的一種龍頭人，是否如此，希望你給它下一個判斷。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它是真真正正拍攝的，並非在黑房之內製出來，希望你看清楚它是否你所講的怪物。」

龍博士細心看了一會，說：「照圖形表示，的確有一個龍頭人出現了，倘若真有其事，在東非以及南非交界的十多處大峽谷當中，應該有些地方失去大批少女或少婦，派人到那邊一查便知，此外，還可以走到喀扎爾大雪山的萬年幽谷查探，是否有人冒險深入，掘取龍蛋。」

副局長巴魯說：「你可否跟我們同行呢？」

「我實在太老了，自問有心無力，如果我勉强跟隨，反而是一種累贅，還是你們自行遠征吧，如果中途有甚麼事情關於龍子龍孫的知識，有些困惑，隨時用長途電話跟我聯絡，此外，我還想跟你講述一個頗為重要的秘密，如果莎蓮娜眼中所見的真有其事，那就要注意太空事物，假如牠可以飛上太空，仍然生存，就使美國升空的飛行物體受到嚴重的威脅。」

談了一會，副局長巴魯告辭。

雖然龍博士對他沒有直接的帮助，却是間接有所帮助的，最低限度帮助他解決一些關於龍的困惑。

是否真的有此需要，派人到莎蓮娜潛伏的東非神秘土地看看她呢？這個問題，使他的心裏泛起了一個巨大的漩渦。

龍博士對他講話的時候，自稱他太過老，不適宜到非洲黑暗大陸跟邪魔交手，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太老呢？巴魯已經是五十五歲，經過深長的考慮之後，他決定向「電腦」請教。

主意打定了，他回到華盛頓。

海外情報局錄取龍的吼聲

美國的電腦現時已經有重大的發展，不單是計算數字以及貯藏記憶那麼簡單，更大的效用，是協助一些重要的政壇人物或者科學家去解決一些疑難問題，保密局副局長巴魯這樣做是很正確的，他認為一般人的智慧以及觀察事物的能力都鬥不過電腦，只好跟它商量，雖然最後的選擇權仍是操於他的手上，不過，電腦提供的意見可能比較任何人更加值得重視，原因是它懂得多，且又不受感情的支配。

華盛頓最高級的電腦十分巨大，為了使求見的人增加對它的信心，那個電腦藏在一個機械人的體內，至於那個機械人的體高和臉譜，跟真人相似，還替它裝上了一個偉人的臉孔，那張臉孔是屬於林肯的，故此它叫做「林肯」。

「巴魯」站在「林肯」的臉前，很鄭重的說：「總統林肯，你雖然是個機械人，頭腦精明，判斷一件事情，很是準確，我多次得到你帮忙，能够解決困難問題，十分佩服，今天我有些疑難問題向你請教，希望你照常的回答，首先，我要給你一個提示，這些疑難問題的地方背景是非洲東部的大峽谷，可能牽涉到它附近的雪山，還牽涉到一個地圖上面沒有它的名字的那一個國家，只是知道它由土王芝卡柏統治，他是一個頭腦簡單且又非常冷酷的暴君，整個國家靠鹽生存，我們有一個美女潛入，可以說是犧牲最大的特務，我十分相信她，奇怪得很，她看見一條龍，更奇怪的是那一個生物居然是龍頭人身，她還有照片作證，這條龍把禁宮之內的黑色妃子巴吉抓住，飛往空中，我曾經向龍博士請教，他認為有人想捕捉一些精壯的婦女跟龍交配，我對這件事情很有興趣，打算親自到東非看看，却又担心自己無法應付那麼複雜的環境，你的意見怎樣？假如我親自出馬，在那種地方能否應付得來？」

「電腦林肯」說道：「巴魯先生，你不要難過，如果你親自出馬，必然死在非洲。」

巴魯眉心一皺，說：「林肯總統，為甚麼你說得如此肯定呢？」

「我並非瞎說一頓的，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現時在聯邦統計調查局裏面，雖然胡局長的職位最高，他只是向國會議員交代的一個政治人物，實權握在八個副局長之手，你是其中的一個，如果你乘搭專機到非洲去，剛剛踏上飛機，在保密局之內的潛伏份子，一定知情，通知他們的特務在非洲跟蹤，到時你不容易瞞得過我們的一雙眼，隨時受到意外的襲擊，防不勝防。

「此外，非洲東部大峽谷，氣溫變化十分厲害，有時從峽谷最低處升起一層水蒸氣，有如白霧，它是有毒的，當地土人已經習慣了它，你却很容易吸了毒霧患病，防不勝防，還有一點，你是高高在上作出各種決策的人，並非拔刀搏鬥的戰士，事實上置身於非洲黑暗大陸，隨時碰上了大蟒，鱷魚以及獅犀象之類的大動物，還有擅長用口吹出毒箭的土人，又有可能你的行踪給對方的特務殺手發覺，纏住你展開生死之間的決鬥，你未必是他們的對手，綜合這些可能發生的危險，你是不宜到非洲去的，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那是另外一回事。」

副局長巴魯想了想，說：「林肯總統，你說得對，我認為在非洲找一個知名度不高却又戰鬥力很强的特務，做我打算要做的工作，比較好些，是也不是呢？」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林肯總統，保密局在非洲做各種活動的特務名單，已經有人向你作出全面性的報告，你可否帮忙我，提供三幾個特別出色的人，作為選擇呢？」

「可以，我立刻替你辦妥這件事。」

「巴魯」快要離開電腦的時候，對它說：「我想再問一句，假如有一條龍出現，飛行的速度很快，會不會飛到太空之外呢。」

「很難說，以目前的太空科技來說，恐怕辦不到，我必須向你說知，我所懂得的知識只是你們供給的，可能有更新的知識，十分秘密，不單是我不知情，美國太空總署也不知情，那就沒法對你講得一清二楚了，我該提醒你，現時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是躲在一些隱秘的地方去進行各種秘密工作的，任何一種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雙方面的交談終止了，那些說話另有一個檔案保存，「巴魯」很高興的告辭。

他很喜歡「林肯」，眞的想跟它握手，可惜對方是個機械人，無法領略到他的友情。

雙方的談話其實是在文字上顯示出來的，根本上沒有開過口。

儘管如此，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最有價值的是這一點，電腦是永遠忠實的，決不會提供假消息，做出各種叛變。

「巴魯」的行動很快，他回到華盛頓的保密局總部，跟幾個最重要的高級職員交換意見之後，立刻用長途電話指揮非洲剛果的「美國海外情報活動總部」說出三個特務份子的姓名編號，叫剛果的負責人「奇勒」盡快把這三個人在剛果召見之後，先行把他們留在剛果動物園，然後由奇勒親自把各人的資料和最近活動的情形的報告帶到華盛頓，當面交給他，此外，還在長途電話說出準備展開活動的一項特殊任務是些甚麼，叫他早作準備。

一切說完，掛斷了電話。

兩日之後的深夜，有一架航機從非洲剛果機場飛到華盛頓降落，有一個高大的漢子從機場走出來，即時跳進一架迎接他的汽車，駛往保密局，他就是「非洲海外情報局」的負責人「奇勒」。

副局長巴魯在密室接見他，說道：「航機的路程很長，旅途困倦，你休息一會，跟我喝杯酒，慢慢的研究這件事情，仍未為遲，其實它只是未經判斷的一宗情報，並不需要急如星火的調查它，它之所以變成一件值得重視的事情，只是因為它的本身太過出奇，在電話裏面難以逐項解釋，我只是對你說出這是一宗十分奇怪的邪惡勾當，跟龍有關，僅此而已，我叫你搜集一切關於龍的資料，你有沒有替我辦妥呢？」

「有的，的確有些古怪的事情，跟龍有關。」奇勒正想把他所知的秘密以及恐怖故事講述，「巴魯」打個手勢制止他，說：「何必急急呢，我們有的是時間。」

「奇勒」只有四十二歲，人也精壯，他屬於急進份子，幹甚麼事情都是急急忙忙的，他有許多話想見面就說，不過，「巴魯」阻止他，他尊重對方的意見，索性鬆弛下來，眞的坐在巨型的梳化椅內，休息够了，跟「巴魯」一起喝酒，然後展開廣泛而又深入的談話。

他首先接過「巴魯」送過來的一幅照片，細心看看，然後很興奮的說：「果然是一個龍頭怪客。」

他口中所說的「龍頭人」，大概是「龍頭怪客」了，只是聽到這麽一句，巴魯也覺得興奮起來，說：「你也看見過這麽一條龍？」

「並非我看見過，只是我手下的人看見過牠。」

「已經够了，他們眼中所見的龍頭人

，是否跟牠一模一樣？」

「是的，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即使是一條龍，從天而降，已經是相當的驚人了，何況那一條龍還在地面抓人？不消說，這種景象當然是更加可怖了，我雖然沒有看見過龍頭怪客，仍有足夠的證據證實這種奇事的確是發生過的，現時我就扭開隨身携帶的袖珍錄音機，給你聽聽龍的吼聲吧。」

龍的吼聲究竟是怎樣？「巴魯」的好奇心油然而生，集中精神傾聽，他以為那些吼聲像雷鳴那麽响亮，傾聽之下，他却發覺自己想錯了，龍的吼聲十分低沉，恍如一頭老牛作垂死的哀鳴，可以說是最為接近它的一種吼聲是牛，不過，龍的吼聲始終跟牛鳴是有分別的，它使你聽了進耳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震動，最低限度可以說它從十分遙遠的地方隨風吹送過來：「關於龍的吼聲，你已聽完了，我想說的是葛雷所發生的奇怪遭遇，他奉命走到伊利奧比亞跟肯尼亞交界的地區巡視，忽然一陣怪風吹過，雲中出現龍頭，他扭開錄音機收聽，錄取的聲响就是它，由於他沒有高度靈敏的攝影機携帶在身，他沒有拍攝龍的照片，事後估計，就算他有機會拍攝得到龍的照片，效果也不會很好，因為那時已經暮色迷離，天烏地暗，空中還有一簇簇烏雲，大概你會明白這一點，你給我拍攝的一幅照片，由我們的潛伏份子莎蓮娜拍攝，那條龍就剛剛在下邊有火光的空中出現，倘非如此，她也不會拍攝得那麽清楚。」

副局長「巴魯」想了想，說：「奇勒，你說的葛雷是否我叫你尋覓的三個出色特務當中的一個？」

「正是如此。」

「那麽，不必另找別人了，索性派他負責追尋龍頭怪客的踪跡吧，至於另外兩個，也要經常跟他們聯絡，葛雷單人匹馬跟飛龍作戰，隨時喪命，假如他死了，另外的兩個人可以補上，不必再去找尋別的人，還有一點，我想問問你，為甚麽你派葛雷到東非巡視呢？」

「並非我派他到那邊去，事實上他一向就在東非活動，最近我們多次接獲東非幾個國家的潛伏份子報告，知道有許多黑炭那麽深色的非洲女人忽然失踪，懷疑在大峽谷那邊出現一個淫魔，故此叫他在婦女失踪最多的地區巡視，看來那些女人會得失踪，並非死於淫魔之手，可能跟龍頭怪客有關，不管怎樣，我們在非洲活動而又可以單刀赴會的特務雖然有五百多人，最適合的人選大概是葛雷了，你的眼光不錯，只是担心他的年齡太輕而已，他只有二十六歲，未婚，是個孤兒，不怕他的家人受到敵人的威脅，對他有影响，此外，他的適應力很強，戰鬥力很高，也是一些特色，他負起一宗任務的時候，一定勇往直前，畢竟他的年紀太輕，可能因此太過衝動，誤了大事，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你認為他有用，我立刻把這個任務交給他單獨處理吧，請你把這個任務的名稱以及它的重要性對錄音機講述，我把它帶返，立刻叫他出動。」

說完，奇勒換過一捲新的錄音帶，讓「巴魯」講話，原有的一捲已經錄取了龍的吼聲那一捲錄音帶，保留在華盛頓的檔案收藏庫裏面。

特務葛雷單刀赴會

「奇勒」離開華盛頓保密局總署，回到非洲剛果，當晚召見葛雷，把「巴魯」講述的話透過錄音機播出來，說：「葛雷，你已經聽過，你明白此行的任務嗎？」

「有點明白，並非完全明白。」葛雷說。

「這也難怪，因為它並非一宗有目標的任務，似乎有些模糊，不過，它雖然沒有顯著的目標，却是有核心的，最低限度你會明白這一點吧？」

「我當然明白，這個任務的核心就是調查龍頭怪客是否有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生物，倘若有這種生物，牠在何處生長，何以抓女人，更加重要的是那一個科學家躲在幕後控制牠。我所不明白的就是找到了龍頭人或者龍頭怪客之後怎樣處理牠，把牠生擒呢？抑或把牠殺掉？如果有人控制牠，那個人是否我們的敵人，必須連帶他以及他養活的龍殺掉？這些問題，我却弄不清楚。」

奇勒聽了，很快回答：「葛雷，你太過樂觀了，假如你有機會看見活的龍仍是活着走回來，我們已經十分滿意，憑你一個人的力量，有甚麽本領把一條活生生的龍殺掉？還有一點，你如果找到了龍，居然更進一步的找到牠的幕後人，你跟他決鬥，更加是凶多吉少，他有本領養活一條龍，當然他的武功，比較龍更有份量，你必然不是他的敵手，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高。」

「好的，我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就是了，我第一個目標就是找尋一條龍，為了達成任務，我先要跟『芝卡柏土王』禁宮之內的寵姬莎蓮娜碰頭，最好由她引渡，直接找尋龍的巢穴。」

「是的，依照這一個方向去做好了，你打算怎樣進入芝卡柏土王的禁宮呢？」

「我準備變成人渣，被特殊人物帶進禁宮去。」

「人渣？那是怎樣子的一種人叫做人渣呢？」

「所謂人渣，即是說那種人根本上一切身不由主，只是作為禁宮裏面一些寵姬的洩慾器，他的精力耗盡，就像是垃圾似的拋棄在荒山野嶺，變成大鷹的食糧。」

「你如果得到那個特殊人物的同意，想變人渣，你的確是有可能進入禁宮的，不過，你跟莎蓮娜晤面之後，即使你想走出來，仍是很困難的，假如你想留下來等候機會去看着龍頭怪客再度駕臨，困難更多了，到時你可能一去不返，難道你的精力耗盡變成人渣之後還有機會逃生嗎？」

「單是我一個，當然是難以逃生的，如果你肯協助，我就有機會從鬼門關逃出來。」

「葛雷，你當然是知道我必然願意協助你的，不管是公事抑或私事。」奇勒很誠懇的說。

「照我所知，變成人渣的傢伙，不管他怎樣振奮，仍是無力上馬，到時他就會被人送到一處叫做鷹宮的地方，任由大鷹啄食，假如你在我指定的一段時間之內，多帶幾個兄弟走向鷹宮，就有機會把我救出生天，至於那個鷹宮，不妨早些到那邊看看。」

一切準備妥當，二十六歲的葛雷立刻出動。

他先行找着一個負責購買山鹽的人，叫做「杜歌林」，這傢伙是白人，但却把自己晒到好像黑炭頭，冒充半黑半白的混血兒，深入不知名的地區，向「芝卡土柏王」購買山鹽，轉手賣給「中非共和國」裏面比較荒涼的國家，同時出重金搜購強壯的白種人青年，賣給各處禁宮，變成艷姬的洩慾器，這種交易是不容易的，稍為有些丈夫氣的男人，都不想吃軟飯，何況這一碗軟飯實在難吃，任何一座禁宮都是易入難出，為了物色英才，他在剛果開了一些餐廳、妓院以及拳鬥場，盡量找尋獵物。

葛雷並非直接認識他，只是知道有他這個人吧了，他決心透過這傢伙進入神秘地區，跟「莎蓮娜」會面，唯一可以行得通的捷徑就是進入杜歌林主持的邪惡地方，顯點顏色。

他這樣做不必通知「奇勒」，事實上他是第一級的特務，可以單獨應付任何困難，因此之故，他說做就做，吃過了晚餐之後，休息一會，昂然走進「杜歌林拳鬥場」。



龍頭人身的怪物由空中攫奪土王的寵妃「布吉」一去無踪。

入場券是五美元，如果坐在最為貼近繩圈的前三排座位，就要付出三十美元，一向只有兩種人這樣做，賭徒，或者蓄意向台上拳師挑戰的傢伙，葛雷雖然膚色很深，驟然一眼望去，像是非洲人，可是，他的神態却又不是很威猛，不似拳師，故此守場的人對他莫測高深，只是比較密切注意他的活動而已。

第一場拳鬥是雙方拳師戴了拳套的，這種打鬥太過平凡，一來缺少刺激，二來賭注不大，故此座上客不會太過重視它。

那邊的規矩只是打六個回合，沒有依照點數定輸贏這一回事，如果雙方沒有人被對方打暈，便作「打和」，反之，有了輸贏，依照懸掛出來的賠率照數付欵，杜歌林自己並不落注，只是向贏家抽取百份之十的利潤，這樣安排倒也合理，有時出戰的拳師雙方實力太過懸殊，可能勝負的賠率是一比七，看情形而定，只要在比武之前五分鐘，有人向任何一個拳師落大注，派彩的賠率就有了變動，因此之故，賭徒往往是在快要比賽的十分鐘，然後才落注。

守場的八個人，全是糾糾武夫，分別看守東南西北四個角落以及最為接近繩圈的一些座位，盡量避免座上客向某一個拳師施以暗箭，有時一枝正在燃燒的香烟蒂，抛到一個接近繩圈的拳師身上，使他發生痛楚，窒了一窒，可能連中幾拳，屈居下風，故此越是接近繩圈的人，越加值得重視。

葛雷的體魄相當結實，且又膚色很深，呈現紫棠色，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屬於戶外活動型的人，可能驍勇善戰，初時那些守場的護衛員懷疑他是拳師，後來，看見他沒有報名挑戰，便以另外一種目光去看他，以為他是大戶派出來的人，監視繩圈之內的人是否作弊，最後，他們改變了主意，不再重視他了，殊不料他看了四場比賽之後，突然報名，自稱是紐約拳王，能夠在登台作戰的十五分鐘之內，把任何一個對手打暈，但要簽生死狀，雙方聲明必須徒手搏鬥，不用拳套，全身裸露，只穿內袴，且又不穿鞋襪，他認為如此安排避免任何人使用暗器傷人。

他自己也投注，放下五千美元。

他真的如此有信心打贏任何對手嗎？此外，紐約的拳鬥只是拳王奇利式的打法，並非泰拳那種打法可比，難道除了西洋拳之外還擅長中國功夫或泰國脚嗎？不然的話，他可能是日本空手道的高手了，大部份人摸不透他的底蘊，監場的人循例掛出了「一賠一」的木牌，看看座上客有何反應。

不久之後，監場的「柯里斯」宣佈「杜歌林」手下的猛將「沙虎」出戰，場主自行付出五千美元對壘，由於「沙虎」曾經赤手空拳擊斃一頭猛虎，名震非洲，體重二百三十五磅，拳大如斗，雖然他那種沉重的體型並非擅長用脚踢出，他跟葛雷較量高下，既然葛雷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了，大家看不透，當然是投注在「沙虎」身上比較合算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葛雷的派彩逐步增加，從一比一跌到四比一，假如他打贏，有四個開的派彩，除了本錢，獲利三倍，可見「沙虎」是衆望所歸的了，沒有人猜得到，兩人落場，簽

「生死狀，然後交手，很快葛雷就閃身走到他的背後，雙手扯下他的頭髮，然後騰出一隻手來，握緊拳頭，只用拳角向他的額角太陽穴敲打，連發三拳，沙虎臉色蒼白，搖搖欲倒，葛雷想再打幾拳，監場的柯里斯宣佈他獲勝，只是打了七分鐘。

「葛雷」的捧場客自然是喜出望外，不過，捧「沙虎」的賭徒就口出怨言，認為沙虎仍然有力再戰，不應該作如此判斷，葛雷懶得爭辯，雙手鬆開，隆然一聲，沙虎就頹然倒下，整個昏迷不醒，需要在場的醫生急救。

葛雷贏了一萬五千元，抽了水，仍有萬多元到手，他豪氣勃發，大聲叫喊：「誰敢接受我的挑戰？」

沒有人敢接受他的挑戰。

「我要走了，明晚再見！」他只是說了一句，走下繩圈。

有人在背後伸手打招呼，請他留步，他轉身看看，說：「柯里斯先生，有甚麽指教？」

柯里斯說：「我是杜歌林的監場，有這種責任，保護每一個贏了大錢的賭徒或拳師，把他送到最安全的地方，故此我追上來。」

葛雷有點詫異，說道：「柯里斯先生，你怎樣知道我的寓所並非最安全的地方呢？」

「葛雷先生，任何一處都有可能被刦匪闖入打刦的，只是歌林遊樂場例外，它是杜歌林先生開的，我用汽車把你送到那個地方去，立刻收了你所有現欵，把它兌換籌碼，明天早上你離開那個地方，才把籌碼變成現欵，豈不是穩如鐵塔？」

「那是賭場！」葛雷衝口而出的說。

「是賭場一點也不出奇！你別忘記！如果你取得籌碼，走進客房，吃些東西，關了房門睡覺，沒有人把你扯到外邊賭博的，明白嗎？」

「我算是明白了，不過，我除了想喝酒吃肉之外，還想玩女人，你可否替我找一個必然不會跟她玩過就染上了毒症的女人，辦得到嗎？」

「一定辦得到，我們走吧！」

那晚葛雷混入了歌林遊樂場，他擺出了浪子的姿態，吃吃喝喝，玩女人，搏鬥，無所不為，更加重要的還是設法輸錢。

他必須把所有現欵輸掉，還要欠債，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得到杜歌林的賞識。

對葛雷來說，想贏錢是不容易的，想輸錢，那是挺輕鬆的一件事，只要他坐在賭二十一點的賭枱旁邊就可以達到目的，即使他手上拿到十八點，他仍然多要一兩張牌，這樣賭下去，當然是輸了，三天之後，他已經輸了七萬五千美元。

輪到「杜歌林」本人出場了，他很客氣的跟他打個招呼之後，說：「葛雷先生，你的拳風虎虎，令人望而生畏，佩服之至！可惜你的運氣太差，輸了七萬多，你怎能償還這一宗債務呢？」

「我有足夠的信心在繩圈之內再贏回來。」

「可是，沒有人跟你搏鬥，你再英勇也是沒用的。」

「那麽，我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如果你有門路打刦銀行，我可以做刦匪。」

「甚麽？你想打刦嗎？」杜歌林驚呼了一聲。

「這有甚麽稀奇的？我又不是今天才有這個想法！」

「原來你在美國是一名大盜，相信第一晚你在拳鬥場拿出五千美元的現欵，那些鈔票就是贓物！」

「是的，情形確是如此！」

「既然你豪氣逼人，有胆把自己的性命看做賭注，且又喜歡玩女人，我不妨介紹一條捷徑給你，如果你肯接受土王的挑戰，包管你可以立刻清償所有債務。」

「同土王挑戰？我不相信非洲有一個土王能夠打贏我！」

「不，葛雷先生，你有點誤會了，我這樣說，只是隨口講講，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我想把你送進一個土王的禁宮，使那些寵姬得償所願，如果土王知道，他就會向你挑戰，明白嗎？」

「我現時明白了。」

「假如你在禁宮之內，得到嬌花欣賞，把你收藏得緊緊，土王沒有覺察，不過，你的精力有限，到時你自然應付不來，打算逃走，仍是很危險的！」

「我決不逃走！」

「你眞的有本領應付幾十個美女的糾纏嗎？」

「你眞會開玩笑！我是男人，如果我不合作，她們怎能夠逼我交歡？到時我可以用一雙鐵拳把她們殺退，奪取床上的控制權，那就不怕死在石榴裙下！」

「好，一言為定，我把你送進禁宮，以後你自管自的過活了，你欠我的債，一筆勾消！」

「這樣也好，我仍盼望你合作，把我送到遙遠的地方去。」

「你想到怎樣遠的禁宮去？」

「東非大峽谷！」葛雷想了想，補加一句：「最好那個國家一切落後，地圖上面沒有它的名字。」

「好，我一定替你辦妥此事，明天啓程！」

葛雷早已打聽過，知道他最近一定到「芝卡柏土王」那邊買鹽，他一口答應，那座禁宮準是莎蓮娜居住的香巢了，聽了這句話，心上一喜，為了避免杜歌林對他發生懷疑，他不再多問半句。

屋頂交鋒葛雷顯神威

「葛雷」就是如此這般送進禁宮的，那天杜歌林查悉土王一定到鹽山賣鹽，他吩咐直升機的機師在上午十點多鐘把葛雷帶到低空，讓他抓住繩梯滑下，葛雷就此進入禁宮，更加巧妙的是莎蓮娜剛剛在宮裏最高的一處作日光浴。

她瞥眼看見一個壯健的男人，作王子打扮，凌空而降，大吃一驚，說：「你是誰？」

對方笑了笑，說：「我先問你是誰，好嗎？」

「你在我的勢力範圍控制之下，當然是由我向你查問的，既然你不想回答我這個問題，我稍為更改，向你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好了，如果你眞是千方百計混入禁宮找人，想找那一個？」

「我想找的一個寵姬叫做莎蓮娜。」

她有點詫異，問：「誰派你來的？」

「派我出動的人，叫做奇勒，他是剛果的奇勒，是直接由華盛頓的巴魯先生指揮。」

她逐漸明白了，還要多問一句：「我就是你想找的人，憑甚麽要我相信你講的是眞話？」

「就憑一幅照片好了，你還記得起龍頭人嗎？」

她不再懷疑這個陌生的青年了，嬌笑一下，說：「你們辦事眞的十分詭秘，沒有在事前通知我一聲。」

「不必通知你，我是以人渣的身份從天而降的，如果你想起杜歌林，便知道我怎樣子混進來！」

「哦！妙極了，杜先生現時在甚麽地方呢？」

「他跟芝卡柏土王進行山鹽的交易，別說他了，你還是快想辦法把我收藏起來吧。」

「你用不着東躲西閃，留在禁宮的大堂主內，扮成女人的模樣，十分安全。」

「怎會十分安全呢？你應該知道，這裏是禁宮，我不走出去，土王也會走進來的。」

「不，他一直担心被人行刺，從來沒有勇氣一個人走進禁宮的大堂，他想找那一個美女，就由守衞把她帶到他的寢宮。不錯的，我們眞的花了十萬美元買一個壯健的男人，送入禁宮，由他滿足我們，可是，這回送進來的人，原來是你，那又有不同的決策了，我當然不會讓她們向你圍攻的，你決不能夠把自己的精力耗盡，明白嗎？」

「你說的一切，我早已想像得到，有你掩護，我是很安全的，不過，我此行並非想找世外桃源，而是想追尋龍頭人的來歷，我有許多話要說，不過，有的是時間，只要我能夠躲起來，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詳談，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你扮成女人，你認為這樣做是否削減你的自尊心，發生反感呢？」

「一做特務工作的人，根本上就是沒有自尊心可言的了，何況有你這樣美的一朵嬌花作伴呢？我甚至希望永遠跟你聚在一起過活，如果我能夠被你纏死，那就更妙了！」

「你眞會講話，閒話休提了，土王有許多爪牙躲在附近窺望，我們快些走入禁宮的大堂吧。」

聽了這一句話，葛雷突然想起，轉身看看，果然發覺有兩三個人，上半身赤裸，鬼頭鬼腦，正在躲着窺探，他那裏肯罷手呢？出其不意的飛脚踢過去，首當其衝的一個，登時滾下，慘呼一聲，從七十多呎高的鱗狀瓦上面倒頭撞在地面，登時喪命。

他的同伴正想走開，怎樣鬥得過葛雷呢？轉眼之間，便即先後跌下，同入鬼門關。

葛雷似乎患了殺人狂，哈哈大笑，莎蓮娜担心發生變化，趕快站起來，打個手勢，向瓦面傾斜之處走下去。

葛雷會意，他也走到下邊去。

從那一天開始，他就扮女人，有如囚犯般躲在禁宮之內，聽候命運安排。

任何一座禁宮都是羣雌粥粥，艷女如雲，如果他不是為了保存體力，準備跟天上的飛龍作戰，他準會奮不顧身，傾全力出擊，可是，他此行絕對不是為了享福而來，任由那些美女艷若天仙，適可而止，因此引起她們不斷的爭論。

根本上拜托杜歌林找一個男士回來，任由她們玩個痛快，這個主意是她們全部同意的，各出一份錢，勇士已經來了，他只是隨意玩玩，不受支配，那些禁宮嬌花當然是極端不滿，有兩三次發生衝突，險些打起來。

葛雷發覺情形不對，趕快不厭其詳的向她查問，其實她對龍頭人所知不多，只是那天偶然看見牠把黑女「巴吉」抓住飛上空中而已，牠從甚麽地方來？走向甚麽地方？何以牠沒有傷害她，只是抓她逃走？這些疑問，莎蓮娜始終沒有正確的答案，葛雷不覺沉悶起來。

又是一天，葛雷跟她暢敍幽情之後，說：「莎蓮娜，雖然你在禁宮裏面有很大勢力，甚至那天我把三個人踢死，地面橫放了幾條屍體，你也可以指揮那些美女合力把他們抬走，送入焚化爐，燒到變灰，事後沒有人告密，可惜你對於龍頭人的所知甚微，事實上你無法走出禁宮，伴着芝卡柏土王打獵，失去聯絡，再聰明一點仍是無法指出準確的方向追踪那條龍，我只好另想辦法了。」

「你打算怎麽辦？是否想要離開禁宮呢？」

「是的，我確有此想，儘管我冒險行事，也要拚一拚了，時間拖長了，逃走的機會更微。」

「你在禁宮之內的時日無多，仍是看得出來的，根本上從禁宮走出去的女人，只有一種情況，就是那一晚她獲得土王垂青，叫侍衞把她帶走，你認為這種情況是否可以逃亡呢？」

「不論如何，我也要試一試。」葛雷毅然說。

「好的，我就在這方面協助你逃走吧，記得這一點，你很難知道那些龍的踪跡，即使逃到外邊去，仍是惘然。」

「這是我的問題，你協助我逃走好了。」葛雷作出最後決定。

控制飛龍的神秘幕後人

芝卡柏土王並非晚晚抓一朵嬌花作伴，他有時獨宿，碰上了某一個黑夜，他的豪興勃發，想玩女人，有三座禁宮，未必找他躲着的禁宮，實情如此，就算他不惜冒險逃走，仍要等候時機。

在十分不穩定的局勢之下，他再守候五天，機會終於降臨，他被三個蠻族武士帶走。

如果他是蓄意跟那些武士搏鬥，當然辦得到，不過，他此行並非逃走那麽簡單，還要偵查龍的秘密，想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威脅土王，問個明白，原因是土王經常到大峽谷打獵，兼且到處巡視，當然懂得較多的秘密。

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沉住氣，任由

武士擺佈。

那些武士並非把他帶到土王的面前，先行把他帶到一個房間，設備特別華麗，枱上還有酒器和酒，另有一張圓床，鞭了懸掛在牆上，看來好像土王就快到來，那種格局使他想像到芝卡柏土王患虐待狂，可能進入房間就揮鞭，到時他必須捱三幾鞭了，對他來說，那是不成問題的，反而那一瓶酒使他感到不安。

武士逼他喝酒，他是無法反抗的，只好喝了一小杯。

酒的氣味很是芬芳，喝了酒，他也有些陶醉。

他以爲那是催情酒，殊不料一杯酒已經有足夠的藥力，使他無法動彈，不由自主的倒在床上。

武士們互相監視，沒有一個人走到他的身邊查驗他究竟是男人抑或女人，他們看見他倒在床上，藥力發作，便即悄然走開，只是站在房門外邊監視，直到「芝卡柏土王」搖搖幌幌的走進來，他們才鬆一口氣。

土王進入房間，只是看見圓床上面躺看一個人，便立即關上房門，悄然地走近



葛雷終於看見活的龍了，歷盡艱苦才能擺脫牠。

他。

土王看着他，又再看着鞭子。

看來，他好像想跟床上的美人親熱，然後揮鞭，又像是他首先想起鞭子，拿不定主意。

葛雷並非失去知覺，只是渾身乏力，他覺察到眼前的形勢極端不利，急於逃走，却又辦不到，不自覺的在喉頭有幾聲哀鳴。

那種聲响相當古怪，令到土王提高警惕，湊近看他。

土王發覺到床上的人有喉核，顯然他是男人了，除非這像伙是刺客，怎會扮女人？此念一起，他就不再看鞭子了，突然拔出佩刀。

他一步步的走近圓床，伸手摸摸，打算手起刀落，忽然，他又改變主意，認爲他應該查問這像伙的來龍去脈，暫時按兵不動，說：「趁着你沒有死，我想跟你談談，也許我不會殺你，希望你聽得懂我的話。」

土王先行用非洲剛果的土語查問，跟住用拉丁語查問，最後，又採用英語和他交談。

這一次說對了，扮女人的像伙聽得懂英語，緩緩的說道：「芝卡柏土王，我並非來害你的，此行乃是救你，切勿恩將仇報！」

「笑話，我沒有災難，根本就不必勞煩你們相救，你只是單人匹馬，有甚麽本領來救我？」

「不，你的確是有災難的，殺身之禍就在眼前，你還記得起龍頭人嗎？牠來過一次，此後就常常到來，我深信牠最近也來過一次，使你失去了兩三個人，不單是美女，也許是守衛，只是你不覺察而已，如果你認爲那些就可能把你和禁宮之內的女人全部毀滅，你就要協助我把所有龍頭人趕盡殺絕！」

「你到底是誰？是甚麽人派你到這裏來的？」

由於最近他失去了三個爪牙，葛雷剛剛說對了，故此他的心襲發生動搖，決心追究這件事情的眞相。

葛雷看見他的殺機冷淡了些，喜出望外，順勢往下邊說：「我叫做葛雷，是美國太空署派出來的，你說的龍頭人，我們稱做龍頭怪客，並非單獨在你的國境內發現，附近的峽谷以及雪山都有牠的踪跡，牠一直都喜歡食人，沒法找尋活生生的人進食，牠就吃獅子，龍頭人比較一般的龍更兇！」

只是三幾句，土王就慌張起來，急急忙忙的說：「葛先生，你只是一個人，怎能鬥得過那麽多的龍呢？」

「我這一次到來，只是調查性質，查探清楚，自然會通知杜歌林先生，由他轉知美國太空署，派出巨型轟炸機，撲滅巨龍。」

「我有些明白了，我最不明白的只是這一點，即使是龍，牠不是像巨大的爬虫，怎會出現龍頭人身的怪物呢？」

「龍跟女人交配，便有可能出現龍頭人身怪物。」他很快回答。

「好的，葛先生，我相信你，你需要我怎樣協助你呢？」

土王終於給他說服了，葛雷十分興奮，說：「這裏地形不熟，最好你連續三天出動，名義上叫做打獵，我是侍從，實則到處搜索。」

「好吧，一切依你！」土王決定得很快。

他們作出如此決定，「莎蓮娜」初時茫無所知，後來，她知道這個秘密，爲了避嫌，不敢再找他了，她認爲葛雷一定有辦法應付土王。

她的估計不錯，可是，葛雷只是應付土王，沒有甚麽用，他必須傾全力找尋龍的踪跡，可惜那些峽谷一個又一個，連接在一起，沒法如願，到了第三天的黃昏，他們找到一條發熱的「流沙河」，他才有點希望，對土王說：「這條河的沙粒特別大，沒有水，有的是沙，那些沙粒緩緩移動，就像是流水，一陣陣發熱，我認爲它是保護外人侵入龍的禁區的一個巧妙安排，想到流沙河對岸看看，你認爲怎樣？」

「這些地方太過古怪了，我不敢去。」土王說。

「既然你不敢去，我單獨去，如果你們守候到日落，我仍未回來，不必再行等候。」

「可是，你沒有武器，怎樣辦呢？」

「我的一雙鐵拳就是武器，你不必替我担心。」

「流沙滾滾而來，熱氣冒升，你怎樣飛越呢？」

「你看着好了！」葛雷說完，在河岸拔起一株比較長而直的樹，抓住它以「持竿跳高」的方式，改爲「持竿跳遠」，果然像一隻飛鳥似的飛越，脚踏實地。

他巳站在流沙河的對岸了，打個手勢，便即失踪。

那些地方十分古怪，怪石嶙峋，他走了一程，就快入黑，不覺焦躁起來。

突然，他聽到奇異的吼聲。

以前他有過這種經驗，只要是聽到這種吼聲，龍就會出現，因此立刻提高警惕，果然不出所料，眞的有一條龍向他爬行過來！

牠只是一條龍，並非龍頭人身的怪物，能夠着見牠，料想龍的巢穴相距不遠，他極爲興奮。

遠方有一座堡壘，十分壯觀，他不會這樣笨，跟龍決鬥，想盡辦法擺脫牠，在岩石上面飛奔。

他繼續看見更多的龍，沒有一條龍是怪物。

他更加放心，飛奔到堡壘的前面，立刻沿着石柱走到高處，他發覺第三層有一個窗子是打開的，趕快鑽進去，料不到他剛剛走進堡壘就聽到一股奇異的語聲，說：「你眞有本領，走出大堂談談吧，我就是控制龍頭怪客的幕後人。」

他大着胆子走出去，看見一個髮色如銀的老翁，起碼有八十歲，笑臉相迎，說道：「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闖入這個禁地而仍然活着，你是誰？爲甚麽冒險到這裏來？」

葛雷瞎說一場，老翁哈哈大笑，說：「你不必隱瞞了，你的名字是葛雷，希望打聽龍的秘密，你可能是剛果的情報員，亦有可能是華盛頓直接派你來的，是也不是呢？」

「好的，我就招認吧，我是做美國情報工作的人，不過，我此行對你絕無損害之意。你可以看得出來，我的身上沒有武器，坦白點說，有人看見龍頭人，報告華府，上峯派我看看。」

「你也相信有龍頭人嗎？」

「我百份之百的相信，還相信牠可以飛上太空。」

「飛上太空幹甚麽？」

「那些我就無法判斷了，我並不是科學家。」

「我可以對你說知，那些龍如果有辦法飛上太空，就有本領抓住美國太空署發射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把它撕開。」

「你只是隨口說說吧了，龍的速度比不上飛行物體，如何追擊呢？」

「不，龍不能追擊，却可以截擊，因爲美國飛上太空的物體有固定的航綫，不難在它的前面守候。」

「對，這樣說是有些道理的，爲甚麽你要造成半人半龍的怪物呢？」

「我希望牠有更多的人性，接受我的指揮。」

「你對我太好了，甚麽秘密都講出來，是否你講完了就想殺我？」

「不，我只是想利用你借刀殺人吧了，請你看着我的一雙眼。」

葛雷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定眼看他，做夢也料不到老翁是個催眠術專家，一下子就使他入眠，接受差遣。

老翁把一種「紙型乾水炸彈」貼在他的背上，然後給他一套完整的衣裳，另有護照和機票，派人把他送往蘇丹機場，搭航機返美。

航機的升降時間可以預知，故此老翁認爲他進入華盛頓保密局之後，向上峯報告，乾水炸彈即時爆炸，那種爆炸力可以使整座大厦倒坍，他一切如在夢中，當然是唯命是從的，料不到他在華盛頓機場出來的時候，因爲沒有人接機，且又下雨，他在雨中走了十多步然後搭的士到保密局，雨點使他背上貼的紙型乾水炸彈弄濕，要遲十個鐘頭，才能自動變乾，然後爆炸，因此他能够把所見所聞全部報告，達成了任務。

副局長巴魯說道：「葛雷，你太過辛苦了，這裏是一張五萬元美金的支票，你可以拿了它去渡假吧，我給你一個星期的假期。」

「葛雷」很高興，收了支票，便即告辭，他在華盛頓的一間幽靜別墅找個房間住下來，未到天亮，紙型乾水炸彈爆炸，三層高的別墅全部炸毁，他也在爆炸中喪生。

關於龍頭怪客的檔案，巳如上述，華盛頓保密局繼續派人到東非搜索，始終找不到那個神秘的老翁，此後沒有龍頭怪客出現，照副局長「巴魯」估計，老翁可能因爲年歲太高，難以抵抗熱沙的高溫，巳經病逝。

另外一種解釋就是那個老翁無法使飛龍穿過地球的大氣層，升到太空，索性銷聲匿跡。

（完）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繪裸畫收藏 被異士擄走

黃鷹‧文
可飛‧圖

宋開寶九年，冬——

× × ×

雪夜，漫天風雪飛舞，達命侯府的內堂却絲毫不受影响，四角還燒着火盤，令人只有溫暖的感覺。

李煜坐擁重裘，心中更無寒意，下筆如飛，正在填着一闋春詞。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這個南唐後主精文學，尤擅詞，一直沉迷於書畫聲色，所以才輕易被宋太祖趙匡胤施用反間計，到發覺錯殺大將林宏肇，已經後悔莫及。

及至南漢爲宋滅，這個南唐後主恐懼之餘，更就自貶國號爲江南，奉宋正朔，至爲恭順，宋太祖師出無名，惟有先徵李煜入朝，李煜果然恐懼不敢來，宋太祖才有藉口出兵，於開寶七年，合吳越王錢俶夾攻，終於十一月攻克金陵，俘李煜，封達命侯。

樂府紀聞載：「後主歸宋後，與故人書云『此中日夕，以淚洗面。』每懷故國，詞調愈工……」

這無疑都是事實。

侍侯在李煜身旁的小周后待他將筆放下，再細讀那闋春詞，不由淚下。

李煜看在眼內，輕歎道：「你又流淚了。」

小周后舉袖印淚，正要說什麼，窗外突然一陣飛鳥撲翼聲傳來，心一驚，很自然的縮進李煜懷中。

「只是雀鳥飛過，你害怕什麼？」李煜擁着小周后，口裏這樣說，心頭却也在發寒。

這夫婦二人已無異驚弓之鳥。

× × ×

飛鳥是從達命侯府高牆外驚起，一陣陣沉重的脚步聲接從那邊傳來。

外院的婢僕已經被驚動，紛紛走出院子，他們都是南唐的人，那種感覺與李煜夫婦並無兩樣。

飛鳥方過，一條人影便從相反的方向飛掠過來，有如一股疾風，所過之處，積雪都被激起來，化成烟霧般追在那個人的身後。

那個人一身黑衣，飛鳥般飛越外院，上了高牆旁邊的一株高樹，隨即又倒躍下來。

三四個僕人立即迎上去，一個慌忙問：「李將軍，到底是……」

被稱爲李將軍的黑衣人沒有作聲，身一轉，雪烟再起，擁着他飛掠回去。

那些婢僕不由都怔在那裏，他們知道一定有事要發生，却是不知道如何應付。

× × ×

撲翼聲消失，李煜目光仍然停留在那邊窗戶，心情好一會才平靜下來，輕撫着小周后的秀髮，安慰道：「沒事的，沒事的……」

他的語聲有如呻吟般，不難聽出既是安慰小周后，也是安慰他自己。

後堂的大門也就在這時候被推開，一股風雪疾捲了進來，火盤的火焰亦隨風疾揚，「獵獵」有聲。

小周后受驚又縮進李煜懷中，李煜目光已轉向那邊，呆一呆才分辨得出推門而入的那個是什麽人。

「李浪，你幹什麽？」李煜歎了一口氣。

李浪就是那個李將軍，那個黑衣人，這時候巳換上一身盔甲，風雪中當門而立，映着火光就像是一頭烏黑發亮的怪物。

他的年紀並不大，不過二十八九，氣宇非凡，穿着一身盔甲，更見英偉。

他一步跨入，反手將門關上，跪下沉聲禀告道：「晉王府的人來了。」

李煜又是一呆。「他們來幹什麽？」

「只怕不懷好意。」

李煜想想，乾笑一聲道：「趙匡胤曾經親口答應，亦巳下旨確保達命侯府的安全。」

「雖然如此，那個趙光義……」

「趙光義也來了？」李煜驚問。

李浪考慮了一下。「晉王府的侍衛簇擁着一頂金碧輝煌的肩輿，除了晉王趙光義……」

李煜聽到這裏，笑截道：「他們其實沒有進來。」

「這附近只有達命侯府。」

「也許他們只是路經……」

語聲未落，一下沉重的撞擊聲突然傳來，李煜一驚住口。

李浪目光一轉，說道：「趙光義胆大妄爲，人所共知，這一次，闖到來我們這裏……」

接一下沉重的撞擊聲震斷了李浪的話，李煜接道：「我們這裏有什麽值得他動腦筋的？」

李浪正要說什麽，第三下撞擊聲又傳來，李煜笑接道：「若是來搗亂，由他搗亂便是。」

李浪正色說道：「末將斗胆請皇上暫避……」

李煜揮手截住。「幸好這裏都沒有外人，否則你這樣稱呼傳了出去，趙匡胤又有藉口——」一頓一歎才接下去。「趙匡胤這個稱呼當然也有問題。」

第四下撞擊聲傳來了，李煜應聲身子又一震。「我們晉王府的人會被警告不能够擅離此地半步，若是奉命而來——」

李浪搖頭說道：「那怎會如此撞擊門戶？」

李煜苦笑道：「避得了今天，避不了明天，這到底趙家天下，我們又能够避到那兒去？」

語聲甫落，霹靂一聲巨震，李浪長歎一聲：「錚錚」鐵甲聲中，飛步走到李煜身旁，強而有力的一雙手巳按在腰間配劍上。

他是南唐子民，本姓高，三代身受李氏王朝大恩，賜姓李，矢志効忠，所以他雖然無意功名，仍繼承父志，侍候李煜左右，只可惜李煜胆小怕事，以至他空有一身本領，一直都沒有機會施展。

他知道什麽是愚忠，却也知道什麽是義氣，重義而守信是他的家訓。

這個時候他更加不忍捨棄李煜離開，甘心接受這種無形的束縛，只希望李煜有一天會接受他的勸告。

這一次他當然又失望，雖然他看出事情不尋常，但李煜堅決不肯離開，也無可奈何。

× × ×

門是被八個力士撞開的。

那八個力士秃頂，只是腦後一側挽着一條小辮子，肌膚古銅色，該賁起的肌肉全都賁起來，身材也特別高大，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座座小山的。

他們都赤裸着上身，只是腕臂的地方束裹着鐵甲，風雪下却顯然絲毫寒意也沒有，一衝而入隨即左右排開，挺胸凸肚。

在外院的婢僕無不怔在那裏。

兩個侍衛隨即衝進來，各抓一條長鞭，一面揮舞一面暴喝：「跪下！跪下！」

那兩條長鞭「劈劈拍拍」的响個不絕，未落在地上，積雪巳給鞭風激起，一團團爆開，雪烟四現，威勢嚇人。

一衆婢僕不由自主跪下來，噤若寒蟬，亡國以來他們早巳習慣卑躬屈膝，下半截骨頭早巳軟了。

跟看衝進來的是兩排如狼似虎的侍衛，然後是一頂金碧輝煌的肩輿，由八個力士抬着，肩輿的左右，侍候着兩個面目如紙，殭屍也似的白衣人。

跟着又是兩排侍衛，還有一個畫師模樣的中年人。

那事實是一個畫師，姓淩名道子，一手書畫據說京師中無人能及，寫意一揮即就，求眞刻畫入微，栩栩如生，志行據說也非常高潔。

這個人的技藝絕無疑問，志行則相信只是傳說，有成就的文人在一般人眼中通常都覺得高潔一些。

趙光義是怎樣的一個人，一個志行高潔的人又怎會甘心追隨左右？

淩道子却是以追隨趙光義爲榮，今夜將會發生什麽事既巳知道，反而表現得如此興奮。

× × ×

後堂的門戶也是被撞開，八個力士旁若無人闖進來，李浪方要喝問，却被李煜示意不要作聲。

李煜盤膝正坐，強裝鎮定，到底是做過皇帝，見過大場面的人，表面完全看不出來。

小周后坐在李煜後面，垂着頭，一個身子巳然在顫抖。

肩輿一直抬進來，在堂中放下，那些力士隨即一聲吆喝，聲震屋瓦。

李煜身子應聲一震，小周后巳不由自

主的靠近去，只有李浪，不為所動，目光落在那兩個殭屍也似的白衣人面上之際，雙眉卻還是輕蹙起來。

他當然看出這兩個白衣人都是高手，這兩個白衣人卻只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沒有在意。

在他們的眼中，身穿盔甲的人只適宜衝鋒陷陣，在戰場上爭鋒，最重要的當然是，在京城中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遇到對手。

李浪並不認識這兩個人，卻知道這兩個人必然就是趙光義重金請來的兩個邪派高手「天絕」「地滅」。

他們並不屬於中原武林，來自東海黑鯊島，座下一羣弟子悍不畏死，練的都是搜捕、偵察、殺人的本領。

有人懷疑他們是學技東瀛，是東瀛忍術流派的分支，卻沒有人能夠證明這是否事實。

自從他們歸順趙光義之後，與趙光義意見不合的幾個大臣家中的教頭便無緣無故失踪，也有人懷疑是趙光義指使他們做的手腳，卻一樣沒有人能夠提出足夠的證據。

有趙光義出現的地方，就有「天絕」「地滅」，有天絕地滅這種高手侍候一旁，趙光義又還有什麽禍闖不出來？

無論他闖出什麽禍也無人過問，他非獨是王侯，還是將來的天子。

肩輿放下後，堂中便陷入一片死寂，無人作聲，一直到那一陣笑聲從肩輿中傳出來，那一片死寂才被驚破。

笑聲響亮而瘋狂，聽到這種笑聲不難令人聯想到瘋子狂人。

肩輿前面的錦幔在笑聲中震動，兩個心腹侍衛已等在左右，在笑聲停下後一聽那一聲：「拿開」，忙就將錦幔分開來。

趙光義也就擁着紅袍從肩輿內走出來，高大的身材在曳地紅袍襯托下，更顯得威風。

他身上帶着濃重的酒氣，眼睛透着不少紅絲，一看便知道喝過不少酒。

以他的狂性再加上酒意，就是李煜也知道麻煩，立即道：「不知王爺駕臨，有失遠迎……」

趙光義笑截：「你若是知道我到來，還不趕快開溜。」

「本侯不敢。」李煜歎息在心中。

趙光義大笑。「你當然不敢，可是你一定會將人藏起來。」

「人？」李煜怔一怔。

趙光義隨即大踏步走向李煜，一羣侍衛力士左右隨着排前去，「天絕」「地滅」身形齊動，左右搶先掠到李煜左右。

李浪看在眼內，一步移前，鐵甲聲一響，幾個侍衛便向他迫來，手按刀柄，蓄勢待發。

李浪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第二步跨出，雙拳緊握。

李煜急忙喝止。「休得無禮。」接揮手，一聲：「退下——」

「是——」李浪只有退下去。

趙光義卻截住李浪的去路，一面反手拍着李浪胸前的鐵甲，一面大笑道：「你這個小子倒也懂得把握機會表現自己的忠心，卻是不懂得看對像。」

天絕與之同時到了趙光義身旁。「王爺的意思——」

趙光義大笑接道：「這種笨人何必理會，這個時候，你們也別做殺風景的事情了。」

天絕地滅相顧一笑，趙光義半身一轉，接吩咐：「都給我押下去。」

那些侍衛長刀立即出鞘，分架在李煜李浪以及幾個侍女的肩頭上，半推半拉的將他們趕往堂側紗幔後。

小周后是例外，她還是站起來，跟在李煜後面。

趙光義也就在這個時候伸手將她截下來，搖頭道：「你留下——」

小周后一怔，趙光義隨即抬手捏住了她的下巴，一面端詳一面道：「聞名不如見面，果然是一個絕色佳人。」

小周后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呆在那裏，李煜那邊脫口大呼道：「王爺，你這是——」

「沒什麽，只是要跟你府中這位絕色佳人好好的親熱一下。」趙光義說得倒也輕鬆。

李煜面色驟變，道：「王爺你這是開玩笑。」

趙光義道：「你就當這是開玩笑好了。」接又大笑起來，一伸臂，將小周后摟入懷中。「難怪人皆讚不絕口，的確國色天香。」

小周后驚呼掙扎，李煜面色一變再變，急呼：「皇上有旨，不得動違命侯府一草一木。」

趙光義笑截：「我動的只是人。」

李煜接大呼：「趙光義，你眼中還有皇法？」

趙光義霍地回頭，狂笑道：「你難道沒聽過『金匱之盟』，兄終弟及，我就是大宋的皇帝，就是皇法。」

李煜僵了臉，趙光義接喝一聲：「還不押下去——」

那些侍衛忙將李煜推下去，趙光義雙臂接一振，將小周后拋起來，披在身上那襲紅袍同時飛出，一片紅雲般飛舞半空。

紅袍下赫然赤裸。

四個力士隨即搶前，凌空將小周后接下，呼喝聲中，小周后身上的衣衫片片碎飛，一個羊脂白玉般的身子終於呈現趙光義眼前。

趙光義赤裸的身子這時候亦已被另外四個力士高舉起來，他血脈賁張，狂笑不絕，一面不忘大呼：「凌道子你這個奴才還不快快動筆。」

凌道子經已在長几上將畫軸攤開，應聲揮筆，目光灼灼。

其餘侍衛慌忙拜伏在地上，手中鐘鼓齊鳴，一面叩頭一面高呼叫道：「王爺保重——」

也就在一下一下鐘鼓聲保重聲中，八個力士分別扛着趙光義小周后凌空一下下交接。

小周后眼淚奔流，哀啼不絕，趙光義卻是狂笑大叫，與狂人無異。

也只有狂人才會做出這種狂事。

× × ×

李煜在紗幔後看得並不清楚，這對他卻已夠刺激，他目眦迸裂，雙手握拳，整個身子都在顫抖，看樣子好像隨時都會衝出去跟趙光義拚命。

李浪只是看着李煜，只要李煜動手，甚至只是一聲吩咐，他便第一個衝出去。

那些侍衛他完全不放在眼內，他甚至有信心，就是天絕地滅出手，只要他拚命，殺趙光義應該不成問題。

李煜若是肯忍辱偷生，為了自己的安全，他當然亦只有忍氣吞聲。

有那一個男人忍受得住這種恥辱。

李浪真氣運行，一觸即發。

眼看李煜便要發作，突然把頭左右一搖，一聲歎息，垂下頭去，緊握的雙拳亦鬆開，一堆爛泥也似的攤軟在地上，他到底還是愛惜生命，忍受眼前的恥辱。

李浪看在眼內，鬥志刹那亦崩潰。

× × ×

鐘鼓聲終絕，趙光義在一連串保重聲中披上紅袍，坐回肩輿內，力士侍衛前呼後擁下離開。

凌道子亦已完成了那幅驚世駭俗的「宋太宗遇小周后」圖，一面邪笑的捧着畫軸跟在肩輿後面。

肩輿中趙光義狂笑不絕。

小周后哭倒在地上，好一會才爬起來，眼珠子彷彿已凝結，神態與白痴無異，哀莫大於心死，到這個地步她還不死心。

她拖着腳步搖搖幌幌的走到照壁前，拔出掛在照壁上的長劍，抹在咽喉上，只一劍便了卻性命。

李浪只聽腳步聲便知道會有什麽事發生，要阻止以他的身手絕對可以阻止得住，可是他沒有動。

也許他以為這樣對小周后反而是一種解決。

他的目光仍落在李煜身上，神態也已變得無異。

劍「嗆啷」墮地，小周后浴血倒下，李煜好像這時候才發覺，驚呼着分開紗幔衝出，衝到小周后的屍體旁邊，張着口，一聲卻也叫不出來。

也許他看出這已經是一個死人，明白怎樣叫也無用。

李浪仍然呆立在紗幔後，這個時候他還能夠做什麽？

「李浪——」李煜終於叫出來，語聲嘶啞，非常激動。

「末將在。」李浪應一聲仍沒有動。

李煜突然奔回來，分開紗幔，抓着李浪的雙手，竟然問：「我應該怎樣做？」

李浪冷然道：「末將不知道。」非獨語聲神情，他整個身子彷彿也已凍結。

李煜又問：「我能夠做什麽？」

「末將只知道皇上的詞填得很好。」李浪的語聲更冷。

李煜不由慘笑。

× × ×

風雪仍然漫天。

亭子裏的燈籠風雪中搖曳，坐對長几的李煜面色蒼白，彷彿抹上了一層白雪。

長几上有文房四寶，還有一壺酒，李煜目光落在紙上，又喃喃的道：「我懂得填詞。」

李浪木立在他身後，沒有作聲，他的目光彷彿已凝結在風雪中，看不見李煜，也看不見亭子外小周后的屍體。

小周后以白絹裹着，放在雪地上，白絹上仍然有血滲出來，燈光下非常觸目。

雪花不住的飄落，李煜以雪花為餚，一面喝酒一面揮筆疾書。

淚從他的眼眶流下，淚水逐漸變成血水，鮮紅的血水逐漸變成紫黑，他喝的是毒酒，詞還未填罷，毒性已發作。

字由亂而散，他終於一頭撞在紙上，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小周后的屍體這時候亦已被雪花掩蓋，李浪冰冷的目光由小周后的屍體移到李煜的屍體上，終於被沸騰的熱血溶化，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怒吼。

盔甲隨即被他抓下來，內穿的衣衫亦被他雙手撕裂，他怒吼拔劍，揮劍，衝入漫天風雪中。

現在他終於可以解除所有束縛，痛痛快快的去做他要做的任何事情。

× × ×

凌道子果然丹青妙筆，畫畫來栩栩如生，趙光義一看便不由想起方才在違命侯府的情景，也越看越興奮，一把抓起旁邊的玉印，重重的蓋下，一面狂笑道：「這才能夠證明本王的確是做過這件好事。」

王府大堂內他的一羣心腹幾乎一齊撫掌高聲附和，這羣人精通吹捧拍騙之道，難得有這個機會，當然是一定有所表現，爭取趙光義的好感。

其中就只有趙普例外，非獨沒有開口，而且雙眉鎖起來，憂形於色。

這個趙普可以說是趙光義心腹中的心腹，當日陳橋兵變，趙匡胤得以黃袍加身，據說也是他花的心思，所以趙匡胤一統天下，他也論功行賞，在朝中身居高位。

據說他要捧起來的其實並不是趙匡胤，乃是趙光義，只因為趙光義遠不及其兄趙匡胤的深得軍心人望，不得不改變初衷。饒是如此，後來他一手擺佈的「金匱之盟」，還是弄出了一個「兄終弟及」，只要趙匡胤一死繼位為王的便是趙光義。

好像他這樣的一個心腹，當然清楚趙光義的性格，一有機會便出言規勸，唯恐趙光義闖出禍來，辜負了他的一番心血。

他到底身居高位，有他要做的事，不能寸步不離趙光義，及時阻止趙光義的行動，就像今夜接到消息匆匆趕來晉王府，趙光義已經鬧事回來。

現在他只有歎息的份兒。

蓋過印，趙光義隨即吩咐傳閱。

「王爺果然是威武絕倫。」

「不同凡響。」

「李煜怎能與王爺相比，小周后遇上王爺，才曉得什麽叫做人生樂趣。」

那羣心腹當然是一面看一面讚不絕口，凌道子更就是大捧特捧。「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就是這番壯舉，王爺已可以流芳百世。」

趙光義聽來非獨不覺得肉麻，反而大樂，笑得合不攏咀。

「好，說得好，」笑應着，他舉杯大口大口的將酒往咽喉倒。

畫終於傳到趙普手上，他捧畫在手，面無表情，趙光義目光及處，帶醉笑問：「你說怎樣，精采不精采？」

「精采是精采，」趙普一面將畫送回趙光義面前一面沉吟道：「只不過……」

「不過什麼？你認爲精采便成了，」趙普接吩咐凌道子：「你將畫送到藏珍閣，這幅畫要好好藏起來，流傳百世，好教百世之後，也知道本王的英偉神武。」

凌道子慌忙將畫接住，隨即在四個侍衛的陪伴下，將畫送出去。

× × ×

夜更深，黎明前據說也就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時刻。

置身晉王府中絕不會有黑暗的感覺，即使院子也沒隔多遠便安放着一座石雕的長明燈。

過院子，轉長廊，藏珍閣便已在望。

凌道子一行五人酒氣未過，一些寒意也沒有，談笑着走來倒也輕鬆。

一直到那個白衣人的出現。

那個白衣人彷彿天外飛來，又彷彿地底下冒出，凌道子五人眼前一花，那個白衣人便出現了。

頭也是以白布裹着，看不到面龐，漫天雪花中就像是雪花堆成，那刹那，凌道子五人不由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四個侍衛的反應也不慢，刀出鞘之前暗器先發，一個一把搶過凌道子手中的畫軸，手再翻，一支銅管出現，「錚」的射出了一條繩鈎。

繩鈎鈎住了飛簷，那個侍衛的身子便往上飛去。

白衣人的身手更敏捷，披在身上的白衣白頭巾那刹那疾揚起來，捲飛了射來的暗器。

白衣白頭巾下是一個身穿柳紅色緊身衣衫的長髮少女，與白衣白頭巾飛捲同時，一片紅雲也似飛展，出鞘的長劍却有如一道閃電也似。

一個侍衛首當其衝，鮮血飛激中上半截身子自下而上幾乎被劈開兩邊。

紅衣少女的身形却借這一劈之力翻起來。

四個侍衛都是天絕地滅的一手訓練出來，那搶過畫軸往上拔起的一個更就考慮到來人的意圖，眼看他就要掠到飛簷上，紅衣少女已然翻飛掠至，凌空一劍疾擊。

他的刀急忙封擋，才削出一半，身子已然被紅衣少女攔腰一劍斬爲兩截，畫軸亦脫手。

紅衣少女凌空接下畫軸，風車般倒翻而下，接一刀，還一劍又擊殺一個侍衛。

最後一個侍衛一面高呼「有刺客」，一面倒退，退不了三步，咽喉已被紅衣少女的長劍刺中。

凌道子早已被驚嚇得癱軟在地上，這下子連滾帶爬，急急躲到旁邊一盞長明燈後面。

紅衣少女一陣風也似從長明燈旁掠過，長明燈在劍光中兩斷，凌道子的頭顱亦隨着飛上了半天。

一個個白衣人隨即四方八面出現，無數暗器四方八面襲向那個紅衣少女，破空聲響驚心動魄。

紅衣少女身形更迅速，那些暗器竟然都追不上她的身形，紛紛射空。

兩個白衣人在月洞門閃現，擋住去路，一個隨即在暗器中倒下。

紅衣少女的暗器形如梭子，快而準，暗器射到，她的人幾乎同時亦射到，另一個白衣人刀雖然來得及出手，才劈出兩刀，一個身子便被紅衣少女的長劍斬斷。

紅衣少女一衝而過，十數枚暗器便射來，都射在雪地上，她身形再長，直撞向後院大門。

那扇門絕無疑問已被她做了手腳，立時被她撞開了兩尺寬闊，六尺長短的一塊，她一個身子隨即伏在這塊門板上，順勢飛出了門外。

一批接一批暗器射在大門上，有些雖然穿洞而出，對那個紅衣少女已毫無威脅。門外不過是一個斜坡，積滿了凌雪，那扇門板在紅衣少女控制下有如雪橇，在雪地上迅速飛越。

那些白衣人在高牆上一個個冒出來，看在眼內，不禁瞠目結舌。

那個紅衣少女絕無疑問非常熟識晉王府中的環境，並且安排好退路，胆量更就是超人一等，如入無人之境。

天絕地滅也在高牆上出現了，手中各扣着一具奇形怪狀的大弩。

那兩具大弩每一具都是由四個白衣人扛着，上面放着一支粗而長的鐵箭，末端曳着藥引子，正在「嗤嗤」的燃燒。

天絕地滅的視綫經由大弩上的準子落在紅衣少女的身上，也算準了藥引子燃燒的時間，鬆開機括將箭射出。

那兩支鐵箭射到了一半便變成兩條火龍也似，夜空中着來絢爛奪目。

紅衣少女聽得破空聲響有異，回頭一望，一個身子便從門板上拔起來，落在旁邊一株積滿了雪的枯樹上，積雪立時簌簌飛散，她的身子借樹枝一彈之力再往上拔，櫻唇不知何時已多了一管碧玉哨子，一聲哨響，劃破夜空。

兩支鐵箭同時正中那塊門板，霹靂聲響中爆開，火光閃射門板片片碎裂飛散。

紅衣少女若是仍然在門板上，勢必粉身碎骨，她居高臨下，看得清楚，不由一伸舌頭。

她年紀不過十七八，這一伸舌頭，更添了幾分稚氣，胆子却實在不小。

晉王府無異龍潭虎穴，她胆子若是不大，如何敢這樣出入。

身形才落下，一匹白馬便出現在她眼前，那匹白馬通體雪白，不起一根雜毛，冰天雪地中，就像是幽靈般出現。

紅衣少女身形着地即起，橫越長空，正好落在白馬鞍上。

白馬「希聿聿」一嘯，非常滑溜的一轉，往來路奔回，其快無比，絕無疑問是一匹寶馬。

蹄踏處，雪烟飛舞，少女一把秀髮迎風揚起來，更顯得嬌麗。

天絕地滅與一衆侍衛手下都看在眼內，就是天絕地滅亦露出驚異之色。

地滅立即一聲：「追她回來！」

天絕搖頭。「來不及的了，那匹白馬日行千里，如何追得上？」

「老大——」

「白馬紅衣，除了陳搏那個老雜毛的徒兒香菱，還有那一個？」

「那我們到陳搏那兒……」

「你忘了陳搏在那兒？」天絕反問。

地滅一怔，一聲：「德昭太子府？」

「也許眞人府。」天絕面如寒霜。「但無論太子府眞人府，皇府之內我們都不能胡來，力敵也不如智取。」

地滅一個頭立時變成了兩個，他的智能一向就不太好，也一向認爲武力決定一切。但他也從來不懷疑天絕的決定，看天絕的表情也顯然胸有成竹。

× × ×

陳搏這時候在眞人府。

這個人可以說一個奇人，一個異士，在江湖上名氣極大還是華山派的掌門人。

在一般人心目中，這個人更就與神仙沒分別，他精通醫術，妙手回春，藥到病除，修道同時還懂得煉丹。

傳說中，華山東峯有一個地方叫做「鷂子翻身」，陳搏最初就是在那裏修行。

東峯凡三叠，中朝陽，左玉女，右石樓，之後的一峯頭有一幢用鐵瓦覆蓋的危亭，也就叫做鐵瓦亭，傳說也就是陳搏蓋的，他應趙匡胤之請，匆匆下山，忘記了亭內的一套鐵製的棋盤棋子。

那些棋子傳說並不是凡鐵所製，只要能夠偷到手便可以百病消除，長生不老。

要偷棋子當然不容易，必須從東峯峯頭，像鷂子翻身的翻一個筋斗，翻到峯後面，然後沿着那條飄飄蕩蕩的梯子一直下去，經過千艱萬險，才能落到亭旁。

對一個輕功好的江湖人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江湖人當然也不會相信這種長生不老的傳說。

他們却是不能不承認陳搏的確有藥到回春的本領。

一個人醫術太好難免會被一般人當作神仙般看待。

× × ×

趙匡胤當年請陳搏下山據說也是爲了治病，陳搏當然沒有令他失望，所以地位日高，獲賜眞人府，現在更就是德昭太子的劍術導師。

眞人府也就在太子府附近，門終日大開，却是更令人莫測高深。

紅衣少女的確就是陳搏的徒弟香菱，一騎馬不停蹄，直衝上石階，穿門直入眞人府內。

沒有人阻止，在她這也成了習慣，很自然的在院子將馬勒住，翻身躍下。

兩個青年隨即迎上來，還未開口，香菱已搶着問：「師父在那兒？」

一個青年道：「在後堂，小師妹！」

香菱沒有再理會他們，手抓着那卷畫軸，雀躍着往後堂奔去

× × ×

眞人府的後堂建造得非常怪異，當中是一個八角形的水池，上面已結了一層薄冰，池邊八角白石上分刻着八卦符號，青白的牆壁上却刻着一個個怪怪的甲骨文。

後堂內這時候沒有人。

「師父，師父——」香菱高呼着奔進來。

語聲在堂內廻盪，沒有人回答，香菱來到了池邊，四顧一眼，目光落在冰封的池面上，突然凝結。

冰封的池面彷彿在震動，她也已感到這種震動正在由脚心傳上來。

也就在那刹那，池面的冰封蜘蛛網般裂開，突然片片碎散。

冰封下的池水赫然在旋轉，越轉越急速，變成了一個漩渦，一身全眞羽士裝束閉目盤膝打坐的陳搏隨即在漩渦當中旋轉着升上來。

香菱不由得瞠目結舌。

陳搏凌空升上了池面，也就停留在池面三尺的上空，漩渦未絕，陳搏也只是一停，身形便飛旋出去。

香菱如夢初覺，一聲：「師父——」追出了後堂院子雪地上。

陳搏已然一支竹杆直立在雪地上，在他的脚下赫然已開了一條雪溝。

那條雪溝成環狀，圓得出奇，絕無疑問是他順勢在雪地上旋出來。

他的眼睛已張開，目光有如黑夜中的電光，五綹白鬚在風雪中飛舞，的確是有如天上飛仙。

香菱身形停下，又是一聲叫道：「師父——」

陳搏笑截反問：「你知道這道雪溝像什麼？」

香菱道：「一個圈。」

「不錯。」陳搏再問道：「圈又是什麼？」

香菱搖頭苦笑，陳搏笑接道：「圈者圓也，以其無可形容，故用圈代其象，以其無首無尾，無方向，無上下，強名之爲無極爲道爲眞中，乃太極之升，虛空無體之象，先天地而生者。」一頓接又吟哦道：「五行未到，父母未生，眞空本體，清淨圓明，萬物歸原，只此一圈。」

香菱身形倏的聽着，似懂似不懂。

陳搏身形倏的又凌空，一轉落在圓圈的當中，再一旋，圓圈當中便多了一點。

「這又是什麼？」他又問。

香菱索性搖頭，陳曰接道：「一點，太極之始，名爲太素，一之端，物之物，造物之起端，修仙曰丹頭。無極內，始有一點靈，謂之太極，生天生地生萬物之始，如果子之仁，得土則中，一點出而外分二片，二爲陰陽，既有陰陽，則生生不息。」

他一面說脚下一面旋轉移動，將那一點在圓圈內化開，話說完，圓圈已變成了太極，再一轉，太極又變爲無極，那個圓圈隨即消散，與他深吸一口氣同時，在他抬起的右手中指上已聚了一條三尺長短，手指粗細的雪柱。

「疾——」他接喝一聲，雪柱飛出，箭一般竟然穿透了三丈外的一條柱子。

那條雪柱隨即化爲蒸氣消散，柱子上却多了一個圓洞，香菱看在眼內，雀躍歡呼道：「恭喜師父——」

陳搏拈鬚「呵呵」一笑，忽然省起了什麼似的道：「你不是監視晉王爺的，怎麼？……」

香菱道：「那個混賬東西今夜闖進了達命侯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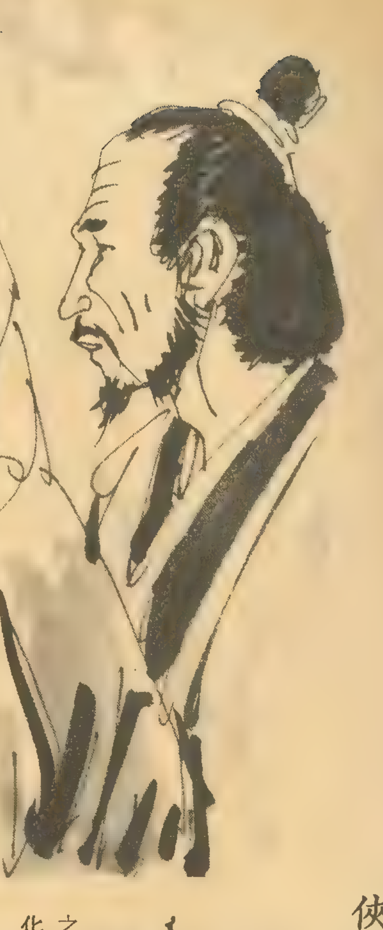
「哦？幹什麼？」

香菱嬌靨一紅，一面將畫軸遞向陳搏一面：「他叫那個凌道子將他做的好事畫下來，却給我搶走了。」

陳搏接過攤開，目光一落，面色一變，再轉落在硃印上，點頭道：「有證有據，這一次還到那個狂人狡辯？」

香菱道：「我看他一定不肯罷休。」

（未完・一一）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從囚禁黑衣人、武鳳的地方出來，碰到了趙幽蘭，她要求他傳授練氣的方法，蕭寒月隨卽答應教她打坐調息之法，一面口述氣功要訣，她天資聰穎，一個時辰已領悟了口訣眞傳，比起他初學時還化了四個時辰快得多，他想起正題詢問黑衣人、武鳳的事，才知道她用毒蜂、毒蚊設防，用毒蚊將黑衣人針傷暈倒，使二人的武功盡失，性情也也變得柔順。蕭寒月辭了出來參加譚三姑、張嵐、王守義召開的練傘功的集會，先由譚三姑教練衆人三招傘功，後由蕭寒月教練一招。然後由常九將烏衣巷的情況作滙報，衆人對李將軍的公子交遊複雜有懷疑……

越深壕夜探楊府　黑衣人截殺羣豪

只聽常九冷冷說道：「錯不了，除非楊府之中，也有一條地道，通往別處。」

譚三姑微微一笑，道：「其實，七王爺府中那條地道，可以通入楊府之中，不知何故，竟然被人封閉起來。」

常九說道：「老前輩不提出來，在下也不便多問，而那條地道的出口，老前輩是否會知道？」

「知道，地道的出口，就在郡主的書房之內……」

張嵐吃了一驚，說道：「這豈不是太危險了。」

譚三姑接道：「我來之前，已在入口處動了手腳，安排了防守的人。」

常九道：「那條地道，建築的年代已很久遠，照我的看法，不但可以溝通王府、楊宅、將軍府三處宅院，只怕還會通往別處。」

譚三姑道：「當年燕王南下靖君側，建文帝……」

突然住口，搖搖頭，歎道：「此乃皇家的家務事情，不說也罷，但那座地道，卻是內接皇宮，淵源流長，不過，大部份都被封閉、截斷。」

常九點點頭，道：「這就對了，那地道可以並行數人，工程浩大，決不是武林中人秘密建築而成。」

張嵐道：「常兄，你究竟瞧到了什麼？肯定了楊府可疑。」

「兩個武林人物，進入了楊府之中，也許他自覺易容之術十分高明，但卻無法逃得過我常某人的法眼。」

王守義道：「從那個方向進入？」

常九道：「北面，雖和民宅相接，但中間隔有一條寬大的溝渠爲界。」

「不錯，那一條渠溝，劃開烏衣巷中三大府第和一般民宅接連的界線，只有楊府一面臨渠，常兄，可看到他們怎麼越過的？」

常九道：「他們飛越溝渠而入，正落入院牆之內，夠明顯了吧！」

王守義道：「那條溝渠，引有河水，深過九尺，寬近三丈……」

常九接道：「對！一躍進入院牆之內，非絕佳的輕功不能辦到，常某人自知沒有那個能耐！可是我親眼看到，絕錯不了。」

譚三姑看看王守義，道：「如照官府的方法，應該如何？」

王守義道：「證據不足，官府中人也無法下手？」

譚三姑道：「那就採用江湖人的辦法，咱們夜入楊府，查看一下！」

蕭寒月道：「幾時動身？」

譚三姑道：「不用急，最好先讓他們派人來趙府之中，咱們以逸待勞，要進楊宅探看，等拿到陰陽傘，再去不遲。」

蕭寒月道：「那不是要兩三天麼？」

「急也不在一時，一旦到了正面相對，恐怕是一場很慘烈的搏殺，白羽令門中人暗器，除了陰陽傘之外，恐怕無法抗拒。」

蕭寒月暗暗歎息一聲，忖道：看來，她對白羽令門中人，畏懼極深。

張嵐道：「天已不早，譚前輩，是否要返回王府休息？」

「不！由今夜起，老身就住在趙府中了，張兄如果沒有要事，最好也留在這裏，如果不把王府牽入漩渦，他們可能還會對王府心存顧忌。」

張嵐道：「我明白老前輩的意思，我叫他們替老前輩準備一間靜室。」

趙府雖然不太大，也不算小，房屋甚多，譚三姑留下來，張嵐、王守義二人，也都留了下來。

張嵐取來了陰陽傘，譚三姑立刻下令練習，這些人中，以她的輩份最高，很自然的，成了發號施令的人。

化了一天一夜的工夫，張嵐、韓伯虎等，都把譚三姑傳的三招，練習純熟，但蕭寒月那一招「風雷並發」，卻是練的參差不齊，而且，練的形式不一，但也總算各有所獲了，但卻沒有一個人，練的和蕭寒月完全一樣。

但陰陽傘的妙用，各人都已體會，盡量把它溶合於自己的武功之中。

譚三姑在趙府住了三天，但一直沒有和趙幽蘭見過面，趙姑娘深居簡出，一直躲在居住的跨院中，但已傳出了話，府中一切事務，都由張嵐作主，賬房裏準備好了數十萬銀票、金葉子，由張嵐下令支用。

趙姑娘托張嵐不托蕭寒月，實是經過了一番巧思的，因爲這旣顯示了對張嵐信託之重，卻替蕭寒月減去了不少困擾。

第四天初更時分，譚三姑決定赴楊府一探究竟，選了蕭寒月、常九、王守義、韓伯虎同行，留下張嵐坐鎭趙府，但他卻希望在去楊府之前，和趙姑娘見面談談。

但張嵐卻代趙幽蘭回了話說，趙姑娘身染微恙，至少還得三天才能拜見譚三姑，白髮龍女心中雖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三更時分，帶着蕭寒月、王守義等一行五人，直撲楊府。

五個人都換了夜行的裝束，除了隨身的兵刃之外，每人都帶了一把陰陽傘，蕭寒月設計此傘時，已經想到方便携帶，可以折疊一起，藏在身上，用時取出，只要一抖，借機簧之力，就立即張開。

這就使得藝業博雜的常九，大感佩服，蕭寒月不但是習武上的天才，而且具有着創造機

關之學的才華。

譚三姑的計劃，本來就是照着敵人的原路，進入楊府的。

但行近那寬大的護府深壕時，譚三姑不禁一呆，估算自己的輕功，可以飛渡，但隨行三人，是否能一躍而過，確實大成問題，如若常九說的是實話，一躍飛渡的人，確然是第一流的身手。

王守義回顧了韓伯虎一眼，低聲道：「韓兄弟，能不能飛躍而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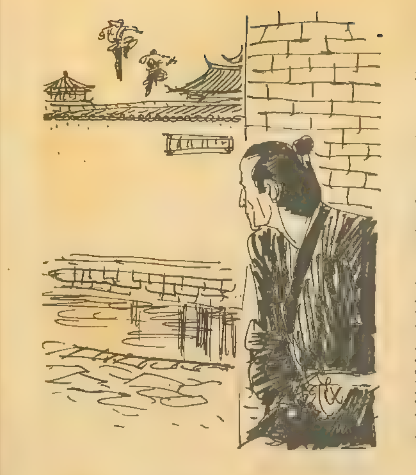
韓伯虎苦笑一下，道：「沒有把握……」

蕭寒月接道：「如此寬闊，在下也沒有一躍而過的把握，何況對岸又沒有接足之處，除非是能飛渡深壕，越過圍牆，一躍不及，只有跌落水中了。」

譚三姑回顧了蕭寒月一眼，笑道：「諸位既然都沒有飛越護府深壕的把握，只有繞道進入楊府了。」

「那倒不用……」常九由身上取出一綑細索，接道：「只要有一人能飛越此壕，把索繩繫在圍牆裏面的大樹之上。咱們就可攀索而過了。」

王守義看那一綑索繩，細過燒香，一皺眉頭，道：「你這一條細繩，能不能承受着一個人……」



常九接道：「這是上佳的蠶絲、銀絲合成，可以吊起三百斤的重量。」

譚三姑取過細索瞧了一眼，道：「好！我先飛渡。」暗提眞氣，騰空而起，一躍兩丈多高，夜色中有如巨鳥掠空，橫渡近三丈的深壕，落入圍牆之內。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好身法……」

常九低聲道：「蕭兄弟，你眞的飛渡不過呀？」

蕭寒月呆了一呆，說道：「我……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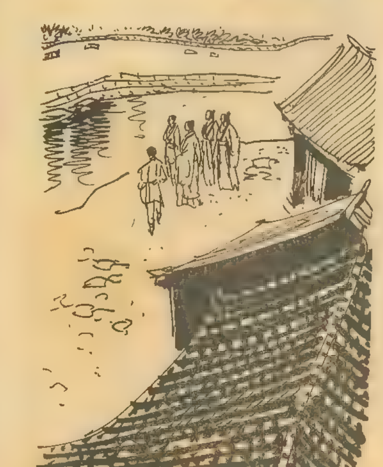
借繩索之助，王守義、韓伯虎、蕭寒月都輕易渡過，常九走在最後，收好索繩，躍下圍牆，發覺了這裏竟是一座荒涼的花園。

園中高大的白楊，垂柳樹下，蔓生着及腰的雜草，佔地約五畝大小，看荒涼淒清景像，似乎是這座後園，已經有多年沒有打掃修整過了。

譚三姑皺皺眉頭，低聲道：「常九，你沒有記錯吧？」

「不會錯，連咱們進入楊府的路線，也完全一樣。」

「怎會如此的荒涼……」王守義也有些大



惑不解的說道：「楊尚書聖眷正隆，楊夫人尚留金陵，什麼原因，竟使府中花園，如此荒蕪，當眞是不可思議了？」

常九右手高舉揮動，以便在夜色中使人看得淸楚，此時夜闌人靜，這荒廢的花園中，目力所及處不見一點燈火，雖是微小的聲息，仍可傳出甚遠。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常九的身上。

常九示意羣豪分散隱伏，立刻伏地傾聽。

王守義和蕭寒月藏身於一處，忍不住低聲問道：「蕭兄弟，常九裝模作樣的，好像眞會傳說中的天視地聽之術？」

蕭寒月點點頭，道：「天視之術，我沒見過，但常兄會地聽，絕不會錯……」

忽見靜伏於地的常九，又舉起一隻手，左右搖動一下，立時縮入了一叢荒草之中。

王守義小心翼翼的轉動目光，四下探視，卻瞧不出一點跡象，心中暗暗罵道：常九這老小子，倒會捉弄人哪……。

心念未息，呼的一陣勁風，掠頂而過，落在兩丈外的荒草之中，着地無聲。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黯淡的星光之下，手中的長刀，閃動着冷森森的光芒。

果然是有人來了，王守義不禁暗叫了一聲



慚愧。

只看那人如巨鳥飛落的身法，已知是一流高手。

黑衣人卓然靜立，目光轉動四顧了一陣，突然飛出兩聲鴉噪般的鳥鳴。

餘音未絕，連聲衣袂飄風，兩個黑衣人疾掠而至，和那先到的黑衣人會合一處。

原來那鴉噪的聲音，竟然是他們連絡的訊號。

三個黑衣人分由三個方向現身，分明是聽到什麼警訊，圍堵了過來。

蕭寒月運足目力，發覺這三個黑衣人穿着的衣服形式一樣，手中的兵刃，也是一樣細長如劍，但卻是一面薄刃的長刀。

使用這種兵刃，能自然給人一種慓悍，犀利的感覺。

蕭寒月想到了殺手風七，似乎也是用同樣的兵刃。

難道這些黑衣人，也是風字排名的殺手？

三個黑衣人會合一處，並未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目光，立刻分佈成了一個三角形的陣勢，相背而立，六道目光，不停向荒草中探視。

忽然，一個黑衣人飛身而起，撲向丈餘外一處草叢，長刀過處，雜草紛飛。

突然，一道劍芒飛起，擋開長刀。

原來是韓伯虎隱身之處，被人發覺，那一刀十分凌厲，迫的韓伯虎拔劍拒敵。

黑衣人一語不發，長刀疾攻，一口氣連攻了一十三刀，刀刀直取要害，兇險絕倫。

蕭寒月目光過人，看的十分清楚，韓伯虎在對敵之中，連用了譚三姑傳授的兩招武功，那本是施展陰陽傘的招術，韓伯虎竟把它融入了劍法中施用，也幸得如此，仗此兩招護身，才沒有傷在對方刀下。

王守義雖沒有蕭寒月這麼看得精細入微，

但也看出了韓伯虎連連後退，處境甚危，正想挺身而起，喝止對方行兇，卻被蕭寒月一手按在肩上。

原來他身爲捕頭多年，每次辦案緝兇，和對方動手相搏時，都堂堂正正的亮出身份，邪不勝正，倒也有相當的威嚇作用，眼看韓伯虎不是黑衣人的對手，不自覺的要大發官威。

忽見寒芒飛射，黑衣人凌厲無匹的刀勢，全被接了過去。

原來，白髮龍女譚三姑飛身而出，擋住了那黑衣人。

韓伯虎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長長吁一口氣。

他被禮聘爲威遠鏢局的副總鏢頭，也算是江湖上年輕一代中的高手，經過多次凶險惡戰，但從沒有過今夜連還手機會都沒有的搏殺。

韓伯虎也不過剛剛喘一口氣，另外兩個黑衣人已然由兩側疾撲而至，人未到，兩隻寒芒閃電的長刀，分左右攻向韓伯虎。

譚三姑身軀橫移三尺，長劍一展，接下左邊攻來的一刀，力搏兩個刀手。

韓伯虎不能逃避，只好接下右面那黑衣人，又拚鬥起來。

王守義低聲道：「韓伯虎不是敵手，我去助他一臂之力。」長身而起，鐵尺一揮，加入戰圈。

這時，六個人分成兩處惡戰，譚三姑以一敵二，王守義、韓伯虎卻以二對一。

動上手，王守義才算眞的領教了黑衣人長刀招數的兇厲，每一刀都是取命奪魂的攻勢，兩人合力，竟還是攻多守少。迫的王守義不得不取出銅索應戰，才算把局面穩住。

既然已動上了手，蕭寒月不再隱藏，緩緩站起了身子。

常九也亮了相，行走至蕭寒月的身側，道：「今夜之局，只怕很難善了，我見過不少高手相搏，卻從沒有見過那些黑衣人的打法，招招都是拚命的架勢。」

蕭寒月道：「他們本來就是殺手，學的刀法，自然也都是最兇厲的刀法。」

常九道：「幸好今夜是白髮龍女這等高手同來，否則……」想到蕭寒月的武功，似尤在白髮龍女之上，突然住口不言。

蕭寒月接道：「譚前輩武功高強，劍法博大深奧，力敵二人，似是尚有餘力，王兄、韓兄以二對一，也暫可保持不勝不敗之局，我擔心的是再有敵人現身，那就……」

「那就要看你的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我……」

「對呀！追踪偵察，我常某絕不後人，但對敵搏殺，那就要看你蕭兄弟了。」

「我擔心，胸中熟記的劍招不多，纏鬥下去，恐怕三五十個照面就沒有可用的新招了，再者，我怕……」

常九接道：「怕……你怕什麼？」

蕭寒月搖一搖頭，歎道：「我怕出劍傷了人。」

「什麼？……」常九有些氣結的說：「動手相搏，優勝劣敗，你怕傷人？……」

「是啊！自和譚老前輩動手之後，就思索自己的劍招，好像霸氣太重，招出如狂，恐怕收手不住，傷了人命如何是好？」

常九歎口氣，說道：「你怕不怕人家傷了你？」

「當然也怕，不過，殺人的事，寒月從來未曾試過，一旦血染征衣，殘軀斷肢，實不忍心……」

「蕭兄弟……」常九有些無奈的說：「你應該讀書的，爲什麼要學劍，江湖生涯，本就殘酷，强存弱亡，難免會手沾血腥，你不傷人，人要傷你……」

蕭寒月接道：「可是我……」



「你要想想趙姑娘、趙大夫！你傷的是江湖上的敗類、殺手，你是在行俠仗義，以殺止殺，就算你不忍心取他們的性命，也該使他們失去武功，不再爲惡。」

蕭寒月點點頭，道：「常兄之言，倒也有理。」

常九吁一口氣，忖道：「總算解開了他的心結，要不然，縱然面臨危困，他也很難下出手的決心了。」

就在兩人談話的工夫，夜暗之中，突然又出現四個黑衣人，同樣的黑色勁裝，同樣的細長鋼刀。

這些人似是都不願說話，一打量場中形勢，立刻分頭欺上，一個夾攻譚三姑，一個撲向王守義，另兩個卻繞道向蕭寒月和常九撲來。

白髮龍女劍招連變，刺傷了一個黑衣人的左臂，但他受傷不退，攻勢反而更見兇厲，刀走險招，全是同歸於盡的拚法，這就使得譚三姑也有些心中震驚了。

眼見又有四個黑衣刀客現身，頓感今夜之局，難有善終，忍不住轉頭望向蕭寒月……。

就這心神一分，忽覺肩頭一涼，衣衫破裂，一陣傷疼，心中大駭，趕忙收攝心神，劍勢連變，穩住險局。

這些黑衣人的刀法凌厲，如同水銀洩地，無孔不入，由不得一點大意。

常九急急叫道：「譚前輩分心受傷，恐難以一敵三，王守義、韓伯虎如被分開，兩人也支持不了多久，你……」

一股刀風逼了過來，常九揚動右手中的黑色鐵封筒，封開刀勢。

這是地鼠門的一種特異兵刃，叫作如意棒，筒中套筒，都是精鋼打成，既可用作鑽入地下的助聽之器，也可以用作克敵的兵刃。

（未完．十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竺秋蘭拉住岳少俊的衣袖從小酒館出來，避開打架的塲面，虎倀敖無忌不讓他們走，虎爪孫無害攔住要算酒錢，二人想將他們阻攔，竺三姑叫女兒竺秋蘭、岳少俊快走，二人走了十數里歇下，竺秋蘭談論宋朝「貞姑劍」抗金兵失落的寶劍就在瓜州三义河的揚子橋附近，是江湖上轟傳的一件大事，黑白兩道都來此尋劍……突然，孫無害帶着鐵筆李北魁、鋼爪何伯通追踪而至，李北魁將竺秋蘭點了穴道，岳少俊奮起將他們二人擊傷，孫無害想試探岳少俊是那家武學，結果不敵認輸而去。竺秋蘭送岳少俊到眞州碼頭，還贈送盒劍才和他分手道別。

借故來找碴

那漢子直起腰來，瞪着眼，叱道：「小子，你是瞎了眼睛！」

岳少俊看他說話無禮，不覺朗聲道：「你就是官船，也不能出口傷人。」

那漢子嘿然道：「老子出口傷人，那只怪你瞎了眼睛，還不快滾？」

岳少俊聽得大怒，喝道：「你們這是仗誰的勢力？」

另一個也直起腰來，說道：「你和他囉哩囉嗦什麽，不長眼睛的東西，把他丢下江裏去，不就完了？」

「對！」

先前那個漢子說聲「對」，一隻壯健有力的手爪，猛然一伸，朝岳少俠當胸抓來。

岳少俊劍眉一剔，冷然道：「開口罵人，動手打人，你們還有沒有王法？」

一把扣住對方脈門，一帶一摔，把那漢子摔了一個觔斗，跌出去七八尺遠。

另一個漢子眼看同仁被人摔出去，口中大喝一聲：「好小子，你是活膩了！」

受託送密函

隨着喝聲，一個虎跳，伸手來揪岳少俊的肩頭。

岳少俊還是那一招，探手一抓，就把他摔了出去。

這一下，早就驚動了船上的人，兩個漢子被摔得灰頭土臉，爬起身子，正待朝岳少俊撲來，船頭上飄來一陣香風，響起一個嬌脆的聲音，問道：「你們和誰在吵架？」

兩個漢子作勢待撲的人，立即剎住身體，躬身叫了聲：「翠姑娘。」

那被叫做翠姑娘的，是一個俏麗的青衣少女，瞪着杏眼，說道：「我是問你們又在跟誰吵架了？」

其實她眼角瞟動，早就看見岳少俊了，只是故作不見而已。

先前那漢子伸手指指岳少俊，氣憤的道：「這小子問都沒問清楚，就往碼頭上闖來，小的要他快滾，出手阻攔，他就摔了小的一個觔斗。」

翠姑娘道：「就是這樣？」

她俏眼一下落到岳少俊身上，說道：「人家是一位文質彬彬的讀書相公，準是你們惹了他，對不？」

另一個漢子道：「翠姑娘，妳別瞧他斯文還是個會家子，手把可緊得很呢！」

翠姑娘柳眉兒一挑，輕啓櫻唇，喂了一聲，說道：「這位相公，深更半夜，闖到碼頭上來，莫非是衝着咱們來的？」

岳少俊抱抱拳道：「姑娘明察，在下只是急於渡江，看到碼頭上有船正在解纜，就上來問一聲，可是開對江去的？不料這兩位船家，出言不遜……」

翠姑娘問道：「他們如何出言不遜，開罪了相公呢？」

岳少俊道：「船家開口就叫在下滾，還罵在下瞎了眼睛。」

翠姑娘咭的一聲抿嘴輕笑，說道：「你擅自闖上碼頭，還敢朝船上窺伺，他們叫你快滾，還是客氣的，你就算不睜開眼睛瞧瞧也該有個耳聞，這是誰家的船？」

岳少俊聽得不覺氣往上衝，問道：「這是誰家的船？」

翠姑娘噗哧笑道：「所以他們要說你瞎了眼睛！」

岳少俊冷笑道：「在下看姑娘外貌娟秀，必然是個明事達理之人，那知和他們竟是一丘之貉。」

翠姑娘花容微變，怒氣說道：「你敢罵人？」

岳少俊朗笑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姑娘不先出口傷人，在下也不會罵妳了。」

翠姑娘一張俏臉，氣得發黃，哼道：「我當有誰吃了豹子胆，原來是存心找碴來的了，哼，我倒不相信你究有多大能耐，敢到咱們小姐船頭前面來撒野。」

隨着一抬皓腕，一隻纖纖玉掌，朝岳少俊臉上摑了過來。

岳少俊冷笑道：「你們果然都是些狗仗人勢的下人！」

他連瞧也沒瞧，探手之間，就一把扣住了揚手打來的玉腕，但因對方是個姑娘家，他沒有抖手把她摔出去。

不，他抓住柔若無骨，滑若凝脂的玉腕，才發覺自己不該去扣人家姑娘家的手腕，趕緊五指一鬆，放開了手。

翠姑娘糊裏糊塗被人家扣住手腕，心頭機伶一顫，口中輕「啊」一聲，急急往回便抽，差幸岳少俊適時鬆手，她才一掙就脫，輕易抽了回去。

她一張粉臉，在這一瞬之間，脹得像紅緞子一般，一手揉着那隻被抓過的玉腕，鼓起香腮，羞怒交集，狠狠的道：「好哇，你敢欺負我，哼，今晚饒你不得！」

驀地一翻衣裙，鏘然劍鳴，手中已多了一柄精光閃閃的短劍，劍尖一指，叱道：「狂徒，看劍！」

身形一幌，正待朝岳少俊欺上去。

只聽船頭上適時傳來一個出谷黃鶯般的嬌脆聲音：「小翠，不得無禮。」

翠姑娘趕緊站住，委屈的道：「小姐，是他先不講理。」

岳少俊迴目看去，只見船頭俏生生站着個穿着淺綠衣裙的女郎，只是臉上垂着一層薄薄的輕紗，使人看不到她的容貌。

但只要她臨風俏立，衣袂輕颺，宛如

凌波仙子一般，準是一位絕色美人。

綠衣女郎道：「我都聽到了，是妳們仗勢欺人，理虧於先，還不過去給人家相公賠禮。」

翠姑娘橫了岳少俊一眼，口中應了聲「是」，微一檢衽，不太願意的道：「我給你賠禮了。」

岳少俊淡淡一笑，朝綠衣女郎抱抱拳道：「驚擾小姐，在下深感不安，告辭。」說完，轉身欲走。

綠衣女郎輕啓櫻唇說道：「這位相公請留步。」

岳少俊回身道：「不知小姐還有什麼見教？」

綠衣女郎道：「你不是急着要渡江麼？寒家這條船，正是直放對江，相公如不嫌棄，就請上船。」

岳少俊不由得一怔，他原想搭個便船，但沒想到船上只是一位小姐，更沒想到這位小姐竟有這般大方，邀自己到她船上去。

他自小從未和女孩子打過交道，一時不覺微現趦趄，說道：「這個……只怕不太方便吧？」

綠衣女郎一雙晶瑩目光，透過輕紗望着他，微哂道：「我們本來就是開到對江去的，搭個便船，那也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不方便的，相公只管請上船好了。」

說完，輕盈的轉身往艙中走去。

翠姑娘臉上掠過一絲詫異的神色，抬眼看着岳少俊，心頭不禁有些明白過來，輕哼一聲，催道：「我家小姐請你上船，還不快些上去？」

她轉過身來，面向岳少俊，等着他先行。

岳少俊躊躇了一下，還是舉步朝跳板上走去。

翠姑娘在他身後，走上跳板，搶在前頭，替他打起中艙湘簾，說道：「相公請進。」

岳少俊原意又想搭個便船，何況船上又只是人家女眷，自然不便再進艙去了，這就拱拱手道：「多謝妳家小姐，與人方便，在下只要在後艙有一席之地，可以容身就夠了。」

翠姑娘撇撇櫻唇，說道：「瞧你身手不凡，怎麼迂得像個書呆子？」

只聽艙中傳出綠衣女郎的聲音說道：「相公既已上船，怎不請到艙中來坐，渡江少說也得一個時辰，後艙地方逼窄，風浪又大，豈是待客之道？我看相公還是不用客氣了。」

翠姑娘一手撩着湘簾催道：「是啊，我家小姐請你進去，相公還客氣什麼？」

岳少俊經她主僕二人一催，只得低下身子，跨入艙去。

這中艙地方相當寬敞，收拾得窗明几淨，（兩邊各有一排玻璃窗，此時夜色已深，船窗都已閉上了）纖塵不染。

綠衣女郎坐在一張小桌邊上，這時盈盈站起來，柔聲道：「相公請坐。」

岳少俊連忙拱手道：「在下多有打擾，心實不安。」

綠衣女郎瞟了他一眼，（她垂着面紗，岳少俊自然看不到她）輕聲的道：「我們萍水相逢，也算得一個緣字，相公儘說客氣話作什麼？」

翠姑娘識相的道：「相公請坐咯，小婢給你沏茶去。」

她居然前倨後恭，話聲一落，翩然朝艙外而去。

綠衣女郎道：「你怎麼老站着，不坐下呢？」

岳少俊拱拱手道：「在下告坐。」就在進門的一張矮椅上坐了下來。

船開了，夜間風浪較大，一離開了碼頭，就搖搖幌幌的站立不定，自然得坐了下來才行。

綠衣女郎抿抿嘴，輕笑道：「小翠說你像書呆子，瞧你這副樣子，眞像是書呆子。」

話鋒一轉，接着問道：「我看你不像是江湖武林中人。」

岳少俊道：「在下本非武林中人。」

綠衣女郎道：「你是世家子弟，讀書相公，對不！」

岳少俊道：「在下雖未應試，但十年寒窗，確實下過一番工夫。」

綠衣女郎欣然地說道：「這就是了，只有讀過書的人，言談舉止，才能雅而不俗……」

翠姑娘一手托着茶盤，走了進來，接口笑道：「只是有些酸罷了。」

綠衣女郎喝止道：「小翠，不准妳多嘴。」

翠姑娘應了聲「是」，把一盞茶送到岳少俊的面前，說道：「相公請用茶。」

岳少俊道：「多謝姑娘。」

翠姑娘抿抿嘴，正待說話。

綠衣女郎抬頭問道：「我還沒有請教相公尊姓大名呢？」

岳少俊道：「在下岳少俊？」

翠姑娘道：「我家小姐叫惲慧君。」

綠衣女郎嬌急的叫了聲：「小翠……」

翠姑娘嬌笑道：「小姐問了人家岳相公的姓名，自然也得把姓氏告訴人家咯，小姐自己不好意思說，由小婢代說出來，這有什麼不對了。」

綠衣女郎道：「我並沒有瞞岳相公之意。」

接着又問道：「岳相公，渡江到那裏去？」

岳少俊道：「鎭江。」

翠姑娘偏頭問道：「岳相公到鎭江去幹麼？」

岳少俊說道：「在下是想找一個人去的。」

翠姑娘喜道：「這麼說，岳相公在鎭江不會停留得很久，咱們在一兩天之後，也要回揚州去了，岳相公辦完事，就到咱們揚州去玩。」

綠衣女郎面紗裏面，眨動着一雙亮晶晶的秋波，接口道：「岳相公如肯光臨寒舍，小妹竭誠歡迎。」

岳少俊聽她口氣好像十分認眞，心頭暗暗一怔，忙道：「在下如果有暇，定當造訪。」

綠衣女郎幽幽的道：「小妹之意，想把岳相公這句『如果有暇』四字，稍予修改。」

岳少俊道：「不知小姐如何改法？」

綠衣女郎道：「改『鎭江事了』，岳相公以為如何？」

岳少俊聽得又是一怔，暗道：「如果照她所改，那不是『鎭江事了，定當造訪』？她是個冰雪聰明的姑娘家，自然不肯明說，邀約自己到她家裏去，才故意說要修改自己說的四個字，這不是明明在邀約自己麼？」

他望着她，一時竟然答不上話去。

翠姑娘悄悄的退出艙去。

綠衣女郎看他沒有作聲，忽然話聲幽怨，低低的道：「你不願意？」

岳少俊連忙說道：「小姐言重了，在下……」

綠衣女郎幽幽的說道：「我知道，你也許認為是咱們只是邂逅萍水，未免交淺言深，只是我却不知道為什麼竟會……竟會……」

她說了兩個「竟會」，底下的話，覺得十分碍口，於是話鋒一轉，接着道：「岳相公人品、風度，令我心折，我自恨生為女兒身，不然，和你岳相公兄弟論交，豈不是人間快事，古人說得好，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

岳少俊聽得心弦暗暗一震，連忙拱手道：「多蒙小姐錯愛，在下愧不敢當。」

綠衣女郎道：「岳相公如不見棄，我小字慧君，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岳少俊道：「這個……」

綠衣女郎道：「我剛才說過，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我自信不是世俗女子，岳相公也不是濁世執袴，小妹以誠相待，約你鎭江事了，前去寒舍一見，難道你眞的不屑一顧麼？」

岳少俊為難的道：「小姐言重，在下絕無此意，只是……」

綠衣女郎道：「那麼你是……」

她緩緩伸手摘下蒙面輕紗，說道：「這是我爹要我戴上的，他老人家說：行走江湖，不可以面貌示人，岳相公正人君子，小妹故而取下面紗，俾日後相見，你就不會當面不相識了。」

面紗取下來了，這位姑娘扁臉塌鼻，面貌十分平庸，反不如她貼身使女小翠，生得眉目娟好，俏麗動人。

岳少俊看了她眞面目，本來歷落不安的心神，反而平靜下來，含笑道：「小姐快請把面紗戴上了。」

綠衣女郎眨動一雙盈盈如水的眼睛，嫣然一笑道：「岳相公記住小妹的面貌了麼？」

她這一笑，也露出一排雪白的貝齒。憑良心說，她面貌雖然平庸，但一雙秋波，和一口編貝般的牙齒，却是美極！

岳少俊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綠衣女郎舉手戴上面紗，說道：「岳相公還沒答應小妹，鎭江事了，是不是肯去寒舍一行？」

岳少俊道：「承蒙小姐見邀，在下此行事了，自當踵府趨訪。」

綠衣女郎輕輕歎息一聲道：「總算我沒有看錯人，岳相公果然是正人君子！」

剛說到這裏，只見小翠掀簾走入，說道：「小姐，小婢看到岸上有着不少燈火，不要是舅太爺派人接咱們來了。」

綠衣女郎道：「舅舅雖然知道我要來，但也不會老遠的派人來接呀！」

小翠神秘一笑：「這可說不定，舅老爺不派人來？自會有人……」

綠衣女郎嬌叱道：「小翠，妳胡說些什麼？」

小翠吐吐舌頭，很快又退了出去。

船已緩緩靠岸，終於停下來了。

只聽小翠已在艙門口喊道：「小姐，是表少爺親自接妳來了，轎就停在碼頭上，小姐請上岸了。」

綠衣女郎口中「唔」了一聲，站起身朝岳少俊道：「岳相公請。」

小翠跨進艙門，低聲地說道：「小姐，妳先上去，岳相公還是待會兒再上去的好。」

綠衣女郎道：「那為什麼？船已靠岸，岳相公是我的客人，自該先請，妳別嚕囌。」

小翠應了聲「是」，只好先行退出，一手打起湘簾。

綠衣女郎叮嚀道：「岳相公別忘了揚州之行，使小妹望穿秋水……」

語聲一頓，不待岳少俊開口，就抬手說了聲：「請。」

岳少俊略為謙讓，也就不再客氣，舉步跨出船艙。

綠衣女郎跟着走出，船夫早已放好跳板，仍由岳少俊走在前頭，綠衣女郎則由小翠攙扶着走上岸去。

江岸上約莫站着七八個一色靑衣短襖的漢子，手上擎着火把，列隊相迎，邊上還停着一頂靑紗軟轎，轎旁站着一名小厮，手牽一匹全身雪白、沒有一根雜毛的駿馬。

這些人前面，面向船隻，站在跳板上面，還有一個英俊少年。

這人身穿一襲天藍長袍，腰束玉扣闊帶，足登粉底薄靴，髮綰天藍緞結，生得長眉朗目，面如冠玉，唇若塗朱，只是眉宇之間，帶着點驕氣！

那藍衫少年看到首先走上跳板來的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青衫少年，不由得微微一怔！

岳少俊自然也看到了藍袍少年，心頭登時想起方才小翠要小姐先上岸去待會才讓自己上去之言，一時暗暗嘀咕，大概此人就是小翠口中的表少爺了，當下只得朝他抱了抱拳。

藍袍少年雖然對岳少俊十分注意，但却傲不為禮，目光一下轉到綠衣女郎身上，迎前一步，含笑說道：「表妹，妳怎麼直到這時候才來，愚兄午牌時分，就趕來碼頭。一直等到此時，我還以為妳今晚不會來了呢？」

綠衣女郎檢衽道：「有勞表哥遠迎，小妹有事就擱了一會，誰叫你們老遠到碼頭來接了。」

藍袍少年道：「是爹他老人家不放心，說這幾天來，路上不大安寧，非要愚兄趕來不可。」

綠衣女郎道：「舅舅也眞是的，我又不是小孩子，還怕走失不成。」

藍袍少年銳利的目光一轉，問道：「表妹，這位是……」

綠衣女郎輕「啊」一聲道：「我忘了給你們介紹，他是岳相公……」

岳少俊不待她說完，連忙拱手道：「

在下岳少俊，方才在對江碼頭，搭乘小姐便船渡江的。」

說到這裏，回身朝綠衣女郎作了個長揖道：「多蒙小姐賜助，搭乘便船，在下感激不盡，就此告辭。」

綠衣女郎兩道晶瑩目光在蒙面輕紗之中，眨動了一下，說道：「岳相公不用客氣。」

藍袍少年目光凝着綠衣女郎，勉強笑了笑，也拱手道：「岳兄請便。」

一面回頭道：「表妹，時光不早，快請上轎了。」

岳少俊別過了兩人，就自顧自飄然離去。

綠衣女郎目送他遠去，才坐上軟轎，小翠替她放下轎帘。

藍袍少年自然看得出來表妹的神態，俊目之中，不禁飛過一絲異樣的神采，抬手一招。

那小廝立即牽過馬匹，藍袍少年一躍上馬。

兩名靑衣漢子抬起軟轎，由其餘幾名漢子擎着火把，護轎先行，藍袍少年朝那小廝打了個手式，然後跟着轎後而去。

× × ×

就在衆人離去之後。

不久，江面上出現一條小艇，因為天色黝黑，江面上不能看得太遠，小艇體積小，更不易為人發覺。

這條小艇划得很快，不過轉眼工夫就已靠岸，但見一條人影從艇上騰空飛起，一下就躍上碼頭。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漢子，面貌白淨，一雙目光，在黑夜中烱烱發光，一望而知是個極為精幹的人。」

這人登岸之後，目光左右一掠，立即遠遠綴着軟轎下去。

這一行動就顯得極為鬼祟，但從他由小艇躍起，落到岸上，居然不聞絲毫聲息，和遠綴着軟轎，時而躲閃，時而飛掠的身法，輕靈俐落，可以想見他一身武功，顯然極高。

他是什麽人？有什麽任務呢？除了他自己就誰也不會知道了。

× × ×

鎭江，古名京口，運河與長江交叉而過，商業鼎盛，城中街道寬闊，生活富庶，因此雖然是子夜，大街上還有很多地方燈火依然通明。

秦樓楚館，笙歌未歇，幾家較大的客店，仍有客人出入。

岳少俊就在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走了進去。

就在他進入客店之後，他身後緊跟着走來一名小廝模樣的人，在客店門前探首探腦的，等他看清楚了客店字號叫做平安老店，才悄悄退走。

只要看這人一身打扮，不就是剛才在碼頭上給藍袍少年牽牲口的小廝。

他為什麽要綴着岳少俊來呢？

× × ×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岳少俊會過店帳，還跟帳房打聽了常州如何走法，才出門而去。

他本來有一匹馬代步，但昨晚在瓜州小酒店裏，被竺秋蘭拉着他衝出酒館，牲口就留在酒館後面的松棚底下，如今就只好步行了。

中午時分，趕到丹陽，也沒進城，就在城外大路邊一處麵攤上打尖。

這裏正是南北交通要道，許多趕路的人，都在這裏落脚，到了中午時光，打尖的食客可眞不少，幾張桌子都坐滿了人。

岳少俊要了一碗麵，一盤肉包子，正在吃喝之際，和他同桌的三個食客起身走了，接着走進來的是一個身穿靑布大褂，中等身材的中年漢子。

他朝岳少俊抱抱拳道：「這位相公，可是一個人麽？」

岳少俊抬頭道：「在下只是一個人，兄台請坐。」

那中年漢子說了聲「謝謝」，就在岳少俊的對面坐下，店伙送上一壺茶水，問了要吃些什麽，便自退去，岳少俊也沒去理會，只是自顧自的吃喝完畢，起身付帳，跨出松棚，正待上路。

只見一名小廝模樣的人，匆匆忙忙走來，躬躬身道：「這位可是岳相公麽？」

岳少俊聽得一怔，說道：「在下正是岳某，你是……」

那小廝連忙陪笑道：「小的是奉我家公子之命，來請岳相公的。」

岳少俊問道：「你家公子是誰？」

那小廝道：「岳相公見了我家公子，自會知道。」

岳少俊道：「在下和你家公子素昧平生，他命你前來找我，不知又是何事？」

那小廝連連躬身道：「我家公子只命小的前來相請，公子沒有說，小的就不知道了。」

岳少爺雖覺事出離奇，想不透這人是誰，但也抵不住好奇，點點頭道：「好吧，你家公子現在何處？」

那小廝道：「我家公子就在前面不遠，恭候岳相公大駕。」

岳少俊一抬手道：「有勞帶路！」

「是，是。」

那小廝連聲應「是」，說道：「岳相公請隨小的來。」

說罷，就走在前頭領路。

岳少俊跟着他身後走去，差不多走了里許光景，依然不見有人，忍不住問道：「你家公子究在何處？」

那小廝伸手朝前一指道：「就在前面涼亭裏。」

岳少俊隨着他手指看看，果見前面路旁，矗立着一座六角涼亭，亭前還拴着一匹神駿的白馬，心頭不覺一動，暗道：「這匹白馬，不是昨晚那藍袍少年的麽？」

心念轉動之際，那小廝已領着他奔近亭前。

這回方清楚了，涼亭石欖上，坐着的不是昨晚在碼頭上見過的藍袍少年，還有誰來？

他面前石几上，放着一個白瓷茶盤，盤中放一把金釉細瓷茶壺，兩茶盞，看情形，他正在亭中品茗。

不是麽，就在亭左石階上，還放着一個紅泥小爐，爐火正紅，一把紫銅壺嘴裏，正在冒着熱氣，烹水燒茶。

岳少俊堪堪走近，藍袍少年已經站了起來，拱手道：「烹茶待客，兄弟已經恭

候多時了。」

岳少俊連忙抱拳道：「兄台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藍袍少年說道：「有屈岳兄大駕，請坐。」

他雖在謙讓，眉宇之間，依然有着一股凌人的傲氣。

岳少俊不知他約自己前來，究有何事，但人家既以禮相待，只得舉步走入，一面含笑說道：「在下還未請教兄台尊姓大名？」

藍袍少年微哂道：「兄弟請岳兄前來，通姓道名，並無必要。」

那小廝趨入亭中，沏好了茶，然後替兩人面前斟了一盞茶，說道：「岳相公請用茶。」

「多謝管家。」

岳少俊目光一抬，注視着藍袍少年說道：「那麽兄台邀在下前來，諒必是有事了？」

「正是！」

藍袍少年道：「岳兄請坐了好說。」

岳少俊依言在他對面坐下，說道：「在下洗耳恭聆。」

藍袍少年取起茶盞，說了聲「請」，緩緩喝了一口，放下茶盞，才道：「岳兄何方人氏，到鎭江來有何公幹？」

岳少俊道：「兄台問的是在下私事，在下有奉告的必要麽？」

藍袍少年目中寒芒一閃，冷然道：「自然有此必要了，兄弟聽說岳兄是到鎭江有事，但閣下在鎭江城中，一宿即行，不知要上那裏去？」

岳少俊劍眉微攏，說道：「這就奇了，在下要去那裏，又和兄台何干？」

藍袍少年哼一聲道：「兄弟邀你來此一敘，並無惡意，只想瞭解一下兄台來歷，和到江南來，究有何事？依兄弟相勸，兄台還是實言相告的好。」

岳少俊怫然道：「兄弟連姓名都不肯見示，却硬要問在下行踪，不嫌太過份了麽？在下無可奉告，告辭了。」

說完，虎的站了起來。

藍袍少年也跟着站起來，喝道：「站住！」

岳少俊道：「兄台還有什麽事？」

藍袍少年雙目寒光飛閃，冷聲道：「你不把話說清楚了，就想走麽？」

岳少俊臉上微有怒意，說道：「在下和兄台素昧平生，兄台這般相逼，究竟是為了什麽？」

藍袍少年道：「因為你行踪可疑。」

岳少俊聽了一怔，問道：「在下行迹，如何可疑？」

藍袍少年冷笑道：「你心裏明白。」

岳少俊愕然道：「在下倒要請教，兄台究竟所指何事而言？」

藍袍少年大笑，道：「你昨晚守候在江邊，請求搭乘舍表妹船隻渡江，是何居心？」

岳少俊輕哦一聲，說道：「兄台這是誤會，在下趕到碼頭之時，因夜色已深，別無渡江船隻，正好遇上惲小姐的船將啓碇……」

「不用說了！」

藍袍少年截着道：「你明知我表妹來歷，這還不是別有用意麽？」

岳少俊臉色微變，說道：「兄台怎好如此說話？」

「難道我說的不對？」

藍袍少年右手一抬，鏘的一聲，掣出佩劍，厲聲道：「你既然不肯實說，兄弟只好把你留下來了。」

岳少俊劍眉剔動，說道：「兄台要和我動兵刄？」

藍袍少年目中閃着驚人的異采，點頭道：「不錯，閣下敬酒不吃，那只好請你吃罰酒了。」

岳少俊心中大是有氣，哼道：「兄台看來一表非俗，怎的如此不講理？」

藍袍少年盛氣的道：「對付奸宄小人，本來就不用講理，何況我先禮後兵，江湖禮數已盡，聽說你身手不凡，你的兵刄呢？」

岳少俊道：「在下和你往日無仇，近日無怨，兄 不要逼人太甚？」

藍袍少年凝目喝道：「你再不亮出兵刄，莫怪本公子出手無情！」

長劍一指，森寒劍鋒，直逼岳少俊面門，岳少俊斜後半步，怒聲道：「兄台這等盛氣凌人，在下百口難辯，說不得只好奉陪了。」

說完，探手取出竺秋蘭送給自己的軟劍，「嗆」的一聲，射出一道寒光，一柄軟劍伸得筆直。

藍袍少年自信必可勝得岳少俊，看他軟劍出匣，不覺俊目之目光異采閃動，嘿然道：「好劍。」

岳少俊抬目道：「兄台一定要和在下動手，那就請先發招吧。」

藍袍少年冷然道：「閣下小心了。」

振腕一劍，迎面刺來。

岳少俊軟劍起處，使了一招「浮雲出岫」，正待封解對方劍勢。

藍袍少年劍到中途，突然變招，一下逼開岳少俊的長劍，一點劍光，快同飛天，直點心窩。

他這一劍，變招之速，出人意外，劍勢奇幻，辛辣無比！

岳少俊終究缺乏對敵經驗，心頭一慌，仰身往後疾退。

那知藍袍少年似是早已算準他要往後退的，口中冷嘿一聲，劍隨人進，依然筆直刺來。

岳少俊身子還未站穩，對方劍挾尖風，已然追襲而至，一時閃避不及，只得揮劍硬接。

這一下雙劍雙擊，他吃虧在脚下未穩，使用軟劍，又須運功貫注劍身，倉猝發劍硬封，力道自然不足。

但聽一聲金鐵大震，岳少俊手中軟劍幾乎被震脫手，一個人跟着被震得斜退了兩步。

藍袍少年狂笑一聲道：「閣下再接三劍。」

口中說着，手腕連揮，一連三招，快如電閃雷奔，相繼出手。

岳少俊幾乎連對方劍招都沒看得清楚，但覺四面八方，盡是劍影，心頭大為凜駭，一時不敢硬封藍袍少年劍勢，脚下不退反進，斜跨一步，身形飄動，竟從對方左側閃了出去。

這一式身法，使的極爲怪異，藍袍少年心頭不期一怔，冷笑道：「很好。」揮手一劍，跟着斜劈而出。

你別看他這一劍，發劍之時，岳少俊人已閃出，不可能傷得到人，實則他這一劍之中，另藏變化！

劍如遊龍掉尾，緊跟着岳少俊身後而來，不論你縱身前躍，或是向左右閃出，都絕難逃出他掃來的劍鋒。

但那裏知道岳少俊忽然一個轉身，軟劍隨着出手，但見一片銀虹，飛洒而出，正好截住了藍袍少年的劍光。

一連響起幾聲金鐵交鳴，雙劍連續互震，兩人同時往後躍開。

藍袍少年一張俊臉之上，飛過一絲詫異之色，冷然地說道：「閣下果然身手不凡。」

他和岳少俊相距數尺，並未逼進，話聲一落，長劍當胸劃出一圈銀虹。

等到一圈銀虹劃起之時，雙足突然一點，身形撲起，劍光直劈，宛如神龍抖甲，朝岳少俊當頭罩落。

這一劍威勢奇猛，劍光如輪，十分凌厲！

岳少俊方才硬接了藍袍少年幾招劍術，心中不禁驚疑不止！

因爲對方劍法十分玄奧，功力似乎高過自己很多，尤其對方使出來的招術，自己雖然無法破解。

但直覺的感到自己如果和他硬拚，必可化解，這一想法，好像是胸中早有成竹一般，一見對方劍招，就會令人想起除了硬拚，別無其他打法。

此時對方這一劍，劍光如輪，來勢奇快，他自然又有和對方硬接之意，但他自知不宜和對方硬拚，只好雙肩一幌，急急向左閃了出去。

藍袍少年劍勢雖快，但還是被岳少俊閃了開去。

不，就在這當兒，但聽「叮」的一聲，藍袍少年連人帶劍，似乎受到劇震，去勢爲之一滯。

藍袍少年長劍疾收，目注岳少俊，眉宇之間，忽然湧現出一片殺機，冷哼一聲，驀然欺身而進！

身形疾轉如飛，冷芒繚繞，劍勢如虹，突然之間，刺出五劍，但見漫天劍氣，縱橫劍影，圍着岳少俊而起。

岳少俊自然不敢大意，軟劍舞成一片護身劍幕，只守不攻，腳下展開步法，忽左忽右，避讓對方的劍勢。

說也奇怪，他在施展步法之際，又發現自己所學的步法，恰似針對對方劍招而設計的一般！

對方每一劍刺到之時，自己也正好閃出，任他劍勢如何急驟，也不用担心會被他刺中。

但也就在藍袍少年每次劍勢刺到，岳少俊身形閃出之際，就有「叮」的一聲輕響，藍袍少年的劍勢都被震得爲之一滯。

他一連刺出五劍，每一劍都被震歪出去！

藍袍少年並不知道岳少俊是在自己劍勢刺到之前，就已閃了出去，只當自己劍勢被人震歪，故而傷不了他，心頭不禁大怒，目射厲芒，抬頭喝道：「什麼人？」

六角涼亭右首，正好有一棵枝葉茂密，樹身高大的丹楓。

他喝聲甫出，人已隨聲躍起，右腕揮處，劍化長虹，一道劍風勁急似匹練，猛向濃密的樹影中破空射去。

適時但見大樹另一面疾如飛鳥衝出一道人影，落到六角涼亭頂上，略一點足，就飛出去四五丈遠，身若浮矢掠空，起落如飛，急掠而去。

藍袍少年這一劍只掃落一大片枝葉，眼看那人逃走，一時如何肯捨，口中大喝一聲，跟踪追撲過去。

兩道人影，一先一後，轉眼工夫，已去得老遠。

岳少俊不知道這暗中出手相助的人是誰？

看到的只是那人的後影，好像身上穿的是一件青布大褂，他似是有意替自己把藍袍少年引開一般！

其實自己並不需人相助，也足可應付得了，但人家總是一番好意。

岳少俊怔立當場，眼看兩人均已去遠，要待追上去都已來不及了，當下就收起軟劍，朝站在旁邊的小廝拱拱手道：「你家公子回來，就勞管家轉言，在下有事先走了。」

那小廝急道：「岳相公請稍留片刻，我家公子很快就會回來的。」

岳少俊走了幾步，回頭道：「不用了，在下和你家公子，本來就無怨無仇，只是小有誤會，當面反而越說越僵，在下實在不想和他作此無謂之爭了。」

說完，就自顧自往大路上行去。

快到呂城，（說起呂城，倒是一處古蹟，三國時殺害關公的呂蒙，就住在這裏，所以叫做呂城，據說丹陽縣沒有一個姓關的，就因關、呂兩姓有着世仇，丹陽一帶，自然也沒有關帝廟了）只聽身後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鸞鈴馬蹄之聲！

岳少俊心中一動，暗道：「莫非又是那藍袍少年追下來了？」

他不願和對方再起爭執，心念轉動之際，身形一幌，閃到路邊一處草寮，隱住身軀，舉目看去！

果見藍袍少年騎着那匹渾身似雪的駿馬，展開四蹄，從大路上疾馳而過。

岳少俊暗暗忖道：「此人不知是那一家的豪門子弟，人品極俊，武功也大有可觀，只是太驕橫了，我只是搭了他表妹的便船渡江，他就要來找我算帳，眞是豈有此理！」

正待舉步，突聽一聲輕微的呻吟，傳入耳際！

岳少俊耳目何等敏銳，聽到聲音，就已辨認出呻吟之聲，起自草寮後面，而且從聲音判斷，這人似是病勢極重，這就舉步朝草寮後面尋去。

這所草寮，只是附近農民放置雜物的地方。

草寮後面，甚是狹窄，雜草叢生，岳少俊目光一瞥，就發現有一個人躺臥在草堆裏。

尚未看清他的面貌，但最先映入眼簾的，此人身上，穿的是一件青布大褂。

這人正是中午在丹陽城外飯攤上和自己同桌的青衣中年漢子，莫非方才暗中相

助自己的就是他不成？

岳少俊走上幾步，看他似是身負重傷，氣息重濁，不時發出輕微的呻吟之聲，這就放輕腳步，走到他身邊，低下身去問道：「這位兄台可是負了傷麽？」

那青衣漢子目光抬動，有氣無力的道：「在下……中了……那……賊子……一掌……」

岳少俊聽了心頭一動，問道：「兄台可是被那藍袍少年所傷，這麽說，方才暗助在下的，就是兄台了。」

青衣漢子道：「那是在下路過……看不慣他……仗勢欺人……，才……才把他引開的……在下並非……傷在他手下……在下……是被人……偷襲，中了……對方一掌……」

岳少俊問道：「兄台傷在何處，要不要緊？」

青衣漢子目中流露出感激之色，說道：「謝謝你，在下……被他擊中後心，方才……已經服下傷藥，還……撐得住……只是……唉……」

岳少俊看他欲言又止，似是有什麽話要說，忍不住道：「兄台有什麽話，但請明說。」

青衣漢子看了他一眼，說道：「相公是一位正人君子，在下……確實有一件極爲重要之事奉託……只是……」

他說到「只是」二字，面上不禁略現猶豫神色。

岳少俊道：「兄台有什麽事，但說無妨，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定當不會辜負所託。」

青衣漢子感激的點點頭道：「相公信人，在下……自然相信得過，只是此事……關係十分重大……」

岳少俊道：「兄台說的究是何事？」

「是……是一封機密信……」

青衣漢子支撐着坐起，身上靠着土垣，目光朝左右瞥過，壓低聲音道：「信是送給……從前當過武林盟主的宋老爺子的，其中……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安危……」

他話說多了，又有些喘，歇了歇，接着道：「此信必須……今日日落前……送達，但在下受人暗算……只怕無法……準時送達……在下死……不足惜……只是就誤了武林……大事……因此想奉託……相公……」

岳少俊看他說得這般鄭重，別說方才他曾暗助自己，就是素不相識之人，也應該見義勇爲，慨然承諾下來。

這就點點頭，問道：「兄台說的宋老爺子，可是宋鎮山宋老爺子？」

青衣漢子道：「昔年當過武林盟主……的宋老爺子，自然……就是……他老人家了。」

岳少俊喜道：「這樣就好，在下趕去武進，就是晉謁宋老爺子去的，兄台有信要在下帶去，正是順便之事。」

青衣漢子聽說他也是晉謁宋老爺子去的，臉上並無喜容，反而雙目烱烱，注視着岳少俊，問道：「不知相公謁見宋老爺子，有什麽事嗎？」

岳少俊不疑有他，說道：「在下只是一點私事，去懇求宋老爺子一件事的。」

有「武林大老」之稱的宋鎮山，少年中過武舉人，中年又被各大門派推爲武林盟主，自然不少人有事請託，不遠千里而來了。

青衣漢子臉色稍霽，說道：「那就好……只是……此事十分……緊急……也十分機密……相公……必須……當面交給宋……宋老爺子才……好……」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岳少俊正容道：「兄台交付如此重大之事，在下自會小心，當面交給宋老爺子的了。」

青衣漢子感激的道：「多謝相公，在下眞是感激不盡。」

岳少俊道：「兄台不用客氣，只不知書信放在何處？」

青衣漢子道：「密函……就在懷中……就請相公……自己拿吧！」

岳少俊依言伸過手去，在他懷中掏出一個薄薄的布包。

青衣漢子點點頭道：「就是這個布包了。」

岳少俊打開布包，果見裏面包着一封密函，上書：「面呈宋老爺子鎮山親啓」的字樣，左下角寫着：「知名具」三字。

一望而知是一封極爲機密的函件，這就依舊用布包好，收入懷中，說道：「不知兄台還有什麽見敎？」

青衣漢子道：「這封密函……務必……在今天日落前……送到宋老爺子手中，才……才不誤事……」

岳少俊道：「在下知道，在下絕不會負兄台重託。」

說到這裏，忽然問道：「在下尚未請敎兄台尊姓大名？」

青衣漢子道：「在下……姓涂。」

他笑了笑，續道：「但在下只是……送信之人，宋老爺子……只怕也未必會知道……」

接着一陣咳嗆，氣息急促的道：「此事……關係重大……愈早愈好……在下……就重託……相公了。」

岳少俊知他不好催促自己，但他內心似是十分焦急，這就點頭道：「涂兄但請安心養傷，在下這就告辭了。」

青衣漢子喜得含着滿眶淚水，叮嚀道：「相公路上小心。」

岳少俊站起身道：「在下記得。」

青衣漢子又道：「相公可知宋老爺子住在那裏？」

岳少俊道：「在下雖是第一次到常州來，但老爺子名滿天下，常州宋家莊，誰人不知，在下一問就知道了。」

青衣漢子微微搖頭道：「東城宋家莊，是宋老爺子的老宅，宋老爺子名滿天下，進謁的人多，老爺子爲了清靜，早在十年前就搬到馬蹟山去了。」

岳少俊聽得一愣，問道：「馬蹟山在那裏？」

青衣漢子喘了口氣，說道：「馬蹟山在太湖之中，宋老爺子住在冠幛峯下天華山莊。」

岳少俊道：「在下記下了。」

說罷抱了抱拳，別過青衣漢子，舉步走出草寮，他因受人之託，不敢怠慢，洒開大步，急奔而去。（未完・三）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可　飛・圖

骷髏畫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言有義貪財忘義，竟將親兄言有信殺害，自己去取藏金，中了丁裳衣的計，陷入泥沼不能自拔，被村民羣起而攻，被泥淖沒頂而歿。冷血來到「小滾水」村落，丁裳衣等人已離去，只見村民將言有信屍體刑辱掩埋，正想問個究竟，村民見他捕快打扮，拿木棍砸他，幸那老者趕至解圍牽他離開，二人在路上遇到李鱷淚，他借看劍爲名想將冷血擊殺，見旁邊老者監視，不敢動手，揚長而去，冷血才知道老者是捕王李玄衣，但沒揭穿他的底子，二人繼續上路遇見官差師爺王命君强徵稅收、借勢行淫，李玄衣阻止冷血將他擊殺，要依法處置這老淫虫……

冒雨回鏢局　細聽訴寃情

這回，兩個衙差臉上都出現了似哭非笑的表情。

自然，他們都聽說過他們這行有一個大行家，辦案鐵臉無私，武功高不可測，爲人勤勇守儉，落在他手裏的人，不管殺人不眨眼的汪洋大盜，或是名震武林的江湖人物，全都是被生擒活抓，而且送到官府判決，決無人在手上逃脫過。

要知道捕快要殺人，比要抓人容易百倍，尤其是這些三山五嶽的人物，有時候在西疆抓着，送回湖南，沿途千百里，不但要防他加害、脫逃，還要應付各方面的救援者、狙擊者，還要提防犯人自絕等等，但只要是落到「捕王」李玄衣手裏的，個個都得乖乖地，被押送到監牢裏等待判刑。

這一點，除了「捕王」李玄衣一人做到外，就算「四大名捕」和「神捕」，也有所不能。

那個王師爺呻吟了一聲。

他覺得今天是撞見鬼了。

他倒寧願撞見了鬼，也總比先遇見一個名捕，後遇一個捕王好。

捕王道：「要我放你，那是不可以的，但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機會。」

師爺喜獲一綫生機，忙問道：「謝謝李大爺，謝謝李大爺……」

捕王笑道：「我讓你們去自首。」

師爺和衙差三人臉色都變了。捕王道：「你們別要賴，因爲你們要是沒有自首，那麼我遲早都抓着你們，罪加一等。」

師爺忙道：「是，一定自首，一定自首。」

捕王又說：「你們也別想官官相護，暗下勾結，要是刑判不公，我連那官員也一併拿下受審！」

師爺嚇得臉無人色，身子不住的在顫抖着，一個勁兒說：「是，是，是。」

捕王道：「還不去？」

師爺一邊後退，一邊躬身，道：「是，這就去，這就去——」與兩名衙差退了三四十步，才牽馬躍上，王師爺因慌張過

度，剛上去便咕咚一聲栽倒下來，兩個衙差慌忙扶他上馬，這才狼狽而去。

冷血笑說道：「你看他們會不會去自首？」

捕王道：「我看不會。」

冷血道：「那麼，何不把他們殺了省事？」

捕王道：「我說過，我們都沒權力殺人。」

冷血道：「不殺人，剁掉一隻臂膀，切下一隻耳朵，以作懲罰，也是好的。」

捕王道：「我們一樣無權傷人。」他笑了，拍了拍冷血的肩膀道：「你小心哦，要是給我看見你殺人、傷人，一樣是有罪。」

冷血目光閃動道：「殺十惡不赦、傷冥頑不靈之人也有罪？」

捕王嘆道：「其實罪與不罪，是在我們心中，不是世人的判決。我們因公抓人，是爲生活，若怕麻煩，圖省事，抓到的一刀殺了，自己先不奉公守法，又叫人如何奉公守法？」

冷血默不言語。生壽老爹和那對男女上來拜謝，捕王李玄衣留下傷藥，教那男的敷上，然後問明路向，離開了那農家。

路上，冷血忽然問道：「你來的目的是——？」

捕王答：「抓人。」

冷血乾脆問：「抓誰？」

捕王也直接了當的答：「抓『神威鏢局』的局主高風亮、鏢師唐肯、還有『無師門』的女匪首丁裳衣。」

冷血道：「爲什麼要抓他們？」

捕王道：「因爲『神威鏢局』的人監守自盜，『無師門』的人企圖造反！」

冷血道：「『神威鏢局』的人自刦稅餉，我決不相信；『無師門』的人決不是反賊！」

捕王停步，望定冷血，道：「就算你說的對，我也相信，但是，『神威鏢局』的唐肯的確是殺死李惘中的兇手，高風亮幪面救走官方扭押的要犯，拒捕傷人，也是大罪，還有丁裳衣刦獄，殺傷衙差數十，便沒有一樁事不觸犯法規！」

冷血有些激動地道：「可是，是誰促成他們要這樣做的？李惘中濫用私刑、活剝人皮、暗算關飛渡，才致使丁裳衣刦獄、唐肯殺之，也才使得高風亮甘冒大不諱拯救他們……如果『神威鏢局』被刦一事非他們所爲，那末，下令緝拿他們只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出此下策的。」

捕王道：「要是人人都出此下策，那來的守法平民？那來的國泰民安？」

冷血冷笑道：「難道任由他們被人迫害，有屈不伸麼？」

捕王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

冷血盯着他，久久才應道：「我知道了。」

捕王咳着艱辛的問：「知道什麼？」

冷血道：「這些小案件，不會把鼎鼎大名的李玄衣吸引過來的，你是傅丞相派來的！」

捕王艱難地吸着氣，彷彿一不着意吸氣，就會斷了氣似的：「是，我是傅丞相派來抓拿人犯的，可是，這有什麼不對？他們是犯了罪，犯了法，我就要拿他們回去就審，這是我的職責！」

冷血冷笑道：「職責？傅丞相高官厚祿，爲他賣命的人，大富大貴，殺人放火，都不算什麼！何必微言大義，說什麼克盡職守！」

捕王撫着胸，喘着氣，第一次眼光裏射出怒火：「不錯，傅丞相是朝廷顯貴，而且雄心萬丈，但我可不沾半點光，揩半滴油水，也從未爲他作過半點昧住良心的事情！」

他猛扒開衣襟，胸膛腹間，有刀痕、劍傷、掌印、暗器割切的痕迹：「我一身都是傷，這一記，是『不死老道』的『鐵骨拂』所致；這一處，是叱吒九州的金鋸山用金瓜鎚擊傷的；還有這一下，是雷家高手七柔鐵拳所傷；還有這些暗器，有唐門的、有『猛鬼廟』的、有東瀛高手的……還有我的喉嚨，是因爲緝捕朝廷命官秋映瑞貪贓枉法而被他下了劇烈的孔雀胆、鶴頂紅和砒霜所毒的，但不管是誰，我都一一抓到他，繩之於法！傅大人的富貴榮華，我從不沾上邊兒，不是沒有人給我，而是我不需要！」

他雙目發出神光，道：「我有國家俸祿，每年幾兩銀子，我夠用了，這些年來，沿路押犯人的使用，我會跟刑部算賬，除此之外，我沒有額外支出過什麼！我是公門中人，就應該克勤盡職，有什麼不對？」他怒笑道：「要是高風亮、丁裳衣、唐肯全沒犯法，就算傅大人吩咐下來，我也不會去抓他們！要是他們眞是寃的，爲何怕審判？」

冷血知道他說的是實話。

除了對諸葛先生，冷血很少對人肅然起敬過，而今他就對眼前的人肅然致敬。

因爲他知道李玄衣說的是實話。

這一路上，李玄衣平易近人、內傷嚴重，嗆咳不斷，仍然執行公事，千里追捕，不濫用職權，而他的俸祿，只那麼一點點，他要省着吃，省着用，才能應付。

可是他沒有怨言，甚至沒有亮出自己的身傷，來換取許多方便。

他親眼看見李鱷淚派人在城門恭迎他，可是他原來早已孑然一身，出發追捕去了。

李鱷淚畢竟有官宦脾氣，不了解李玄衣的個性，擺下這麼大的排場，李玄衣却避而不見，所以李鱷淚並不知道李玄衣早已經過了。

傅宗書沒給他高官厚祿，金銀財富，只給他操生殺之權，負重要使命，李玄衣一一完成，無尤無怨。

連吃那麼一點點東西，李玄衣都仔細計較過，半點不欠人，十分節儉。

冷血長吸一口氣，問：「只是，你把人抓回衙門去，不管寃不寃，高風亮、丁裳衣、唐肯他們都是死定了。」

捕王蹙起眉頭，一時答不出來，只有嗆咳，這一次嗆咳，比先前都嚴重，直至咳出鮮血爲止。

這時，天上烏雲密佈，風捲雲動，眼看就要傾盆大雨。

捕王道：「要下雨了。」

忽然，前面來了一起兵馬，有的騎馬，有的奔來，揮舞木枷兵器，都是一些官

差。

冷血道：「這就是你放人的結果。」

轟隆一聲，一聲雷响，夾雜着捕王一聲低微的太息，冷血心中梗了梗，也覺得自己說話太重了些。

這些來人聲勢洶洶，爲首一名捕快戟指罵道：「呔！賊子！連衙府師爺都敢行刦，快束手就縛！」

捕王道：「我是——」

一個衙差叱道：「你媽的！你是個屁！抓了你回去，好過被你連累在這兒成落湯鷄！」說罷，跟幾名衙差衝過來就要抓人。

冷血冷笑道：「不嚇退他們，多費唇舌又有何用！」

捕王苦笑，說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說這兩句話的時候，那些衙差已經衝近了，雨點嘩啦嘩啦像小石子般湧打了下來。

冷血突然躬着身子，手按劍鍔，反衝了過去！

他迎着雨點、迎着來人衝過去的身姿就像頭標悍的豹子！

那些衙差驚怒之餘，都用兵器向他身上招呼！

只聽「哎呀」、「哎唷」、「哇呀」連聲，凡冷血所過之處，衙差都倒飛七、八尺遠，坐仆在地上，哼哼唧唧的爬不起來。

捕王輕嘆一聲說道：「你出手太過重了。」

冷血的身子一面衝着，一面說道：「他們刀刀都要我性命。」

捕王突然大喝一聲，這一喝，不但衙差們全都怔住，馬匹人立而起，連冷血也爲之頓住。

衙差們望去，只見那襤褸老頭身上，昇起一道淡淡的烟氣，雨點打到老頭頭上三尺，像隔了一座無形的網一般，落不下來，衆皆大驚，捕王「咄」地一聲，雙袖一甩，那些積貯的雨珠，像透明的暗器一般，驟然射向那班衙差！

那些衙差那裏躲得過這般密集暗器？有的搓眼，有的捂臉，踣地打滾，怪叫四起，狼狽四散逃去，脚下泥濘濺起老高。

冷血搖首道：「這一羣人，要是眞遇到戰爭，可不堪設想……他們給長官寵壞了。」

兩人並肩行到一亭子裏，望着外面蛛網般的雨綫，心情都很沉重。

冷血忽瞥見涼亭角落有一柱香，沒有被雨水打熄，藍烟裊裊，冷血猜測是丁裳衣剛來過這裏又走了，不知怎的心裏一種餘音嬝嬝，伊人何在的感覺。

捕王嘆道：「人說適逢亂世，必有妖異，你看這軍心渙散，民心之振，像不像是天下又要亂了？」

冷血冷哼道：「李鱷淚和魯問張任由手下騷亂強刦，比賊還不如，你看這是不是叫做官逼民反！」

捕王又劇烈地咳嗽起來，鮮血染紅了袖口，好久才說得出話來：「就算天下要亂，我也……可能沒法子看見了。」

冷血聽他剛咳完第一句話就說這個，心中掠起一絲不祥之念頭，說道：「你的肺……」

捕王抹去唇上的血：「我沒有肺了，我的肺都爛了。」

冷血道：「你要爲國珍重，該當好好歇歇。」

捕王苦笑道：「要是天下平靖，我就算永遠歇着，也沒有懸念了。」

冷血聽了，很有些感觸，覺得諸葛先生也曾在夜雨綿綿裏，這樣太息過。又念及諸葛先生培育自己兄弟數人長大成人，授於精深武功，賦予重任，而且在金錢上讓自己十分充裕，從來不必在這方面愁慮，相比之下，眼前這個一直從雜差昇上來，從市井人物逐漸升爲捕中之王的前輩，心中生起了莫大的敬意。

忽聽捕王道：「又有人來了。」

只見雨網略略撕開，出現了一個人，手拏着一把刀，衙差打扮，一步一步的走來。

這個人走得不快，但彷彿只要他啓步，不到目的絕不停止。

這人十分年輕，雨水使得他額前鬢邊黑髮盡濕，濃眉也結黏在額前。

他拿着刀，走前來，一點兒也沒有懼色。

冷血從他的打扮裝束，知道這人只是衙裏的三級小捕快。捕快裏分有很多官職，像有些捕頭，權限大到可以調兵遣將，但有些小捕快，只配給大捕頭提壺送茶。當然，像冷血、李玄衣這樣的捕快，已經不止是捕快了，他們已是一種代表，一種象徵，就算是一名大官員，也得讓他們幾分。

然而前來的這名捕快，權限之小，實在小得可憐，通常只能管管地痞流氓吃霸王餐不付錢喝醉了酒鬧事諸如此類的事情，連配刀也得要先申請，申請個十來天才發半天的刀，晚上却又要收回。

又是這樣一個捕快，昂然走前來。

這捕快走到涼亭十步開外，停了下來，揚聲道：「兩位請了，借問一聲。」

冷血望望捕王。

捕王也看看冷血。

捕快朗聲道：「在兩個時辰之前，阻撓王師爺執行公事的，可是你們二位？」

冷血看了捕王一下，答：「不錯。」

捕快又問：「半個時辰之前，打傷十二位公差的，可是你們？」

這次捕王望了冷血一眼，答道：「正是。」

「好。」那年輕捕快手拏出腰牌，亮了一亮，義正詞嚴地說道：「你們阻碍公人執行任務，並且毆傷官差，我要拘捕你們。」

他大聲地道：「我是青田鎮四級備用捕役關小趣，我要逮捕你們。」

× × ×

雨水非常大點，還夾着寒風，青年捕快衣衫濕透，顯然感覺到有些冷，但他竭力忍耐着。

捕王和聲道：「年輕人，爲何不先進來避雨再說。」

青年捕快關小趣道：「謝了。公務在身，辦完再說。」

捕王笑着道：「你既不進來，就回去吧。」

捕快說：「你們跟我一起走吧。」

捕王笑了，他倏地一伸手，已拔出冷血腰間的劍，「嗖嗖嗖」三聲銳响，劍已插回冷血腰間。他在電光火石中橫削三劍，穿過香烟，但烟勢嬝繞，繼續上昇，三次被切斷而不凌亂。

也就是說，李玄衣的劍不帶風，而且快得超乎想像，連冷血也暗吃一驚：要是李玄衣奪來對付自己，他就不知道是否能接得下那三劍。

捕王袖手微微笑，看看青年捕快。

青年捕快臉色變了。

他只知道來抓兩個犯了法的人，本來眼見十七八個衙役掛彩而退，他已知道來人不好對付，却沒想到這其中一個武功竟高到了這個地步！

他道：「好劍法！」又加強地點了點頭。

捕王溫和地道：「回去吧。」

捕快「嗆」地拔出鋼刀，橫刀雨中，道：「你們跟我回去！」

冷血和捕王互相望望，兩個人都沒有這個固執青年人的辦法。

冷血側着身子，斜飛出來，一出手，就打飛捕快的刀！

豈料那捕快半空長身，抄住刀柄，居高臨下，刷刷刷也攻了三刀，向冷血兩肩砍到！

冷血「咦」一聲，嗆然出劍。

冷血的劍一在手，捕快的刀呼地不知飛投入雨中那一個地方去了，但是那捕快突然不退反進，搶入劍光之中，要擒拿冷血。

冷血既不想殺他，也不願傷他，一時之間，竟奈何不了這個年輕的小捕快，如此過了四招。

冷血用劍鍔反撞，重擊在捕快腹中，捕快慘哼一聲，蹲在地上嘔吐不已。

冷血把額上濕髮撥回頭上，沉聲道：「回去吧，你不是我們對手。」

捕快咬牙撲起來，拳打脚踢，一味猛攻。

冷血沒想到這人如此強狠，一面閃躲着，一面叱道：「別逼我殺你！」

「我不是你對手，但是我要抓你！」捕快絲毫不懼，全力搶攻：「我死了，還是有千千萬萬個捕快抓到你！」

冷血哼了一口氣，喃喃道：「要是千萬個捕快都像你就好了。」他從這青年勇狠的眼色中，忽然想到當年的自己，一時收拾不下。

捕王咳着說：「關小趣，要是我們都沒犯罪，你抓我們幹甚麽？」他雖然說得很微弱，但是在風雨叱喝聲中，依然一字一句的擊入捕快關小趣的耳中。

關小趣一愕，住了手，道：「傷人的不是你們嗎？」

捕王道：「你有腰牌，我也有。」他掏出的腰牌是金色的。

關小趣看清楚了牌上的字，自是一震，失聲道：「你是李……李……李……」

捕王道：「我不是李李李，而是李玄衣。」

關小趣倒失去了他剛才軒昂的神態，眸子裏有着迷惘與崇拜，道：「你很有名的呀！」

捕王淡淡地道：「日後，你也一樣有名。」指指冷血：「他更出名，四大名捕中的冷血，便是他。」

關小趣更是手足無措：「你……你……他……他……我……我……我不知你們是……」

冷血道：「我們也只是平常人，一樣要奉公守法，不過，這件事，是王師爺觸犯法例在先，我們才出手懲戒，你有所不知而已。」

捕王笑接道：「那麽，小兄弟，可否放我們一馬？」

關小趣忙道：「可以，可以……」隨即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正色道：「坦白說，如果你們是眞犯了法，我雖不是你們之敵，也只有拚死一途了。不過……你們說的話，我信得過。」

捕王、冷血相視一笑，冷血說道：「待雨停了，我想煩小哥帶路，去查一宗案子。」

關小趣搔頭道：「不知道兩位要去甚麽地方？」

捕王道：「到神威鏢局去。」

關小趣跳起來道：「神威鏢局？這奸了，天公開眼了！」

捕王詫道：「怎麽？」

關小趣喜不自勝：「你們終於來替神威鏢局洗雪寃情了！」

捕王和冷血交換了一個詫然的眼色，捕王道：「寃情？」

關小趣喜悅的說：「對呀！神威鏢局被寃爲監守自盜，全抓去坐牢了，這怎麽不寃！」

冷血問道：「你跟……那……神威鏢局——？」

關小趣挺着胸膛道：「生爲神威人，死爲神威鬼！我是神威人，雖然只是局裏一個小小的趟子手，但神威給予我的恩重如山，我一輩子也忘不掉！」

捕王試探地問道：「那你是……自神威鏢局被查封之後，才改而投入六扇門中了？」

關小趣大聲地答：「是呀！要是神威鏢局還在，我怎會離開？高局主、唐鏢頭，我爹爹他們都好寃……」說到這裏，他突然驚省道：「你們不是……不是來雪寃的？」

冷血舐舐乾唇，道：「我們是來……查明這件案子的。」

關小趣望望捕王，捕王的年紀，使得他感覺比較可信一些。捕王咳了兩聲，說道：「這案子……還有待查明，令尊是——」

關小趣恍悟地跳了起來：「查明甚麽？明明是寃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們都是來加害神威鏢局的！」

冷血叱道：「快別這樣說！我之所以承辦這件案子，其實主要原因，還是受諸葛先生委任，查明眞相！諸葛先生是石鳳旋石大人的生死之交，石大人跟你們『神威鏢局』的老局主高處石有着深厚的淵源，你身爲神威人，不知道也該聽說過！」

關小趣給這一喝，怔了怔，咕噜道：「這也是，不過……」

冷血道：「什麽這也是不過！要洗雪寃情，也得有眞憑實據！快帶我們去弄清

楚，才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關小趣眨着大眼，忽然跪了下來，冷血慌忙扶起，關小趣執意不起，只聽他抽抽搭搭的說：「我投入公門，爲的不是陞官發財，是巴望有一天能藉此爲神威鏢局伸雪冤案……兩位大爺，你們是天下捕快的偶像，望你們能明察秋毫，雪冤矯枉，小的眞是感激不盡，感激不盡……」

捕王長嘆一聲道：「要是眞的冤枉，我們一定會秉公處理的……」他負手望向綿密不斷的雨絲，「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誰害了他的性命，我也一定報仇……」他的眼角有晶瑩的水光，也不知是雨還是淚？

關小趣當然聽不明白他說什麼。

冷血也不明白。

他只是感覺到捕王的話裏另有含意，至於究竟是什麼含意，他已鎖進了眉心，仍解不開這個疑結，

× × ×

丁裳衣、唐肯、高風亮三人都已化了粧。

他們三人都是慣於行走江湖的人物。丁裳衣因隨「無師門」行動，所以常要化妝成各種各式的人物；至於高風亮和唐肯，有時也因別人託保「暗鏢」，要扮作各式人等護鏢，亦習以爲常。

丁裳衣化粧成一名道姑。

高風亮扮成農夫，竹笠垂得低低的。

唐肯最絕，在丁裳衣的建議之下，變成了個凸肚挺胸的農婦。

丁裳衣跟他化妝時就笑，化好妝後還忍不住哈哈地笑，唐肯一擰頭氣沖沖地道：「我不化這個粧了！」

丁裳衣笑着說：「已經化好了，怎麼又改變主意？」

唐肯一副撒賴鰲氣的樣子：「你笑人家的！」

丁裳衣聽了，又忍不住笑得前趨後仰的道：「你看你，不用化粧，說話已經夠像了……」

唐肯一聽，更噘起了嘴巴，丁裳衣知道不能再笑下去，拚命捂住了嘴巴道：「你化妝得越像，咱們就越安全，你氣什麼了？」

高風亮看看天色，道：「快下雨了，別鬧了，走罷，希望能在下雨前趕回到鏢局。」

唐肯這才不情不願的起來，丁裳衣遞給他一方帕子，忍笑道：「披在頭上，然後在喉上打個小結，可以束住頭髮，又不讓人看出你有喉核……」下面的話，都變作咕咕的低笑聲。

唐肯好像很氣的樣子，一接過巾帕，他就痴了。

其實，他心裏一點也不氣。

他身上雖穿了些粗布衣服，但裏面套看丁裳衣的內服，那件衣服是錦絲織成的，很是舒服，通常女孩子都是用來做外服裏的襯衣的，唐肯套上去，只覺得有一股女體蘭馥似的溫香，很是受用，穿上之後，唐肯不由想起剛才丁裳衣還曾穿著它，心裏就會一陣樂迷迷。

此刻再接過巾帕，圍繞在兩鬢和喉結上，更有一種幽香，唐肯開心，走每一步都像生風開花似的。

然而風雲眞的急了。

他們離開涼亭之後，不久就雨下了。雨下滂沱的時候，李玄衣和冷血才到了涼亭。

人生有時就是這樣，先一步或遲一步，往左或者往右，多看一眼或少聽一句，都會造成生命裏重大的變遷，這或許就是所謂的：緣。

× × ×

凄風苦雨，昔日繁榮興旺，現刻門庭冷落的「神威鏢局」大門前。

高風亮一見鏢局，兩隻眼睛都紅了。

這兒不單是他的家，也是他的生命，他把一生努力都耗進去了，結果換回來的不是應得的榮譽，而是冤屈恥辱！

再見神威時，他的心在躍動，血液在奔騰，彷彿又回到當日他叱咤江湖，刀口揚威的豪情俠氣的日子裏！

唐肯也是。

神威鏢局如今長了斑剝綠苔的門檻上，他曾崩仆過一隻門牙；神威鏢局如今寂寂的瓦屋上，他曾爲了拾取一隻風箏而踩碎瓦面掉落在中堂上！還有神威鏢局門上的匾牌，有次跟小彈弓和曉心在玩捉迷藏，他躲在裏面，因尿急而他們又在下面，不能下來，所以撒下了尿，剛好滴在老局主夫人的髮髻上——那一次，他的屁股着實捱上老局主高風亮一頓打。

打了之後，高風亮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常來看他，他苦着臉不睬他，直至小彈弓和高曉心拿着種種式式的食物來探他時，才渾忘了捱打的事，到處調皮去了。

想到這裏，每幕都是當日生活的點點滴滴，卻是而今刻骨銘心的珍貴回憶，他眞恨不得就此衝進去，大聲呼叫他兒時玩伴的名字。

一個人却拉住他們兩人。

是丁裳衣拉住了他們。

丁裳衣搖頭：「這兒太靜了。」

神威鏢局周遭，除了雨聲，連一隻垂頭喪氣的犬隻都沒有。

雨聲却十分聒噪。

他們躲在隔一條街的牆凹處。

唐肯立刻道：「不只是鏢局靜，這幾條街都像死城，連個人影也沒有！」

丁裳衣用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凝視着他：「既然如此，你還要去？」

唐肯昂然道：「既然全鎮都靜，不獨鏢局，有什麼好怕的！」

丁裳衣道：「難道你千辛萬苦逃獄出來，是爲了給再抓進去？」

唐肯忽然想起了獄中的非人生活，靜了一靜，問道：「你是說：有埋伏？」

丁裳衣道：「有可能。」

唐肯冷笑道：「難道官府會把三四條街的居民趕跑，就爲了對付我們這三幾個人？」

丁裳衣仍是凝視着他道：「有什麼不能？」

唐肯覺得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一直給一個人阻礙着，怒氣陡昇：「這麼大雨，還會有人監視？」

丁裳衣反問：「要是你，在這個時候是加倍留意還是躲進屋裏睡大覺？」

唐肯怒道：「睡他媽的大頭鬼！我不怕，我要去，你怕，你留在這裏！」

丁裳衣也不惱怒，嘴撇了一撇，算是淡淡的冷笑。

高風亮忽然沉聲說道：「丁姑娘說的對。」

唐肯一怔，也自覺太過粗魯唐突，用眼梢偷瞥丁裳衣。丁裳衣在雨裏頰色很白，如夢一樣朦朧。

唐肯心裏忽然有一樣感覺。

他心裏有異樣的感覺。

這感覺很奇怪——在晚來雪意森寒的時分，你在天涯浪跡間掠過某處小肆，有一爐火正在暖着一壺酒，心裏便會有那樣子的感覺，或者，早上天剛濛白，連太陽都還未露面的時候，你去俯視一朵容色嬌弱的小花，迎面來了一陣霧，把你罩在其間，你手指已經觸及了花瓣，但一些仍看不清楚，心裏生起了溫柔——就是那一種感覺。

唐肯忽然期期艾艾起來：「丁姑娘，我……我……我剛才……」

這時三人瑟縮在牆凹處，彼此都顯得很親近。丁裳衣莞爾一笑，伸出柔荑，在雨絲裏特別白，在唐肯的束巾、高風亮的竹笠拉了一下，「小心一些。」

丁裳衣這樣做是爲了要讓他們把額上的刺青掩罩住，唐肯心裏却深深感受到，天涯海角的浪蕩中，儘管刀光劍影、步步驚心，只要有這樣一個知心女子瞭解自己，便已幸福陶陶的了。

高風亮道：「但我們不能就這樣一輩子苦等着呀！」

丁裳衣微笑道：「不會一輩子的。」她笑笑又道：「你們不會有事的。」

高風亮見丁裳衣滿懷悠然的樣子，不禁問：「你有辦法？」

丁裳衣抿嘴笑道：「你們兩位，明知有險，但一是爲了回家看看玩伴，一是爲了回去安排家人的事，這樣的心懷又怎會遭惡運呢！」

唐肯聽了，覺得連雨都奮奮撓撓的，用力地點頭，強烈的寬心。高風亮心裏感激丁裳衣的心意，但他暗忖：關飛渡呢？關大哥不也是行俠仗義、智勇雙全，却也不一樣噩運難逃？

他想却沒有道明，一個人只要懷着善念和信心，總會好一些的，他相信。

唐肯感動地看着丁裳衣，忽然感覺到有一個景象，非常熟悉，但跟他目前有重大的關係，可是他一時又無法想起。

他竭力要追憶起來，但又無處着力。

高風亮喃喃道：「雨停了，就更不易進去了……丁姑娘，我怕因我們的事，會累了你……」

丁裳衣笑道：「我可以不純爲了陪你們來，我也要找一個人……」

高風亮問：「你要找的是誰？」

丁裳衣蹙了蹙眉，問：「這兒究竟有幾家鏢局？」

唐肯忽然叫起來道：「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

× × ×

唐肯才叫了一聲，已給高風亮捂住了嘴，然後皺着眉厲着眼問他道：「你這樣大呼小叫，再有辦法也沒機會用了。」好一會才把手自唐肯嘴上移開。

唐肯訕訕然地道：「對……對不起，我……」

丁裳衣問：「你有辦法？」

唐肯道：「我想起來了，以前，我跟曉心、小彈弓他們玩遊戲的時候，有次想躲起來幾天嚇大人一跳，所以便邀成二叔等帮忙，挖個大洞，騙說是用來避暑的，然後自己去把洞底掘開，跟後院假山的枯井洞連在一起……」他興奮地說下去：「只要我們能潛到後面的芭蕉園去，我們就能偷進鏢局後院！」

高風亮哼了一聲：「小心他們太頑皮了！成師弟常給你們騙得團團轉，眞是——」雖是責備的語氣，但抑不住奮慨之情，連聲音都稍微輕顫。

丁裳衣偏着頭問：「你是怎麼想起來的？」

唐肯即答：「我看你，想起她——」

忽住口不語。

其實，唐肯的確是看見丁裳衣的像薄瓷製的臉頰，那在雨絲裏的郁郁寒意敎他想起未出門之前的一幕：

那也是個雨天。過兩天他就要跟局主押鏢出遠門，曉心撥弄着辮子，忽問：「唐哥哥，你走後，可想我不？」

唐肯跟曉心自小玩到大，沒提防她這樣問，不涉其他，只笑道：「想，我想死了。」

曉心用手一撥，嗔道：「你都還沒有走，怎知道到路上心裏還有個我？」

唐肯一怔，平時跟她玩鬧慣了，不知道女孩兒家有這樣的心思，便認眞的說：「曉心，我當你如我親妹妹，怎能不想你呢？」

曉心用開他的手，戰戰兢兢的道：「什麼哥哥妹妹，我可不是你親妹子！」

沒料這一句倒眞箇傷了唐肯的心，因爲他在神威鏢局，從小熬起，到如今雖是個鏢頭，但自知卑薄，身份地位絕配不上跟局主的女兒稱兄道妹，便道：「我知道我不配，你以後別來找我玩耍便是了。」

曉心急得頓足道：「哎呀，你這個人到底怎麼了？」繞到唐肯面前摔開辮子，臉頰紅撲撲的說道：「我們年紀也不小了——」聲音低了下去，混在雨絲裏，迷迷不清。

唐肯不大高興的說：「是呀，紀都大了，我不該跟你這樣沒上沒下的。」

曉心跺了一跺脚，秀眉迅速蹙了蹙，敢情是太用力，脚踝發疼：「你這人是怎麼了？人家是說，你對人家怎麼樣？」

唐肯猶如丈八金剛搔腦袋：「我對你很好哇！」

曉心長長的睫毛在長髮微飄裏對剪着許多夢意，噘着嘴兒說：「你去跟爹說呀。」

唐肯呆了一呆，問：「說什麼啊？」

曉心白了他一眼道：「說你心裏的話呀！」

唐肯恍然，戰聲連連的道：「就是說這件事呀——」他一副光明磊落無邪地道：「我們像兄妹般好，爹早就知道了。」

曉心一時却要恨死他了：「你這個笨驢，你這個笨驢。」她側身向着他，望着那綿綿寒寒的雨絲，瓜子心兒般的玉頰就在那時候像柔和的燈光剛透過白色的紗罩

，紛紛勝雪。

唐肯看着有點矇矇：「我是笨驢，但，我……」

他攤攤手無奈地問：「你究竟要我向局主說什麽？」

曉心幽幽嘆了口氣，她從來是個快樂無憂的小女孩，今兒忽然正正經經幽幽怨怨地歎氣，唐肯只覺心裏一緊，又一陣茫然。

隨後高曉心用尖尖秀秀的手指遙指綿密的雨絲裏那黑深的後院：「那兒有一個洞，能通到外面去，是你和我挖的——」

唐肯討好地說道：「小彈弓也有份挖過。」

曉心白了他一眼，又幽幽嘆了口氣。

也不知怎的，唐肯覺得心裏有一股寒意。

曉心那時候說：「你要是負了心，那土裏，就埋着個我，我就埋在裏頭。」說罷就走了，只留下淡淡的清香，在雨夜冰寒的簷前凝留不去，唐肯這才知曉她曾經着意打扮過。

這之後，唐肯就沒有見到曉心，有次聽到局主夫人跟成勇成二叔說：不知爲什麽曉心老是在房裏偷偷飲泣……他聽後也沒敢去找她，但心裏擾擾煩煩的，也不好受。

此刻，他因瞥見丁裳衣沁沁泛泛如白梨花般的玉頰，看到雨絲，想起曉心，便念及那洞口，這下道了出來，心下總是愀然不樂，思想起以前在掘地洞時曾掘到一具屍體，曉心不知會不會……越發躭憂起來了。

然而他的確是因爲丁裳衣而想起高曉心，才記起那兒時挖的泥洞、

丁裳衣默默不語，臉上似笑非笑，也看不出是高興抑是不高興。

高風亮却勃勃地道：「有地洞那就試試吧。」

三人冒着雨，先後竄入後街廢園的芭蕉林裏，他們頭上都是肥綠黛色的芭蕉葉，雨點像包了絨的小鼓搥在葉上連珠似的擊着，聽去聲音都似一致，但其實每葉芭蕉的雨音都不一，有的像玻璃珠子落在布繃的鼓面上，有的像雨打在皮製的舊帳蓬上，有的却像撒嬌女子的粉拳無力的搥在情人的胸膛上。大芭蕉葉和小芭蕉葉聲音不相同，泛黃的蕉葉和深黛的蕉葉聲音也有差異，芭蕉長得高矮不同，聲音也別有參差，打在蕉蕊和香蕉上更是另有韻致，仔細聽去，像一首和諧的音樂，奏出了千軍萬馬。

丁裳衣忽道：「很好聽。」

唐肯討好地：「我以前常聽的。」

丁裳衣偏首道：「跟誰聽？」

唐肯爲這問題嚇了一大跳，但看去丁裳衣脆玉似的臉，並不像有惱意。

高風亮問：「洞在那裏？」

唐肯用手指一指道：「在那兒。」這一指剛好一道霹靂，天地間亮了一亮，唐肯有些錯覺以爲自己一指驚動了天地，又怕洞裏有不幸的事，打從心裏亂了出來。

可幸洞裏雖然多處坍下泥塊，但依然暢通，除了幾條翻騰的蚯蚓，連地鼠都躲進土裏。

三人從泥洞裏冒出來，就是枯井，枯井上罩着木蓋子，三人攀爬上去，頂開木蓋子，赫然見到一個人，擧着柄斧頭，當頭砍下！

那個人，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們，就像見鬼一樣！

然而他的斧頭，就像烏雲裏的霹靂——般，厲莫能禦，勢無可擋！

高風亮是三人中武功最高者。

他也是第一個自枯井口冒出來的人。

只見到鬼似的人一斧砍下，他及時抓了井邊一口舊磚，往上一架！

「喀哧」一聲，磚裂爲二，斧繼續劈下！

高風亮左右手各執裂磚一端，用力一拍，以磚口裂處分兩邊夾住斧身！

斧身被夾，分寸不下！

那見鬼般的人怒叱一聲，自腰身掏出另一把斧頭，又待砍下！

這時，唐肯已看清楚了來人，他尖聲叫道：「成二叔！」

那好像見了鬼的人頓時住斧，喃喃地道：「鬼……」

高風亮鬆了磚頭，長吁一口氣道：「我們不是鬼，勇師弟，是我。」

勇成呻吟了一聲，丟掉了斧頭，眼淚簌簌的流下來，跟雨水已混在一起，抱住高風亮，緊緊地抱着，大大聲地嚎啕了出來！

× × ×

高風亮等在勇成引領下進了廂房，準備先換過濕衣才見人。一路上勇成道出他們走後的「神威鏢局」。

「你們出事後，有人怕受連累，已走了一部份；後來官府查禁，又走了一半的人。」

「這也難怪他們，」高風亮嘆道：「這飛來橫禍，誰也不想沾着。」

「不沾着也罷了，等了十數日，一些忠心的鏢師，爲生活所逼，也等不下去，都一一離去，黎鏢頭却連絡了剩下的夥計們，弄走局裏的儲金，另外掛起了『虎威鏢局』的名號，還到處誘言，說您，說您，說……」

「說我什麽，」高風亮苦笑道：「他高興怎樣說，都讓他說好了。」

「他說您強横專霸，獨行獨斷，又說您好色敗行，勾結賊匪……」

高風亮忍不住了：「我是這局裏的負責人，遇事怎能不作決斷？逢塲作戲，我也算略好漁色，但這樣就定一個人重罪，哼，嘿，嘿！」

「所以局裏走的走，散的散……」

「夫人呢？曉心和杏伯他們……」高風亮緊張地問他。

「他們都健在。」勇成低聲答。這一句答話，令高風亮和唐肯都大爲安心。

「小彈弓呢？」唐肯問。

勇成一聲重哼：「那傢伙眞不長進，此情此際，他竟跑去討公門飯吃去了。」

唐肯臉上抹過一片失望。高風亮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那也由得他。」不過，他心裏也若有所失。因他也一樣看好「小彈弓」這個孩子，並向來心存把女兒許配給他的意思。

丁裳衣忽道：「怎麽你乍見他們的時候，好像見到鬼一樣呢？」

勇成望望他們三人那張泥臉，苦笑道：「這幾天，外面盛傳你們已經……已經在牢裏被絞殺了……」

一個傳說已死去的人物，突然在大雨天時分，已經是驚雲密佈的院子中，一口古井裏出現，怎不把人唬了一跳。

勇成繼續道：「這些天來，黎鏢師帶了三、四個人來，大吃大喝，騷擾不堪，黎鏢頭勸他們不聽，還把他們殺害，另外小蜻她……」

唐肯關切地問：「小蜻她怎樣了？」

小蜻是曉心相當要好的玩伴。

「……被那幾個衣冠禽獸姦污了。」勇成痛心疾首的道。

高風亮怒叱道：「禽獸！」

勇成忙噓聲道：「別响，他們還在東列將相樓中。」

高風亮怒吼道：「他還來這裏做什麽的？」

勇成聳聳肩道：「他來威迫嫂夫人，把神威鏢局交給他管理，把曉心許給他，他便會替神威鏢局發揚光大——」

高風亮氣極：「他敢！」

勇成淡淡地道：「他當然敢，他一直都在做着，他是一直向嫂夫人逼問一件事物——」

高風亮仍怒冲冲的，皺眉問：「什麽事物？」

勇成也有點弄不清楚的神情：「他們在找……好像是一塊布，一塊裹屍布。」

高風亮莫名其妙：「裹屍布？」

勇成道：「好像是師父遺體的裹屍布。」勇成跟高風亮是藝出同門，他們的「師父」自然是「神威鏢局」的創辦人高處石。

高風亮奇道：「他們要那……裹屍布來做什麽？」

勇成攤攤手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要得很急，不擇手段，大肆搜掠，掘洞翻土，掀箱倒櫃的，像找不到那塊布誓不甘休似的。」勇成問：「師父的殮布究竟有什麽秘密，致令黎笑虹和官衙的人再三逼問？」

高風亮茫然道：「我也不知道。」

丁裳衣問：「官府的人也問起這張殮布的事？」

勇成點頭道：「每次問起，都是大官，後來有個姓魯，聽說是四品官，用上了刑，但我們確實不知道，又何從說起？他倒相信我們說的不假，終於還是放了我們回來。」

丁裳衣又問：「怎麽外面死寂寂的沒有一個人？」

勇成道：「其實，外面常有一干人伺伏着，他們沒發現你們罷了，至於其他的人……」他歷盡滄桑似的一笑：「明天就是納第二次稅銀的時候，十家倒有九家交不出來，怎麽不死寂一遍，鎮民都把怨氣歸在我們失鏢的頭上來，我們一上街露面，石子箭雨似的飛來……」

高風亮長嘆了一口氣。

勇成看了他一眼，道：「黎笑虹剛才是在廳裏，對嫂夫人相逼，要她把曉心嫁給他……」

高風亮一把揪住他的衣領，嘶聲道：「你！你剛才爲什麽不早說！」

勇成既不掙扎，也不激動。

高風亮緩緩放了手，道：「二師弟，你變了。」

勇成笑了一笑，也不抗辯。

「從前你是最忠心，最激昂，最衝動的，」高風亮痛心疾首的說：「你現在變得那麽漠然。」

「但我還留在這裏，沒有出賣你，」勇成淡淡地道：「你被官府追緝，後傳死訊，兄弟們個個都絕望了，走了，而我還留着，比起他們，我還是好上一些。」

高風亮垂首道：「我知道，你們跟着我，不再像以前意氣風發，榮耀爲傲，現在……我只是個判了死刑的犯人！」

勇成突握住他的手，一字一句的道：「大師兄，這些日子來，不錯，我是看透了，失望透了，可是，我還沒有絕望透，所以，我才在這裏，等你回來。我知道，憑我一人之力，沒有什麽作用，但是，至少可令黎笑虹、魯問張他們心裏，還有些顧忌，不敢太胡作非爲！」他的話一句一頓，却說得十分誠摯。

高風亮感動的望着他，眼眶已泛起虎淚。

丁裳衣在旁輕輕地道：「該先去看看高夫人了。」

高風亮和勇成併肩搶向中堂。

唐肯的眼睛亦綻出了星光。

朋友，只有在一起才會開心，才能發光，又何苦分開、分散？

（未完・九）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鷹飛江南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鐵鷹、鐵鵬帶領郭氏家族一門、還有方玫主婢二人，由陰風神魔帶路，到城西延秋莊拜訪，莊主「虎神」獨孤孤迎入，二人商談三空藏劍經的事，沒有頭緒，難於找尋，郭鐵鷹決定轉回鐵鷹堡以靜觀變……謠傳三空藏劍經由裴三耳帶到咸陽，江湖豪客都羣聚咸陽，當地門派以丐帮最爲雄厚，其次是令狐世家，兩派門人因嫖妓爭風，令狐玉豹被丐帮少帮主舒昭殺死，舒昭也受重傷，因而兩派惡鬥起來，夜雨山莊突然出現，用毒招將兩派制服，收作部屬，飭令他們到赤水攔截郭鐵鷹歸路，一場惡戰，丐帮血丐全軍覆歿、夜雨山莊高手盡喪……

馬頭嶺劇戰　瓦解樹人帮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講江湖閱歷，咱們兄妹的確是土包子，不過這個算命的倒也出奇，做生意嘛，應該到城裏去，誰會到這兒找他算命？」

他語音甫落，又傳來一聲脆響，響聲十分清澈，似乎算命的就在他們的附近，

郭子羽眉峯一皺道：「這當眞是失禮問諸於野，這位算命先生敢情還是一位高人。」

他們登上山峯，立即瞧到一塊在山風中抖動的白布招牌，上面大書「禿筆定生死」五個擘窠大字。

「禿筆定生死，哼，好大的口氣！」

這話是小燕說的，但是沒有人理她，因爲他們正被一股詭異的氣氛所籠罩，小燕說完了話同樣目瞪口呆，再也說不出話來。

適才他們所看到那塊白布，是橫在兩棵樹幹之間，這兩株巨樹像是一道門戶，聳立在一片森林的前沿。

森林沒有甚麼稀罕，深山大澤之間幾乎都有，但這片森林却有些不同，由門戶向裏面瞧着，只見虬枝盤結，各盡其妙，再經人們以巧奪天工的手法，結成各種不同的屋宇，但見門戶千重，形成一座龐大的樹城。

只聞鳥語，不見人聲，樹城雖是龐大，却顯得寧靜無比。

對這個寧靜的樹城，郭子羽等一行四人全都感到十分新奇，如果不進去瞧瞧，必然會感到終身遺憾。

好奇之心人人都有，年輕人則更爲強烈，雖然如此，他們依然在遲疑着，因爲他們覺得這座新奇的樹城，似乎蘊藏着某種危機。

此時嗤的一聲脆響，那報君知的音響忽然由樹城中清晰的傳出，它似乎具有極大的誘惑之力，使樹城外面的四位年輕人躍躍欲動。

郭子琴首先忍耐不住，伸手拉住郭子羽的衣袖道：「五哥，裏面有人，咱們進去瞧瞧。」

他們兄妹領先往裏面走，方玫主婢只得跟在後面，起先倒是沒有甚麼，後來就越走越不對了。

森林中的光綫原本暗淡，再加上樹屋的型式大致相同，他們走來走去，既沒有找到去路，也不知道那兒是來路，最後甚至方位也迷失了。

此時的光綫更黑暗了，可能已是夜間，郭子琴不想再走了，身子往隣近的樹幹上一靠，小嘴同時一噘道：「這是甚麼鬼地方，簡直像迷魂陣似的，惹火了……」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惹火，燒它一個乾淨。」

方玫道：「使不得，咱們走不出去，如若放起火來豈不連咱們一起燒了？」

郭子琴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永遠困在裏面！」

郭子羽道：「我想這片樹林可能是一種陣法，但不一定困得住咱們。」

方玫道：「大哥是智珠在握了，說說看。」

郭子羽道：「咱們可以在樹幹上刻下記號，以後就不會再犯重複的錯誤……」

郭子琴道：「如果還是出不去呢？」

郭子羽道：「那就躍上樹梢……」

郭子琴道道：「對，躍上樹梢，咳，咱們眞夠笨的，爲甚麼早不想到？」

她語音甫落，嗤的一聲脆響，忽然由身前不遠之處傳來。

方玫一怔道：「咱們還要不要由樹梢上面走？」

郭子琴道：「此人故意引咱們，如果不去見識一下，豈不讓別人失望！」

郭子羽道：「好，咱們走。」

那嗤嗤聲的確是在引導他們，每當前途發生疑問，響聲必然會及時指引。

經過一陣奔走，來到一片林中空地，但見烏雲蔽空，星光明滅，四週異聲大作，令人毛髮爲之悚然。

小燕緊緊依到方玫的身側道：「小姐，這是什麼鬼地方？好怕人喲！」

這地方的確不像人待的，勿怪小燕會如此害怕。

郭子羽道：「別怕，小燕，浮雲掩月，草木斷風，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從沒有人裝神弄鬼，只要心志堅定，不爲所惑，那些鬼魅伎倆就不足爲懼了。」

「高論，嘿嘿……」

這股笑聲來得十分突然，而且陰森飄忽，若遠若近，令人摸不清它究竟發自何處。

郭子琴及方玫主婢，都是巾幗英雌，女中豪傑，一般江湖手法她們自然不會害怕，不過她們明白這股笑聲是對方在展露武功，其內力之高，在當今武林應該是頂尖的人物，在這山林暗夜之中竟有這等人物出現，今夜必然會有不太平常的事故發生，因而暗凝功力，做好應變的準備。

郭子羽的神色尤爲冷靜，待笑聲一落，他立即哼了一聲道：「朋友，既是有爲而來，何必藏頭露尾！」

「好，掌燈。」

火光忽然的一閃，四週亮如白晝，他們的眼球一時不能適應，雙眼被照得睜不開來。

所幸敵人並未乘機襲出，總算有驚無險，不過當他們睜開雙眼之際，眼前詭異的氣氛，幾乎使他們驚呼出聲。

四週是數以百計的矮樹，在此起彼落的噴出火焰，火焰十分強烈，因而使郭子羽等幾乎睜眼不開。

樹會噴火，這豈不是千古奇談？

而且這些矮樹，郭子羽等以前在武當山區曾經見過，正是江湖上稱作樹人的怪異門派，他們曾經重創金蜈門，想不到還會噴火的絕招。

在火圈的一端擺着一頂黑色軟轎，四名黑衣大漢分立軟轎前後，兩側各有一名金衣女郎，分別持着一隻禿筆及報君知。

轎簾深垂着，無法瞧到轎裏坐的是何許人物，但一股陰沉而扣人心絃的聲浪，正由軟轎中向外送出。

「你是郭子羽？」

郭子羽心頭一跳，暗忖：「此人與我絕對不曾相識，他如何能夠叫出我的名字呢？」

心中疑問雖多，却又不能不答，因而冷冷道：「不錯，閣下是那位高人？」

轎中人道：「你應該知道老夫是誰，其實當生命將要不屬於你的時候，那些無關緊要之事你就不必管了。」

郭子羽一怔道：「你要殺我？」

轎中人道：「這就難說了，如果你的武功高過老夫……」

郭子羽道：「說的是，咱們有仇？」

轎中人道：「沒有。」

郭子羽道：「那你爲甚麼要殺我？」

轎中人道：「因爲你的命值一萬兩銀子。」

郭子羽道：「閣下原來是殺手，那就

划下道來吧。」

轎中人道：「別忙，還有一個值五千兩銀子的，三位姑娘那一個姓方？」

方玫啊了一聲道：「居然有人肯花五千兩銀子買我的命，這倒是一件難得的光榮，請問，花銀子的是誰？」

轎中人道：「對不起，行有行規，老夫不能告訴妳委託者是誰。」

小燕撇撇嘴道：「如果你殺不了咱們呢？」

轎中人道：「我說過，如果你們的武功高過老夫……不過這是不可能的。」

方玫道：「看來閣下是志在必得了，是你跟咱們過招，還是這些樹人？」

轎中人道：「殺手是只求成功，不擇手段的，各位注意了，上。」

他語音甫落，八名樹人立即應聲躍進場中，他們不是用脚走路，是跳進來的，但行動敏捷，其快若風，郭子羽等四人全都心神一懍。

樹人也只有兩條手臂，但它長達一丈，如同兩桿長槍，現在他們是以二搏一，在四條長臂揮舞之下，對方任何一處都無法逃避它們的攻擊。

郭子羽眼見敵衆我寡，形勢十分不利，如不痛下殺手，說不定會栽在這裏，於是撮口一聲長嘯，長劍以全力揮了出去。

他身負數家之長，放眼江湖，能夠接下他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這全力揮出一劍，豈是這般樹人所能承受的！

但見晶芒暴漲，劍氣縱橫，一綫經天銀虹由當面兩名樹人的腰部橫掃而過，慘嚎撕破夜空，鮮血帶着肚腸流滿一地。

這一擊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原已橫向郭子琴等三人的六名樹人，一起驚駭得停下脚步。

郭子羽威震全場，仍不敢掉以輕心，長劍往懷中一抱，衝着軟轎沉聲叱喝道：「閣下如果喜愛銀子，就不必叫別人替你賣命，出來吧，在下想領敎一下閣下的禿筆。」

他向轎中人挑戰，是顧慮樹人會噴射火焰，這般人藏身那怪異的裝扮之內，還不知道會使出什麼怪招，實在使人防不勝防。

此時轎簾輕輕一蕩，射出一道灰色人影，起落之間便已到達郭子羽的身前。

此人身材瘦長，鬢髮均已斑白，但面色紅潤，目蘊神光，一身修爲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

適才在軟轎兩側的金衣女郎，也已馳到灰衣老者的身後，兩人手捧禿筆及報君知，神色冷肅的兀立着。

灰衣老者目如冷電，向郭子羽瞥了一眼道：「嘿……好胆量，你居然敢向老夫挑戰？」

郭子羽哼了一聲道：「閣下不過是一個不明是非，不辯善惡的殺手罷了，我爲甚麽不敢？」

灰衣老者說道：「好，你們都一起上吧。」

方玫道：「大哥，咱們恭敬不如從命，何況我還值五千兩銀子。」

郭子羽原想單獨拚鬥灰衣老者的，方玫既要參加，他也不好拒絕，只得交待郭子琴及小燕道：「小妹：妳們替咱們瞧着一點。」

郭子琴與小燕點點頭，兩人左右一分，對現場作好嚴密戒備。

方玫待郭子琴她們站好方位，才以傳音對郭子羽道：「大哥：陰陽道……」

「陰陽道」並非邪派武功，但在男女二人以該項武功對敵之時，往往會身不由己的做出一些親暱的動作，在兩軍搏殺的大庭廣衆之中，這些動作是不會爲人所諒解的，所以蕯山雙奇從不共同使用此項武功。

當然，這是他們功力夠高，沒有遇到非如此不能克敵的對手，如果臨到性命交關，只怕就顧不得那麽多了。

如今郭子羽面對的是一個詭異的門派，也是一羣兇殘的殺手，其武功的怪異，更是江湖罕覩，那麽他與方玫聯手使用陰陽道，應該沒有甚麽差錯。

但郭子羽却搖搖頭道：「妳先替我掠陣，我一個人試試再說。」

方玫溫柔恭順，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典型姑娘，她瞧出當前的處境十分險惡，担心郭子羽應付不了灰衣老者，但在郭子羽要單獨應戰之時，她又柔順的退開了數步。

灰衣老者見方玫退開，有點不解的道：「怎麽啦？姑娘，害怕了？」

方玫撇撇嘴道：「別往臉上貼金，我大哥只是認爲像你這樣的貨色，以兩搏一，勝之不武，爲免浪費人力，才叫我在一邊歇着。」

灰衣老者勃然大怒道：「丫頭大胆，金衣雙衛，給我殺！」

他接過金衣姑娘手中的禿筆及報君知，却不是親自出手，可能是受了方玫適才說話的刺激，以老欺少，勝之不武吧。

這一對金衣姑娘，是樹人帮的金衣雙衛，功力之深，除了帮主禿筆追魂劉炎昌，沒有人是她們的對手。

樹人帮的江湖殺手，他們的工作就是殺人，金衣雙衛既是該帮的頂尖高手，自然是兩手血腥，殺人無算了。

她們一個名叫陸么鳳，一個名叫聶習習，是禿筆追魂劉炎昌買來的兩名孤兒，經過十多年的苦心培植，遂成爲樹人帮的超級殺手。

她們摘下一對金筆，陸么鳳奔向郭子羽，聶習習找上了方玫，兩人一言未發，一上來就展開一輪強悍絕倫的攻勢。

郭方二人並未輕視這兩位金衣姑娘，却未想到她們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

但見雙筆縱橫，有如靈蛇亂舞，出招玄奧狠毒，令人有着防不勝防之感。

這只是開始幾招，因爲郭方二人從未見過如此兇悍的姑娘，待十招以後他們都穩了下來，尤其是郭子羽，他不只是有攻有守，而且已經控制了戰局。

無論陸么鳳攻勢如何凌厲，她出招總是慢了幾分，雙筆剛剛遞出，郭子羽的劍峯已經罩上她的要害重穴，她如果不想死，那就只得收招自保了。

一個殺手，遇到這麽一個可怕的對手，她處境的尷尬不問可知。

不過她是過了河的卒子，有進無退，不勝就死，因此，她的神情悽厲而堅毅，却找不出半點怯懼之色。

郭子羽行走江湖的時間雖然是不多，但智慧之高却是非常人所及，他分明已經掌握了戰局，陸么鳳連半點獲勝的機會也沒有，她爲甚麽還要奮戰不懈，毫無懼色呢？

莫非她是爲勢所迫，才悍不畏死？千古艱難惟一死，螻蟻尚且貪生，她怎會毫無所懼？

那她是別有所恃了。

她所恃的又是甚麽？是希望別人救她，替她打個接應？不可能，遠水難救近火，任誰也救她不得。

經過一番分析，郭子羽已有所悟，他將劍上的力道加了兩成，却不傷及對方一絲毫髮。

轉眼又是七八招過去，郭子羽故意賣了一個破綻，長劍撤向一側，讓胸前空門大開。

他這麽做只是一種測驗，陸么鳳不一定就能抓着這稍瞬即逝的機會，使出她仗以取勝的絕活。

誰知他剛剛敞開空門，兩蓬毒烟已經挾着無數毒針呼嘯而來，來勢之急，宛如驟雨忽降一般。

郭子羽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陸么鳳這最後的絕活是這般陰損，如此的霸道，此時縱然輕功再高，也不可能避開毒烟及毒針的攻擊。

於是他大吼一聲，猛提沸波神功，雙掌全力推出。

門塲上響起一聲扣人心紘的慘嗥，一條人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般，飛墜兩丈以外，落地之後血肉狼藉，幾乎已不成人形了。

這具死狀極慘的屍體自然是陸么鳳了，她發出的毒烟毒針被郭子羽的沸波神功震回，並以雷霆萬鈞之勢，全數擊中她的軀體，此等強悍的攻出，是鐵人也難以承受，陸么鳳怎能不香消玉殞！

適才這驚心動魄的變化震撼着全場，郭子琴及小燕固然驚呼出聲，跟聶習習惡鬥中的方玫，竟然丢下對手，瘋狂般的向郭子羽奔去。

「大哥！嚇死人！」她瞧到了結果，知道郭子羽平安無事，但酥胸起伏，餘悸猶存，原本紅若塗丹的粉頰，也變作一片蒼白之色。

隨後奔來的郭子琴道：「這女人好陰損，換到我只怕就難逃刧數了。」

郭子羽道：「不會，只要用六度無相掌，一樣可以封它回去。」

小燕道：「公子：那般人全都逃了，這鬼地方很怕人，咱們回去吧。」

郭子羽舉目回掠，那般牛鬼蛇神果然踪影全無，遂點點頭道：「好，咱們由樹梢上面走。」

他們回到客棧，已是更鼓兩傳，郭氏一門正爲他們的不歸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他們平安回來，大家都放下懸在胸頭的一塊石頭，但堡主夫人陳琪仍然埋怨道：「羽兒：你太胡鬧了，帶着妹妹她們去玩，怎能這麽晚才回來？」

郭子琴道：「娘：這不能怨五哥，咱們遇到麻煩了！」

陳琪道：「哦，遇到甚麽麻煩？」

郭子琴將適才的遭遇，詳詳細細的講了出來，在塲的除了郭氏一家，陰風神魔歐陽胆也在座，論江湖閱歷，就數他最爲豐富，因而郭鐵鷹道：「歐陽大俠可知道禿筆判生死劉炎昌是何許人物？」

陰風神魔道：「此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超級殺手，他與破鍋煮英雄婁仁奎聯手殺人，予取予求，只要他們接受委託，那指定要殺之人，沒有一個能夠活命，至於他是樹人帮的帮主一節，老朽還沒有聽人說過。」

郭鐵鷹道：「歐陽大俠可曾見過這兩人？」

陰風神魔道：「這兩人行動詭秘，武功奇高，當今武林各派，只怕找不出一個敢說見過他們的。」

陳琪道：「這話怎麽說？」

陰風神魔道：「既然沒有人認識他們，就算他們在咱們的身旁，咱們也不能說見過他們。」

郭子琴道：「這沒有什麽稀罕，咱們就見過禿筆判生死劉炎昌，他的武功也不見得怎樣高明，否則他就不會消沒聲息的逃之夭夭了。」

陰風神魔微微一笑道：「你們瞧到了一個劉炎昌，往後可能會瞧到另一種形象或更多的劉炎昌，妳能說妳認識他？至於他的武功麽，老朽只是根據江湖傳言而已，究竟怎樣要等待有機會交手之後才敢斷言。」

陳琪眉峯一皺道：「咱們遇到這麽一個惡人，今後豈不要寢食難安了，羽兒，你究竟跟誰有深仇大恨，惹得人家僱殺手來對付你？」

郭子羽道：「走江湖嘛，開罪人在所難免，但孩兒自問絕不會有不共戴天的仇敵。」

方玫對陰風神魔道：「老哥哥，小妹有一點不明之處……」

陰風神魔問道：「甚麽不明之處？請說。」

方玫道：「那禿筆判生死既是如此神秘，委託之人不知是怎樣找到他的？」

陰風神魔說道：「問得好，根據江湖上的傳言，如果要委託他們去殺人，就在大門左側繩索吊着一隻剪掉尖端的掃帚，及一個破鍋，不出十天，必然有人找上門來。」

方玫道：「如果咱們也吊着掃帚破鍋呢？」

郭鐵鵬道：「這是一個反客爲主的好辦法，只是有些困難，難以克服。」

陳琪道：「甚麽困難？」

郭鐵鵬道：「如果咱們吊着掃帚破鍋，他們絕對不會前來，必須另找適當的人，適當的地方才能實施這項計劃，這是不易克服的困難之一，其次咱們只怕已經被監視，如何避過敵人的耳目，這是另一項困難。」

陰風神魔略作思忖道：「咱們可以分三批出發，第一批誘敵，第二批殺敵，縱然還有漏網之魚，必然逃不過第三批的兜捕，只是第一項有些困難，但如果冒點險，也有克服的可能。」

郭鐵鷹道：「請歐陽大俠說下去。」

陰風神魔說道：「在滙池以南，宜陽以西，那兒有一個山鎮名叫藕池，別看它只是一個山鎮，名頭之响，可以說遐邇皆知……」

郭鐵鷹道：「聽說中州有個武孟嘗，莫非就在藕池？」

陰風神魔道：「正是，武孟嘗馮追住在藕池以西約莫十里的彈鋏谷中，此人年歲不大，他驕狂任性，目無餘子，從不與武林中人交往……」

郭子琴道：「這就怪了，他既不與武林同道交往，那武孟嘗的名號是怎樣得來的？」

陰風神魔道：「他樂善好施，但對象只限一般常人，由於他歧視武林同道，定下幾條十分可惡的規矩，因而激怒了當代九位絕頂高人，經過五天的鏖戰，九位絕頂高人死了八個，只有天台的大痴上人負傷逃走，最後還是因重傷送了性命，此後武孟嘗之名不脛而走，十餘年來，沒有一個武林中人敢踏入彈鋏谷一步。」

郭子琴道：「他定下什麽規矩？」

陰風神魔道：「只要是練過武功的人，如果有困難求他，除非跟他過招，否則縱然是舉手之勞他也不管。」

郭子琴道：「以武會友嘛，他的規矩不能算苛。」

陰風神魔道：「的確不能算苛，而且還十分優厚，能接下他一招的，贈送百兩紋銀，接下兩招的送五百兩，三招一千兩，十招一萬兩，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人拿過他一兩銀子。」

郭子羽愕然道：「沒有人能够接下他一招？」

陰風神魔道：「說來有點令人難以相信，但實情確是如此，凡是跟他過招的人，沒有一個活着離開彈鋏谷。」

郭子羽聽了勃然大怒道：「他是一個喪心病狂的惡人，那裏配稱武孟嘗的名號，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爲武林同道討回公道。」

陰風神魔道：「我就是希望小兄弟去鬥鬥他，因爲他還有一項規定，只要勝過他一招半式，他願意終身爲僕。」

陳琪道：「我明白歐陽大俠的意思了，不過此人的功力既然如此之高，要勝他只怕十分不易。」

陰風神魔道：「不錯，武林之中能够擊敗雷琴的武功只有一種……」

郭子羽道：「雷琴是甚麽？莫非就是武孟嘗的武功？」

陰風神魔道：「雷琴是以一種特殊合金所製的五弦琴，琴音如雷，震撼天宇，所以稱爲雷琴，它是武孟嘗的獨門武功，琴音九响，生物絕滅，端的厲害無比。」

郭鐵鷹道：「歐陽大俠適才曾說能够擊敗雷琴的武功只有一種，那究竟是什麽武功？」

陰風神魔道：「只有蕹山雙奇的獨門絕學陰陽道，才能尅制雷琴。」

郭鐵鷹夫婦自然知道郭子羽與方玫已經習得蕹山雙奇的獨獨門絕藝，但當陰風神魔提出之後，他們的面色竟然有些不太好看。

原因之一是郭子羽與方玫的關係，他們既已共同學習陰陽道，自然是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他們當時雖是爲勢所迫，出於無奈，畢竟難脫不告而娶，或造成事實之嫌。

其次是武孟嘗威懾江湖，功力無匹，十年前獨敗各派九大高手，江湖上迄今依然談虎變色，郭子羽方玫雖是習得陰陽道，畢竟年歲太輕，功力過淺，要他們去鬥武孟嘗，實在令人放心不下。

陰風神魔人老成精，一見郭鐵鷹的神色，便已料到了一半。

他料到的是下一半，因而面色一整道：「如果子羽是蕹山雙奇的門下，習的只是陰陽道一項武功，此時的確不是武孟嘗的對手，但他在學習陰陽道之前，已然習得南聖絕藝，再習陰陽道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縱使蕹山雙奇尚在人間，也無法與子羽相比，箇中因果莊主應該明白。」

語音一頓，接道：「咱們如果取得彈鋏谷，不只是反客爲主，將禿筆破鍋玩弄於掌股之上，爾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對未來逐鹿江湖，具有無可比擬的帮助，縱然放棄了鐵鷹堡也不可惜。」

郭鐵鵬道：「大哥，歐陽大俠說的是，除此之外咱們也別無選擇。」

郭鐵鷹道：「好吧，咱們立刻前往彈鋏谷，二弟帶着子孚、子珍、子姮作第二批；子羽、方玫、小燕作第三批，其餘的跟我作第一批，每批相隔半里，到彈鋏谷口集合，記住，對攔截或跟踪的賊人要痛下煞手，不能留下一個活口，以免暴露咱們的行跡。」

於是他們算清店錢，越城南下，一逕向彈鋏谷奔去，陰風神魔沒有猜錯，他們果然在賊人的嚴密的監視之中，只不過剛剛離開店門，便有七八人跟踪下來，待第二批離店，又有五人悄悄跟踪。

在出城十里之後，郭鐵鷹揮衆反撲，郭鐵鵬、郭子羽再從後兜截，沒有跟踪的賊人留下一個活口。

他們埋掉賊人的屍體，消滅打門的痕跡，終於擺脫追踪，平安的到彈鋏谷外。

此時已近晌午，大家都有些飢餓，郭鐵鷹吩咐郭鐵鵬說道：「二弟，讓大家吃點乾糧，調息一下，咱們再商議進攻彈鋏谷。」

郭鐵鵬道：「是，大哥。」

待午餐及調息之后，郭鐵鷹叫大家在谷口附近等待，只帶着陰風神魔、郭子羽、方玫，逕向谷內闖去。

這是一座美麗的山谷，羣山環峙，中間遍佈密林，一條由山泉匯集的小溪，圍繞着密林，景物的優美，的確不差於鐵鷹堡。

他們剛剛到達谷口，三隻响箭忽然迎面射來。

這是一種警告，箭帶哨音，其意不在傷人。

郭鐵鷹停下脚步，只見五名懷抱兵刃的彪形大漢由密林中閃了出來，其中一名年約四旬，身着青衫的漢子道：「各位是走錯了路？還是有爲而來？」

郭鐵鷹雙拳一抱道：「久聞武孟嘗的盛名，咱們是慕名求見。」

青衫漢子先是一怔，然後嘿嘿一陣大笑道：「好得很，你們可知道咱們谷主的規矩？」

郭鐵鷹道：「知道。」

青衫漢子道：「據在下所知，二年前挾技拜山的，沒有一個活着出去，近十年來，嘿嘿，你們是第一個前來送死了。」

郭鐵鷹淡淡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這算不了什麽，還是請朋友代咱們通報一下吧。」

青衫漢子道：「好，長青，你去稟報谷主，各位請隨我來。」

那名叫長青的漢子翻身奔向谷內，青衫漢子則將他們帶到一片廣場之上。

陰風神魔向四週打量一眼，然後傳音對郭鐵鷹道：「堡主：待會武孟嘗如若使用雷琴，咱們必須後退三十丈外，左邊那塊巨石，可以作藏身之處。」

郭鐵鷹道：「好的。」

他們交談之際，一行人正向廣場走來，爲首的是一位虎頭燕額，壯如鐵塔的紅袍大漢，此人年歲不大，約莫在四十出頭，他身後跟着四名背負長劍的白衣少年，分別抱着五弦雷琴、香爐、琴桌、矮櫈等物。

那紅袍大漢必然就是令人談虎色變的武孟嘗馮追了，瞧他那雙眼翻天，滿面嚴霜的神情，就知道他是一個驕狂自大，目無餘子的狂人。

他在場中一站，雙眉一挑，目光向郭鐵鷹等瞥了一眼，說道：「那一個？站出來。」

言簡意賅，不願意多說一個字，也不想多瞧來人一眼，這份狂態，倒是江湖罕見。

郭子羽脚下一挪，向場中跨出五步，方玫亦步亦趨，與郭子羽並肩而立。

武孟嘗馮追向他們斜睨一眼，道：「知道本谷主的規矩？」

郭子羽道：「那只是江湖傳說，希望閣下親口再說一遍。」

武孟嘗馮追道：「接下本谷主一招，送你百兩紋銀……」

郭子羽說道：「如若在下接下你一百招呢？」

武孟嘗馮追道：「如果你能生出本谷，送你十萬兩銀子，不過，嘿嘿……」

方玫撇撇嘴道：「咱們要是勝了，那你該怎麽說？」

武孟嘗馮追原是昂首掀眉，瞅着遠山的，此時猛一回頭，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方玫投下一瞥，喝道：「妳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姑娘，對本谷主說話不敬，就是該死！」

他語音甫落，忽然勁風激蕩，一片耀眼的寒光，以疾風驟雨之勢，向方玫當頭罩來。

方玫冷哼一聲，粉臂一推，玉腕連續兩個迴轉，一招翻雲覆雨，閃電一般的迎了上去。

來襲者是適才捧雷琴香爐等物的白衣少年之一，他們已經將琴桌佈置妥當，正虎視全場，待命出擊，武孟嘗說方玫該死，其中之一立即拔劍猛撲。

這般少年的功力頗高，一劍飛出，霸氣橫溢，那份威猛的氣勢，在他這種年齡倒是十分難得。

可惜威猛有餘，靈巧不足，他不僅無法傷到方玫，反被一股強大的勁道震得倒翻而回，及雙脚着地，才知道胸前衣裂肉現，血洒白衫，這一招之中，他竟然受到不算太輕的傷勢。

方玫揚揚眉，哼了一聲道：「見你年幼無知，本姑娘手下留情，今後出手對敵，最好先向對方打個招呼。」

武孟嘗馮追決未想到他刻意調敎出來的得力助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不由雙目暴睜，向方玫狠狠的怒視着。

良久，他忽然身形一轉，走到琴桌之前坐下，並由懷中取出一隻五寸長短的鋼錘，口中吸進一口長氣，雙目同時闔了起來。

他身旁的白衣少年見狀，迅速退出門場，郭鐵鷹及陰風神魔也奔入左側的大石之後。

此時微風不揚，萬物皆寂，只有一股凌厲的兇霸之氣在門場上凝結，擴張……

此等情形是罕見的，他還沒有出手，居然會有如此慓悍的氣勢，勿怪當年九大高手會八死一傷，全軍皆墨了。

郭子羽方玫面對當代著名的兇人，倒也不敢掉以輕心，兩人迅速盤膝對坐，四掌相抵，垂眉闔目，讓心神在交融中而達忘我之境。

忽然噹的一聲巨响，如同萬里晴空中响起一記悶雷，聲勢之威猛，萬物幾乎都爲之震撼。

一記悶雷之後，轟隆爆炸之聲接踵而來，它像山崩地裂，海嘯風厲，或鬼哭神，百獸悲鳴一般。

它集天下最恐怖的聲浪，使人間變作地獄，良辰美景變作修羅世界。

它每一種聲浪之中，都含有摧心裂帛，破壞人體組織的強烈氣勁，十丈以內生物絕滅，沒有人類可以在它氣勁之內生存下去。

此等奇奧絕倫的武功，確有不可思議的威力，遠在三十丈外的郭鐵鷹及陰風神魔，都爲之心搖神奪，戰慄不已。

首當其衝的郭子羽與方玫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所感受的猛烈，自然不言而喻了。

他們此時的情形，跟當初在陰風洞中沒有什麽兩樣，方玫已經偎入郭子羽的懷抱，粉臂環抱，檀口相親，像一對愛侶正達靈肉交流的極高境界，任何外力此時都無法使他們受到干擾。

琴聲在繼續着，武孟嘗那威猛的面頰，逐漸蒙上一片灰影，但見青筋暴露，雙目怒突，頭髮根根倒豎，形象獰惡無比。

他掌中的鋼錘仍如暴雨一般擊在琴弦之上，雷聲爆炸，扣入心弦。

顯然，武孟嘗馮追已使出他的全力，要以他這項奇絕天下，功蓋寰宇的獨門絕學，將這兩位年輕情侶擊斃於門場之上。

在郭子羽方玫來說，這是前所未有前所未經的遭遇，他們除了全力以赴，實在毫無獲勝的把握。

雙方都鼓足了勁，拉滿了弦，強悍的罡氣在廣場上激揚，樹枝無風自動，樹葉紛紛墜落，使彈鋏谷內呈現一片駭人聽聞的奇幻景色。

良久，門場上忽然傳出崩的一聲脆响，同時响起一聲悶哼，郭子羽感到週身的壓力驟然消失，不由扭頭向武孟嘗馮追瞧

去。

敢情適才全力一搏，武孟嘗的雷琴一連斷弦三根，他也口噴鮮血，身負重傷，仰面翻倒於地面之上。

郭子羽輕舒一口長氣，道：「起來吧，妹子，咱們已經勝了那個魔頭。」

此時他們雖已四唇離開，但方玫仍然坐在他的懷裏，兩條粉臂還在緊緊的摟着他的脖子，面頰上風情萬種，是一片動人嬌羞。

郭子羽叫她起來，她却賴着不肯，道：「不嘛，大哥，我好累……」

郭子羽道：「妹子，我想爹他們必然就在附近，讓他們瞧到了多難爲情！」

方玫櫻唇一撇道：「咱們是在運功，與敵人作出生死一搏，又不是……咳，要不你就抱我起來。」

適才這場驚心動魄的拚鬥，的確頗爲累人，但郭子羽知道方玫還不致累得爬不起來，她只是撒嬌而已。

其實佳人入懷，蘭香在抱，此等綺麗的際遇，誰都會有一種飄然之感，何況檀口相親，丁香暗渡，更會使人意亂情迷，他怎會捨得讓方玫起來？

只是他幼承庭訓，知書達理，再加上本門嚴肅的家風，明知老父就在附近，他怎敢留連於溫柔鄉中。

於是他微一提氣，便已騰身而起，然後將方玫輕輕放於地上，道：「妹子：咱們去瞧瞧武孟嘗。」

方玫道：「好的。」

他們奔到武孟嘗倒地之處一瞥，只見此人面白如紙，氣若游絲，雙目緊閉着，離死已經不遠了。

郭子羽道：「妹子：咱們豈能見死不救，請你替我護法。」

方玫道：「大哥：咱們方才耗去不少眞力，你再以內力救他，那如何使得？」

郭子羽道：「不必担心，我挺得住，再說此人也是一個難得人才，死了頗爲可惜。」

方玫道：「好吧。」

郭子羽立即扶起武孟嘗，讓他盤膝坐好，然後默運玄功，向他的體內緩緩輸去，約莫兩個時辰，他醒來了，武孟嘗馮追也拾回一條生命。

馮追還未起身，先發出一聲英雄末路的嘆息，道：「你爲甚麽要救我？」

郭子羽淡淡一笑道：「我忽然記起你的規定，不救你豈不是我的損失？」

武孟嘗馮追默然了，他那已經恢復幾分血色的面頰，再度變得一片嚴肅。

對武孟嘗神情上的變化，郭子羽瞧得十分明白，遂微微一笑道：「不必介意，我是說着玩的。」

武孟嘗馮追冷冷道：「你是瞧不起姓馮的？」

郭子羽道：「不要誤會，在下決無此意。」

武孟嘗馮追道：「馮某不是好人，惟一足以自慰的，就是言出必行，終身守信，十年前馮某就已傳示江湖，只要有人勝過馮某，馮追就是他的奴僕，如若你認爲那是說着玩的，我只好自絕以謝江湖朋友了。」

郭子羽見武孟嘗神色莊重，知道他對信守諾言十分固執，只得婉言相勸道：「好，好，且待馮谷主傷勢痊癒之後，咱們再作商議」

此時郭鐵鷹、陰風神魔，以及谷外的郭氏家族均已來到廣場，彈鋏谷的部屬近百名之多，也靜悄悄的站在一旁觀看，武孟嘗忽然目光一抬，向一名中等身材，右頰長着一顆肉瘤的大漢道：「春才，快派人準備酒食及宿處，主人請。」

春才姓張，是彈鋏谷的總管，也是武孟嘗的得力部屬，他應了一聲，立即帶着一夥人急馳而去。

在馮追的邀請下，郭氏一門來到彈鋏谷的心臟地帶，這兒聳立着很多雄偉建築，房屋鱗次櫛比，遠遠瞧去黑壓壓一片。

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大廳之上，郭氏一門受到盛筵招待，武孟嘗雖是內傷未癒，仍在一旁恭謹的侍候着，

郭子羽有些不安的道：「谷主，咱們有這些人招呼就够了，你快去歇息吧。」

武孟嘗道：「不敢，主人飲食未了，小的怎敢歇息？」

陰風神魔道：「谷主，這是主人的命令，莫非你不願聽從！」

武孟嘗一怔道：「是，是，小的告退，張總管好好的侍候主人，如有誰敢怠慢，可按谷規嚴懲。」

張春才道：「屬下遵命。」

×　×　×

這是一頓頗爲豐盛的筵席，郭子羽神色怏怏，引不起半點食慾，及散席回到張春才爲他準備的住處，他便和衣臥倒於錦榻之上。

他只不過剛剛睡倒，房門咿呀一聲輕響，一名窈窕的人影已經飛身進了來。

「怎麽啦？大哥，這又不是甚麽了不起的大事，犯不着如此不安。」

說話的是方玫，她進房之後便在郭子羽的床沿坐下。

「這當眞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方姐姐竟然知道五哥的心事。」

接話的是郭子琴，他們兄妹情深，她是來探望五哥的，及聽到方玫的言語，忍不住隨口調侃幾句。

方玫面色一紅道：「小鬼頭胡言亂語，莫非要找打不成！」

郭子琴撇撇嘴道：「哼，妳可得弄清楚，嫂子打了小姑，往後呀，那痲煩可大了！」

方玫一跺脚道：「你看嘛，小妹欺負我。」

郭子羽翻身坐起，道：「別鬧，咱們商議正事。」

郭子琴道：「什麽正事，還是爲你們那位僕人？」

郭子羽道：「論年齡，他是前輩，講成就，咱們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最要緊的是不能爲了一時勝負，就毀掉他的一世英名。」

郭子琴沒有說話，方玫也沒有吭出一聲，因爲她們認爲郭子羽說的很有道理，心頭引起了共鳴。

但另外有人說話了，他是這樣說的：「小兄弟，你錯了，武功不分年齡，總以達者爲尊，至於成就麽，武孟嘗的確不錯，不過他既然敗在你的手裏，他的成就算

不了甚麽了，如果說他掙得一世英名，那你更錯了，他只有惡名沒有英名，其實他値得稱道的只有一個信字，千金一諾，決不食言，你不要他作僕人，就是要他失信，老哥哥可以斷言，他必然會自絕以謝天下，你這麽做不是逼死人命麽？」

這位說話的老哥哥自然是陰風神魔了，他也瞧出了郭子羽心頭的不安，所以才來替他打開這個心頭之結。

郭子羽長長一吁道：「如此說來小弟只好聽其自然了。」

陰風神魔道：「不錯，你收留武孟嘗將是一個得力的助手，再說咱們還要跟禿筆破鍋以及收買他們的敵人週旋，這彈鋏谷是最理想的基地，要是放棄了，豈不可惜。」

這回郭子羽是當眞領悟了，却也感到人世之間是如此的複雜，他沉默片刻，再度注目陰風神魔道：「老哥哥：小弟今後應該如何做法？」

陰風神魔道：「武孟嘗馮追今後會對你忠心不貳，絕對服從不過他畢竟是一位武林奇人，你千萬不可傷害他的自尊。」

郭子羽道：「老哥哥說的是，小弟不會那麽不明事理的。」

陰風神魔道：「那就好，至於咱們的處境，以及未來的作法，你不妨跟他坦誠相告，我想他必然會全力配合。」

郭子羽道：「好的。」

陰風神魔道：「令尊叫老哥哥告訴你，今後對外一切，你不妨全權處理，只要事後禀告令尊一聲就可以了。」

郭子羽道：「小弟知道了。」

陰風神魔道：「那麽老哥哥不打擾了，告辭。」

送走陰風神魔，郭子羽也相繼告辭了，郭子羽對方玫道：「妹子，咱們去瞧瞧馮谷主。」

方玫道：「好的。」

武孟嘗馮追原是住在後廳上房的，此時他將後廳讓給郭氏二老，他自己就遷往於西院的精舍之中了。

郭子羽與方玫到訪，使他大爲興奮，他完全忘了內傷未癒，身形由床上一蹦而起，顯得十分輕捷。

當他雙脚着地之時，他臉上的肌肉微牽動了一下，這是觸及傷處的表情，郭方二人全都瞧在眼裏。

不過他完全沒有在意這些，雙拳一抱，弓身一揖道：「參見主人，快請坐。」

郭方二人就座之後，一名白衣少年立即奉上香茗，郭子羽道：「谷主不必客氣，坐下來咱們聊聊。」

武孟嘗馮追道：「不敢，主人就叫小的的名字吧。」

郭子羽道：「你的傷勢怎樣了，要不要我用內力帮帮你？」

武孟嘗馮追道：「不敢勞動主人，大概三五天內就可以復元了。」

郭子羽道：「那好，待你痊癒後咱們再作長談。」

馮追道：「主人好像有事？」

郭子羽道：「是的，但也不必急在一時。」

馮追道：「主人有事就請吩咐下來，本谷的人手不少，想來不至誤事。」

郭子羽略作沉吟道：「江湖中有一個殺手集團，你有沒有聽人說過？」

馮追道：「主人說的是禿筆破鍋？」

郭子羽道：「不錯，正是他們。」

馮追道：「禿筆是樹人帮的帮主，名叫劉炎昌，破鍋婁仁奎是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這兩人擁有很多神出鬼沒的殺手，橫行江湖已經不少年了。」

方玫道：「前幾天劉炎昌找上了咱們，咱們幾乎栽在他的手裏。」

馮追面色一變道：「姓劉的太狂了，這件事主人不必放在心上，就交給小的去辦就是了。」

郭子羽道：「劉炎昌作的是殺手生涯，誰都可以花銀子請他殺人，問題是咱們除了要對付這般殺手，更重要的是追出僱他的幕後人物。」

馮追道：「這並不困難，除非他不想活了，他就得乖乖的告訴咱們。」

郭子羽道：「幹殺手的大都行踪飄忽，使人捉摸不定，要找到他只怕不太容易了。」

方玫道：「咱們可以用禿筆破鍋引他來。」

郭子羽道：「那只能引來一兩個對外接頭的，他們不見得知道殺手集團的巢穴的所在。」

馮追道：「人們常說狡兔三窟，殺手集團只怕四窟有多，不過小的曾經跟劉炎昌有過一段時間的交往，知道他們兩三個巢穴。」

郭子羽道：「好，咱們砸破他一個窩，就給他一次警告，他如果還不合作，咱們就砸他第二個窩。」

方玫道：「辦法可行，但有很多細節，必須作完善的規劃。」

郭子羽道：「哦，妳說說着。」

方玫道：「立即派遣可靠的人手，盯牢咱們知道的幾個賊巢，對出入賊巢之人作詳細觀察與監視，既可掌握他們的動向，也可明瞭他們的實力，遇有可疑之人就派人跟踪，說不定連咱們不知道的賊巢也會發現，不過這樣要龐大的人力，實施起來頗爲不易。」

馮追道：「主人不必担憂，本谷有近百名人口，而且個個都有一手絕招，不要說對付禿筆破鍋的殺手集團，就是橫行天下，能够奈何咱們的也不會太多。」

語音一頓，回顧侍立身側的一名白衣少年道：「任大江，你去召集總管及三位隊長前來謁見主人。」

任大江應聲馳去，片刻之後，張春才領着三名服色相同的玄衣大漢進入精舍，張春才郭方二人見過，其餘三人自然就是三名隊長了。

這般人英華內蘊，氣定神閒，全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彈鋏谷能够蓄養如此衆多的人才，可見武孟嘗的盛名決非虛致。

只不過他們的神態之中，蘊藏着一股暴戾驕悍之氣，對郭子羽這位主人，也顯得頗爲不服。

武林之中，雖然講的是強存弱死，眞在假亡，但也要顧到忠義二字，以及長日相處的一份感情，彈鋏谷的上下是一個整體，相處也不是一天，如今郭子羽横插一脚，喧賓奪主，這叫他們如何會服？

郭方二人瞧出了這一點，神態上却是一片坦然，因爲他們並不想過做主人的癮，也實在沒有這份興趣，有人不服自然不勉強。

問題是武孟嘗馮追，他既重視那個信字，就不能讓部屬將它破壞。

因此他面色一沉道：「我當年的誓約你們可還記得？」

張總管與三名玄衣人同時應聲道：「屬下記得。」

馮追道：「人各有志，我不勉強任何一位，我的誓約也沒有包括別人在內，所以各位不必信守，如果你們想脫離本谷，現在就可以請便。」

他並沒有疾言厲色的責備，但語意堅定，顯示他重視誓約的決心，彈鋏谷任何一個不願遵守誓約的，他都不惜割袍斷義，就此拆夥。

張春才等心頭一震，齊聲道：「屬下不敢，屬下願意追隨谷主，遵守誓約。」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應該不會再有問題了，但郭子羽却咳了一聲道：「谷主，在下有一點意見……」

馮追道：「不敢當，主人請吩咐。」

郭子羽道：「如果我以主人的身份命令你，你是不是絕對服從？」

馮追道：「主人但請吩咐，縱然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

郭子羽道：「那好，從現在開始咱們以兄弟相稱，如果你不服從，就是違背當年的誓約。」

馮追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馮追痴長幾歲，要佔兄弟你的便宜了。」

郭子羽方玫同時抱拳一揖道：「見過大哥。」

這一項出乎意料的轉變，爲馮追帶來無比的興奮，也爲彈鋏谷帶來極大的鼓舞，張春才立即示意三名玄衣人，向郭子羽躬身參見。

「屬下等參見二谷主，方姑娘。」

當總管的多數都是八面玲瓏的人物，張春才替郭子羽加上一個二谷主的榮銜，的確恰到好處。

馮追打着哈哈道：「春才，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方弟妹應該是三谷主，你們還不趕快修正適才的稱呼！」

張春才啊了一聲道：「這是屬下的疏忽，參見三谷主。」

方玫被稱爲三谷主她不在乎，只是馮追那弟妹二字，却使她臉紅耳熱，羞得抬不起頭來了。

這當然怪不得別人，誰叫他們運功之際那麽親熱的？

馮追見方玫滿面嬌羞，急忙改變話題道：「春才，快擺酒，咱們要好好的慶祝一下。」

張春才道：「屬下遵命。」

片刻後精舍內擺上一桌豐盛的酒筵，參加的是武孟嘗馮追、郭子羽、方玫、總管張春才、簫隊隊長霹靂簫于六，笛隊隊長追命笛章彰，琴隊隊長奪魂琴梅小寒。

簫笛琴是三隊的隊名，也是他們的兵刃，每隊的人數約莫三十上下，全是千挑百揀，身手矯捷的健兒，他們除了身手不凡，更練有一種頗爲玄奧的陣式。

酒至半酣，馮追將禿筆破鍋的殺手集團向郭子羽下手之事說出，然後流目一瞥道：「各位有什麽意見？」

追命笛章彰道：「在咱們的眼中，禿筆破鍋只是一些跳樑小丑而已，他既然惹上咱們，就給他一個犂庭掃穴。」

馮追道：「犂庭掃穴不難，難在咱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巢穴在那裏。」

霹靂簫于六道：「咱們已經知道他們的三處巢穴，只要花點時間，他們逃不出咱們掌握的。」

馮追道：「好，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記住，對付殺手集團是次要的問題，追出幕後的主使者，才是咱們主要的目標。」

霹靂簫于六道：「屬下明白。」

馮追道：「笛隊與簫隊保持密切連繫，以便隨時支援，此項行動不得留下半點遺憾。」

追命笛章彰道：「屬下遵命。」

馮追道：「琴隊負責本谷防守，凡接近本谷三十丈以內的，一律留他下來。」

奪魂琴梅小寒道：「屬下理會得。」

馮追再注目總管張春才道：「簫笛琴三隊的行動，由春才作綜合處理，並對二谷主一家居住本谷一節，暫作保密，敵人摸不透本谷，咱們在行動時，會獲得不少方便。」

張春才道：「谷主放心，屬下會小心處理的。」

這是一個愉快的歡敍，也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馮追於笑談中分配了部下的任務，可見武孟嘗能够馳譽江湖，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 × ×

風和日麗，除了偶爾幾聲悅耳的鳥鳴，這彈鋏谷中顯得一片寧靜。

郭氏一門住到這裏將近一個月了，雖然郭子羽是本谷的二谷主，郭氏二老仍然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

這天傍晚時分，郭子羽在向父母請晚安，二叔郭鐵鵬恰也在座。

郭鐵鷹眉峯一皺道：「羽兒，咱們住在彈鋏谷不少日子了吧？」

郭子羽道：「孩兒明白爹的意思，好在事情已經有了頭緒，要不了多久就會有結果的。」

陳琪道：「到底要多久？你說明白一點。」

郭子羽道：「今早獲得飛鴿傳書，于六已經確定殺手集團的總巢穴是在河南西部的熊耳山中，他正在追查確切地點，一經查明，咱們就可犂庭掃穴，作一次澈底解決了。」

陳琪道：「那好，唉，馮谷主對咱們雖親如家人，咱們畢竟是身在客中啊。」

郭子羽道：「孩兒明白。」

陳琪道：「咱們要歇息，你去吧。」

郭子羽道：「是，孩兒告退。」

從這天以後，又是一段短暫的沉寂，直到第五天的晌午時分，他們才再度獲得飛鴿傳書，書中的內容十分簡單，是說賊巢已經找到，詳情俟章彰面稟。

再過三天，章彰才帶着四名得力手下趕到，馮追即刻傳見，並邀約二三谷主，及郭氏二老共同聽章彰的報告。

殺人集團的總壇是在熊耳山西南，五

里鎮及朱陽關之間，該地羣山環繞，叢林險惡，這等人跡罕到的地區，是黑道安窰立寨最理想的所在。

殺手集團在其他地區另有四個分堂，那只有少數人住守，作連絡及通訊之用。

霹靂簫于六摸清了他們老巢的位置，並將它的四週作好了嚴密的封鎖，除了飛鳥，任何一個匪徒休想踏出山區一步。

聽完章彰的報告，馮追問郭鐵鷹請示道：「伯父：你老人家看咱們是不是要立刻採取行動？」

郭鐵鷹道：「咱們可以困住匪徒，但無法阻止他們飛鴿傳書，如果他們獲得外援，來個內外夾擊，咱們縱然不怕，要想生擒他們的首腦人物，追出幕後主使者就困難了，所以咱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作全力一擊。」

馮追道：「是，張總管，傳令下去，除留少數守谷之人，全部在谷口集合。」

張春才應了一聲，返身急奔而去。

方玫扭頭對追命笛章彰說道：「章隊長……」

章彰道：「屬下在，三谷主有什麽吩咐？」

方玫道：「可知道殺手集團的首腦是誰？」

章彰道：「是禿筆判生死劉炎昌，破鍋煮英雄婁仁奎他們原是同門師兄弟。」

方玫又問道：「他們目前可在熊耳山老巢？」

章彰道：「劉炎昌在，婁仁奎是中原武林評鑑會的會長，經常住在洛陽。」

郭子羽道：「能够抓到一個劉炎昌就够了，大哥，咱們走。」

馮追道了一聲好，但以郭氏二老是長輩，仍然恭請他們帶頭先行。

郭鐵鷹道：「指揮大軍必須事權統一，賢侄千萬不要客氣。」

馮追道：「伯父既如此吩咐，小侄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們這批突擊人馬一路兼程急進，在一個傍晚時分，趕到了賊巢附近。

霹靂簫于六將馮追等迎入一間臨時搭蓋的茅屋，馮追來不及歇息，立即詢問當前的情況。

于六道：「近日曾有三次援獨，賊人試圖闖關，都被咱們封了回去。」

馮追問道：「賊人知道咱們的來歷了麽？」

于六道：「知道了，劉炎昌在午間派人送來一封信函。」

馮追折開來函一瞧，大意是說樹人帮與彈鋏谷河井不犯，不知道彈鋏谷爲什麽興這項無名之師，並訂於明日午間在馬頭嶺一會。

馮追道：「馬頭嶺在那兒？」

于六道：「就是右前方那片山峯。」

馮追道：「派人到馬頭嶺瞧瞧，不要讓人暗中做了手脚。」

于六道：「是。」

馮追道：「本晚仍要加強戒備，不可掉以輕心。」

于六道：「屬下知道。」

翌日午時，他們應約來到馬頭嶺，這兒有一片平廣的山地，也是一個理想的戰場。

彈鋏谷是以簫笛琴三隊，拱衛着馮追張春才與郭氏一門所組成的中央指揮體系，總人數約莫一百出頭。

樹人帮更是傾巢而出，人數比彈鋏谷還多出一倍，他們沒有作樹人的裝扮，也許因爲他們還有殺手的身份吧。

陰森森一聲長笑，禿筆劉炎昌越衆而出道：「老朽明白了，馮谷主原是替郭家找場來的，不過遠親不如近隣，谷主何必帮助外人呢？」

馮追冷冷道：「你弄錯了，姓劉的，郭子羽是本谷的二谷主，你要殺他，彈鋏谷能够不管麽？」

劉炎昌愕然道：「這是老朽見事不明，不知道郭子羽會是貴谷的二谷主，大錯業已鑄成，這實在是一樁遺憾！」

馮追道：「貴帮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在下並不怪你，只要你說出僱你的是誰，彈鋏谷也不爲已甚。」

劉炎昌嘿了一聲道：「谷主這麽說就不像江湖人了，國有國法，行有行規，老朽如果說出僱主，豈不砸了禿筆的招牌，我看這樣吧，你只要留下郭子羽方玫，老朽保證不傷你們一根汗毛。」

這兩人不只是各說各話，而且話不投機，看來除了以武力解決是別無選擇了。

劉炎昌老奸巨滑，當他知道找碴的是彈鋏谷的時候便已擬妥了作戰計劃。

以樹人帮的實力，他們既敢充任殺手，必然擁有不少功力超卓的高人，如果他們要全力突破彈鋏谷的圍堵，未必不能够突圍而出。

只不過「雷琴」威名震天下，禿筆可以判人生死，他却不敢招惹雷琴。

但雷琴的缺點是必須有彈奏的機會，如若以數百人一起混戰，馮追不僅找不到彈奏的環境，並且敵我難分，一旦彈奏，豈不連自己的部屬也遭到傷害？

這就是劉炎昌的作戰計劃，他要以多勝少，使馮追在混戰中無法施展雷琴。

此時他不再遲疑，撮口發出一聲尖銳的短嘯，樹人帮便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殺過來。

這般人身兼殺手，每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他們以一股驃悍之氣作集體衝殺，縱然是金城湯池只怕也擋他們不住。

然而他們只要接近彈鋏谷的簫笛琴三隊，便像鷄蛋碰到石頭，蛋殼破裂，黃白齊流，根本不是對手。

雖然如此，這般驃悍的殺手仍然奮不顧身的往返衝殺，十盪十決，聲震霄漢。

此時整個鬥場已然一片混亂，每一個人都已投入戰火，彈鋏谷的簫笛琴三隊遭到瘋狂的攻擊，他們雖然還能保持整體作戰，但三隊之間已無法呼應，全都陷入苦戰之中了。

彈鋏谷的三位谷主，以及郭氏一門也都遇到可怕的對手，各自在血雨激射、肢體橫飛中奮戰着。

武孟嘗馮追與他的四名貼身侍衛，是跟禿筆判生死劉炎昌，及兩名副帮主天山雙矮搏殺，在人數上馮追是以五對三，佔到絕大的優勢，但一經交手，他那四名貼身侍衛就落入下風了。

天山雙矮的知名度並不太高，那是因爲他們的樹人帮太過神秘，他們又暗中經

營殺手生涯，也是一種見不得人的買賣。

其實這兩人一身功力十分突出，輕功踏雪無痕，飛刀向不虛發，他們的劍術也別走蹊徑，專攻敵人的下三路，使人防不勝防。

馮追的白衣四衛年歲雖輕，卻有一身罕見的武功，他們右手使簫左手用刀，簫刀配合使用，攻防之間具有無比的威力。

可是他們遇到的天山雙矮是兩名十分特出的怪人，縱使是名噪江湖的高手也得甘拜下風，白衣四衛自然要相形見拙了。

他們以四敵二，十招不到便連連負傷，再鬥下去必然是凶多吉少。

武孟嘗馮追瞧到白衣四衛的危機，他卻心餘力拙，無法分身相助，因為他的對手禿筆劉炎昌是黑道上數一數二的高人。

打得最輕鬆的是郭子羽，他與方玫，陰風神魔聯手接戰樹人帮的五大護法，以三敵五仍然游刃有餘。

郭子羽也瞧出了白衣四衛的危機，遂傳音對陰風神魔道：「老哥哥，這兒交給咱們，你快去支援白衣四衛。」

遣走了陰風神魔，身形急旋，長劍斜吐，一名護法的脅門被搠開一個大洞，在鮮血迸射中倒了下去。

一劍斃敵，再擰身吐掌，一具軀體在慘呼中飛仆丈外，這人自然活不成了。

他舉手投足之間連斃兩名強敵，使得方玫精神一振，長刀連施煞手，終於劈開一名敵人的胸膛。

來人五去其三，剩下的兩個心胆皆寒，在幾個照面之下，便全都爬在那兒。

解決了五大護法，郭子羽縱目向全場掠一眼，道：「妹子，快去幫我娘……」

陳琪此時正力鬥一雙男女，雖然未呈敗象，鬥來卻頗為吃力，方玫奔過來接下那個女子，她立刻取得主動。

就整個戰況來說，彈鋏谷已經控制全局，可以說勝利已在掌握之中了，現在要做的是生擒禿筆劉炎昌，迫他說出幕後主使之人。於是郭子羽幌身一躍，來到武孟嘗馮追的身後。

「大哥你歇歇，讓小弟向他請教。」

馮追首先攻出一招，然後躍退數步，道：「小兄正想歇歇，兄弟請。」

禿筆劉炎昌的確是一個可怕的勁敵，馮追展盡所學，都無法勝過他一招半式，那麼要想生擒此人，除了彈出雷音，那就只好另請高明了，郭子羽此時前來，豈不是恰到好處？

於是郭子羽幌身一躍，來到武孟嘗馮追的身後。

在劉炎昌來說，郭子羽才是正主兒，如今自動送上門來，當然求之不得，因此，他們決不浪費時間，一筆一劍立即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

禿筆劉炎昌果然具有非凡功力，一筆點出，風雷俱動，那份威勢，當得是無與倫比。他的禿筆是以鐵管獸毛所做成，當他一招攻出之際，獸毛就根根直立，如同無堅不摧的鋼錐一般。

郭子羽起初不敢硬接，經過幾招試驗，知道劉炎昌的禿筆無法攻破他的護身罡氣，也就放了心了，此時他忽然賣個空門，讓劉炎昌攻向他的前胸，然後側身上步，長劍斜挑，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連續劈出九劍。郭氏天都九歸劍法，一發九劍，快捷絕倫，劉炎昌剛剛暗道一聲不好，胸前已連遭兩次痛擊。

好在郭子羽不想要他的命，長劍點到為止，另外賞了他兩根指頭。

這兩記洞玄指力使他目瞪口呆，他絕未想到這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竟然身負失傳已久的曠代奇學。他發出一聲嘆息，雙目一闔，顯出一付慷慨就義的神色。

此時大部份搏殺已經結束，彈鋏谷獲得全面勝利，及禿筆劉炎昌遭到生擒，還有少數頑抗的也只得棄械投降了。

馮追在吩咐總管張春才清點戰果，及埋死救傷之後，來到郭子羽的身側道：「兄弟，他說了麼？」

郭子羽搖搖頭道：「小弟好的歹的說了一籮筐，他就是不肯開一下金口。」

馮追吁出一口長氣道：「兄弟，不必問了，他已經自裁身死！」

郭子羽愕道：「大哥，他當真……」

他似乎有點不信，因為劉炎昌還站在那兒，馮追沒有多作解釋，只是輕輕推出一掌，那具屍體便已仆倒下去。

郭子羽嘆口氣道：「怎麼辦？大哥，還有生擒的活口麼，咱們要不要問問？」

馮追道：「當然要問。」

問是問過了，得來的只是一個失望，馮追勸慰道：「不要灰心，兄弟，我想那幕後之人不會就這麼罷手的，咱們只要留心一點，不怕找不到他的破綻。」

郭子羽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全文完）

直搗黃龍

（本文承自第36頁）

項潛一聲：「不知死活的小子！」棒勢展開，有如狂風驟雨般攻撲向武毅！

武毅的人劍立時就像狂風暴雨吹打的弱柳般，在棒影中飄搖幌搖不已，一邊的武當掌門清靈子瞥到，心頭不由大急，奮力攻出五劍，將圍攻他的六名黃龍帮高手逼退兩個，正欲彈身掠起，射向武毅那邊，卻又被其餘四名高手硬硬將他的身形截下，剎時又陷在六名高手的聯手猛攻中，只好全力應付。武毅實是料不到項潛的身手這樣高明，雖然施展出渾身解數，仍然被逼得喘不過氣來，勉強支持了八十招，但聽項潛一聲：「撒手！」「噹」然聲中，他的長劍被擊得脫手飛上了半天！

武毅心頭劇震，虎口爆裂，身形急矮，斜掠而出！

「那裏走！」項潛霹靂也似地大喝一聲，人棒飛射向武毅腰間。

武毅竟然閃避不了，眼看棒頭就要戳撞上武毅腰間的剎那，一條人杖從天外飛龍般「呼」地飛掠而至，杖影暴長，恰好截住了項潛那一棒！

項潛料不到到手的「鴨子」也讓橫裏殺出來的「程咬金」救走了，不由狂吼一聲，棒一橫，掃擊向那條黃影！

那條黃影身形將落未落，眼見一棒掃來，急不迭棒勢一沉，杖棒交擊，發出一聲大响，杖棒同時脫手震飛上天，那條黃色人影亦從空翻滾出丈外，落在地上，腳步踉蹌出幾步，才能站穩！武毅死裏逃生，驚出一身冷汗，目光一掃，看清楚了救他一命的原來是少林掌門大愚上人。

以大愚上人的一身深厚功夫，仍然吃了虧。武毅心頭之震駭，莫可名狀，一雙眼瞪得大大的。

大愚上人確實吃了虧，但見他臉如金紙，胸膛起伏不定，咀角有血溢出，原來他吃虧在剛好身在空中，總不及在地上那樣容易運勁，硬擋了項潛那全力一擊，自然吃虧了。

以項潛的一身功力，全力一擊之下，非同小可，就算是一塊頑鐵巨石，被他那一棒擊中，也非碎裂開來不可，大愚上人能夠在倉促之下接住他那一棒，只受了震傷，其一身修為，也不是等閑可比。

項潛雖然佔了便宜，但也被震得退了幾步，血氣翻湧不已。

他心中恨極了武毅，若非他黃龍帮就不會弄到現在這樣，受到武林盟的討伐，而他賣國求榮的可卑行徑亦不能得逞，怎不對武毅恨之入骨，食他的肉寢他的皮。

他不再理會大愚上人，身形旋風般撲向武毅，雙掌運聚了十成功力猛劈而出！

大愚上人一口氣還未運轉，眼見項潛揮掌撲向武毅，大驚之下，欲搶撲過去將項潛截下，但已來不及了！

因為項潛去勢太快，快到連武毅也無法加以閃避，只好硬着頭皮亦劈出雙掌，迎向項潛的雙掌！

在項潛的想像中，武毅以雙掌硬接他的雙掌，無異是以卵擊石，自取死道，心中狂喜不已，在雙掌接實的剎那，又增加了一成功勁！

他由於痛恨武毅破壞他的「好事」，故此欲斃武毅於掌下！

那知道雙掌接實之下，武毅不但沒有被他強勁的掌力震飛，反而將他的雙掌牢牢吸住！

這種情形眞是怪異到極亦匪夷所思，大愚上人看到這種情形驚異得張大了口。

更驚異的還是當事人的項潛，他不但驚異，也駭懼，因為他不但無法將雙掌撤回，也無法收回急瀉如瀑的內勁，一任他施展出所有本門內功心法，仍然歇止不住，也擺脫不了。那情形就像極強的磁力將鐵吸住一樣，分也分不開。

×　×　×

「小子，你會邪門內功吸星大法？」

項潛內勁奔瀉如瀑，神情漸見萎頓，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武毅的神態也疲弱萎靡，頭上也有汗珠沁出，虛弱地道：「項賊，這不是吸星大法，乃是唐北斗前輩的殺敵秘技玉石俱焚化功大法！」

項潛顯然也聽過這種兩敗俱亡的奇功，臉色剎那青白得嚇人，一個身子也搖幌起來，頭上淋漓的汗珠更甚，這剎那整個人彷彿蒼老了十數年般，神態更見萎靡，喘口氣道：「你，你怎會這種奇功的？」

武毅淡然一笑道：「唐前輩臨死時將這門功法的秘笈贈給我……我在黃山……飛瀑……山莊……養傷的……那……幾日，學會……了這種……奇……功，目的……就是要殺……你這……奸賊……我自知……不用這種……奇功……根本……就殺……不了……你……」

說到這裏，武毅與項潛同時萎頓在地上，項潛的身軀還蜷縮起來。

大愚上人由於不知兩人那一門內力手法，不敢胡亂施救，故此一時間呆在一旁，聽到了武毅與項潛的對話，知道武毅施展出這種失傳了百年以上的特異奇功，而他亦想不出解救之法，只好眼巴巴看着兩人倒在地上，唯有口中連誦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武毅項潛就在大愚上人的佛號聲中，咽下最後一口氣。

×　×　×

所謂樹倒猢猻散，項潛一死，加上羊敬魚坤亦繼之被殺，黃龍帮變成了羣龍無首，加上有不少人都不願揹上賣國的惡名，哄的一聲，走散了大半，剩下來的眼見大勢已去，紛紛棄械投降。

黃龍帮至此徹底瓦解覆滅了。

以趙重信為首的武林盟各門派首腦及精英高手，莫不懷着肅穆崇敬的心情，對武毅的遺體致以哀沉的敬禮。

說起來若不是武毅用玉石俱焚化功大法將項潛一身功力泄盡而亡，只怕這場惡戰沒有這樣快結束，因之免卻武林盟這方面得已保存實力元氣，這眞是功德無量。

「武少俠捨身殺賊，其行可歌可泣！」

趙重信神情激昂萬分。

大愚上人誦佛之聲不斷：「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衆人的眼前彷彿冉冉升起武毅那英挺雄發的身姿……

（全文完）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麥青青押到刑堂，堂主稍一審問，見案情嚴重，轉交盟主親自處理，親自審問，麥青青直認不諱，谷晴風見是麥青青當場呆住，盟主當衆將麥青青脫光衣服刑辱，發現她臍旁左右雙痣，原來是自己失去的女兒，忙帶她回孔雀園，好言安慰，但不說出份屬母女，并留她住在自己房中，麥青青雖然覺得奇怪，但不便多問，自己幸得無事，去找谷晴風說明自己對他的愛慕，以死相脅，谷晴風正在爲難，已猜出她們是母女，但也不便指明，從麥青青口中才知盟主眞實姓名是梅影瘦。此時院內發現有女刺客，谷晴風追出去，原來是互相認識不覺愕然。

偷襲統一盟　事敗急撤退

星月之下，但見那刺客一身黑衣，但臉上眼下却掛着一方輕紗，那對眉目，已見過無數次，谷晴風自然認得。「仙子因何來此？」

原來來的正是埋情谷的無情仙子，無情仙子在此地方見到谷晴風顯然亦是一呆，脫口道：「你怎也會在此？」

「仙子不在谷中清修，來此何爲？」谷晴風轉頭望了那幾個漢子一眼，道：「你們且退下！」

那幾個漢子見副盟主跟對方敍舊，便遵令退下。無情仙子恍然道：「哦，原來你已投歸了梅影瘦那賊人！哈哈，眞是好笑呀好笑！」

「這有何好笑？仙子說話，請客氣一點！」

話音一落，邢堂主和廖香芝兩人亦已趕到，見狀問道：「副盟主與她相識？」

無情仙子哈哈一笑：「何止相識？咱們還做了十八年的鄰居！」

谷晴風輕咳一聲：「兩位堂主請去支援別處，此處有本座！」

邢堂主與廖堂主尚在猶疑，恰好東西兩邊的鑼聲再起，不敢怠慢，交代一句：「此處既然有副盟主負責，咱們便到別處去吧！」

無情仙子把面紗揭下，露出一張白皙的臉龐來，五官相襯恰到好處，只是眉宇間多了一抹怨恨之色，稍爲美中不足，她揮指撥開臉前的髮絲，柔聲問道：「谷主既然還念舊情，我柳仙姿便厚着臉皮問你一句話……」

「仙子有話請速問，谷某可無暇多作躭擱！」

柳仙姿粉臉倏地泛上兩團淡淡的紅暈。「谷主認爲蒲姿比之你們盟主如何？」

谷晴風臉色一變，澀聲道：「仙子此話何意，恕在下不明？」

柳仙姿柳眉一豎，不悅地說道：「你便乾脆答覆一句，又有何難，何必問東問西？」

谷晴風道：「不管仙子來此懷有何種目的，谷某勸你一句，還是速速離開爲上策！」

柳仙姿臉上神色十分奇怪。「莫非那個令人朝思暮想的女人，便是梅影瘦那賊人？」

谷晴風見她口口聲聲罵自己的心上人，不由怒道：「請仙子自尊一些，否則恕谷某無禮了！」

「你無禮又怎樣？哼，咱們又非未曾較量過！」

他們以前的確交過三次手，都是平分秋色之局，谷晴風道：「那是以前，如今我服食三葉朱菓之後，情況已不相同！」

柳仙姿臉色更是難看。「你這算是威脅？我柳仙姿若是這種人，也不會在埋情谷內一住二十年！」

谷晴風頗念她是「同是天涯淪落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下胸中怒火，揮手道：「罷了罷了，我不與你計算，你快走吧，以後請勿再來，統一盟高手如雲，你單槍匹馬要想來此揚威，實在難以討好的！」

這幾句話說得誠懇之至，柳仙姿頗爲感動，抱拳道：「谷主好意柳仙姿心領了，不知谷主方便把姓名賜告否？」

谷晴風毫不猶疑地答道：「谷某賤名晴風！」

「谷晴風，投桃報李，我也告訴你一件事，假如梅影瘦便是你在十八年前爲她跳下懸崖者，那我勸你早早回頭是岸！」

谷晴風勃然色變。「柳仙子，此話何意？」

「是好意不是歹意！」柳仙姿道：「剛才我爲何要拿容貌來與她比？因爲她搶了我的心上人！」

「什麼？」谷晴風心頭狂跳，但隨即失笑道：「仙子弄錯了吧！你心上人在二十年前已經變心了，當時晴妹才多大？根本不可能，而且我十八年前還跟她相戀，怎會去搶你心上人！」

「不是以前那個，而是現在，其實也不是現在了，聽說他們已來往了五六年，而且還有了協定！」

谷晴風問道：「你心上人是誰？」

柳仙姿辛酸地一笑。「你一定認識，而且也一定會笑我痴，他便是惡名遠播的『皓首凶龍』上官楚天！」

谷晴風一怔，果然問道：「對呀，你怎會爲他……」想起自己何嘗不是如此，不由住口。

柳仙姿道：「那時候他只是脾氣比較暴戾而已，後來……後來他迷上『萬人迷』那狐狸精才變的！」

谷晴風心想上官楚天如今的年紀已不小，二十年前也已年逾三十，若不是物先腐又怎會生虫？「他們有什麼協定？」

「其他的事，那沒良心的什麼都肯說，就是不肯透露這方面的內容！」柳仙姿道：「你是沒有希望的，正像我一樣，我也是沒有希望的！」

谷晴風好像傻子一般，完全插不上腔，柳仙姿傷感地看了他一眼，道：「你知不知道？上官楚天已招集了不少邪派高手，我估計他與梅影瘦之間的協定，一定與雄霸武林有關！」

谷晴風呆呆地聽看。只聽柳仙姿續道：「他們互相利用，各有實力，你跟我怎有希望！」

「但現在統一盟已展開攻勢，勢如破竹，根本用不着上官楚天的幫助！」

柳仙姿嘆了一口氣。「你是男人，想不到看問題還比我簡單！如今統一盟的勝利只是一時，武林各門派一向是一盤散沙，所以可以讓你們逐個攻破，但假如他們聯合起來，我就不相信你們能成功，而這也是上官楚天聰明之處，他表面上好像未曾準備妥當，不與統一盟爭先，其實要讓統一盟與正派人士先來一塲火併，最後他才來收拾殘局，坐收漁利！」

谷晴風問道：「上官楚天的巢穴在何處？」

柳仙姿道：「你何不問梅影瘦？好，我要走了！」

谷晴風怕她路上遇到手下的截擊，便道：「谷某送你一程，嗯，你爲何會離開埋情谷？」

柳仙姿粉臉一紅，道：「我無意中在谷中捉到一個人，知道『萬人迷』已死，所以……」

「東西那兩邊的人是誰？是你的朋友？還是……」

「不是，你以爲我眞的這般狂妄麼？我要借穆三山他們的力量，引開你們的注意力，然後悄悄潛進去找梅影瘦決鬪，料不到你們戒備如此森嚴！」

谷晴風道：「多謝你告訴谷某這許多秘密！」

「也多謝你念舊情，說眞的，今夜之前我對上官楚天還有一點幻想，如今知道梅影瘦的實力之後，我……」

谷晴風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關心地問道：「柳谷主有何打算？」

柳仙姿傷感地一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谷晴風道：「此去已無強敵，請柳谷主保重。」

柳仙姿點點頭：「賤妾也請谷主保重，後會有期！」她向谷晴風福了一福，轉身，雙脚稍頓，衣袂飄飄，幾個起落，已沒入黑暗中。

谷晴風呆呆地望着她的去處，柳仙姿身影已逝，他仍未定過神來，一陣清風吹過，送來了一片殺伐之聲，谷晴風這才瞿然一醒，定一定神忙向東邊馳去！

他馳了二十多丈才見到一些神色匆匆的手下，忙問：「情況如何？」

一個漢子道：「情形不太壞，消滅他們只在遲早間而已！」

谷晴風又問道：「東邊是一些什麽敵人？」

「穆三山，藍湛等綠林小賊以及潘浩祥那些小賊，另外還有石陵磯父子！」

「九大門派的人有沒有來？」

「一個也不見！」

谷晴風心頭畧安，仍向東馳去，只見吶喊之聲此起彼落，統一盟這邊是由左護法魏景仁統戰，谷晴風一到，下面立即喝道：「副盟主駕到！」

谷晴風有點尷尬，奈何醜婦終需見家翁，只見負手於背，排衆而出，石陵磯等人見到谷晴風都是一怔，料不到當日在石陵磯壽誕上爲羣衆却敵的英雄，如今却成爲敵方的副統帥！

他們根本分不出谷晴風是變節，還是另有目的，故意來討好羣衆的，谷晴風見對方的高手雖不少，但己方人較多，是以仍稍佔優勢。

宋大是盟主的近身侍衛，時得梅影瘦指點武功，不由恃寵生驕，瞟了谷晴風一眼，道：「副盟主要不要先擒殺一個敵將，以長我方之鬬志！」

谷晴風微哂道：「要，由你下場！」

宋大一怔，陪笑道：「屬下武功不足以服衆！」

「你那兩個兄弟呢？」

「他們有事出谷！」

「單你一個也行！」谷晴風板着臉道：「你自言不行，那是在長敵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下去，眞的不行時，難道本座會看着你受傷麽？」

宋大暗罵兩聲，立即抽劍下場，石孝德隔遠看見，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揮舞着鋼刀，道：「上次無機會領教，今日好歹也請指教幾招！」

魏景仁見谷晴風來至，低聲問道：「其他方面情況如何？」

「不壞！南面的敵人，已爲本座退却了！」

魏景仁聞言立即抽出短槍以及木杆，把兩件兵器嵌接在一起，道：「副盟主來得正好，請你主持大局，待魏某下去殺幾個止止手癢！」

他武功高強，加上是生力軍，幾個綠林好漢碰到他的長槍都心生寒意，忙不迭後退，魏景仁長嘯一聲，標前幾步，手起槍落，一連剁倒兩個人，再一個回馬槍，撥開石陵磯的鋼刀！

宋大與石孝德旗鼓相當，但潘浩祥是鄱陽湖三十六家小寨的總瓢把子，武功自有過人之處，因此儘管廖香芝有兩個香主配合，仍然抵抗不住潘浩祥的那根「九牙棒」！

只見潘浩祥左手拂開一柄鋼刀，「九牙棒」横掃，已把另一個香主的腦袋擊得開花，再斜閃五尺，又把廖香芝的長劍避過！

谷晴風忙道：「再上去兩個，協助廖堂主！」再一忽，他大聲道：「兄弟們，全綫出擊，務必令他們來得去不得！」他故意大聲呼叫，好讓對方知機後退。

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個三長兩短的嘯聲，石陵磯大聲道：「快退！」

谷晴風道：「要退，那裏有這般容易！」指揮衆人前進，石陵磯等人邊戰邊退，丢下了不少屍體，統一盟盡力追擊，以期收取更大的勝果，不料背後忽然衝天冒起一股濃烟來！

「那是什麽？」衆人議論紛紛，谷晴風道：「派幾個人去看看！」

與此同時，外面又衝進一羣敵人，都是手提長弓硬箭，一聲令下，向統一盟這邊射來！

這下統一盟這邊沒有準備，一下子便被射殺了十多個人，陣脚一陣混亂，便被石陵磯等人拋開！魏景仁問道：「副盟主，咱們追不追？」

「追至咱們的戒備綫便停止，避免對方用計誘咱們出去！」

魏景仁罵道：「想不到他們召集人手這般快！」

谷晴風道：「咱們武功高的走在前面！」他首先越衆而出，揮動雙袖，不斷把射來的箭撥開，背後的人紛紛拾起地上的長箭，利用膂力向對方拋去！

石陵磯等人越退越遠，也越退越快，不久便遠遠把統一盟的人拋開！

谷晴風道：「請大家小心防守，三分二的人留下來，三分一的人跟我進去，各堂主香主立即分配！」

過了一陣，人手分配完畢，谷晴風把廖香芝和魏景仁留下來，帶着宋大等人入內。

到了起火之處，只見四處都是人，正忙着提水救火，起火的地方，原來是怡心院。

谷晴風問道：「爲什麽會起火？」

「是一個女人放的火！」

「人呢？」

「在怡德院那邊，正副盟主正在收拾！」

谷晴風立即轉身望怡德院奔去，到了那裏，果見場中有兩個人在惡鬬，一男一女，男的是王夢仙，女的滿頭白髮，右手長劍，左手一根竹拐，招式詭異輕靈，神情則十分兇悍，可惜他對着的是統一盟的有數高手王夢仙，因此落在下風。

旁邊觀戰的人頗多，其中竟有梅影瘦，谷晴風見狀立即走了過去，梅影瘦淡淡地問道：「那兩邊的情況如何？」

「南面及東面的敵人已退！」

「替本座抓到多少個俘虜！」

谷晴風囁嚅地道：「沒有仔細數過……至少……」

「抓到他們的首領沒有。」

谷晴風搖搖頭，梅影瘦怒道：「你這個副盟主是如何當的！」

谷晴風道：「他們來的人不少，且多是高手，而且這邊有事，所以我先過來看看！」

「哼，你以爲本座是只懂綉花畫畫的千金小姐麽？」梅影瘦說道：「本座現在命你立即去抓一個回來，可不許抓無名小卒！」

「但，他們已經離開。」

「本座給你兩天的時間，你若不能完成任務，便不用回來！」

話音剛落，已聽王夢仙大喝一聲：「着！」

那白髮婆婆性子十分猛烈，這時候劍拐都已在外，對方的右掌已臨，只見她拋下劍拐，雙掌齊出，望對方擊去！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王夢仙勝券在握，如何肯做這種虧本生意？見狀立即斜閃幾步，右掌一回，再望對方發力擊出，狂飈好像自天而降，把地上的沙塵全都刮了起來，附近的人都感到呼吸困難，連忙退後幾步。

說時遲，那時快，那白髮婆婆也發掌迎了上去，只聽「蓬」的一聲，兩股掌風接實之後，那白髮婆婆連退三步，頭髮根根豎起，而王夢仙只退了兩步便停止。

他仗着內力深厚，不肯讓敵人有喘息之機，第二掌隨即發出！

那白髮婆婆本來可以閃避，但不知怎樣，竟然以己之短，迎敵之長，也學起了右掌，再發一掌。

「蓬！」又一道巨响過後，白髮婆婆如風中小舟，狂退之後，嘴角已沁出血絲，王夢仙內腑只受輕微的震盪，他輕輕鬆鬆地踏前一步，右臂再度抬起，準備發出第三掌。

就在此刻，只見一個人在人羣中鑽了出來，大聲叫道：「停手！」衆人一見却是麥青青，王夢仙仍不理會再踏前一步，梅影瘦忙道：「副盟主請等等！」轉頭對谷晴風道：「你還不去！」

谷晴風沒奈何只得循原路追向東邊，王夢仙轉頭望向梅影瘦，梅影瘦却望向麥青青，柔聲問道：「什麽事？」

麥青青走前扶起白髮老婦，關懷地道：「師父，你沒事吧。」

原來此人便是有梅花姥姥之稱的丁蕙。「青青，你怎會在此？你，你師伯呢？你可曾見過？」

麥青青轉頭望向梅影瘦，道：「盟主，我求你一件事，請你立即放我師父及我師伯離開！」

梅影瘦揮手叫手下退開，問道：「你師伯是誰？」

「早幾天被你們抓住的那個老人！」

梅影瘦望了丁蕙一眼，道：「你師父叫什麽名字？」

丁蕙揑一揑麥青青的手指，麥青青道：「你要放便放，不放便殺，問這許多作甚？」

梅影瘦臉色甚是難看，但終於長嘆一聲，道：「我放他們離開也行，但你得留在我身邊。」

丁蕙道：「這怎行。」

「如何不行，我要殺你們三人根本易如反掌，你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丁蕙哈哈大笑，可是剛笑了幾聲，便咳了起來，嘴角又沁出血來，麥青青忙輕輕拍她的後背，急道：「師父，你莫再說話！」

丁蕙喘了幾口氣，道：「此後這種爲逞私慾而濫殺無辜的人，也敢自稱君子，眞是笑殺我也。」

梅影瘦臉色大變。「老虔婆，你莫敬酒不吃吃罸酒！我濫殺無辜，你們何嘗不是如此！」

「你們這些人都是助紂爲虐，已有可死之處！唯恐殺得太少？」

「荒謬！兩國交鋒，將固殺之，兵也戮之，何謂濫殺，何况各爲其主，怎稱得是助紂爲虐！」

丁蕙冷笑道：「各爲其主，那也得分是明主，還是昏君！」

梅影瘦「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難道齊雲燕便是明主？我看他與我本是同根生，是以不與之計較。」

丁蕙微微一怔。「齊堡主怎樣與你同根生？」

「我若是你的話，這句話也不敢問，他自稱大俠，又是男子漢，竟然派小孩子到此處下毒，這算是什麽好漢！」梅影瘦說罷指一指麥青青。

丁蕙聽後不由語塞，半晌才怒道：「公道自在人心，一個人是好是壞，武林自有公論，自吹自擂有何用處！」

「你口中的武林早已一塌糊塗，需要整治一下。」梅影瘦道：「本座今日不與你講這些大道理，只想問你要不要命？」

「要命如何，不要命又如何。」

「要命的便帶你師兄滾，不要命的便讓你們三人死在一處吧。」

丁蕙身子一震，看了愛徒一眼，麥青青道：「師父，徒兒生無所歡，便與你死在一處吧！」

丁蕙搖搖頭，轉問梅影瘦道：「我徒弟留下來，你叫我怎安心？」

「你放心，我比你還疼她！」

丁蕙一怔，脫口道：「爲什麽？」

梅影瘦臉上綠紗抖動，語氣却十分平靜。「也許這便是緣份吧，我可以指天爲誓，若我梅影瘦虐待麥青青或殺她傷她的，蒼天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這兒誓十分重，而古時又最注重誓約，是故丁蕙心頭略寬，輕聲問愛徒：「你在這裏可還好？」

麥青青忍着眼淚點頭。「師父您放心，我留下來對武林可能也有好處呢？」

丁蕙把嘴附在愛徒耳邊道：「青兒，你放心，不用多久，她便兇不起來啦，屆時爲師自會再來救你。」

俄頃，風從龍便提了過來，麥青青見他體無完膚，幾日不見瘦得如皮包骨，不由哭了出來。「師伯，你受苦了！」

風從龍伸舌濕一濕乾澀的嘴唇，雙眼露出慈愛的光輝，在喉管內迸出幾個字來：「放心，師伯死不了。」

梅影瘦道：「趁我還未改變主意，你們快走吧！」

丁蕙吃力地站了起來，扶着風從龍艱

辛地向前走着。梅影瘦道：「梅氏姐妹，引他們出去。」

× × ×

谷晴風重新來至東邊，魏景仁有點奇怪地問道：「副盟主，敵人已退，你還來作甚？」

「盟主令本座去抓一個人回來，試他們的目的及用意。」谷晴風見旁邊有個漢子身裁與自己差不多，便叫他與自己交換衣服，他出山谷，匿在一堆岩石後面默察了一陣，見周圍沒人，便擱下面具下山。

統一盟的總舵在伏牛山脈的一個隱秘的山谷中，但所謂千算萬算不如天算，梅影瘦以為入口如此隱秘，不虞被人得悉，却料不到有一羣綠林好漢要匿址開山立匱，其中一人不慎誤入禁地被統一盟殺了，可是事後他的同伴却發現他的暗號，而尋至谷外，無意中發現有人出入，這干人不知虛實便繞道上山。

山壁十分崎嶇，陡直，但這些人整天在山上跑慣了，加上身手俐落，難不住他們，讓他們爬上山頂，居高臨下，發現山谷十分巨大，樹木掩映不了房舍簷角，這才知道此處另有天地。

也虧他們本着兄弟的義氣，花了個多月在附近觀察打探，最後才無意中自統一盟的巡夜弟子口中得悉，谷中主人是誰。

最近統一盟鬧得武林風雨飄零，這干人有自知之明，不敢造次，乃上報與穆三山知道，是故綠林與武林巨擘都知道了統一盟的巢穴。

谷晴風邊走邊想，剛才柳仙姿一席話令他心潮洶湧，在多次的打擊下，以及現實的證明，他也逐漸明白自己對梅影瘦實在是一廂情願，起碼他連她的眞名也不知道！

在此之前，他覺得麥青青死纏着自己，十分煩惱，又覺其沒有自知之明，可是現在却覺得自己更甚於麥青青！

這刹那間，他對柳仙姿及麥青青都有一種情懷。

他馳了一陣，便聽到一陣雜吵的人聲，似乎有很多人在議論，谷晴風心頭一動：「莫非他們在這裏休息？」心念電轉，悄悄竄了過去。

轉過山角，只見遠處有堆篝火，四周圍了很多人，正是石陵磯父子以及潘浩祥，穆三山等人，大石高處，都有人站崗放哨。

谷晴風好不容易才再迫前二丈，匿在一叢灌木後，守株待兔，秋夜山風頗大，把他們的說話聲不斷送來。

只聽「鐵扇子」冷清風道：「冷某早就說這樣子進去根本沒有作用，如今可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石陵磯道：「這是齊老弟與喬宮主的主意，他倆自不會做些毫無意義的事。」

谷晴風忖道：「不知喬宮主是不是洛陽刀神宮的喬高？我過幾天要去找他，不想他們反而先下手為強了。」

潘浩祥淡淡地道：「石大哥這話誰也知道，問題是不該連咱們三個也瞞得死死的，這叫下面的兄弟們如何肯賣命。」

石陵磯忙道：「如今乃在非常時期，諸位還是少說兩句，待齊老弟來了，再當面問他。」轉頭對兒子道：「快去看看，齊堡主他們怎地還未回來？」

石孝德應了一聲，走了過來，在谷晴風旁邊經過，谷晴風心頭一動：「我何不擒他回去交差？」主意打定，見沒人留意，便悄悄跟了下去。

石孝德不斷轉頭張望，谷晴風慢慢接近，走了三四十丈，因為轉過山坳，石陵磯那些人已完全看不到，再走了五六丈，谷晴風斜飛到一堆岩石後面了，石孝德聽見衣袂聲，立即轉身，同時把刀也抽了出來。

空山寂寂，石孝德走了幾步便停住，低聲道：「蕩魔除妖。」

谷晴風一聽此乃一句暗語，却不知如何答他，心頭一動，突然自石後站了起來道：「哈哈哈，嚇了我一跳，原來是孝德兄！」

石孝德只道眞的是自己人，走了過來，問道：「閣下是誰？」

「舍弟趙淵……咱們堡主叫小弟來接你們。」

說着兩人已經很接近，石孝德覺得谷晴風十分陌生，喃喃地道：「趙淵兄有個哥哥的麼？怎地不曾聽人提過……」

「是堂兄弟！」谷晴風趁說話擺動手勢時，倏地探出一爪，抓住石孝德持刀的手腕，石孝德大吃一驚，脫口叫道：「有奸細……」

話音未落，谷晴風已沉肘擊在他左腹上，這一撞，撞得石孝德說不出話來，同時五臟翻騰，氣力在這瞬息間已消失了大半。

谷晴風鬆開對方的手腕，再點住他的「曲池穴」，使其手臂酥軟，再沉臂戳其腰間的「帶脈穴」，最後再封了其啞穴，抓起他的刀，提着他的腰帶，一路蛇行鼠伏，來至山谷外面。

谷晴風雖然沉迷梅影瘦，幾至不能自拔的境地，唯自小在武當長大，俠義之心未泯，是以來至谷外，先不進去，而把石孝德帶至一堆岩石後面，沉聲對石孝德道：「石兄，我有幾句話要問你，希望你答我，這對你對我都有好處，此處已近統一盟重地，千萬莫張揚開去！」言畢解了他的啞穴。

石孝德吸了一口氣，怒道：「你要殺便殺，假惺惺作甚……」

谷晴風嘆了一口氣。「我有我的苦衷……請問石兄，你們今夜來此攻打作用何在？為何半途而退！」

石孝德道：「不知道。」

「石兄這個態度着實令在下難做，統一盟實力不弱，加上他們熟悉地形，你們貿貿然進攻，將有極大的損傷，我實在不希望看到這種流血場面……」

石孝德一怔，暗忖道：「莫非此人是被迫加入統一盟的，良心未全泯？」當下問道：「閣下是誰？因何知道在下的姓名呢？」

「此乃無關重要之事，盼石兄答我，否則等下到裏面，嚴刑迫供之下，徒增痛苦！」

石孝德冷冷地說道：「你以為人人俱與你一般是軟骨頭的麼？告訴你，我石孝德的武功雖不如人，但這一點骨氣還是有的！」

「石兄再這樣，在下也沒辦法了！」

石孝德忽然覺得此人的聲音十分耳熟，但一時間又想不起來，只得道：「老實告訴你，我自己也不知道！石某死不足惜，只求閣下能反戈一擊，則武林幸甚！」

「石兄把話說得嚴重了！」

「嚴重？統一盟殺了多少無辜的人，你不會不知道吧？單只劍魂堡被攻陷時，很多堡內武士的眷屬不是被殺，便是被淫，連小孩子他們都不放過……」

谷晴風心頭如遭刀割，忽爾大聲叫道：「這不是我的錯！我已下令不許亂殺一人，他們不聽命令，我已殺了幾個人來示眾……」

石孝德冷哂道：「失敬了，原來閣下竟是率領攻進劍魂堡的頭面人物！石某與你水火不相容，誓不兩立，還有什麼好說的！」

遠處忽然傳來一個吆喝聲：「快來，有人在此！」

谷晴風知道驚動了巡夜的弟子，便重新封住了石孝德的啞穴，長身提起石孝德走了過去。那些巡夜弟子見副盟主抓着一個敵人回來，都忙過來奉承，谷晴風沒好氣地道：「小心門戶，一有動靜，便即示警！」

他提着石孝德，一直到刑堂，把石孝德交給刑堂的弟子，然後返回住所，到了房外，他着實有點担憂麥青青會躲在裏面，幸而只是杞人憂天。

他忙了一日一夜，加上情感激動，此際才有鬆懈的機會，一躺落床便沉沉地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谷晴風才被一陣拍門聲吵醒，睁開眼來，才知道天已大亮。他跳下床開了門，見是丫頭捧着早點進來，才鬆了一口氣，道：「先拿一盆清水進來！」

那丫頭十分乖巧，打了水，還替他遞毛巾，服侍他盥洗之後，才替他裝了一碗麵湯。谷晴風吃了幾口，心頭有點奇怪，忍不住問道：「你今日怎地如此乖巧？一早便替我弄好早飯？」

那丫頭臉上一紅，不好意思地道：「是麥小姐交代下來的！」

谷晴風幾乎讓麵湯嗆着，放下筷子道：「不吃了，收起吧！」想起麥青青，谷晴風心頭便不舒服，連忙走去孔雀園，對守門的道：「告訴盟主，說本座有事來求見！」

守門的說道：「盟主到刑堂提審那犯人！」

「麥小姐呢？」

「一早便出去了，不知去那裏！」

谷晴風沒奈何，只得去刑堂，到了那裏，只見一個漢子向他聳聳肩，輕聲道：「盟主正在發脾氣！」

「什麼事？」

「那犯人抵死不招，已被打得體無完膚了，如今正在用火炙！」

谷晴風心頭發脹，頗覺難堪，他本來不忍見到石孝德的慘相，而不想進去，可是不知為何却又覺得非進去不可！他大踏步走進刑堂大廳，只見梅影瘦坐在正中那張長桌後面，石孝德被縛在一根鐵柱上，旁邊放着一隻洪爐，爐火熊熊，刑堂主親自在旁伺候。

「盟主，此人屬下已經審訊過了，他不知道！」谷晴風把昨夜偷聽石陵磯等人說話的情況轉述了一遍。「看來除了齊雲燕與喬高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梅影瘦臉上的綠紗無風自動，半晌才怒道：「既然你明知他不知道內情，你還抓他回來作甚？你要消遣本座？」

谷晴風吃了一驚，忙道：「屬下豈敢，豈敢……」

「副盟主對本盟好像生了異志般！」

「屬下的心意，盟主當知！」

「本座只知你喜歡胡言亂語而已！」

梅影瘦忽道：「刑堂主，你過來一下！」

刑堂主惶恐地走前，梅影瘦附耳對他細語了一陣，刑堂主抬頭看了看谷晴風，便道：「把犯人解下來！」

谷晴風道：「盟主，屬下有幾句重要的話要對您說！請盟主借一步說話！」

梅影瘦妙眼秋波一轉，道：「也罷，就到你怡德院吧！」

谷晴風受寵若驚地道：「請！」當先在前開道。梅影瘦也不帶人便跟在谷晴風後面，到了怡德院，谷晴風又忙把門推開，請她上廳。

梅影瘦抬頭向四周一望，道：「過一陣，待刀神宮平定後，你這裏也該修葺一下！」

谷晴風忙道：「屬下在山野住慣了，像這種地方已極是富麗！」

梅影瘦白了他一眼。「但我住慣了富麗堂煌的地方！」她見谷晴風像呆子一般，不明所以，不由嫣然一笑，道：「傻子，你難道不歡迎我來？」

谷晴風如同拾到一個聚寶盆般，欣喜莫名地道：「你，你眞的肯來？」

梅影瘦風情萬種地道：「現在不是來了麼？」

谷晴風緊張得直搓手，梅影瘦道：「帶我到你的寢室看看！」

谷晴風有點忸怩，却又不敢違命。梅影瘦看了幾眼，道：「還收拾得頗乾淨！」說着一屁股坐在床上：「今日一早便下床，累死我了！」她把綠紗解下，露出那張望之仍如二十餘歲許的臉龐來，擧起一對金蓮。

谷晴風惘然地拉了一張椅，放在床前，梅影瘦白了他一眼：「替我脫鞋！你就是不懂得女兒家的心事，又沒一絲兒情趣，只懂得整天叫愛你，叫也叫厭了！」

谷晴風如遭烙鐵炙過，心頭發燙，臉上也發熱，定一定神才伸手為梅影瘦解下鞋子。

梅影瘦見他沒情沒趣，臉上的笑意已不見了一半，淡淡地道：「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說麼？」

「是的！盟……影妹，昨天青青來我這裏……」谷晴風把昨日麥青青不着寸縷引自己窺看她，最後又用匕首脅迫他娶她的事，簡述了一次。「所以愚兄贊成讓她離開，一來避免她過早知道自己的身世，二來免得愚兄這裏……」

梅影瘦香肩往床架上一靠，淡淡地道：「有美求歡，不是男人最快樂的事乎？奚事如此不識情趣？」

谷晴風道：「影妹，愚兄是認眞的，

不是跟你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梅影瘦坐直了身，重新掛上綠紗。「關於第一件事，這是我與她之間的事，與你無關，你不必過慮；第二項則更加簡單了，因為準備就緒之後，你便要去洛陽刀神宮，你們起碼有一段時間不見面，她年紀還小，過一段日子便會將你忘記！」

谷晴風吸了一口氣，道：「影妹，愚兄斗胆向您提一個意見，咱們如今不是很好麼？何必多作殺戮？」

梅影瘦寒聲道：「你覺得很好，但我覺得不好！谷晴風，我聽廖香芝說，昨夜你跟一個蒙面女人眉來眼去，可有這件事麼？」

谷晴風只道她呷醋，不由得又驚又喜，忙道：「影妹莫誤會，愚兄跟她可是清清白白的！」

「嘿嘿，十八年的隣居，怎樣清白呀？暗中把伊人放了，這也叫做清白？你怎對得起我？」

谷晴風急道：「愚兄當年在山谷中隱居，她在另一旁……嗯，她是比愚兄先到的！」

「你以為我在呷醋？笑話！」梅影瘦冷冷地道：「我只是想知道她來作甚？聽說她口口聲聲罵我賤人，你平日誓言愛我，遇到這種隨口侮辱我的女人，不但不把她捉來見我，還把她暗中放了！」

谷晴風這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由驚出一身冷汗。「愚兄……她後來已經後悔了，愚兄見別處仍不時傳來示警聲，所以放他離開！」

「她叫什麼名？」

「柳仙姿？」

「柳仙姿？哼！」

谷晴風偷偷看了她一眼，見她目中閃過一絲殺機，又不覺吃了一驚，半晌才大着胆子說道：「她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什麼重要的消息？哼，是不是她告訴你，說我是個淫蕩的女人？」

「不是……」谷晴風心中的柔情蜜意在這刹那烟消雲散，忽然覺得她並不這麼可愛，於是道：「她說上官楚天收集了很多邪派高手……」

「誰不知道？才找到五六個，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把攻打刀神宮的計劃擱置了半個月？原訂計劃是要你去消滅了劍魂堡之後，立即揮軍攻打刀神宮的！」

谷晴風心頭一跳，問道：「屬下愚昧無知，請盟主賜告！」他在不知不覺中改了稱呼。

「一來是怕你疲兵不堪再戰，二來是上官楚天說過要配合咱們，至今他還未找到足够的人手，所以便召你回來，再等消息！」

「假如他一直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呢？」谷晴風問。

梅影瘦伸脚把床前的椅子踢開，道：「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止我的計劃以及雄霸武林的決心！」

「她說上官楚天已經把人手召集足够了！」

梅影瘦倏地轉過頭來，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她會否騙你？」

「看來她不會騙我，因為她說她是失敗者，但最後你也會失敗，因為他在利用你，他希望你替他清除了障碍，他再坐收漁利！」

梅影瘦不由紅了臉色，半晌恢復恒常，淡淡地道：「他是聰明人，我也不笨，多謝你！替我穿鞋吧！」

谷晴風臉上發燙，忽然覺得這是一件侮辱的事情，但長期以來對她的忍讓，使他不敢抗拒，猶疑了一下，仍蹲下替她穿鞋。

梅影瘦穿好鞋之後，對谷晴風道：「你立即準備，明天晚上便出發！」

「出發？去那裏？」谷晴風囁嚅地問道。

「當然是刀神宮，你去通知他們準備，今夜到我那裏商量細節，還有，不得走漏一絲風聲，否則唯你是問！」

谷晴風再也忍不住，大聲道：「盟主，我不想去！」

梅影瘦一呆，轉過身，道：「我早已料到你有此一着！你知不知道我剛才跟邢堂主說些什麼？」

谷晴風那裏答得出來，梅影瘦冷冷地道：「我叫邢堂主把石孝德放了，並要他想辦法透露給他知道，捉他的是武當派的谷晴風！而且帶人攻打劍魂堡的人，也是谷晴風！」

谷晴風如跌落冰窖，手足冰冷僵硬，只覺連心頭也是冷颼颼的，久久都說不出話來。

梅影瘦嘆了一口氣，聲音又充滿了嫵媚。「我這樣做的目的，你應該瞭解，我是要你長遠留在我身旁吶！」一頓再問：「你去不去？」

谷晴風心中不斷地叫着：「她對我根本沒一絲情義，她一直在利用我，在騙我，我，我真是傻瓜！」他忽然想哭，可是欲哭無淚，梅影瘦後來說的話，他根本一個字都聽不進耳。

梅影瘦見他不吭一聲，不由怒道：「現在你就算不肯留下來，天下雖大，已無你谷晴風立足之地了！」她對自己的魅力有極大的信心，深信他不會抗拒，是以言畢立即轉身走了出去。

谷晴風腦海中嗡嗡亂响，心頭一片空白，空空蕩蕩的，沒有一絲感覺，只覺得渾身疲乏，疲乏得連脚也抬不起來，就和衣倒在地上……

× × ×

丫頭把午飯拿了進來，叫他吃飯，他睜着雙眼却沒有說話，也沒動過筷子，到了晚飯時，飯菜又送進來了。

谷晴風依然躺在地上，他忽然覺得身上一暖，魂魄似乎已歸來，轉動着一對無神的眼珠子，便看見一張熟悉的臉龐！

這刹那，他一顆心又怦怦亂跳起來，這張臉龐十八年來，無日不在腦海中出現，但從未試過這般接近！

谷晴風這張臉也不知熬過多少個不眠之夜，但她總是離自己那麼遙遠，如今這般接近，他反而有點不知所措！

那張臉龐倏地湧上兩團紅暈，慢慢湊近，火熱的紅唇帶着千斤重的情感壓下，印在谷晴風的左頰上！谷晴風如遭火炙，臉龐也燒紅了！

紅唇慢慢激動，谷晴風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之外，腦海內嗡嗡作响，但四肢五官却似僵屍一般，一動不動！

紅唇終於印在谷晴風的唇上，谷晴風心弦狂震，心房似已跳出，幸而給另一個嘴擋着，谷晴風的魂魄又離竅而出，在太虛中神遊。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魂魄歸體，低頭一望，只見梅影瘦就蜷縮在自己的懷中，她如今穿着一件鬆寬的袍子，領子低而闊，露出兩截白雪雪的軟肉，谷晴風只覺喉頭發乾，好像睡在沙漠上。

梅影瘦忽然舉袖拭去他額上的汗珠，谷晴風傻傻地望着她，發覺她鼻頭上也掛看一層油一般細汗珠，濃烈的體香薰得他喘不過氣來，胸膛急劇地起伏着。

梅影瘦左臂彎曲，支撐着身子，嘴唇幾乎沾着他的鼻尖，右手輕輕撫摸着他的胸膛，聲音如夢囈：「晴哥哥，直至今日我才相信你對我是真誠的，追求我的男人雖多，但唯獨你最愛我……」

谷晴風如在夢中，又似乾涸的田陌有了雨水的滋潤，容光煥發地道：「你終於知道了，你終於……」

梅影瘦玉手在他胸膛上移了上來，捂任他的嘴巴。「我以為你跟他們一樣，只愛我的容貌，愛我的身子！但我聽了丫頭說你連飯都不吃，一直躺在這裏，我便知道我對你的看法錯了，所以立即趕來……晴哥哥，你還能像以前那樣疼我愛我麼？你能原諒我麼？」

谷晴風眼角沁出兩顆晶瑩的淚珠，這是幸福之淚，他用力地點點頭，並且忽然大着胆子，張大嘴巴輕輕咬住她的手掌。

梅影瘦雙頰發紅，把臉偎在他頰邊，嬌聲道：「晴哥哥，你眞好！」她那裏有一絲兒是三十多歲的母親的神態？直似是十八年前，在廬山五老峯上，依偎在情人懷抱中撒嬌的少女！

谷晴風腦海中又「嗡」地一响，雙眼一陣模糊，十八年前的旖旎風光一一掠過心頭，他不由痴了，吐出梅影瘦的手掌，喃喃地道：「晴妹，你眞美！」

「你笑我……叫我影妹！」

「影妹……」谷晴風叫聲似是呻吟道：「我剛才說話太重，你，你莫氣壞了身子！」

「傻哥哥，我若還怪你的，怎會來看你？」梅影瘦身子巧妙一旋，上身便都伏在谷晴風身上了，一對玉手却不停地玩弄着谷晴風的頭髮。

谷晴風只覺她身上有一團熱火，烘得自己丹田發滾，嘴角乾燥得裂開，不停地呻吟着。梅影瘦含笑問道：「晴哥哥，你身子不舒服麼？」

谷晴風長長吸了一口氣，他覺得梅影瘦似有千鈞重般，可是又捨不得推開她，所以連忙道：「我，我很好！」

「既然如此，快點起來吃飯吧，餓壞了身子，可是我的罪過！」梅影瘦忽然支起身來，同時把他拉了起來。

天色已暗，谷晴風情懷激動，景物甚是模糊，梅影瘦殷勤地扶他坐下，再點燃了一盞宮燈，把燈掛在遠處，再拿了燭台點上蠟，放在桌上，原來桌上早已擺了五六個小菜，有鷄有肉，有魚有菜，還有陳年佳釀！

梅影瘦替谷晴風斟了一杯酒，也為自己斟了一杯，道：「晴哥哥，這一杯祝：：祝咱們永遠在一起！」

燭光掩映下，只見她雙頰如火，嬌艷欲滴，既有少女的嬌羞，又有婦人成熟的體態，迷人的風韻，谷晴風怔了一下，才猛地把酒倒進嘴內！

梅影瘦又再為他斟了一杯酒，白了他一眼，嗔道：「你怎樣啦，沒喝過酒麼？這般猴急！」挾了一塊鷄肉，送到他嘴前。「空肚喝酒最傷身體的，快吃菜！」

谷晴風一邊咬着鷄肉，一邊含糊地問道：「晴，啊不，影妹妹，你剛才說祝咱們永遠在一起，可是眞的？」

梅影瘦再白了他一眼。「你幾時聽過我說過這種話，而騙了你的！」

「沒有沒有……我，我實在太高興了！」谷晴風又仰脖喝了一杯酒，他長長吐了一口氣，問道：「影妹妹，我等了十八年了，不想再等太久，咱們幾時成親？」

「當我坐上武林盟主寶座之日，便是咱們成親之時！」

谷晴風頭腦倏地一清，深深吸了一口氣。「其實何必去爭什麼勞什子武林盟主！當上盟主又沒人可以保證他能活得更加快樂！」

「根本不用人保證，便知道此乃人生一大樂事！」

谷晴風道：「話雖如此，但一將功成萬骨枯……」

梅影瘦秀眉一掀道：「你不用多說！哼，又說愛我疼我，為何我最喜愛的事，你偏要逆我？」

谷晴風不由語塞，梅影瘦又替他挾了一塊紅燒排骨，道：「你慌什麼？咱們已快成功……但你若不支持我，我便很辛苦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這裏已被齊雲燕他們偵破，他們隨時會來破壞，我要分心應付他們，又要……」

谷晴風道：「既然如此，咱們便先鞏固此處基業吧，洛陽刀神宮那裏暫且放棄吧……」

「你就是不懂，大丈夫怎可以老是把兒女私情放在心上？」梅影瘦握住了谷晴風的手，不讓他喝酒。「咱們來個反攻，他們便無暇顧及攻擊咱們了！這叫做以攻為守！」

谷晴風道：「這方面愚兄的確不如你了！」

梅影瘦道：「咱們是以打擊對方的士氣為主，連攻俱克之下，自然會大寒敵胆，屆時便能瓦解敵人之鬥志矣，而我則氣勢更盛，要勝利又有何難哉！再說這個地方咱們可以隨時放棄！」

谷晴風道：「這豈不可惜？」

「可惜，可惜？才不哩！遲早也得搬出去，你說是不是？何況咱們還有別的據點？」

谷晴風心中暗嘆，忖道：「她拿得起，放得下，相對來說，我反而比較婆婆媽媽了！」

兩人互相佈菜斟酒，說不盡的旖旎，谷晴風把其他事都放在一邊了，只盡情享受眼前的溫馨，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與梅影瘦這般親熱。

梅影瘦臨走時，又吻了谷晴風一下，谷晴風忍不住也捧着她的粉臉香了一下。

這一晚，他躺在床上，腦海裏久久都沒法把剛才的那一幕情景排斥掉，久求不得之情，突然間得到了，他有點難以置信；而梅影瘦出奇地熱情，又使他隱隱覺得有點不對頭，可是有什麼不對，又說不出來！

她所說的有那句不對？自己對她的確是最眞誠的嘛，而且自信是對她最好的！

這一晚，他回憶前事，總算做了幾個甜蜜的夢，次日他便開始挑選出征的武士，他不想多帶，只帶了六十個人，這六十個人都接受過他的短期訓練，懂得分擊之術，以三人結一隊，發揮以寡敵衆的功效，另外他還帶走了宋氏三兄弟和一位姓花的香主。

六十人分作五組，每組十二個人，他們決定在晚上出發。下午一切已經準備就緒了，谷晴風去見梅影瘦。梅影瘦又鼓勵了他一番，最後還賜了三杯酒與他。

谷晴風剛得到心上人的青睞，便要出征，頗感難分難捨，正想與心上人卿卿我我一番，不料麥青青却撞了進來。「谷大哥，我剛去怡德院找不到你，嗯，聽說你今夜便要出去了是不是？」

谷晴風點點頭。麥青青又問：「什麼時候回來？」

這句話問者無心，聽者有意，谷晴風心底突然升上一個感覺，他極可能再不回來了！

梅影瘦道：「傻孩子，谷大哥武功超羣，刀神宮與劍魂堡是同一貨色，還不是手到擒來！」

「那可不一樣，攻打劍魂堡是人家完全沒準備……」

梅影瘦道：「現在也沒走漏風聲！」

「但人家必有所警惕，這次一定比上一次難打！」麥青青傷感地道：「谷大哥，你要走了，我也不知該與你說些什麼，我希望你勝利，但勝利又意味着很多無辜的婦孺要受害；若要他們不受害，那麼你又極可能回不來了……」說至此，她雙眼經已濕濡。

谷晴風心頭沉甸甸的，甚不舒服。梅影瘦怒道：「青青，你胡說什麼？明知大哥要出征，又說些喪氣的話！還不向他陪罪！」

谷晴風道：「不必啦！我也有這個感覺。」

梅影瘦臉上掠過一絲怒色，却堆笑容道：「今晚咱們三人一共進膳吧！」

這一頓飯，谷晴風與麥青青都難以下咽，梅影瘦也只好淺嘗即止。麥青青只是痴痴地望着谷晴風，谷晴風又痴痴地望着梅影瘦。

梅影瘦吸了一口氣，強笑道：「晴哥哥，小妹再敬你一杯，祝你馬到功成，早日凱旋！」

谷晴風抬頭一飲而盡，道：「影妹保重，愚兄去了！」

麥青青立即道：「谷大哥，我送你出園！」

梅影瘦眼波一橫，秀眉一掀，道：「青青代我送也好！」

谷晴風深情地看了梅影瘦幾眼，猛一轉身，抬步出房。麥青青連忙跟在他後面，下了樓，谷晴風不發一聲，麥青青傷感地道：「谷大哥，你要去了，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與我說！」

谷晴風長長一嘆：「大哥祝你千秋萬歲……」

麥青青賭氣地道：「我愛的人，他不睬睬我，我千秋萬歲，不是要我多受一些苦！」

「唉，那麼大哥便祝你一生快樂無憂吧！」

「這話又不能實現，你不在我身邊，我怎會快樂無憂！由現在開始，一直到你回來，只怕我無時無刻不為你的安全而担憂！大哥，能回來時，你得早點回來，不要四處蹓躂，免得我日日在此望穿秋水！」麥青青叮囑着說。

「這席話深情無比，而且她情懷激動，連聲音也變了，微微的顫抖，使人更加柔腸百結，肝腸寸斷，谷晴風轉過身來，握住麥青青的手掌，道：「大哥很多謝你……只是蒼天弄人，今生定要辜負你的情意了，希望來生能……」

麥青青伸手捂住他的嘴。「你不必為我担心，也不要替我難過，我一廂情願與你無關，也不怪你！眞的，谷大哥，我已想通了！」

「最好把我忘記！」

「我也希望能做得到，可惜……可惜這種事就像是前生註定的，未受够冤孽，只怕不容易甩得掉！」

「冤孽……」谷晴風不禁喃喃地道：「莫非我前生欠了她什麼債未還，今生才受此冤孽……」

「嚐嚐！」集合的銅鑼聲已經敲響，谷晴風猛吸一口氣，大聲道：「青青，你年紀輕輕的，不該信這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你保重，我走了！」

麥青青快步跟着他，大聲道：「大哥你保重，請多為婦孺着想，嚴令他們不得濫殺無辜！」

「我會的！」谷晴風忽然想起一件事，說道：「青青，你去求盟主，要她放你出去！」

「她那裏肯！」

「只要你態度堅決，最後她一定肯，我不騙你，你試試看！」谷晴風言畢，展開輕功而去。

麥青青跳上一座假山，痴痴地望着他。起初還聽到一些雜沓的聲音，後來則連一絲聲音也聽不到了，可是麥青青仍然痴痴地立在假山上。

良久也許她脚酸了才跳了下來，穿過花徑，來到蓮花池旁的涼亭上，大聲道：「你們都給我滾開！」

那些守衛們都知道盟主對她都是千依百順，那敢不聽，立即退回。麥青青抬頭望天，星月燦爛，月亮幾乎全圓，像鉅輪一般，在蓮花池上洒下了一片閃閃生輝的銀光，她驀地暗叫一聲：「啊，原來已快中秋節了！」

想起中秋節是一團圓節日，自己則孤零零地陷身魔窟，麥青青不由悲從中來，垂下兩行清淚，就在此刻，花叢中突然竄出一條黑影，她却毫無所覺！

（未完・十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可飛・圖

跟蹤兇徒　追查死因

「小心的最好辦法就是冷淡一些，」梅寶說道：「不要太熱情，不要對他表示關心，假如你對他關心，他會懷疑你是要刺探他的秘密了！事實上，我認為你最好不要把我介紹給他，反正他兩個星期就走了！」

馬田忽然又狡猾地微笑：「呀，對了，這是一個好主意，介紹給他，給他把你搶去，那就不值了！」

「去你的！」梅寶說：「胡說！」

「怎麼了，梅寶？」馬田說：「你不舒服嗎？老是皺着眉頭？」

「而且臉色也不大好看，」梅寶說：「那是因為我太疲倦了，我需要休息！」

「陪我多喝一杯吧，」馬田說：「我送你回房！」

「好吧！」梅寶心不在焉地說。

她此時心裏正在急着一件事，就是如何通知司馬洛。這個佐治，雖然她還沒有見着他，她也知道就是司馬洛要找，而且找得很急的人了。但是，如何通知司馬洛呢？她沒有辦法與司馬洛聯絡。他們已經分了手，司馬洛不知她到了哪裏去，她亦不知司馬洛是到哪裏去了。司馬洛要找她，倒是不太難的，可以查得出她是調到了哪一間酒店去，然而她想找司馬洛，則是難得多了，簡直無從着手。

後來，她就讓馬田送她回房，她也是住在這裏的，她很努力才能把馬田拒於門外。

她對馬田這個男人就是不感興趣。

× × ×

佐治此時則是正在另一個地方，是在一間餐廳裏，正在用電話，他打電話，原來就是打回這間餐廳中，請一位何文先生聽電話。

這是一間相當高尚的餐廳，接到電話，並不是侍者大聲叫喊，而是她把名字寫在一塊黑板上，舉着走動。

一個肥肥鈍鈍的男人，對那舉牌的侍者揮揮手，表示他就是何文。侍者對他指出電話的所在，就把牌子收起來，何文匆匆走過去接聽。

這電話，何文沒有料到就是距他不遠的佐治打的，因為他根本不認得佐治。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佐治作案的那個城市，知道當地名流韋先生又被槍殺，去找他的法律顧問高律師，希望他合作找尋兇手，高律師在當地也是有名氣的，看不起司馬洛，以為他是來搗蛋的，還將他引到韋先生的家裏，想捉着他查問來歷，反被司馬洛制住，才肯和他合作，但遲了一步，佐治又將愛麗絲殺掉滅口，還將她的舅父方祿華無辜殺害，而方祿華是當地電視台的大老闆，案情似乎是千頭萬緒，而作案的開始時間距離現在只有三個鐘頭，如果早三個小時和司馬洛合作，就可以捉到兇手。高律師很悔恨，對司馬洛不由不佩服，但佐治已溜到另一個城市了……

佐治說：「何文先生，我是你的朋友的朋友！」

「哦，你！」何文說：「我已經等了你很久，你還沒有來。」

「對不起，」佐治說：「我現在還很遠，趕不及！」

「那麼我們的交易……」何文說。

「我們的交易是仍然進行的，」佐治說道：「我要的那把手槍，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何文說：「但是，假如我見不到你，我怎麼可以——似乎不大方便——」

「你見不到我，認不得我的樣子，那不是更好了嗎？」

佐治說：「你用不着負太多責任。」

「我的意思是錢的問題。」何文說。

「錢我會叫人送來給你的，」佐治說：「你收到錢，就把貨交給我派來的人好了！」

「唔，這樣也好，」何文說：「你閣下，倒是很神秘的，是嗎？」

「你是不是想與我相見呢？」佐治問道。

「呃——不是，」何文說：「不需要了。」

「那就行了，」佐治說：「現在，我們先約好交貨的時間和地點。」

「東西我已經帶來了。」何文說。

「那你就在這裏等我的人好了，」佐治說：「十五分鐘應該可以到達。」

「很好。」何文說。

何文收了綫，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佐治則仍是作在講電話狀，講了一陣，然後才掛斷電話，離開了，沒有人知道他就是與何文講電話的人。

何文在他的位子等着，不免奇怪這個與他交易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連名字都沒有的，又不願意露面。

佐治這是第二次與他講電話，第一次，佐治說他是何文的一位朋友介紹的，要向何文買一件這樣的貨。何文與那位朋友聯絡過了，那位朋友說沒有問題，可以放心交易，於是何文就把「貨」帶來了，假如沒有介紹人，何文是不能放心的，因爲難保這不會是一個警方的陷阱。

何文沒有機會見到佐治，知道佐治是有意不與他見面的，所以不免奇怪佐治是一個怎樣的人。

其實，何文並不知道他實在是多麽的幸運，佐治不見他面，那就雖然是利用他，亦不會殺他滅口，假如他「有幸」與佐治見過面，那麽他就是死定了，因爲，佐治不會放過每一個認得他的人。

佐治所講的時間是頗準的，就在大約十五分鐘之後，便有一個人來了。

這是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他拿着一隻信封走到何文的位子，說：「何文先生嗎？我是剛才那位與你通過電話的先生派來的，他叫我來拿一件東西，並交給你這個！」

「哦，是的。」何文說。他把信封接了過來，拆開向裏面窺着了一下，那裏面有幾張大額鈔票，就是他與佐治講好了的那個數目，佐治並不打算少他的錢，於是何文把一隻放在椅子上，包裝成一罐糖果似的（其實那亦是一隻裝糖果的鐵罐，祇不過裏面所裝的並非糖果而巳）包裹交給這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稱謝走了。

他會把盒子交給佐治，不過，他其實也是不認識佐治的。

他祇是佐治在路上碰到的一個青年人，佐治問他要不要賺一點錢，替他到餐廳中去找這個人，拿一件東西。

這個青年人亦知道，佐治叫他拿這件東西，可能是犯法的，不過他又受不住那酬勞的誘惑，祇要走一轉，就可以賺到一個他認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何樂而不爲呢？他相信，佐治亦是不願他失手的，假如失手，那就大家都是運氣太壞了。

就是這樣，這個青年人把罐子拿到了街口轉角，佐治在那裏等着他的地方。

佐治却不在那裏等着他。

他站在那裏呆着，不知如何是好，佐治逃了？不要這件東西了？那麽，答應給他的另一半酬勞呢？

一部的士駛過來，在他的身邊停下，佐治伸出手來說：「給我！」另一手遞出鈔票。

那青年盡快地交收了，的士便又飛馳而去。

大家都可以放心了，間接的交易，即使何文找得到這個青年人，這個青年人亦說不出佐治是什麽人。

他也是很幸運的，他給佐治利用過了，而佐治也用不着殺他滅口。

佐治並不很享受這種滅口的事情，所以在逼不得巳的時候他才做吧了。

佐治乘的士駛了一段路就下車，原來他巳有一部租來的汽車停在路邊，他就登上了這部租來的汽車，駛到郊外一座小山上。

在那裏，他把鐵罐打開，取出其內的槍。

那果然是一把好槍，而且還連同充足的子彈。

他在槍中裝了子彈，又在槍咀上裝上了滅音器試射一下，果然很好用，他要射的樹枝，都可以射中。

他把槍收好，再駛回山下，駛到一個住宅區，在那附近兜來兜去觀察着地形。

後來，他便回到酒店去了。

第二天晚上，佐治上班之後好一段時間，才看到了梅寶，他立即認得了梅寶。

她是誰？是在什麽地方見過的呢？

他亦馬上記起來了，就是前一次那間酒店的公關小姐。梅寶認得他嗎？看來梅寶似乎沒有什麽表示，但是，認得又如何呢？梅寶是不知道他的事情的。

佐治若無其事地工作着，一面留意着，他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就是不喜歡有人認得他。

佐治看見梅寶有時出現，有時不見了，有時會給一個遊客纏到咖啡座去喝杯咖啡。他在心裏微笑，一個公關小姐，實在不容易做，假如不美麗，人家又着你看不上眼，太美麗了，人家又把你纏住。

佐治下了班之後，就回到房間去。

那層樓的侍者說：「先生，你今天晚上早睡？」

「不是，」佐治說：「要出去，今天晚上我要找一個女人玩玩，不回來了！」

侍者明白地微笑，聳聳肩。

出門旅行的人，找女人並不是出奇的事，事實上還是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在這酒店裏，亦是可以找到女人的，佐治不在這酒店裏找，也許是因爲他在外面而另有女朋友？

佐治對這侍者所講的，可並不是謊話，不過祇是眞話的一半而巳，他是去找一個女人，但這却不是他的眞正目的。佐治到了一間營業到很遲的酒吧夜總會去，那裏面巳經生意比較淡，剩下來的小姐，都是質素不太高的，因爲時間巳經不早，較好的早巳給人家帶了出去了！剩下來的，會是比較屈就，而價錢亦較平的，但亦可能是幾乎完全不會遷就客人的，所以才會到此時仍然沒有人把她們帶出去。

佐治是會挑選的，他選中了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與她一起喝了兩杯酒，就說：「我想睡覺，你陪我好嗎？」

那個女人微笑：「這個是錢的問題吧了。」她說着巳搭住他的肩，臉貼到他的臉上。

「你要多少錢？」佐治問。

她在他的耳邊講了一個數目。

「我說睡覺，」佐治說：「我是要你陪我到天亮的。」

「很少人要這樣，」她說：「這樣價錢要加倍，有人陪在你的身邊，他就能夠睡得舒服些了嗎？兩倍價錢，你又未必一定可以做兩次！」

「我明天一早就要起床，有事辦，」佐治說：「我不想睡過時！」

「很好，」她說：「我跟你一起去租一間房間：吩咐下管房的人叫醒，那就行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佐治說。

第二天黎明的時候，他們床頭的電話果然就响起來了，那是專用以給情侶或者交易男女歡合的那種房間，有許多人是一定要準時離開的，因此他們比一流酒店更注重叫醒。

佐治立即起身穿衣服。

那個女人打着呵欠，懶洋洋地說：「我不陪你走了，我在這裏睡得遲一些好不好？」

「不要緊，」佐治說：「我也沒有空送你！」

「唔，事業心眞重，」她喃喃着說：「你的心，一直都是顧着自已的工作的！」

因爲，在晚間，佐治實在也沒有怎樣騷擾她。

佐治沒有理她，她又睡着了。

佐治到了那還沒有什麽人行走的街上，就截了一部的士，回到他停放車子的地方拿車子。那個女郎與他來時也是乘的士來的，所以她亦不知道他有這一部租來的車子。

佐治拿車子的時候亦沒有什麽注意，祇是有兩個晨運客經過。這個時間在街上的，多數是晨運的人，或者需要很早上班的人，連正在回家的人也是不多的。

佐治開動了車子，從車子的雜物抽屜中取出那裝手槍的罐子，取出手槍來，放在較方便拿取的地方。

車子沿路行駛着，所見的都是晨運的人，或者上早班的人，這個時間，他要殺的似乎應該也是這一類人了。

沒有錯，他要殺的就是一個晨運的人了。

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穿了運動裝和跑鞋，正在作着緩跑運動，他顯然是一個經濟能力相當好的人。

他顯然又是一個並不懷疑會有人來殺他的人，否則，他就不會這樣一個人跑了，並沒有人保護他。

假如是步行的，也許會難攪一些，因爲有不少在晨間步行的人，都是聯羣結隊的，幾個人一起，跑步則是不容易如此的，因爲跑步有快有慢，有人能跑得遠些，即使同時出發，還是中途分開。

這個人直到佐治的車子接近他，還是並不懷疑，他還在海邊的堤岸上跑着，有車子從後面接近，他就跑得較爲接近車子以避之。

佐治的車子到達了，他的一隻手拿起槍來，伸出槍外，一連放了兩槍。

那人的身子震了兩震，腿子一軟，跪倒下來，跟着就跌出了堤岸之外，跌進了海中。

車子過去了。

槍是不响的，而那人又跌進了海中，因此即使有人在附近，亦是不易發覺這個跑步的人，祇是一轉眼間就不存在了。

車子過去了而看不見他，也祇會以爲他是巳跑到了別處去而巳，正常人就是不會懷疑是發生了這樣的不正常事情的。

佐治的車子沿着海邊駛了一段，隨手一丢，手槍就飛了出去，掉進了海底。

再走了一段路，他把未用完的槍彈亦丢了出去。

他把汽車駛離海邊，在一條横街上停了下來，下車，步行了一段路，再截了一部的士，回到酒店去。

的士接近酒店時，他對司機說：「在這處停下來！」

車子停在路邊。

他看見梅寶正在與一個人在拉拉扯扯，就是昨夜纏着她的那個遊客。

梅寶說道：「我們都應該回房去睡覺了！」

「但是，我們還可以一起喝一杯咖啡呀！」那人說道：「我們一起吃早餐，然後……」

「我眞的不能了，」梅寶說：「我要工作，不能不睡覺，而且照片你也得及早起床拿去沖晒，不然在你離開之前就弄不好了！」

那人仍然堅持，但梅寶很堅決。

他祇好送她上樓。

佐治也付了車費進入酒店，他看見升降機升了上去。

這個時候的佐治，本來有的一些倦意又完全沒有了，他有相當好的的記性，也有聯想力。

梅寶陪了這人玩了一個通宵。

這人不是那種對梅寶可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男人。

而在這個時候，梅寶還提照片。

記性好像電影似在佐治的腦中再放出來，他記得昨夜這人拍了很多照片。

而且這個人正是在酒店之內拍了的照片。

當時，佐治還懷疑此人是那種有拍照片的嗜好的人，什麽地方都是亂拍一通，好像發覺別人不知道他有照相機和會拍照片似的。

但是，爲什麼梅寶應酬這樣的一個男人呢？梅寶顯然是爲了某種目的而應酬這人吧了，佐治是看得出的。

爲了什麼？

梅寶說假如他起床太遲，那些照片就來不及晒了。

梅寶爲什麼重視這些照片？既然她祇是在應酬這個人而巳，那她對這些照片應該是不會重視的。即使送給她，她也會暗中丢掉的。

爲什麼？因爲這些照片之中有他——佐治。

這是一個精明的想法，亦可能是一個多疑的想法。

以佐治日前的發覺，他是非要多疑不可的。

佐治的升降機登上了樓上。

那個人也剛剛在走廊中，原來他剛巧是住在與佐治同一層的，他雖然比佐治先上去，但是他也要先送梅寶回房，也許還要向梅寶糾纏一陣子，因此就回房太早了，他正在把幾卷菲林交給那一層樓的櫃枱的管房，說道：「我需要最快，拿去冲晒好！」

「可是，」侍者說：「一等有店子開門，我就替你拿去，這地方有特快的冲印服務，晚上就可以拿到照片！」

「多謝你！」那人說着，放下了優厚的小賬，「那我就可以放心睡覺了！」

此時，佐治已經回到房間，但是他把門開着一綫，貼身在門口聽着，所以可以聽到。

佐治是本來打算回來下床睡覺的，但他現在不睡了，他就站在那裏，貼耳在門縫上聽着。

那管房並不是沒事做的，祇是這個時間，還未有人起床，他就清閒得多，然而他有時亦是會走開的，譬如上洗手間之類，也許，亦是這樣的時間他更放心走開。

終於，佐治聽到他走開了，也許是某一間房間裏有人叫他，亦可能是眞的上洗手間去，總之他是走開了。

佐治一點時間也不浪費，踢掉鞋子，祇穿着襪子就走出去，只穿襪子走在地毯上，是更加不會發出聲音了。

他到了侍者的櫃枱，彎身進去，抓了那菲林，便又轉身跑回房中去。

× × ×

梅寶睡到中午，過了一點的時候才起身。

她這樣已不算是睡得多了，但沒有辦法，她需要上班，有許多時候，她爲了應酬，就是沒有辦法得到充足的睡眠。

而她一出來，就已經有一件工作等着她做了。

就是佐治那一層樓的管房的侍者，梅寶一出現在餐廳中，他就走過來，苦着臉說：「梅寶小姐，你得救救我。」

「我天天都是救人的了。」梅寶說：「什麼事呢？」

「這一次很難攪，」那侍者說：「那位客人，天亮時交給我一些菲林拿去冲晒，但是——我要拿到冲晒店時，才發覺已經全部不見了。」

梅寶臉上的肌肉發硬，不過，這個侍者因爲正在担心自己的問題，所以沒有注意到。他又說道：「我眞不明白，我是走開過的，我不能老是守在那個位子，所以，很多人有機會偷掉，但是，誰會偷呢？那些又不是値錢的東西，假如裏面的照片是重要的，也不會這樣隨便交給我呀！」

梅寶這時不出聲，而極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侍者又說：「梅寶小姐，你昨晚跟他出去過，你可以跟他講一講嗎？」

「他昨夜喝了很多酒！」梅寶說。

「這件事情——我的責任很大，假如經理知道了……」

「他昨夜喝了很多酒！」梅寶說：「你自己有攝影機嗎？」

「有的，」侍者說：「但是——」

「你去買同樣的菲林！」梅寶說：「在攝影機裏捲一捲，該菲林全部走光，然後照樣拿去冲晒！」

「那麼——」侍者說：「晒回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喝了很多酒，」梅寶說道：「他弄錯了，一時也會拍不好。這就與你無關了！」

「可以這樣嗎？」

「你想得到一個更好的辦法嗎？」梅寶問。

× × ×

那個遊客看着那些空白的底片，又尷尬又生氣：「這怎會可能？我又不是昨天才學攝影，怎麼可能一張也拍不到？」

「怎麼不可能？」梅寶說：「你喝了太多酒，弄糟了也不知道，這樣事情，經常發生的，不要緊，菲林又不値很多錢，再拍好了，你又不是拍什麼軍事，有什麼所謂呢？」

「但是我沒有時間，」他說：「我一會兒就要走了！」

「假如我們還不離開這酒店，」梅寶說：「那你就是眞沒有時間了，你看，我們的經理是用什麼眼光看着我們？」

馬田果然是正在用相當不客氣的眼光在看他們，因爲，與客人交際一下，是好的公共關係，不過，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那却是不大好的，尤其是梅寶又是他自己眼中的萍菓。爲什麼梅寶對這個客人特別好？難道梅寶是看中了這人嗎？但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這個人有什麼條件呢？毫無吸引力的。

「你是說，你肯陪我出去？」那人問梅寶。

「爲什麼不呢？」梅寶說：「我們昨天晚上不是玩得很開心嗎？」

馬田看着梅寶與這個人一起離開了，心中不高興，但是也無可奈何，他祇好打開晚報來看。晚報已經有了那件命案的新聞，但是他並不特別注意。

每天都有人死，不是這樣死就是那樣死了。

不過幸而他知道，這個人今夜就要走，他走了之後，就是沒有人纏住梅寶了。

馬田這個人說他很忙也可以，說他很空閒也可以，他在酒店裏，很多時候都是沒有正經事情好做的，而他却又不能够不常常留在酒店裏，東巡巡西巡巡的。

他看着那個遊客後來回來了，退房結賬走掉，梅寶則沒有跟他回來。

這也好，梅寶已經把他撇掉了。

但是，接近午夜時，馬田接到梅寶的電話。

「長途電話！」馬田吼叫道：「從M市來長途電話，你怎會跑到那裏去的。」

長途電話，通常是先由接綫生搭綫，講出來自什麼地方的，所以未曾接通就已經知道了。

「我祇是過境吧了。」梅寶說。

「過境？過境？」馬田說：「難道你是要到更遠的地方去嗎？」

「是的！」梅寶說：「我打個電話回

來告訴你一聲，我要請幾天假，去遊一遊地方！」

「你不能請幾天假！」馬田叫道：「你來了這裏還沒有多久，怎麼可以請幾天假？你還沒有儲到那麼多的假期！」

「將來補回好了！」梅寶說：「我知道你不會怪我的，馬田，你向來都是對我那麼好。」

「這個——」馬田說：「你是和那人一起走的？」

「與他同一班機飛走，」梅寶說：「但是現在已經分手了！」

「梅寶，爲什麼要這樣做？」馬田快要哭似的。

「我是心情不好，一定要走開一下，」梅寶說：「假如你不原諒我，那你就當辭職不幹的好了！」

「但你究竟要去多久？」馬田問。

「也許一個星期！」梅寶說。

「也許？」馬田說：「你不能够說也許！唉，算了，我預算你去一個星期，你盡量在一個星期之內回來，假如不能，你也給我一個長途電話好嗎？」

「我會的，」梅寶說：「謝謝你！」

「我却快要自殺了……」馬田說：「你走了，那彈鋼琴的也走了！」

「走了？」梅寶說道：「他爲什麼走了？」

「誰知道呢？」馬田說道：「他也沒有跟我講；上班時間不見人才知道，祇是對侍者講過他不回來了！他又沒有什麼行李！」

跟馬田講完了電話之後，梅寶在發抖着，她知道佐治是爲什麼走的，佐治是來追她。佐治已看穿了她的計劃，她要得到佐治的照片，所以利用這個趨勢，使這人拍了許多照片其中有佐治的，然而佐治發覺了，把菲林偷掉，佐治是住在同一層樓的，最方便了，一定是他偷的，偷掉之後就毀滅了。

那個地方，早上死了一個人，顯然是被佐治所殺的，而佐治也離開了，離開得那麼快，是爲了追她。

佐治猜到了他的照片，因此，佐治亦是猜到了，她是認得他的，而他也快些離開，要追她了。

佐治能够追上她嗎？

梅寶是與那個拍照片的遊客一起離開的，主要的爲了有一個人陪着她一起，就有些保護作用，那個人以爲梅寶眞是會陪着他到下一站去，一起渡假，然而梅寶却是在轉飛機的時候離開了，不再登機，而換來別的飛機離開了。那個遊客，再也不能够找到她，梅寶明白，跟着那人繼續下去，是並無好處的，因爲那人不知道她是正在逃亡，就不會掩飾行藏，佐治很容易追上她，而梅寶又不能把眞相講出來。

梅寶的行業，與旅遊業有密切關係，因此她乘飛機是特別容易的，她飛到了M市，打了這個長途電話給馬田之後，又再飛走了。

她在另一座城市，一間不會有人認識她的酒店租了一間房間，睡了一覺，先解除一下疲勞，然後起床之後，就走出去，在夜街上踱步，在黑暗中散步會安全些，因爲即使佐治走在對街，也未必認得她，而且世界是那麼大，佐治怎會碰到她呢？

佐治是不可能遇上她的，因爲她根本沒有一個固定的目的地，想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而她亦不會笨到去找尋那些自己認識的人。

但是，她又能够躲到什麼時候呢？她不能够永遠不回去的，一回去，佐治就可以找到她了，但她又不能不回去，求助？向誰求助呢？她又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那個司馬洛，而她又不能報警，誰會相信她的故事呢？

梅寶終於回到房間裏，要了一瓶酒，一杯一杯喝下去，直至醉倒睡着了。

她就是有這個缺點，會喝醉。

第二天，她又離開了，飛到另一座城市去。

暫時沒有辦法，祇有跑來跑去，不停留下來。

三天之後梅寶回到了她以前工作那座城市，她第一次與司馬洛會面那座城市。

她站在她曾經工作過的酒店對面，街上的黑影中等着，她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不是一個特別的辦法，但總算是一個較好的辦法。

她在那裏站到腿子都痲痹了，才看到彼得出現。

是的，彼得，就是第一次把她介紹給司馬洛的那個青年人，彼得正吹着口哨到酒店來，無疑是又要來這裏酒吧喝酒，很幸運，彼得並不是一定來的，有時一連來好幾個晚上，有時却可能一個月都不來。

她走出去把彼得拉住了。

彼得吃了一驚：「噢，你！你不是已經走了嗎？」

「我回來找你！」梅寶說道：「我有很緊急的事情，我得趕快跟這個司馬洛聯絡！」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找得到他呀！」彼得說。

「我給你錢好了，」梅寶說：「彼得，你要多少錢？」

「哎，」彼得搖着手，「不要給我錢！我是常常都需要錢用，但是我不能拿你的！」

「你怎麼了，彼得？」梅寶說：「轉了性子嗎？」

「也許是的吧，」彼得聳聳肩：「不够心狠手辣了！也許人老了，但是，你有什麼痲煩嗎？告訴我，也許我可以帮一帮你！」

「我必須與司馬洛聯絡，」梅寶說：「快些找到他！」

「但你是比我更遲見到他的人，」彼得說：「你不知道如何找到他，我又怎知道呢？」

「噢！」梅寶焦急地頓着脚。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我可以帮忙的嗎？」彼得說：「你用不着怕開口的！」

「沒有了，」梅寶說：「沒有了，祇是，假如你有機會見到司馬洛的話，你叫他跟我聯絡好嗎？我有要緊事找他。」

「很好，」彼得說：「但是，如何跟你聯絡呢？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叫他——打電話到C市去，我們的酒店聯號，找經理馬田先生，留下一個聯絡電話！」梅寶說。

「那麼神秘？」彼得說。

「呃——你得明白，」梅寶說：「我現在是正在到處跑，沒有一個固定停留的地方，我講不出什麼時間會在什麼地方，所以祇有我找他。」

「好吧，」彼得說：「我替你留心着好了，但是，爲什麼你不跟我一起進去呢？我請你喝杯酒！」

「不必了，」梅寶說：「我呃——正在等人，你去好了，別管我！」

「你肯定嗎？」彼得說：「眞的沒有什麼事？」

「沒事了，」梅寶說道：「以後再見你！」

她把彼得一推，顯得很不耐煩的，彼得也祇好走開了。

梅寶垂頭喪氣地在街上陰影中漫步着，迷失了，不知道該怎辦好，假如她對司馬洛知道得多些，她就不會有目前的困難了。

爲什麼上一次她要喝到醉得不醒人事呢？

她却沒有想到，假如她不强出頭來管這件事情的話，她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煩惱，似乎，她認爲她出頭管這件事情，乃是理所當然的。

忽然，一隻手緊緊執住她的手臂，把她拉了轉身。

梅寶嚇得尖叫起來，拚命掙脫了，但是一轉身，另一個手臂又給執住了。

「世界眞小！」那人說。

「你……你……」梅寶吶吶着。

「原來你在這裏！」那人說。

梅寶忽然撲前，撲進這人的懷中，就大聲哭了起來。因爲，這個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

司馬洛安慰地擁着她，讓她哭一陣，這裏沒有別的行人，因此還未有人對他們投以奇異的眼光。

終於，她的眼淚收了，抬起頭，說：「怎麼你會在這裏？」

「你來找我呀，」司馬洛說：「你找對了地方！」

「我……我沒有想到你眞的會在這裏，」梅寶嗚咽着說：「我還以爲機會是很微的！」

「這很巧合，」司馬洛說：「我就是因爲沒有辦法找到綫索辦我的事情，所以再回來問問舊的人。」

「彼得？」梅寶問。

「是的，」司馬洛說：「彼得，不過現在用不着問他了，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告訴我！」

「世界是那麼大，但又是那麼小！」梅寶說：「我們得找一個地方談談！」

「假如你還是把我抱得那麼緊，」司馬洛說道：「那我們是到不了什麼地方去的！」

梅寶這才醒覺地把他放開了。

司馬洛扶着她的腰說道：「我們到公園的長椅去坐一坐，或者，你寧可喝一杯酒？」

「我們不要喝酒！」梅寶說。

他們在公園的長椅上坐了下來，梅寶又哭了，那是因爲她太放心了，在此之前她有如無主孤魂，不知何去何從，現在找到了司馬洛，她就能够放心了，她對司馬洛哭訴了她的遭遇。

「唔，」司馬洛說：「他一定正在找你！」

「他找不到我，」梅寶說：「不過我又不能永遠逃走！」

「其實最好的辦法還是回到你的酒店去工作，」司馬洛說道：「去報警要求保護。」

「回去？但他——」

「他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一個自己已殺過人的地方，」司馬洛說：「他怎麼知道你是設了一個怎樣的陷阱在等他？」

「暫時——」梅寶說：「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嗎？我寧可跟你在一起，這樣我會覺得安全一些！」

「可以，」司馬洛說：「我可以保護你。但是，佐治的照片，還是給他自己毀滅了？」

「沒有，」梅寶說道：「那人拍了許多照片，在他把菲林交給侍者去冲晒之前，我已經偸掉了一筒，而換掉了一筒空白的！」

「你果然眞了不起！」司馬洛笑起來：「現在這一筒空白的呢？」

「我臨走時在那邊一間冲晒店放下了，」梅寶說：「還沒有機會回去拿。」

「那是另一個要回去的原因，」司馬洛說：「回去拿那些照片！」

「我回去——？」

「我們一起回去，」司馬洛說：「我也要去，因爲他在那邊殺了一個人，我要去查一查有關這個死者的資料，世界上每天有那麼多人被殺，假如你不講，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他的傑作！」

× × ×

這個死者，是比那個被選爲最有風度男子的方祿華更加不重要的人物，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一條性命，每一條性命都是重要的，這裏之所謂不重要，意思祇是這個人在打打殺殺方面並不重要，不是那種會有仇家把他殺死的人。

「然而，」梅寶說：「這却明明是謀殺，並不是打刦而誤傷致死之類：就像這個兇手是唯恐人家不知道是謀殺！」

「是呀，」司馬洛說：「就像他是要證明什麼似的：這個人沒有仇人，既然佐治可以開槍打他，那麼亦該可以用槍威脅住他，把他擊暈，推下海中讓他淹死的，如此，就未必有人懷疑這是謀殺，因爲看樣子會很像是失足墮海，然而他却一定要開槍！」

「他要證明一些什麼呢？」梅寶問。

「當我找到他的時候，我會問他的！」司馬洛說。

「別開玩笑，」梅寶說：「找到他時，當然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這個最新的死者，」司馬洛說：「我奇怪他是否認識其他的死者呢？」

「就是認識，他現在也不能講話了，」梅寶說：「不過，我却剛剛想到了他們有一個共通之點，那就是，他們不論有仇人沒有仇人，是做正當生意或是偏門生意，總之他們全部都是有錢的人，其中沒有一個是窮人。」

「唔，」司馬洛說：「這也未必是巧合。」

「他也許是對有錢人特別缺乏好感的！」梅寶說。

「假如佐治祇是爲了向有錢人報復而殺人，」司馬洛說：「那麼，這些人却是不够富有的，比他們更富有的人多的是，更出名的也多的是，這些人應該是不在被選擇之外的！」

「眞不明白，」梅寶說：「這個可怕的人，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呢？」

「暫時別去想了，」司馬洛說：「你要不要喝酒？」

「不了，」梅寶搖着頭：「提起酒來我都害怕！我覺得太涼一點！」

他們現在是在火車的最末端的小台上，吹着夜風，看着那急急向後倒退的夜景，他們是乘火車回到梅寶工作的地方去。這是司馬洛的提議。坐飛機回去，說不定會引起佐治的注意，坐火車回去，可能性則較低，而其實，佐治還在那座城市裏等着他的機會亦是不高的，總之坐火車回到去剛好是白天，半夜三更坐飛機回去也沒有用。

梅寶說，她幾乎已經忘記了有火車這種交通工具，不過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他們坐火車，而現在夜已深了，他們在火車的車尾上站着，就有點涼意。

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回到房間裏吧！也應該睡覺了。」

他們租了兩個相隣的私家睡廂，乘客是可以睡到天亮，火車到站的時候，司馬洛把她送回了她的睡廂，然後自己也回到自己的睡廂。

他脫下上裝，兩廂之隔的板壁就給她敲響了。

司馬洛開了門閂，那兩廂之間是有一度門隔着的，而門兩邊都有門閂，單單拉開一邊門閂是不能打開的，還是要「兩廂情願」才行。

司馬洛看見梅寶就斜靠在門邊上。

「你還不睡嗎？」司馬洛問。

「我害怕，」梅寶說：「把這門開着好嗎？」

「很好，」司馬洛說，「但是你別望過來，我要脫衣服上床！」

「假如我不望過來，」梅寶說：「那我怎知道你有沒有望我呢？我也要脫衣服上床。」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爲什麼不先換了衣服才把門打開呢？」

「是呀，」梅寶對他微笑說：「爲什麼？」

司馬洛也微微一笑，他知道有些女人是不喜歡作太明確的表示的，她這樣的暗示，已經是很明顯的了，於是他把她擁在懷中。

「我……」梅寶在一個長長的吻，咀唇分開了之後，幽幽地說：「我是不常這樣做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所以我不敢敲門，我猜，你太害怕，我是有能力安慰你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梅寶伏在他的胸膛上問。

「在火車上，」司馬洛說道：「爲什麼？」

「我不是講這個，」梅寶說：「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是正站在兩房之間的邊界上，究竟要到我的房間還是你的房間去呢？」

「有什麼分別呢？」司馬洛說：「反正都是不必我們自己收拾的！」

「對了，」她說：「我這邊吧，但是先要熄燈！」

司馬洛把他這邊的燈熄了，跟着又把她那邊的燈也熄了，於是兩房都陷入黑暗中，而火車繼續沿着鐵路飛馳。

火車間中是會經過一些有燈光的地方的，譬如鐵路旁邊有路燈之類，如此，就會有光綫投進窗內，又不是很亮，却可以看到。

第一次有燈光投入窗內時，照見他們已經到了床上，緊抱着，但衣服還在他們身上。

第二次再有燈光照入時，他們還是緊抱着，身上却已經沒有衣服了⊡

這之後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燈光投進⊡

在黑暗中，梅寶咭咭笑道：「我從來沒有在火車上做過這事——我是說，我根本沒有在火車上睡過覺！」

「別有風味是嗎？」司馬洛說。

「唔，很好玩，」她說：「不過人家說謊，火車雖然是會擺動的，但是對動作沒有幫助！」

「你用不着動，」司馬洛說：「讓我來動好了！」

火車不但有擺動，而且輾過路軌的時候也有聲音，因此他們發出的低微呻吟聲也給掩蓋了。

後來，燈光再投進來，他們已經分開了。

他們又不是分得很開，祇是不如前一些時候那麼緊貼。

「你現在還害怕嗎？」司馬洛問。

「在你的身邊就不害怕了，」梅寶說，「不過，你是不可能永遠留在我的身邊的。」

「佐治也不可能永遠逃走而捉不到的。」司馬洛說：「現在睡吧！」

× × ×

他們在那邊冲晒店拿回了菲林及晒出來的照片。

這是沒有麻煩的，那是做生意的地方，祇要憑單付錢就可以拿到照片，而且，那些照片在別人看來也是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佐治又不知道梅寶拿了這些菲林來，不然，就會在這裏等着，或者是把菲林設法毀滅了。

司馬洛與梅寶立即跳上了一部的士，車子開行了，他們取出照片來看。

那裏面果然有佐治的照片，而那個人的攝影術也實在不差，把佐治的樣子拍得清清楚楚的。

「唔，原來這個就是佐治。」司馬洛說。

「認識他嗎？」梅寶問。

「沒有見過。」司馬洛說。

「奇怪一個你不認識，也不知道樣子的人，」梅寶說：「怎麼你會在找他？」

「他殺了我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女朋友還是男朋友?」梅寶問。

司馬洛不做聲。梅寶就猜到,這應該是一位女朋友了,有些問題就是如此的,祇要是提出來問了,你回答與否,對方都是能夠猜到答案的。

的士停下來了,梅寶向車子外面望望,「這裏是什麼地方?」

「死者的家。」司馬洛說。

那個死者名叫趙安逸,也是此地的一位殷商名流,至於他是不是一個好人,就很難講了,因爲觀點不同,多數有錢人,有部份的錢都是巧取豪奪回來的,不過,趙安逸總算是沒有什麼昭彰的惡名的。

他的太太是一個年紀相當大的女人,已經失去了女性的吸引力,年紀大而並不慈祥,即使在悲傷之中,也看得出她是那種不宜選擇作爲吵架的對手,一定吵不過她的。

她懷疑地看着司馬洛和梅寶。

「趙太太,」司馬洛說:「對不起在這個時間打擾你,不過,我們想再問幾個問題!」

他又沒有說明自己是什麼身份,假如她不問,他就不會講,祇是讓她下意識地以爲他是在工作上需要問這些問題的。

「你們已經問了許多次,」趙太太說:「就是祇會問,却沒有成績!」

「假如不問,」梅寶說:「那就肯定絕對不會有成績了!」

趙太太懷疑地看着梅寶:「你!你又是幹什麼的?」

「我們有些工作是需要用小姐的。」司馬洛說。

「哦,美人計之類?」趙太太說。

「有些事情,」梅寶說:「是要我們女人才能做得好的,他們男人就是祇會動粗,頭腦才不及我們女人呢!他們就是查不出什麼,所以叫我來。趙太太,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嗎?」

梅寶到底是以公共關係爲職業的,她可能對趙太太這個人並無好感,但是她發揮起她的口才來,却可以跟趙太太談得很好,亦能使趙太太對年輕美麗的女人的天然惡感扭轉過來,她幹得那麼好,司馬洛也索性不做聲,讓她來辦這件事情了,她所問的問題,也是跟司馬洛要問的問題差不多。

趙先生有沒有仇人?當然沒有,他也許會偷偷到外面攪女人,但是他還是不敢公然對她反叛,到底,趙先生是靠她發達的,昔日趙先生做生意失敗,還不是拿她的私蓄去做本錢才能翻身?他這債,一輩子都還不了!

司馬洛在旁邊聽得悶死了。這個女人,漸漸把話題完全扯到自己的身上,宣傳自己的優點,她已忘記了自己現在是一個寡婦。

但是梅寶很有耐性,她談什麼,梅寶都顯得很有興趣談,亦有談的資料。

旅行?梅寶是很愛旅行的,她也去過這個地方,去過那個地方,講到旅行,梅寶的資料當然是更爲豐富了。她的職業是要應付遊客的。

趙太太常常旅行,因爲趙先生生意上的事情太忙了,她則太空閒,又有錢,旅行實在太便宜了。

「呀,」趙太太說:「上次旅行拍到的照片,我拿出來給你們看!」

司馬洛看看錶,假如逐張照片討論,那他們這一次的訪問,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他覺得自己快要睡着了。

趙太太果然逐張照片講。

後來,梅寶忽然暗中伸脚踢了司馬洛一下。

司馬洛如夢初醒,聽見趙太太說:「這一張是他上次去旅行拍的,他不帶我去,他說不方便,人人都不帶太太去,他一個人帶太太去不像話,他還拍了照片來證明,其實,人人都不帶太太去,更可以亂攪了!」

「這裏出名的人眞多!」梅寶說:「司馬洛,你來看看!」

司馬洛過去看看,立即全身的血脈都奔騰起來了,因爲,這張照片之中有十幾個男人,而巳死去了的,全部都在其中,佐治要殺的,就是這照片中的人!起碼這照片中的人巳經給他殺掉了一部份。

「他認識這許多人嗎?」司馬洛問。

「並不全部認識,」趙太太說:「他們都是代表,那裏的紳士俱樂部開幕,請各地的有地位人士去參加,我們這裏嘛,當然是看中我的先生了!」

× × ×

「怪不得他們不是互相認識了,」司馬洛說:「他們祇是被邀去參加過這開幕典禮,那一次一定發生了一些事情!」

「奇怪,」梅寶說:「發生了什麼事情,會引致這個佐治大開殺戒呢?」

「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了,」司馬洛說:「幸而有了你,想不到你原來是這樣一個能幹的女人!」

就在他們的車子在一間酒店的門口停下來,這間酒店,就是那些人在此參加開幕禮的酒店。

他們就是全部都住在這酒店中的。

而酒店,是梅寶最熟悉的地方了,因爲梅寶根本就是酒店這一行業的人,她跟酒店的人,當然是最容易談的。

尤其是酒店裏又有一位女公關。

司馬洛與她一起進去,那酒店裏的女公關小姐很羡慕梅寶,因爲司馬洛的外表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條件很好的男人。

她說,沒有錯,是有過這樣一件事情,那些男人到這裏來,由於全部都是男人,所以他們當然是在這裏亂攪一通,攪女人是免不了的。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沒有,照她所知就沒有了,這種集合是很多的,大都差不多,走了一批,又來一批,不,她並不是忘記了,假如有什麼特別事情的話,她是會記得的,就是因爲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所以她就沒有印象了,她實在幫不了什麼忙!

「假如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過,」她說:「那就祇有他們自己的人知道了,我看你還是去問他們自己的人好些!」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去問一些他們之中的人更好,他們身在其中,當然是明白的。」

「是呀」梅寶說:「去問誰呢?」

「當然是最近路的一個了。」司馬洛

說。

× × ×

是最近路的一個,就是在本地的一個,但是他雖然是最近路的一個,却並不一定就是最合作的一個,這個人叫佘清,他就是在該地經營戲院業的。

司馬洛自己去找佘清的。佘清是一個討厭的人,是那種很喜歡作狀的人,那種很難有眞話講的人,司馬洛一看見他就感到討厭,而他也實在是討厭得很,因爲他看見司馬洛就擺出一副可惡的樣子,黑着臉,表示很不耐煩,表示自己很忙,也表示他很害怕司馬洛是到這裏來向他借錢似的。不過也很難講,司馬洛不肯說明來意,祇是說有些對佘清有利的事情。

「佘先生,」司馬洛說道:「我是請教你,關於那一次,那個開幕典禮的事情的。」

「開幕典禮?」佘清說:「我參加過很多開幕典禮,你指的是哪一次呢?你不會是來找我去主持什麼開幕典禮的吧?我並不是什麼人請都去的!」

司馬洛在他的面前放下那張照片:「我講的就是這個!」

給他看看照片,那是最清楚的了!

「哦,這個,」佘清說:「我有點印象了!」

司馬洛覺得,與這個人講話還是直接些好,節省麻煩。

司馬洛拿出一支筆來,在那照片中的一些人的身上打上了交叉,說:「這些人,都已經死掉了,全部是給謀殺的!」

「是嗎?」佘清說,極力顯出不關心的樣子。

「他們的死訊,你不會不知道的,」司馬洛說道:「起碼有一大部份你是知道的,不過我猜,你也是看到了這張照片,才知道這些死者之間,原來是有這樣的聯系。」

「是的,」佘清說:「在此之前,我倒沒有想到,但是,你是警探嗎?你正在辦這件案子?」

「我不是警探!」司馬洛說。

「唔,」佘清說:「你是來兜生意的,你認爲你可以保護我是嗎?」

司馬洛看着佘清,覺得與這個人講眞話是不大有用的,他未必肯相信,也許就承認他的推測更好。於是司馬洛說:「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代價的,我做事,也不能白做!」

「我有人能够保護我。」佘清說。

「我在講的不是保護,」司馬洛說:「沒有人能够永遠保護你的,是不是?兇手可以等,等到保護鬆懈了的時候他再動手,所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保護自己,而是把這個兇手解決!」

佘清也很難保持鎭靜,聲音有點顫,他說:「這個兇手,也不一定是要殺死我吧?」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是這照片上有許多個人都死了,你要相信什麼,你自己決定吧!」

佘清看着那張照片好一陣,終於說:「我不能不相信我是有危險的,但,你有把握制止這個兇手?」

「我希望我能制止他。」司馬洛說。

「那你要多少錢呢?」佘清問。

「五十萬。」司馬洛說:「先付!」

「你瘋了!」佘清說:「你不能够拿這許多錢!」

「這不是容易的工作!」司馬洛說。

「但是這許多人,」佘清說道:「你向他們每人都拿五十萬,那你豈不是很發達?」

「你用不着眼紅我發達,」司馬洛說:「問題是你認爲你自己的性命値多少錢呢?」

「我出十萬!」佘清說。

司馬洛站起來,準備離開。

「等一等!」佘清說:「你也不過是順便吧了,即使我不給你錢,你還是會替別人做的,而兇手是同一個人!」

「假如人人都是像你這樣講,那我吃什麼?」司馬洛說:「而且,假如你不出錢,事成與否,我也不會讓你知道,你會永遠恐懼!」

「那麼,」佘清說:「你有什麼保證呢?」

「沒有保證,」司馬洛說:「難道我跟你簽這樣一個合同嗎?」

「好吧,」佘清說:「事成之後我付給你。」

「這種事情一定要先付,」司馬洛說:「事成之後你就會覺得不需要我,你就不肯付錢了!」

「但假如你拿了錢而不做事呢?死的又不會是你!」

司馬洛再轉身走向門口。

佘清說:「你等一等,等一等,好吧,錢我給你!」他終於覺得,還是他的性命重要了,不錯司馬洛是可能騙他的,實在祇是借這個機會來行騙,拿他的錢而不做事,不過,這個數目他損失得起,爲了救自己的性命,還是値得一搏。

司馬洛坐回下來:「這樣好一點,我不喜歡與不信任我的人交易!」

佘清說:「但是——我到底是出錢的人,你可以告訴我,你打算用什麼方式制止這個兇手嗎?」

「這就要靠你的合作。」司馬洛說。

「怎樣合作呢?」佘清問。

司馬洛取出佐治的照片給他看:「認識這個人嗎?」

佘清拿過來看了很久,搖搖頭:「沒有見過他,這是誰?」

司馬洛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而繼續問道:「在那個開幕典禮上,一定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情,會引起兇手的殺機的,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佘清又想了很久,仍是搖頭,說:「我不知道。」

這一次司馬洛却不相信他,司馬洛的眼睛乃是很好的測謊機,雖然不是每一次都靈,但許多時候是可以看出一個人是否講眞話的,這一次他就可以看出來,他說:「你在說謊!」

「我不是說謊,」佘清說:「我眞的不知道!」

「那麼,我們也是無法合作了!」司馬洛又站起來要走。

這一次,佘清却沒有留他,讓他走掉了。

(未完・四)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可　飛・圖

新無字天書

(一)

四海爭搜無字書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闋「憶秦娥」，在詞壇上享有盛名，固然作詞人李太白的絕代才華，高古風致，足堪傲視百代！但長安為中國名城，自漢以來，多朝都此，興亡鼎革，歷盡滄桑，在後代遊人的目中，對於西風殘照下的漢家陵闕，遂更容易引人發思古之幽情了。

如今，明月在天，夜寒似水，但咸陽古道上，却音塵未絕！

聽，車在轔轔，馬在蕭蕭！

但這車馬之聲，不是杜工部「兵車行」中所說的「兵車」，而是一輛由兩匹駿馬拖曳的裝飾華麗轎車，這轎車到了「咸陽橋」下，便自停輪不進，從車上走下一位白髮老翁，負手登橋，略為展眺，便回顧車中，含笑叫道：「珠娘，你且下車看看，這『咸陽橋』上，不僅景色不俗，連墨客騷人的留題詞句，也不比那『灞橋』為少呢！」

白髮老翁語音了後，車簾微啓，又走下一位風鬟霧鬢的絕色佳人！

她姍姍舉步，走上橋頭，把嬌軀依偎在老翁懷內，一面螓首微抬，仰視中天月色，一面嬌慵不勝地，打了個「呵欠」，含笑說道：「眺覽眺覽這咸陽古道景色，倒還可以，至於橋上留題，則不看也罷！

六盤山中龍虎門

因為千載以來，出了幾個李青蓮？出了幾個杜工部？那些酸腐詩詞，徒令人入目作嘔，祇把古蹟名勝，大加糟塌而已！」

老翁失笑說道：「珠娘眞够刻薄……」話猶未了，珠娘便嫣然一笑，接口說道：「我決不是刻薄，你想『灞橋』上題有那麼多詩詞，又是極著名的古來送別之處，我們看遍長橋，祇不過僅僅喜愛一首七言絕句！」

老翁笑道：「那首七言絕句，你還能記得麼？」珠娘梨渦雙現，微笑說道：「石珠娘過目成誦，永世不忘！我若沒有這點聰明，何必還與你遨遊四海八荒，懷的甚麼雄圖壯志？」說完，便自曼聲吟道：「柳色黃於陌上塵，秋來長是翠眉顰，一彎月更黃於柳，愁煞橋南繫馬人！」

老翁聽得撫掌讚道：「果然不錯！匆匆一目便能成誦，珠娘委實是絕代聰明，也祇有仗恃你這種曠世天才，才出得了我們蹩在心頭的那口悶氣。」

珠娘似乎微怯夜寒，把所披斗篷，掩緊了些，向老翁嬌笑說道：「風清月冷，濁流嗚咽，你覺不覺得這『咸陽橋』上的夜色雖美，却嫌過份凄凉……」

老翁接口笑着說道：「山川景色，每因人心境而異，你住慣了瓊樓玉宇，看慣了畫棟雕樑，吃慣了山珍海味，穿慣了錦繡衣裳，如今面對這澹月疏星濁流螢火的清幽夜色，自然難免有凄凉之感！」

珠娘柳眉微蹙，白了老翁一眼，佯嗔

說道：「你這人不要話中帶刺，難道以為我還會迷戀那『秦淮河畔』的紙醉金迷，燈紅酒綠？」

老翁笑道：「我不是這意思，祇是認為你脫離那種環境未久，對目前恬淡生活可能還有些不太習慣！」

珠娘點頭笑道：「你這樣說就對了，我雖然與你一見生情，立願偕遊天下！但由極絢爛中，歸諸平靜，也要有段時間，才能完全適應的呢！」

老翁雙眉一揚，得意笑道：「多少達官巨紳，王孫顯宦，在『秦淮河』畔，爭擲纏頭，都無法獲得珠娘青睞，祇有我前修福慧，獨佔花魁，從此後到處登臨，山川生色……」

珠娘聽得妙目中情思無限地，斜睨這白髮老翁，嫣然一笑，低聲吟道：「妾本青樓落溷人，君是五陵……」

老翁忽然以目示意，並微「咳」一聲，打斷了珠娘話題，呵呵大笑說道：「我們之間，雖然前無緣定，但紅顏配白髮，牛糞插鮮花，你總是太為委屈的了！」

珠娘靈機忽動，雙揚柳眉，含笑說道：「你這『牛糞插鮮花』之語，是大好詩題，我想……」

老翁笑道：「你想甚麼，想做詩還是想塡詞？眼前無紙無筆……」

珠娘接口笑道：「誰說無筆？我懷中現有描眉黛筆！」

老翁軒眉笑道：「黛筆題詩，倒是極為香艷有趣，但紙兒又向那裏去找！」

珠娘微笑說道：「你懷中不是像寶貝似地，藏着一本書兒，且借我一用，讓我把詩句寫在書眉之上！」

老翁搖頭笑道：「不行，我這本書兒，沒有書眉！」珠娘佯嗔說道：「那有書上無眉之理？難道你這本書上，整個都印滿了字麼？」

老翁失笑說道：「你恰恰猜反，我這本書上，連一個字都沒有！」

珠娘頗為不悅地，瞪了老翁一眼，皺眉嗔說：「你簡直胡說，沒有字還能叫做書麼？」

老翁笑道：「你要不信，我就給你見識見識！」一面說話，一面自懷中取出一本書兒，頗為鄭重地雙手捧向珠娘，並似感慨無窮地，長嘆說道：「這眞是一本曠古奇書，可惜我年華老去，兩鬢如霜！你又弱不禁風，嬌柔無力！否則……」話方至此，在「咸陽橋」下，突然宛若電掣風飄般，竄上了一條人影！

珠娘驚得花容變色，「哎呀」一聲，像隻小鳥般地，把嬌軀投入老翁懷內。

老翁比較鎭定，一面抱着珠娘，一面向從「咸陽橋」下縱上，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位鬢髮斑白，滿面喜色的駝背老人，發話問道：「尊駕是誰？」

這位駝背老人，微抱雙拳，含笑說道：「我是當世武林以內，追尋閣下的無數人中之一！」

老翁愕然問道：「當世武林之中，有無數人在找我？」

珠娘一來驚魂稍定，二來見那駝背老人，滿面笑容，一團正氣，遂大着胆兒，從老翁懷中站直身形，也自蹙眉問道：「你說是有很多人在找他麼？」

駝背老人點頭微笑道：「這很多人中，包括着當世武林的各門各派名家，以及震懾乾坤的『八大高手』！」

老翁道：「甚麼叫『八大高手』？」

駝背老人答道：「隴右神駝關東狂，大漠金鵰陰山蛇，崑崙竹劍大頭蛆，南荒鳩婆勾漏獨！」

珠娘聽得「嗤」然一笑說道：「這算是甚麼詩兒，平仄不調，音韻不協……」

駝背老人笑道：「這不是詩兒，這是八位曠代武林高手的成名外號！」

老翁皺眉說道：「我們不大懂江湖術語，尊駕可否說得詳盡一些？」

駝背老人點頭笑道：「好！我把這八人名號說出，他們是：『隴右神駝』皇甫正，『關東狂客』宇文蒼，『大漠金鵰』軒轅亮，『陰山蛇叟』呼延光，『竹劍先生』西門遠，『銀蛸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南荒鳩婆』端木玖，及『勾漏獨天』歐陽彝！」

珠娘「咦」了一聲，微笑說道：「奇怪，這八個所謂武林高手，怎麼都是雙姓呢？」

駝背老人目光緊盯在珠娘手中所執的那本書兒之上，點頭笑道：「天下之大，奇巧事兒太多！否則我又怎會在這『咸陽橋』上，誤打誤撞地，遇見了渴欲相尋人物！」

老翁手捻銀鬚，緩緩問道：「從尊駕語氣之中聽來，大概就是當世武林『八大高手』中的『隴右神駝』皇甫大俠！」

駝背老人欠身笑道：「多承葛老先生見譽，在下便是皇甫正！」

老翁失驚問道：「皇甫大俠與我素昧生平，怎知賤姓？」

「隴右神駝」皇甫正雙眉一挑，哈哈大笑說道：「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我不但知道閣下是葛文欽葛老先生，並知道尊寵就是名震江南的秦淮詩……女石珠娘呢！」

葛文欽見這「隴右神駝」皇甫正因覺「秦淮詩妓」之語，有些對人失敬，竟能在倉促之下，改稱「詩女」，不禁暗暗點頭，含笑問道：「皇甫大俠究竟找我有何事？」

皇甫正拱手笑道：「在下聞得葛老先生藏有一本奇書！」

葛文欽見這「隴右神駝」皇甫正，向自己說話之時，兩道炯炯目光，却仍盯在珠娘手上，遂知無法隱瞞，祇得皺着眉問道：「皇甫大俠所指，是不是這本無字奇書？」

皇甫正點了點頭，目光如冷電般地，在葛文欽及石珠娘的身上掃來掃去。

石珠娘這時方展開手中那本古色盎然小書，祇見書簽上寫着「無字天書」四個鐵綫篆字！

她把書翻開，見果然每頁均是白紙，遂柳眉微揚地，向「隴右神駝」皇甫正含笑說道：「皇甫老先生，這本『無字天書』，名副其實，書內毫無一字，你要它有甚麼用呢？」

皇甫正笑道：「這本『無字天書』，在賢夫婦如此文翁詩女手中，雖然毫無寸用，但在武林人物的眼內，却無殊曠代奇珍呢！」

珠娘笑道：「皇甫老先生，你能否說出此書的珍奇所在?」

皇甫正點頭說道：「這是數百年前兩位武功絕代的『無相禪師』與『無爲眞人』合著，用秘法書寫的一册奇書，其上載有十三種神奇武學，俱都妙參造化！倘能獲得此書，設法現出書上字跡，悉心苦研，則三數年間，便可傲視江湖，無敵於天下！」

葛文欽「哦」了一聲，哂然笑道：「皇甫大俠就是爲了要傲視江湖，無敵天下，遂想從我夫婦手中，强奪此書！」

「隴右神駝」皇甫正聞言，雙目張處，神光電射地，發出一陣懾人心魄的縱聲狂笑！

石珠娘蹙眉不悅問道：「皇甫老先生，你怎麼笑得這樣狂法?」

皇甫正笑聲一收，正色說道：「我笑的是葛老先生畢竟是位文人雅士，不懂得豪俠胸襟，太輕看了我這『隴右神駝』四字！」

葛文欽訝然問道：「我何時輕看你了呢?」

皇甫正微笑說道：「在下一身武學，雖不敢自詡爲冠冕當今，但是，截至目前，四海八荒之間，尚未曾出現能贏我一招半式的任何更高好手，我又何必要倚仗你這本『無字天書』，來傲視江湖，無敵天下！」

葛文欽莫明其妙地，繼續問道：「既然如此，你爲何還想奪取……」

皇甫正連連搖手，截斷葛文欽的話頭，含笑說道：「葛老先生，請你將這『奪取』二字趕快收回！皇甫正生平，決不妄取一物，我此來用意，祇想說服葛老先生，把那本『無字天書』見贈！」

石珠娘聽得有趣，向皇甫正含笑問道：「他整日抱着這本『無字天書』，愛逾性命一般，你怎能說服他肯甘心情願地送給你呢?」

皇甫正眉宇間滿含自信地，點點頭笑道：「我想應該能夠的，因爲我有三大理由！」

葛文欽微笑說道：「在下願意聽聽你這三大理由！」

皇甫正屈指數道：「第一點理由是爲我自己的名頭威望，第二點理由是爲了武林禍福，第三點理由却是爲了賢夫婦的安危！」

石珠娘笑道：「妙極，妙極，皇甫老先生眞不愧當今大俠，你在三點理由之中，居然還有一點是爲了我們着想！」

皇甫正笑道：「我先解釋第一點理由，因爲我如今功力絕世，雖無需復參研這『無字天書』，但若聽任其落入他人手中，則此人藝業一成，必然高出我上！」

葛文欽點頭說道：「這話倒也坦白眞誠，言之成理！」

皇甫正繼續說道：「倘若這『無字天書』，落在正派人物的手中，倒無大㝵，祇怕被窮凶極惡之徒取去，練成了神功，無人能制，豈非助紂爲虐，不知將流禍多大?」

葛文欽聽得微笑說道：「皇甫大俠這第二點理由，確是一片仁人俠士之心，但不知最後一點理由，怎會關係到我夫婦的安危之上?」

皇甫正目光微注葛文欽，含笑答道：「葛老先生是飽學之士，應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們帶着這本足啓江湖人物萬衆覬覦的『無字天書』，遨遊天下，萬一被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魑魅魍魎尋得，豈非難免有刀光血雨的意外飛災?」

石珠娘揚眉嬌笑說道：「皇甫老先生既眞我們想得周到，但我們若把這『無字天書』，雙手奉贈，豈不等於是將飛災奇禍，轉移到你的身上?」

皇甫正搖頭笑道：「我不怕甚麼災禍，因爲一來那些江湖鬼蜮，找我較難，二來我身懷絕世神功，便是找到我時，也無非是飛蛾撲燈，自尋死路而已。」

石珠娘微笑說道：「皇甫老先生，你口口聲聲說你身懷絕世神功，不知能否使我們開開眼界，見識一下所謂『絕世神功』究竟有多麼動地驚天的精奇靈妙?」

皇甫正聞言，目光一轉，點頭笑道：「賢夫婦說得也對，我就施展一樁絕世神功給你們看看便是！」

話完，走下「咸陽橋」，雙手捧起一方足有數百斤重巨石，便往橋下奔騰澎湃的濁流之中飄身縱去！

葛文欽與石珠娘見狀，方自失聲驚呼，却見這位「隴右神駝」皇甫正，業巳安然舉足，一步一步地，橫渡長河，把波濤滾滾的奔騰濁流，當做了平坦易行的康莊大道。

皇甫正走到對岸，哈哈一笑，身形展處，宛如潛蛟出壑，鷹隼升空般，斜縱起四五丈高，再復略一屈伸轉側，便即飛上橋頭，在葛文欽石珠娘面前數尺之處，飄然落地。

石珠娘「哎呀」一聲，指着皇甫正的微濕足踝，向葛文欽揚眉笑道：「古人祇有抱石沉河，這位皇甫大俠却是捧石渡水，而且水痕僅僅濕至足踝，這可眞正了不起呢！」

皇甫正聞言，雙手一鬆，手中所捧數百斤巨石，居然全化作飄飄石粉，向石珠姑含笑說道：「水痕至踝，並不爲奇，倘若手中無石，或是水面無波，則可僅濕鞋底，連鞋上都不會帶有半絲水漬！」

石珠娘柳眉一軒，嬌笑問道：「這叫做甚麼功夫?」

「隴右神駝」皇甫正微笑答道：「去時叫做『捧石踏波』，來時叫做『挾山超海』，至於把大石弄成碎粉之舉則叫做『五行神掌』！前兩種是極上乘的輕功身法，後一種是性命交修的內力玄功！」

石珠娘嬌笑道：「鍛鍊這種功夫，定然要有秘訣！」

皇甫正點頭說道：「不僅要有眞傳秘訣，更要有堅苦卓絕的毅力恆心！朝夕苦參，寒暑不懈……」

石珠娘不等皇甫正話完便即接口笑道：「皇甫大俠，你能不能把這練功秘訣，說來給我聽聽?」

皇甫正對這位曾經名噪一時的秦淮名妓深深看了幾眼，朗聲笑道：「夫人雖然靈心慧質，可惜年齡巳長，後天孱弱，不是我道中人！何況練功秘訣，繁複艱難，一時也記不起呢！」

石珠娘哂然笑道：「誰想記住，我祇是好奇動問，說與不說，全由皇甫大俠自主！」

皇甫正聽她這樣說法，遂把「捧石踏波」，「挾山超海」，及「五行神掌」等三種絕世武學的練功秘訣毫無所隱地，向石珠娘細說一遍。

石珠娘靜靜聽完，點頭笑道：「原來鍛鍊武功如此艱難，則這本『無字天書』，慢說祇是毫無字蹟的幾頁白紙，便算當眞是載有十三種絕技神功，又有什麼用處呢?」

說到此處，目注「隴右神駝」皇甫正，繼續笑着說道：「既然皇甫大俠爲此書苦苦追尋，適才又列舉了三項可以講得過去的相當理由，我便把這『無字天書』送給……」

話猶未了，葛文欽便自皺眉叫道：「珠娘，不要莽撞，我們再攷慮……」

石珠娘也不等他話完，便把手中那本「無字天書」拋向「隴右神駝」皇甫正，再復螓首微偏，向葛文欽嬌笑說道：「你不要捨不得了！皇甫大俠說得極對，『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們既然打算到處遨遊，將彭蠡烟、峨嵋月、巫山雲、瀟湘雨等天下美景，一齊收諸眼底，則何必還把這本祇有笨蛋傻瓜才當做寶貝的所謂『無字天書』帶在身邊，平白招災惹禍的添煩掃興！」

葛文欽看着「隴右神駝」皇甫正手中那本「無字天書」，長嘆了一聲，皺眉不語！

皇甫正有些過意不去，雙眉連軒，忽似下了極大決心，自懷中取出一粒朱紅蠟丸，遞向葛文欽道：「葛老先生，這是當世之中，絕無僅有的一粒『七寶續命丹』，功能還魂續命，起死回生，解救任何重傷奇毒，及膏肓重病！皇甫正承贈奇書，無以爲報，祇好用這粒靈丹妙藥，聊代瓊瑤，敬請賢夫婦笑納了吧！」

話完，把「七寶續命丹」遞在葛文欽的手中，身形微轉，便巳飄出數丈！

葛文欽忽然高聲叫道：「皇甫大俠，請暫留貴步！」

「隴右神駝」皇甫正聞聲止步，一面轉身走回，一面目光如電地，軒眉狂笑說道：「葛先生，你莫非仍有不捨之意?皇甫正以『正』爲名，生平決不妄取，願將這『無字天書』，完璧歸趙！」

語音一了，剛待探懷取書，葛文欽却已連搖雙手地，含笑說道：「皇甫大俠，請勿誤會，這本『無字天書』，旣巳由珠娘脫手相贈，如今那有不捨索還之理，葛文欽請皇甫大俠暫留貴步，祇是有一事相求！」

皇甫正「哦」了一聲，點頭笑道：「葛老先生儘管請講，縱是赴湯蹈火之事，皇甫正也必毫不推辭地，替你辦到！」

葛文欽微嘆說道：「那本『無字天書』，雖被我珍藏多年，但空自用盡方法探求，也不知道奧妙何在?皇甫大俠可否於三年後中秋之夜，屈駕『太湖西洞庭山』的『葛家堡』中，把參研此書所得，略爲見告?」

皇甫正聽得連連點頭，微笑地答道：「罕世秘笈，參究原難！皇甫正不論有無所得，必於三年之後，前往貴莊恭賀中秋，還望賢夫婦不吝杯酒，共賞『太湖』夜月！」

話完，抱拳一揖，身形立飄，轉眼之間，便自隱入了沉沉夜色之中！

石珠娘目送這「隴右神駝」皇甫正的身形杳後，迴眸一笑，向葛文欽揚眉笑道：「欽哥，你方才怎地似要臨時變卦?難道忘記我們在『棲霞山』上，所受的那口惡氣了麼?」

葛文欽嘆了一口氣道：「我是覺得武林人物中良莠不同，這位『隴右神駝』皇甫正，岸然道貌，擧止光明，與那『棲霞劍客』熊如古的偏狹狂傲氣質，逈不相若，倘因此把他害苦，未免有些於心不忍的呢！」

石珠娘微笑說道：「我看這位『隴右神駝』皇甫正，武功甚高，雖然上了惡當，却未必會把他害苦，如今四海爭搜無字天書，羣雄蠭起，江湖大亂，我們還是繼續初衷，才好在三年後中秋之夜，安排一場曠古絕今的『百棺大會』！」

她笑語方畢，狂風一陣，月被雲遮，頓時傾盆雨降，四野如墨！

雲散月明，風停雨霽，車仍在轔轔，馬仍在蕭蕭，車上所坐的人兒，仍然是葛文欽與石珠娘，但地點却巳變更，不是在「咸陽橋」頭，而是到了「甘肅」境中的「六盤山」內！

「六盤山」雖是由陝入甘的必經通道，但危峯聳立，山路迂迴，形勢却極爲雄奇險惡！

車正前行，驀然間一聲龍吟長嘯，由空傳下！

這嘯聲太宏太烈，把那兩匹駕車駿馬給嚇得豎耳驚嘶，四蹄亂踏地，不勒而自定。

葛文欽下車仰首，察看嘯聲何來，却見從那路旁的參天峭壁頂端，飛墜下一條人影！

峭壁高約二十餘丈，但這條人影，却宛若一隻巨鳥般的，徐徐飛墜，幾乎點塵不驚地，飄立在前數尺！

葛文欽打量着此人，見他身材極爲偉岸，高約七尺，濃眉豹眼，目光也異於常流，在精芒灼灼之中，含蘊着一種金黃光澤！

尤其是他那盈腮虬髯，及一頭短髮全都色作焦黃，看去兇獰無比！

葛文欽眉頭微蹙，沉聲問道：「尊駕何人，攔住我去路則甚?」

虬髯大漢狂笑答道：「在下乃化外野人，複姓軒轅，單名一個亮字，因天生黃髮黃鬚黃眼，江湖人物通稱我爲『大漠金鵰』！尚請葛老先生，見恕我攔車驚馬之罪！」

葛文欽見這「大漠金鵰」軒轅亮相貌雖極兇惡，但是談吐並不粗俗，神情也不太蠻橫，遂微笑問道：「軒轅大俠怎知賤姓?」

軒轅亮應聲笑道：「老先生雖然携美旅遊，雅人高緻，但葛文欽石珠娘六字，早巳轟傳四海，名震武林……」

葛文欽訝聲笑道：「老夫書香門第，詩禮傳家，生平除了性喜搜集奇書古籍以外，既不赴場應試，期望爲官，又不與江湖朋友交結，軒轅大俠怎說我夫婦微名，

覓已轟騰四海?」

軒轅亮目中金光一閃，揚眉笑道：「葛老先生雖是文人雅士，但却藏有一本武林奇書，軒轅亮生平性直，無妨實言，在下便是爲了這本奇書，才不揣冒昧地，對老先生有所驚動!」

葛文欽搖頭笑道：「軒轅大俠，你弄錯了，我車內雖然帶有不少書籍，但都是些經史詩詞，那裏來的什麼武林秘笈?」

軒轅亮微笑說道：「江湖傳聞，不致有誤，或許是葛老先生尚不知道這本『無字天書』的價值而已!」

葛文欽「哦」了一聲，捻鬚微笑道：「原來軒轅大俠所謂的武林秘笈，就是那本『無字天書』!但……」

話方至此，石珠娘業已掀簾下車，手中拿着一本書兒，俏生生地接口笑道：「但甚麼?你爲了好奇，用盡各種方法，鎮日參研這本『無字天書』之中，含蘊了什麼奧妙?結果空自少看了好多景兒，少做了好多詩兒，少填了好多詞兒，却毫無所得，依然祇是幾頁白紙!依我看來，你不必再費精神，武林秘笈應該由武林人物揣摩，才容易觸動靈機，有所收穫!」

軒轅亮聽得心頭狂喜地，撫掌大笑說道：「石夫人說得極對，慢說葛老先生難有所得，即是費盡苦心，使書上現出字跡，也對你這等墨客文人，毫無用處!」

葛文欽目注這位名列當世武林八大出奇高手中的「大漠金鵰」軒轅亮，向他含笑問道：「聽軒轅大俠如此說法，莫非是要我把這本『無字天書』，送給你麼?」

軒轅亮搖頭笑道：「在下與葛老先生及石夫人，素昧生平，那敢妄求見贈，我祇想效法『無懷氏』、『葛天氏』等前古先民，來個以物易物!」

說完自懷中取出一個鹿皮小包，一面緩緩打開，一面繼續笑道：「在我們武林人物心目之中，那本『無字天書』簡直值得上萬金重價。但一來黃金太俗，不敢以之唐突與葛老先生這等風雅高人；二來大漠中流沙千里，地瘠民窮，軒轅亮也張羅不出那樣多的阿堵之物!」

說到此處，已把鹿皮小包打開，指着其中一方三寸來長的羊脂美玉，向石珠娘含笑說道：「這是和闐至寶，名叫『千年寒玉』，除了佩在身畔，盛暑不侵之外，倘若每日以其摩挲面頰，並浸乳飲用，更可使人綠鬢長青，朱顏不老!石夫人若是肯將『無字天書』見讓，軒轅亮便以這『千年寒玉』爲酬!」

石珠娘搖手笑道：「軒轅大俠且請收起這塊寶玉，我不要你絲毫酬報，却肯勸他把『無字天書』送你!」

話音至此微頓，秋波一轉，把兩道嬌媚眼神，凝注在葛文欽的臉上，嫣然含笑說道：「你爲了這本『無字天書』，鎮日廢寢忘餐，甚至有時連兩三天都不和我談上一句話兒，着實令人可惱!如今軒轅大俠，渴盼獲得此書，其意顯出至誠，你應該慷慨一些，割愛相贈，否則我不願陪着你這木頭人似的老書獃子，再復到處亂跑，就要回轉『秦淮河』了!」

葛文欽雙眉緊皺地，垂頭沉思片刻，方指着石珠娘，對「大漠金鵰」軒轅亮，長嘆一聲說道：「她不顧『秦淮河』畔的燈紅酒綠，不顧王孫公子的爭擲纏頭，而一意憐才，甘心跟隨我這窮老頭子，僕僕風塵，遨遊天下，這份難得深情，絕對不容辜負，故而葛文欽爲了我這紅粉知己，祇好把『無字天書』奉贈軒轅大俠!」

軒轅亮聽得欣喜欲狂，石珠娘也把手中所持的「無字天書」，含笑遞過!

葛文欽忽然伸手相攔，叫了一聲「且慢」，又向軒轅亮揚眉說道：「軒轅大俠，我書雖送你，却有一項要求!」

軒轅亮點頭笑道：「葛老先生請講，軒轅亮無不應命!」

葛文欽微笑說道：「我生平酷愛讀書，訂有一條律己準則，就是『逢書必加細讀，逢讀必求甚解』!生平幾乎讀遍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祇對這本『無字天書』，翻來翻去，始終莫名其妙!故而我要求軒轅大俠在參詳有得以後，務必把書中所載，對我一告!」

軒轅亮點頭笑道：「葛老先生眞是一位風雅奇士，你定居何處?不妨約個時日，軒轅亮必然遵命造訪!」

葛文欽拈鬚笑道：「我住在『太湖西洞庭山』的『葛家堡』，軒轅大俠請於三年後的中秋之夜，前往踐約!」

說到此處，目光側注石珠娘，搖頭笑道：「珠娘，眞情難用千金買，不愛奇書愛美人!我已經敬遵芳命，你如今可以把那『無字天書』，送給軒轅大俠的了!」

誰知話方至此，峯脚大堆怪石之後，突然傳出一陣陰森森地冷笑，有人發話說道：「葛文欽，你不能送他，倘若把『無字天書』送給他時，却對我『陰山蛇叟』，怎樣打發?」

隨着這陣陰森語音，自亂石之後，慢慢走出一位形容可怖的青衣老叟!

這老叟身如竹竿，又細又長，尖嘴高顴，禿眉細眼，瘦削得有皮無肉的雙頰上，更復慘白如紙!尤其從他那一雙細目之中，在不時閃射出狠毒意味極濃的炯炯厲芒，更使葛文欽石珠娘雙雙心底生寒地，携手倒退幾步!

「大漠金鵰」軒轅亮一見這自稱「陰山蛇叟」的青衣老叟驀然出現，不禁皺眉問道：「呼延光，你不在『陰山』弄蛇，居然也趕來湊熱鬧，却是何苦?」

「陰山蛇叟」呼延光冷笑一聲說道：「軒轅亮，你問得倒好!你既不在大漠養鵰，我便不在陰山弄蛇，難道祇有你才想要那本『無字天書』，我就不想要這『武林秘笈』?」

軒轅亮揚眉答道：「這樣說來，你早就跟踪我了?」

呼延光頗爲得意地，點頭笑道：「我從『玉門關』外，開始追踪，一直追到『六盤山』，你却毫無所覺，委實笨拙得令人可笑!」

軒轅亮臉上微紅，但立即狂笑說道：「可惜!可惜!」

呼延光細目一翻，兇芒四射地，厲聲問道：「可惜什麼?」

軒轅亮指着葛文欽以及石珠娘，揚眉大笑說道：「可惜你來遲一步，葛老先生與石夫人已經答應把『無字天書』送給我了!」

呼延光冷然問道：「軒轅老鵰，莫非

你想獨吞這册武林秘笈?」

軒轅亮「哼」了一聲答道：「先下手爲強，捷足者先得!誰叫你鬼鬼祟祟地，祇暗隨我的身後，而不正大光明地跑在我的前面?」

呼延光目內兇芒一轉，獰笑說道：「軒轅老鵰，你既然這樣說法，可別怪我呼延光要先下手爲強的了!」語音未了，身形已閃，掣電飄風般，便向那位手持「無字天書」的石珠娘撲去!

那知「大漠金鵰」軒轅亮的輕功身法，特具神妙，又復早存戒心，遂冷笑一聲，肩頭微幌，業已搶到石珠娘的面前，把「陰山蛇叟」呼延光的來勢擋住!

「陰山蛇叟」呼延光見軒轅亮的身法，比自己更爲快捷，不禁大吃一驚，縮身飄退丈許!

軒轅亮哈哈大笑，反手一抄，便把那册萬衆矚目，舉世爭搜的「無字天書」，接了過來，同時並把那塊「千年寒玉」交到石珠娘的手內!

呼延光見狀，眉騰殺氣，目射厲芒，將身前進兩步，發出一陣森森地獰笑，說道：「軒轅亮，除非你能够把我呼延光立斃掌下，否則却休想把這『無字天書』帶走!」

一面發話，一面緩緩舉起雙掌，似正把全身功力，貫注在雙掌之上，轉眼間，他這原本瘦如鳥爪的一雙手掌，忽然暴漲了將近一倍，掌色更由黃轉紅，由紅呈紫!尤令人驚駭的是他那十根手指，彷彿指骨已溶，竟能上下左右，蠕蠕而動，恍若十條小小毒蛇，昂首蜿蜒，正欲擇人而噬似的!

以軒轅亮這等功力的武林奇客，都看得悚然變色，心頭微覺發毛，趕緊把那「無字天書」，揣入懷內!

葛文欽與石珠娘，自然更是全身直打寒顫地，驚駭萬分!呼延光這時不僅一雙手掌的十指蠕動更急，連口中也發出一陣刺耳難聽的「噓噓」怪响!

軒轅亮雖是初會呼延光，却久聞人言，這位「陰山蛇叟」，在「陰山龍涎谷」內，潛心苦研，從各種蛇類的形狀動態之中，研創出一套招術與衆不同，威力別具奇妙的「神蛇掌法」!

如今見了呼延光這副怪異神情，軒轅亮自然立即聯想到那套「神蛇掌法」，並因對方十指顏色發紫，雙目兇芒如電，口中怪嘯不絕，判斷出呼延光這「神蛇掌法」，不僅招式怪異，在掌力或指力之上，可能還含有什麼奇異毒質。

軒轅亮戒心既生，自然便勁貫雙掌，功凝百穴，以兩道炯炯眼神，盯住對方，絲毫不敢怠慢!

誰知就在「大漠金鵰」軒轅亮，凝功待敵，整副心神完全注意到「陰山蛇叟」呼延光的蠕動十指以上之際，却有各形各類，大大小小的無數罕見毒蛇，從四面八方，悄然出現!

等到軒轅亮驚覺四顧，他與葛文欽石珠娘三人，業已被包圍在一座羣蛇大陣之內!

女人無不怕蛇，尤其這位毫無武功的秦淮名妓石珠娘，更是驚駭得全身發抖，芳心欲碎!

但她却能力持鎮靜，緊咬牙關，緊緊偎靠在葛文欽的懷中，互相安慰，把生死置諸度外!

蛇羣共分四組，分據四方，每組均似由一條長僅盈尺，軀體極細的小小黑蛇率領，祇排起一圈蛇陣，把軒轅亮、葛文欽、石珠娘等三人圍在當中，却絕無任何蛇兒，向他們發動攻擊!

「大漠金鵰」軒轅亮知道「陰山蛇叟」呼延光必倚仗所豢蛇羣，對自己加以勒索，不禁激起了義俠之心，暗忖今日縱拚身歸刦數，玉碎珠沉，也決不使「無字天書」落入這兇毒絕倫的對頭手內，俾免助紂爲虐，貽禍武林，不知伊於胡底?

他方自動念，呼延光却足下輕移，進到五六尺外，手指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向軒轅亮發出一陣刺耳獰笑說道：「軒轅老魔，我這『羣蛇大陣』，殺你雖難，但要殺他們這一雙手無縛鷄之力的世俗男女，却易於反掌，包管在轉瞬之間，便會被蛇羣噬盡血肉，祇賸下兩堆白骨!人家對你不錯，肯把『無字天書』相贈，你難道竟忍心眼見他們慘膏羣蛇毒吻?」

軒轅亮想不到呼延光竟用如此卑鄙手段，來對自己要挾，不禁連連搖頭，冷笑說道：「呼延光，你太卑鄙了!太無恥了!你這樣作法，怎麼配稱當世武林中軼羣絕倫的八大高手之一?」

呼延光毫不爲忤地，强笑說道：「爲了這本『無字天書』，我也祇好不擇手段了!」

軒轅亮哂笑道：「你縱不擇手段，也無非一場妄想!軒轅亮願以數十年性命交修的一身武學，對葛老先生及石夫人，妥爲衛護!」

呼延光仰天狂笑說道：「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還怕人多』!你看我因對這本『無字天書』，勢在必得，所帶來的各種毒蛇，數逾千條!你如今獨全己身，已極艱難，那裏還衛護得了他們這兩個凡夫俗子!」

軒轅亮聞言，向葛文欽及石珠娘夫婦看了一眼，目射神光地，朗聲說道：「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倘若我衛護不了葛老先生及石夫人，軒轅亮寧願陪他們一齊慘膏蛇吻!那本『無字天書』却必然從此化爲刦灰，決不會令其落入無恥之徒手中，猖獗武林，貽毒天下!」

呼延光聽得目中兇芒電閃地，點頭冷笑說道：「軒轅老鵰，你在當世武林中，也被列爲旁門魔道，並非什麼正派高人!我眞想不到你除了魔心魔肺以外，居然還有些俠骨俠腸?呼延光萬分佩服之下，祇好成全你了!」

語聲頓處，口中「噓噓」連聲，祇見四外羣蛇，一齊發動，昂首吐舌地，向葛文欽及石珠娘的身上紛紛竄去!

葛文欽與石珠娘遨遊天下，大送「無字天書」之舉，雖然別具深心，但他夫婦本身，却委實不通武學，更從未見過這等千蛇齊襲的懾魄驚心的場面，任憑定力再强，夙慧再高，也駭怕得雙雙癱瘓在地!

軒轅亮一聲怒嘯，雙掌齊揮，早就貫注待發的內家眞力，立化成兩團勁風，把當先竄來的百餘條大大小小的毒蛇，推飛出十數丈遠，有些跌成肉泥，有些則暈頭

轉向地，僵直不動！

趁着這刹那間，軒轅亮就地抓起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命他們緊貼峭壁，暫時減除了一面威脅。

但第一批蛇羣，雖被捲退，第二批，第三批，却又不斷襲來！

軒轅亮黃睛雙瞪，暴射金芒，身似風旋，掌如電閃，居然倚仗他精純內力所化的勁狂風飈，把來犯羣蛇，紛紛擊退，轉瞬間，便巳蛇屍遍地！

這些蛇兒，差不多條條均蘊劇毒，也條條均費了「陰山蛇叟」呼延光多年苦心，加以調敎！

如今竟在軒轅亮的雙掌以下，死了這多，怎敎呼延光看得好不心痛！

但那本「無字天書」，却是曠代秘笈，誰能參研出書上所載的十三種絕藝神功，誰就能傲視羣儔，成爲當世武林中的第一高手！

這種引誘力量太大，引誘得呼延光不僅不矜惜羣蛇死傷，反到拚着再斷送兩條心愛奇蛇，咬牙怪笑幾聲，向軒轅亮一抖雙袖！

從他袖中抖出的，是兩條長約尺許，雙尾四脚的雪白奇蛇，驟然看去，却像是兩條遍體銀光的四足怪物！

軒轅亮認得這是「陰山」特產，奇毒無倫的「雙尾雪蜴」！慢說被牠咬中，便是被牠口內所蘊毒液噴上一些，也將立遭慘死！遂不敢怠慢，凝足了十一成强掌力，向迎面飛來的這兩條「雙尾雪蜴」，凌空劈出！

誰知這種「雙尾雪蜴」，不僅脚上有蹼，可以淩空轉側，並被「陰山蛇叟」調敎得業已通靈，竟雙雙往旁一閃，避開勁疾掌風，然後一左一右地，分向軒轅亮腰腿之間，電掣噬到！

軒轅亮深知這種蛇兒太毒，決不能容其上身，遂一聲長嘯，施展自己最得意的「風鵰身法」，宛若「鷹隼入雲」，拔空七丈！

人到空中，掉頭反撲，兩根不肯用的獨門暗器「雷火神針」，化成兩綫火光，電飛而出！

這時，那兩條「雙尾雪蜴」，居然也仗着趾間有蹼，可以劃空飛行的特殊天賦，向軒轅亮雙雙追來！

「雙尾雪蜴」尚未追到，軒轅亮宛若巨鵰掉首，業已回身！

那兩綫由「雷火神針」所化火光，恰好打中在「雙尾雪蜴」的頭頂部位。

這種「雙尾雪蜴」，本來生具異稟，刀劍難傷，但誰知軒轅亮那「雷火神針」是罕世異寶！生平費盡心力，僅僅煉成三根，珍惜異常，不但無堅不摧，並還見血即爆！

故而針光才中蜴身，兩聲輕微爆音起處，便使這奇毒怪蛇，化作一天血雨！

軒轅亮雖然空中把兩隻無比的「雙尾雪蜴」除去，但目光注處，忽見葛文欽石珠娘二人，業已形勢奇險，遂趕緊厲嘯一聲，飛撲而下！

原來在他被那兩條「雙尾雪蜴」，逼得騰身高縱以後，四面八方的無數毒蛇，便趁機紛紛向着葛文欽石珠娘二人，飛竄而至！

照說在這種無人衞護的情勢之下，全不會武功的葛文欽與石珠娘那有倖理？必將慘膏羣蛇毒吻，無可逃死！

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下，居然怪事突生，羣蛇竟在葛文欽石珠娘的周圍七八尺外停留，不復再往前進！

羣蛇不再進，但那片奇腥氣味，却使石珠娘禁受不住地，嘔吐起來。

她這一嘔吐，無意中跌落軒轅亮所贈的鹿皮小包，鹿皮散處，現出了那塊「千年寒玉」！

「千年寒玉」才現，羣蛇一陣蠕動，竟又後退數尺！

呼延光見玉能辟蛇，知是罕世奇寶，不禁貪心大動，一閃身形，便向那「千年寒玉」撲去！

他這裏身形才閃，軒轅亮也宛若隕星電飛，從空疾降，五指箕張地，照準「陰山蛇叟」呼延光頭頂抓落！

呼延光身形微側，閃開對方一抓，仍然飛奪「千年寒玉」！

但軒轅亮號稱「大漠金鵰」，最拿手的便是飛鷹撲擊的雀鳥動作！

他在一抓落空以後，身形微仰，竟由頭下脚上，變成頭上脚下，內家眞力全貫足尖，施展出「武松醉踢蔣門神」的「鴛鴦脚法」，向呼延光脅間猛踢！

呼延光尚未抓着那塊「千年寒玉」，軒轅亮的猛踢連環雙足，業已到了他腰脅之間！任憑他如何躲閃，不挨左足，便挨右足，總要在這「鴛鴦脚法」之中，挨上一下！

軒轅亮也認爲這一招十拿九穩，定可把這陰險狠毒無比的「陰山蛇叟」呼延光就此除却！

誰知這呼延光，潛居「陰山龍涎谷」中，鎭日與蛇爲伍，不但其性如蛇，並融會了所有蛇類動作，可以由心化用！

如今，情勢旣巳無法避開軒轅亮的「鴛鴦飛脚」，呼延光便施展了「羣蛇脫殼」之技，把身軀一弓一扭！

在這一弓一扭之下，雖然仍被軒轅亮的右足踢中，但却卸去了大半勁力，借勢飄出，受傷並不太重！

軒轅亮又驚又佩，厲聲狂笑叫道：「呼延光，你好漂亮的『靈蛇身法』！但『靈蛇』遇到『飛鵰』，却尅星高照，想逃萬難，且再嘗嘗我這神鵰重掌……」

話猶未了，呼延光在足才點地之際，忽似一條怪蟒般，凌空倒竄而回，右手五指一彈，五縷勁疾罡風，奇準絕倫地，分襲軒轅亮期門、將台、血海、笑腰、鼠蹊五處穴道！

軒轅亮掌握優勢之下，未免略存驕敵之心，想不到呼延光竟能反擊得這般迅速，並這般狠辣！

尚幸他「神鵰身法」妙化萬方，竟在奇險之中一提眞氣，使身體像片羽凌空般地，隨風飄出丈許！

呼延光也是威震武林的八大高手之一，心機手法，何等狠毒？一式「怪蟒翻身」，身形凌空滾轉，左掌五指齊張，又復緊隨軒轅亮追踪抓到！

這次，不僅指風狂嘯，罡氣如刀，呼延光並自五指尖端，彈出了幾縷目力難辨的黑色毒液！

軒轅亮因對方是從後下手，並未發現毒液，但知呼延光旣能追來，自己便無法再閃避！如此情勢之下，祇有以毒攻毒，以牙還牙，才是從玉石俱焚中，尋求僥倖的唯一對策！

軒轅亮主意旣定，根本不再作閃躲之想，索性暴吼一聲，身形翻處，迎向呼延光，發出一招貫足眞力的「金鵰舒爪」。

軒轅亮想不到呼延光會自指尖彈毒，呼延光也想不到軒轅亮會向自己這等拚命發掌！這一來，雙方都是避無可避，軒轅亮首先覺得有幾點奇腥液汁，打中自己右腕，呼延光也在胸前實胚胚地，挨了一掌！照說這一掌是軒轅亮凝足眞力的拚命煞手絕招，呼延光應該應掌立斃！

但他「靈蛇身法」，畢竟罕世無儔，在千鈞重力巳壓心頭之下，仍能猛一縮胸，卸却了幾分威勢！

即使如此，呼延光仍被打得飛退出一丈多遠，髮若飛蓬，面如金紙！

軒轅亮也覺右腕有種痲酥的奇異感覺，正自順臂疾上，情知中了劇毒，遂趕提氣閉穴，截斷了右臂通心血脈！

但任他應變迅速，右半身業巳不能動轉，心中彷彿也起了一種懶洋洋的頗思酣睡意味！

軒轅亮知道所中毒力過鉅，自己這條性命，算是交代，最多不過倚仗精純內功，再支持上個把時辰而巳！

這時，雙方身形均巳落地，軒轅亮因右手不能動轉，遂用左手取出那本「無字天書」，向髮若飛蓬，面如金紙的「陰山蛇叟」呼延光，冷笑叫道：「呼延光，『無字天書』在此，你還想要麼？」

呼延光忍不住地「哼」了一聲，一口鮮血，突然噴出，脚下也支持不住，搖搖欲倒！

軒轅亮見狀，不禁濃眉雙挑，仰天狂笑！誰知他狂笑未了，左側山坡之上，竟也傳來一陣宛若梟鳥悲啼的吱吱怪笑！

軒轅亮心中一凜，循聲看去，祇見山坡上出現了一條人影，正自像隻大鳥般地，當頭飛落！

這人影正飄落在「大漠金鵰」軒轅亮，與「陰山蛇叟」呼延光兩人之處，是位服裝怪異的奇醜老婦！

老婦齒巳盡落，尖嘴削腮，但一頭紛垂長髮，却還異常黑亮，毫無雜色！

身穿獸皮坎肩，烏羽寬裙，裸臂赤足，左腕上套着五隻粗巨金環，右手中拄着一根上刻鳩頭的奇形拐杖，就憑這老婦的一身打扮，軒轅亮便可猜出來人定是八大高手之中，聞名未見的「南荒鳩婆」端木玖！

軒轅亮一面驚心，一面暗自提氣，試探自己身中奇毒以後，是否還能用左掌施展內家功力？

一試之下，軒轅亮越發心中忐忑，暗叫不妙！因爲覺出所練內力眞氣，業巳不像平時那般可以提聚，運轉自如！

「南荒鳩婆」端木玖先向「大漠金鵰」軒轅亮看了兩眼，然後目光移注那位如今正盤膝坐地，勉强提氣運轉，企圖保元續命的「陰山蛇叟」呼延光，尖嘴一披，尖聲怪笑說道：「當世武林之中，除了各門各派的主腦人物之外，更編造了『隴右神駝關東狂，大漠金鵰陰山蛇，崑崙竹劍大頭蛆，南荒鳩婆勾漏獨』等四句歌謠，推崇出震撼乾坤的八大高手！但如今却『大漠金鵰』身中奇毒，『陰山蛇叟』傷及臟腑，眼看即將同赴九幽，八大高手，遽凋其二，我老婆子可委實有點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了！」說到此處，目光重又移到軒轅亮身上，揚眉一笑，緩緩說道：「軒轅老鵰，我老婆子與你雖然彼此慕名，尚是初次晤面，但與『陰山蛇叟』呼延光，却有一面之識！何況他會弄蛇，我會放蠱，也算略有淵源，今日旣然遇上這件事兒，似乎未便袖手不管。」

軒轅亮一見「南荒鳩婆」端木玖巳知自己身中奇毒，並承認與「陰山蛇叟」呼延光略有淵源，更覺目前情勢，凶多吉少，遂略挫鋼牙，厲聲說道：「端木老婆子，祇要軒轅亮留有一寸氣在，拚着使武林秘笈，化作刦灰，也不會令任何人能把這『無字天書』取走！」

端木玖神色和緩地，搖頭笑道：「軒轅老鵰，你何必對我老婆子賣狠，我們應該先談談條件！」

軒轅亮雙目之中，金芒微閃，訝聲問道：「談些甚麼條件？」

端木玖微笑說：「八大高手之中，有正有邪，行徑不一！你算是正派人物？還算是邪魔外道？」

軒轅亮一剔雙眉，傲然答道：「我不敢自詡爲正人君子，但也決不是呼延光那樣無恥邪魔！」

端木玖點頭笑道：「你這種答話倒很誠實，恰好與江湖人物替八大高手所分種類，互相脗合！」

軒轅亮答道：「分些甚麼種類？還不過是正邪兩道而巳！」

端木玖搖手笑道：「祇分正邪兩道未兎太過籠統，不知是由那個好事之徒發起，竟把我們八大高手，分成八個種類！」

軒轅亮頗爲不信地，搖頭道：「這是奇談，八個人怎麼能够分爲八個種類？」

端木玖目光一閃，怪笑說道：「他們分得相當有些道理，你要不要聽一聽？」

軒轅亮滿懷好奇，自然點頭示意，但心中却又暗想莫非這「南荒鳩婆」，刁鑽狠辣，是想藉詞拖延，等自己眞氣難提，毒力發作，再易如反掌地，把那「無字天書」搶走……

他剛剛想到此處，心思居然巳被「南荒鳩婆」端木玖看破，自懷中取出一隻小小玉瓶，遞向軒轅亮，淡然笑道：「軒轅老鵰，你不要以爲我是在等你毒發，這玉瓶中所貯『百草膏』，專解萬毒，你不妨先袪除所中毒力再復聽我說話！」

軒轅亮想不到對方居然有這一手，不禁好生懷疑，暗想「南荒鳩婆」端木玖此舉，不外三種用意：一是藥中藏蠱，使自己終身爲其控制！二是先行示恩，然後再挾惠相求，要自己把「無字天書」轉贈！三是眞心贈藥解藥……

軒轅亮臉上一紅，搖頭說道：「端木老婆子，你錯會意了……」

端木玖不等軒轅亮話完，又自怪笑說道：「你若不是怕我在藥中藏蠱？便是怕我示恩挾惠，有所相求！但我老婆子早巳看出奇毒在身，眞力難聚，若想殺人奪物

，不過反掌之勞，何必還費盡心思，如此大繞圈子？」

軒轅亮聞言，那甘再復示弱，遂接過玉瓶，揚眉問道：「這『百草膏』是外用？抑或內服？」

端木玖含笑說道：「兩者都可以，但是你不必內服，還是用來外敷比較穩妥一些……」

軒轅亮不等對方把話說完，便把玉瓶湊向口邊，先行服食一些「百草膏」，然後在右腕濺中毒液之處，敷了一些，隨手將玉瓶交還端木玖，向她揚眉笑道：「端木老婆子，多謝你解毒之恩，軒轅亮必有後報！」

端木玖看他兩眼，含笑問道：「你眞敢服食，不怕我在藥中藏蠱，成了你的附骨之蛆，終身受我所制？」

軒轅亮軒眉狂笑說道：「一來服藥以前，先中奇毒，中蠱中毒兩者，似乎無甚麼差異，二來你又是八大高手之一……」

端木玖臉色微變，搖手說道：「你別再提八大高手，提起來我有點生氣！」

軒轅亮不解問道：「這是何故？」

端木玖冷笑說道：「江湖人物八大高手分爲正邪各四，然後再復細加區別，但區別得却有些令人不服！」

軒轅亮笑道：「端木老婆子請講，軒轅亮願聞其詳！」

端木玖鳩杖微頓，癟嘴一披說道：「我先說『四正』，『四正』之中，第一位便是『隴右神駝』皇甫正，他被區別爲『君子中的君子』！」

軒轅亮點頭笑道：「你爲甚麼不服？我認爲『隴右神駝』皇甫正生平毫無妄行，對這『君子中的君子』之稱，應該當之無愧！」

葛文欽與石珠娘聽到此處，不禁對看一眼，各在眼底眉梢，顯出了一種異樣神色！

端木玖冷笑一聲，向軒轅亮揚眉問道：「你知不知道『隴右神駝』皇甫正，也在到處找尋這葛文欽石珠娘夫婦，想奪『無字天書』？」

軒轅亮聞言，絲毫不以爲異地，微笑說道：「人同此心，我們既然想奪，怎能怪他也有這種舉措？」

端木玖「哼」了一聲說道：「常言道：『君子不奪人所好』！他既稱『君子中的君子』，便應規行矩步，不能再參與這場四海尋搜無字天書的江湖風波！」

軒轅亮聽得微愕，但想了一想，又復笑道：「也許『隴右神駝』皇甫正有甚特殊手段，可以奪之有道呢？」

端木玖冷笑說道：「你倒眞會替他說話，我們不必爲此爭辯，且說『四正』之中的第二位『崑崙山無憂谷』內的『竹劍先生』西門遠，他被區別爲『君子中的善士』！」

軒轅亮連連點頭，含笑說道：「西門遠芒鞋竹劍，游俠八荒，樂於助人，高風堪仰！我認爲這『君子中的善士』之評，對他也甚恰當！」端木玖淡然一笑，繼續說道：「四正之中的第三位，是被『窮家幫』中奉爲師祖的『銀蝟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他是被區分爲『君子中的潑皮』！」

（未完・一）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孤兒失陷絕谷　大俠冒死相救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美婦人手中抱着一個小男孩在雪地上艱辛的走着，塞北三俠適時和一羣餓狼搏鬥，三俠把餓狼全殺了，而美婦人也早已凍死在雪地上，三俠中的老大蔡大强對這小男孩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情，便帶小男孩回三强莊去，而小男孩手中竟然有一柄崑崙派鎭山之寶寒玉七首，塞北三俠正感奇怪，但小男孩什麼也不願告訴他們……次日一早，突見獨脚追風崔奇、天心劍客曹不仁、黑天童勾生生、芙蓉尼、金羅漢幾個邪派高手相繼而至，蔡大强心知來者不善，大概是爲小男孩而來的，便叫蔡大雄、大風離莊，自己來對付這些惡魔……

怎知勾生生所使那一招，在鴨嘴鞭法中，喚着「虛張聲勢」，那拚命的一撲，看來威力無窮，但實則上，却是不折不扣的虛張聲勢，並非實招，衝出三尺，立即收勢，確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爲倏發倏收，除非全身眞氣已到了運轉自如，也就是內功已臻出神入化的境地，萬難做到，以勾生生本身武功而論，也是不行，但是這一招「虛張聲勢」，却在一刹那間，令得他突然收住了勢子，非但沒有跌下八仙桌去，而且立即反手一鞭，向曹不仁抽到！

曹不仁猝不及防，不由得大吃一驚，向旁一閃，雖是立即見機避開，但總是慢了一步，鴨嘴鞭上面的那隻小鋼鏢，直插入他的肩頭。

曹不仁感到肩頭一陣劇痛，心知不妙，不由得將他的兇野之性全都引發，勾生生一鞭揮出之後，方才轉過身來，一見得手，大喜過望，只當大勢已定，竟一個大意，怎知曹不仁發了兇性，竟不顧自己肩頭疼痛，左手一探，抓住了鴨嘴鞭的鞭身，向懷中一帶。

剛好勾生生也想趁勢再令曹不仁受創重些，鴨嘴鞭又向前一送，兩人全是向一個方向用力，「波」地一聲，鞭梢上的小鋼鏢透肩而過，曹不仁雖然受創更重，但勾生生也已等於被曹不仁拖了過去，曹不仁拚受重傷，目的就是要他接近自己，右腕一翻，倒轉劍柄，直撞勾生生胸前的「華蓋穴」！兩人相隔極近，劍柄一發即至，勾生生才向前一步躍出的時候，已覺出曹不仁有意要令自己創傷更重，已然覺出不妙，但曹不仁劍柄撞到，想要躲避，已是不及，只是略動了動身子，劍柄雖未撞正「華蓋穴」，却撞在左旁兩寸的「神封穴」上。

那「神封穴」雖不如華蓋穴之重要，但一樣是人身要穴之一，勾生生只覺得頭昏眼花，立受重傷，曹不仁仍不肯息，「叭」地一掌，補在他的胸口，勾生生再也站立不穩，五指一鬆，鬆了鴨嘴鞭，慘嗥一聲，倒撞下八仙桌去！曹不仁一見自己雖然受了外傷，但却將勾生生打成重傷，心中大喜，「嗤」地撕下一幅衣襟，拔出了鴨嘴鞭，將傷口匆匆裹住，正要躍下桌去，趁勢將勾生生結果時，却見勾生生掙扎着爬了起來，向門外走了。

原來勾生生知道曹不仁心地狠毒，自己雖已受了重傷，他一樣不肯放過自己的，因此掙扎着站了起來，向門外走去，頂開門簾，突然看見一個矮小的人影，在門旁一閃，勾生生心中一動，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八九歲大小的男孩子，手執一柄黑漆漆的七首，正望着自己。勾生生這一喜非同小可，雖在傷後，總還有幾分力道，一步滑過，伸手向那孩子便抓。

那孩子上身一扭，雙手如拱拳，舉起七首，直向他刺了過來，身法怪異之至，仍是昨天對付蔡大雄那一招，勾生生一不小心，幾乎爲他手中七首，刺個正着，怒聲罵道：「小畜牲也敢還手？」中指疾彈

而出，「啪」地一聲，正中那孩子右手脈門。

饒是他在重傷之餘，那孩子也是禁受不住，「噲啷」一聲，寒玉七跌在地上，勾生生連正眼兒都不向寒玉七瞧一下，伸手點了孩子軟穴，手臂一撈，帶着孩子就走。那孩子在未被點中穴道之前，已知不好，大叫道：「蔡大——」但下面的一個「俠」字尚未出口，身已爲人所制！他這「蔡大」兩字和勾生生的那句「小畜牲也敢還手」，相隔不過極短的時間，幾乎是同時傳入大廳之中，曹不仁首先一楞，足尖一點，身形拔起，大叫道：「黑鬼想獨撈便宜！」直向門口竄去。

他這裏身形快絕，但是還有一人，比他更快，只聽得「叮」地一聲，一條人影，輕烟也似掠過，「呼」地一聲，一枝鐵拐疾伸而出，將他阻了一阻，左手一探，拉下了門簾，便直向前射了出去，曹不仁只算第二，接着，正與蔡大強在動手的芙蓉尼，也「格格」一笑，道：「等我一等！」身形飄動，向外逸出，金羅漢則緊隨其後。

蔡大強起先莫名其妙，心想難道是來了更厲害的人物，甚或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到了，以致他們如此張惶失措，急於逃遁？

但接着想起，像是在門旁聽得那孩子出聲呼喚自己，立即跟在金羅漢後面，奔了出去，只見金羅漢一面走，一面「砰」地一脚，向地上一件黑漆漆的物事踢去，那物事飛了起來，「叭」地射入牆中，蔡大強剛好奔過，刀交左手，順手將那物事抓出一看，不由得呆了。

原來那物事正是武林奇珍，崑崙派的鎭山之寶，寒玉七首！

蔡大強一時之間，莫名其妙，暗忖這五人，若是爲那孩子而來，多半也只是爲那柄寒玉七，但是五人相繼奔出，照理都應該看到那柄寒玉七才是，但却又全都棄之如敗履，金羅漢還將它一脚踢出，却又是爲何故？難道他們來此，又只爲的是捉那個小孩？就算那小孩有驚人的來歷，但也只是一個孩子，捉來有什麼用？順手將七首放入懷中，他一面思索，一面脚下可毫不停留，倏即出了莊門，大地上鋪着皚皚白雪，映着日光，銀光閃耀，幾乎連眼都睜不開來。

用盡目力看去，只見黑天童勾生生脅下挾着那孩子，已然跑出老遠，但是獨脚追風崔奇，隔他却只有丈許遠近，本來早可以追上，但是他後面的曹不仁，一面追趕，一面長劍如靈蛇亂吐，在他身後，刺之不已，崔奇不得不回頭應付，而每一回頭，却又被黑天童勾生生跑出數尺，所以才一直沒有追上。

而曹不仁一面在背後去偸襲崔奇，一面還得防止身後芙蓉尼的偸襲，所以三人的脚力，一齊慢了。

蔡大強見了這等情形，更是大生疑惑，脚下加勁，三個起伏，已然追上了芙蓉尼，但是剛在她身邊越過，便聽得背後一下極爲輕微的暗器嘶空之聲，若不是他耳目靈敏，根本就聽不出來，急忙回頭看時，一朵艷紅色的小芙蓉花，已然離自己不過尺許，來勢如電，蔡大強只得一個閃身，撩起單刀，砸了上去，「叮」地一聲，將那朵芙蓉砸得向旁飛出。

只見芙蓉尼身形幌動，倏地向外逸去，手臂伸處，已將那朵芙蓉抓回手中，「格格格」一陣嬌笑，道：「對啦！蔡大俠，還是在我後面的好！喂，崔奇和曹不仁，你們也不用追啦！」

她這裏一叫兩人的名字，兩人便楞了一楞，身形更慢，猛地悟出她一叫喚，自己脚步便會不由自主慢了下來的緣故，正是她在施展「阿修羅秘魔妙音」之法，趕緊懾定心神，身旁一陣輕風，芙蓉尼已掠了過去。

兩人明知她「阿修羅秘魔妙音」的厲害，但總自恃內功深湛，足可防禦，因此仍是拔足奔了上去，但已變成了芙蓉尼跑在最前面。勾生生身受重傷，提氣直奔，勢子絲毫不慢，但總是傷後氣散，一幌眼間，已奔出了近二十餘里，覺得眞氣已然漸漸散去，實在不能再多支持，回頭一看，芙蓉尼只在自己身後兩丈遠近處，陣陣笑聲，乍聽極是動人，但聽多兩聲，却驚心動魄，正想竭自己之力，能跑出多遠便跑多遠，反正事情未辦妥，回到軒轅墓中，無法覆命，以白骨神君行事而論，一樣是一個死，因此一縱身，強又竄出丈許。

蔡大強坐在當地，雖是大雪覆地，根本辨不出道路溝壑，但一見他們向北奔出之時，心中便自小心。

原來在三強莊以北二十餘里，有一處地方，喚作「斷腸谷」，三強莊所處原是一片高原，在那地方，却突然面臨斷崖，也不知幾許深，平時只見陣陣旋風，反捲而上，只有三丈來寬，谷口生着不少野藤雜草，下大雪的日子，谷口積上浮雪，看來和平地完全一樣，連狠狐等獸，不小心走過，也會失足落下，當地人在谷口每隔數十步，便種了一枝白楊樹爲記，即使要在大雪天趕路，也可以有個記號，不致於跌入谷中，屍骨無存。

就在勾生生用盡最後一分氣力，向前疾衝而出之時，蔡大強已然望見了那一棵棵的白楊樹，一見勾生生已將來到谷口，不由得大驚失色，因爲孩子在他脅下，他跌了下去，只不過是江湖上少了一個窮兇極惡之人，但連孩子一起掉下去，將命賠上，却太是不値，立即氣納丹田，大聲叫道：「黑天童止步，前面乃是斷腸谷！」

一聽到「斷腸谷」三字，人人全是一怔，他們之中，有的雖未來過塞北，但是久在江湖闖蕩，有那麼一處地名總是知道的。

黑天童勾生生正用盡最後一分氣力，向前躍去，這一下，比不得他使「虛張聲勢」那一招時了，雪地又滑，即使全未受傷，也收不住勢力，何況身受重傷，孤注一擲，只覺得人仍飛也似向前衝去，脚下一軟，眼前立即一黑，一時急痛攻心，便昏了過去。

在上面的諸人，是芙蓉尼離得勾生生最近，一聽蔡大強叫喚，便立即收住了脚步，所停之處，離勾生生跌下去的地方，相差不過五尺，嚇得她也出了一身冷汗。

蔡大強只見自己語言尚在空中搖曳未絕，勾生生和那孩子，已突然在地面上消失，知道已經跌入了斷腸谷中，心中頓時

一涼，一陣難過，呆在當地，動彈不得，金羅漢曹不仁等人，在谷邊站了一會，俱都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蔡大強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他們前來找那孩子何事，勾生生在此喪生，白骨神君一聽訊息，定然不肯干休，三強莊從此不能作爲安居之地，可以說全是他們這夥人攪出來的，悲痛孩子夭折之餘，怒火陡升，沉住了聲音喝道：「各位朋友，姓蔡的與你們並不相識，你們上三強莊來生事，究竟是爲的什麼？」

濃眉剔起，虎眼圓睜，神威非凡，金羅漢一振雙臂，道：「洒家不耐煩答你，你問旁人好了。」身形一閃，已在兩丈開外，逕自跑了開去。

天心劍客曹不仁呆了一會，想起白骨神君的厲害，自己將他的徒弟打成重傷，必然要來生事，至少也得在隱秘處躲上幾年，說不定還要改名換姓，方能再在江湖走動，也不敢在此久留，向蔡大強拱手道：「蔡大俠，多有打擾，在下告辭！」

金羅漢向東，曹不仁向西，不消片刻，兩人只是剩下了一個黑點，眨眨眼，便不見了。

芙蓉尼嬌笑了一下，道：「蔡施主，咱們尚未見出勝負呢！不過，以後有機會再向你領教單刀鎖子鍊的絕招罷，如今我要告辭了！」語音嬝嬝，向外走去。

蔡大強見三人已走，只剩下獨脚追風崔奇一人，還怔怔地望着那黑天童勾生生掉下去的地方，那地方，浮雲已被衝破一個大洞，陣陣旋風，倒捲而上，光是那銳利呼嘯的聲音，已是令人心悸神顫不已。

蔡大強正要開口向他們問個究竟，崔奇已回過頭來，道：「蔡朋友，此處跌了下去，可是一定性命難保了？」

蔡大強心中有氣，道：「我也未曾掉下去過，怎能知道？」

獨脚追風崔奇「嘿」地一聲冷笑，身形展動，向外疾飄了開去。

蔡大強只當他又要走，連忙追了過去，道：「姓崔的別走！」

但崔奇却只是滑出數丈，來到了一棵白楊樹邊，將鐵拐在背後一插，兩手抓住了樹幹，才一將樹幹握緊，便聽得「格格」之聲，五指竟然陷入樹幹之中，只見他獨脚支地，突然一個俯仰，那枝一握粗細的白楊樹，竟被他連根拔起，樹上積雪紛紛散落，崔奇抓起白楊樹，便向下抛去，白楊樹穿過谷口浮雪，掉了下去，蔡大強知道他是想試一試那斷腸谷有多深，便離他丈許站定，等了約莫小半個時辰，才聽得下面隱隱傳上「叭」地一聲，崔奇面上變色，失聲道：「好深的斷腸谷！」

蔡大強冷冷地應道：「不錯！崔朋友，你們可是爲這孩子而來？」

崔奇回過頭來，道：「說得對！」

蔡大強怒道：「那孩子碍着你們什麽了，你們要老遠地趕來害他？難道是爲了那柄寒玉七？」

崔奇冷笑一聲，道：「寒玉七雖是武林奇珍，但是沒有它，姓崔的也一樣橫行無忌！」

蔡大強聽出他口氣，那孩子對他們這干窮兇極惡的人而言，竟比寒玉七還要重要，不由得疑雲重重，道：「那你們找這孩子，究竟是爲的什麽？」

崔奇並不回答，却反問道：「你有多久未曾往關內走動了？」

蔡大強道：「約莫有半年光景。」

崔奇冷笑一聲，道：「這就是了，你可知道崑崙七子中的凌霄子，已然在兩個多月前，自刎於西崑崙飛雲嶺一事麽？」

蔡大強聞言大吃一驚。因爲那崑崙七子，雖然齊名，但是師兄弟七人，却武功不一，而其中以大師兄兼領掌門人的凌霄子，武功爲最好，早十餘年前，已將內家罡氣練成，崑崙派中，練成內家罡氣的，只有他和那排行第六的馬蕎子兩人。凌霄子武功之高，只怕並世無出其右，有什麽道理會得令他在崑崙派徒衆聚居之地，西崑崙飛雲嶺上，自刎而亡？

他呆了一呆問道：「你所言可眞？」

崔奇道：「自然是眞的，凌霄子死後，崑崙派的上一代尚餘六人，在飛雲嶺上自相火併，直打了三天三夜，又突然住手，遣散了門下徒衆，放火燒了根本重地，下山不知去向，這些事，你全不知道？」

蔡大強聽得如痴如呆，不明白這在武林中享有如此盛譽的一個大宗派，竟會發生了如此的變故，可知其中一定有極不尋常的事。

崔奇嘿嘿冷笑，道：「早知你全不知情，也不致於弄到如今這個地步了！」

蔡大強聽他話中，好像崑崙派驟生變故，和這婦人與那小孩子都有莫大關係似地，忙道：「難道——」但是他只講了兩個字，獨脚追風崔奇身形飄動，早已跑出老遠，蔡大強知道他輕功勝過自己，要追是追不上的，心中掛着一個悶葫蘆，又來到勾生生與那孩子掉下去的地方，看了一會，心想此事崔奇他們既然知道，可知中原武林人物已全然知曉，不如到中原去走一遭，打探一下消息也是好的。正準備回到莊上去時，却聽得斷腸谷的對面，有人咳嗽之聲傳出，抬頭一看，幾疑眼花！

原來對面七八丈開外處，一個身形傴僂的老者，牽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正在向北走去，走得極慢，只見背影，蔡大強認出他們，正是剛才上三強莊來，進入大廳，烤火取暖的那個老化子！

當老化子進入大廳之時，他看得清清楚楚，那老化子確是沒有一點像是會武功之人，但是此處離三強莊二三十里，他能在那麽短的時間趕到，已然不是易事，更何況已然過了斷腸谷！要過斷腸谷，必須在此處繞出四五十里路去，方能通過，從三強莊起程，一直到那裏，也有六七十里路，老化子如何能以過去？

若說是躍過斷腸谷的，三丈來寬，雖不算一回事，但是全爲浮雪所蓋，若非胆大心細，又是深明地形，那能躍得過去？

再細一看老化子時，所過之處却又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走得跌跌撞撞，極是狼狽，蔡大強想了一想，揚聲大叫道：「老丈！老丈！怎麽不多留一會，一下子就走了？」

那老化子恍若無聞，仍是向前走着，倒是那女孩子回過頭來，向蔡大強看了一眼，但也立即轉過頭去，不再理他。蔡大強連叫數次，得不到回答，心中又存了一個疑團，暗忖崑崙派突然瓦解一事，本來

是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的，但這樣一來，雖然三強莊和崑崙山相去何止萬里，但無形中却有一條綫，將兩地連成一氣了。

若說是那婦人和那孩子，和崑崙派突然瓦解有什麽關係的話，那是根本無法令人相信的，不要說那婦人不過三十左右，就算是宇內四邪之一的活閻婆，怕也動不得崑崙派分毫！

等了一會，望着老化子漸漸地去遠了，方始回到莊中，在大廳中坐定，吩咐莊人去霍力堡接老二老三回來，從懷中摸出那柄寒玉七，翻來覆去地看了一遍，取過撥火棒，以七首削去，「鏘」地一聲，手指粗細的撥火棒，應聲而斷，實在是武林不世奇珍，學武之士，夢寐以求的物事，照理來說，崔奇曹不仁等人，一定會心切要得到手的。但奇怪的是，他們在這那孩子出去時，竟然連看都不看一眼！

站了起來，在大廳中來回踱步，只是想不出其中的究竟來。

踱了一會，來到那老化子剛才倚牆靠火的牆角，對着那一小盆炭火，又發了一會楞，心中才想着那老化子究竟是何等樣人，一面仍毫不經意地踱過去，怎知突然間覺得脚下一軟，連忙提起脚來看時，青磚地上竟然出現了淸淸楚楚的一個脚印。

以蔡大強的功力而論，要一脚在青磚上蹂出一脚印來，倒也可以。可是他自己知道，剛才自己跨脚出去時，絲毫也未曾用力，是怎麽也不可能在磚上留下脚印的，連忙低頭細察，不由得驚呼一聲，原來牆角上已有四塊尺許見方的青磚，全已成了粉末，「呼」地吹了一口氣，磚粉直揚了起來，蔡大強再退後一看，那地方，正是剛才老化子瑟縮靠火的存身之處。

蔡大強這一下已然肯定那老化子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武功還高得出奇，遠在來的芙蓉尼、金羅漢、曹不仁等人之上。

因爲要將四塊青磚震碎不難，練上三四年硬功，便能做到，但如果要像那老化子那樣，要將那四塊青磚全都用內力震成粉末，外觀還要絲毫不露出異狀，若非內家氣功已臻絕頂，怎能做到？

但是那老化子來到，只講了一句「多謝大爺」，便沒有講過其他的話，結果又悄然離去，究竟爲了什麽？又是什麽人？

一連串的問題，俱在他腦中盤旋，令得他越來越是心亂，站起身來，再看其他青磚時，塊塊無恙，可知那老化子是故意留那麽一個痕跡，來讓自己猜度的，這人行事，也實在太神秘莫測了！

又在大廳中踱了一圈，仍回到那四塊青磚被震爲粉末之處，忽然一眼瞥見，那牆角的一塊白堊剝落之處，似有點異樣，湊近去一看，上面竟留着幾行字，異常清晰，乃是「造訪貴莊，未留姓名，蔡大俠莫怪。」下面並無署名，只是畫着一隻大眼睛的鳥兒，雖是簡單，但是却神氣十足，更透着一股稚氣。

蔡大強一楞，心道：「難道這幾個字是那個小女孩留的？是了！強將手下無弱兵，自己竟會看走了眼，眞可惜之極！」

舉起腿來，將磚上字跡，全都磨平，回頭叫道：「王勝王勝！」

一個莊丁應聲而進，道：「大爺叫我幹什麽？」那莊丁正是剛才進來通報，說有老化子要進莊來取暖的那個，蔡大強坐在太師椅上，問道：「王勝，剛才那個老化子你以前有沒有看到過？」

王勝吃驚道：「怎麽啦，大爺，難道他們是賊？偷了什麽東西去了？」

小人究竟是小人口吻，蔡大強也不覺好笑，道：「沒有，我問你以前可曾見過他們！」

王勝搖頭道：「從來也沒有見過。」

蔡大強揮手道：「你去罷，二爺和三爺回來了，告訴他們我在這裏！」

王勝諾諾連聲，退了出去。

蔡大強將頭靠在椅背上，又將那些毫無頭緒的事想了一會，眼前浮起那孩子的樣子來，淸秀無比的臉，眼睛中像是吃驚似地，嘴老是閉着，多一個字都不肯說，樣子確是惹人憐愛，但是却那麽小的年紀，便喪生在斷腸谷中了！

蔡大強見這孩子總共不過一天工夫，連他的姓名來歷，都不知道，但是他却極爲懷念他，人的感情，就是這樣奇怪的。

約莫過了兩個時辰，只聽得廳外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只見蔡大風蔡大雄兩人急步搶了進來，齊聲問道：「大哥，沒事了麽？」

蔡大強道：「沒事了！」兩人像是鬆了一口氣，接着又對望一眼，走了近來，道：「大哥，我們在霍力堡聽白堡主說起，武林中出了大事哩！」

蔡大強道：「是不是崑崙七子中的凌霄子已然在崑崙飛雲嶺上自刎身死，崑崙派已然瓦解一事？」

蔡大雄道：「原來大哥已知道了！」

蔡大強一聽果有此事，精神一振道：「我也知道得並不詳細，究竟如何，你再說一遍也無妨！」

蔡大雄道：「白堡主兩個徒弟，前天才從中原回來，說是中原武林沸沸揚揚地傳說，崑崙派已然瓦解，有人上過西崑崙飛雲嶺，只見一片荒凉，一個人也沒有了，崑崙七子死了凌霄子，還有六人，也是不知下落，連第二代的崑崙十四俠，都未在江湖上露面，事情是第三代弟子傳出來的，他們也不知詳情，只知道事情和一個婦人，一個孩子有關！傳說崑崙七子中尚剩的六人，正領着十四俠，天涯海角在尋看這母子兩人！」

蔡大強一怔，暗忖那老化子莫非是崑崙七子中的一個？但傳聞崑崙七子個個長髯過胸，仙風道骨，絕不會那個樣子的。

蔡大雄又道：「大哥，你道崑崙派大舉追尋那母子兩人作甚？聽說崑崙派三寶，寒玉七首、崑崙歷代掌門人所傳的內功秘笈和一枝保存已有多年，未敢輕用，善療百毒及一切內傷，服之可增三二十年功力的千年雪參，全在那母子兩人身上。」

蔡大強恍然大悟，暗忖這寒玉七和崑崙歷代掌門人的內功秘笈，與那枝千年雪參一比較，確是毫不重要。那枝千年雪參，聽說並不大，只是大拇指般大小，雖名曰雪參，但是却和人參並非同種，乃是萬載玄冰之中所生長的一種植物。只須刮下點粉末來，便能療傷去毒，功效若神，是極爲難得的物事。而那幾本崑崙派歷代門人傳下的內功秘笈，更是珍貴無比。

崑崙派自漢朝大將，霍去病的一個後

裔，留在西域，在崑崙山上，見到了一塊刻有達摩尊者所留內功秘笈的石碑之後，才創下崑崙派的，這達摩尊者，乃天下武術之源，他在少林面壁九年，世上相傳，他被人忌刻，下毒而死，實則達摩祖師在面壁九年之後，內功已臻化境，當時雖然服下了毒藥，但却以內力將毒氣逼住，飄然而去，踪跡不明，只知道他曾經過西域，在北天山留下了大力鷹爪功，再就是在西崑崙飛雲嶺上，留下了那塊石碑。碑上所載，只不過寥寥數百字，深奧玄妙，不可思議，第一代霍姓掌門人，根本只領會了一成都不到。

因此別派武功，大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只有間中有能人，才振興一派的威力，但崑崙派却是每一代掌門人，都將自己所領會的達摩所傳內功記了下來，所以到近來武功越是精進，到了凌霄子已是第十七代了，據江湖上傳說，凌霄子也一樣未能全部領會當年這達摩留在石碑上的那寥寥數百字，所能融化入自己武功的，也不過五成光景而已。那塊石碑已在百餘年前毀去，但碑上的留字却早已一字不易的被記了下來。

但是尋常學武之士，若是得到了達摩的原文，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爲根本就看不懂它，但若是將歷代掌門人所留，對那數百字的領悟，一齊得到，那却是不得了的事！因此，這幾本崑崙歷代掌門人的遺作，實在非同小可，乃是崑崙派得以睥睨武林的至寶，崑崙派中人，稱之爲「崑崙聖書」。

那「崑崙聖書」，武林中任何人，都只是聽說而已，誰却沒有見過。蔡大強的師傅、天鷹長老、和崑崙七子交情深厚，但也未曾一睹。若眞是在那孩子身上的話，則曹不仁等人瞧不起那寒玉七，急於去追逐那孩子，自是意料中事。

因爲以他們這幾人本身的武功而論，若是得到了「崑崙聖書」，只消靜參數年，就算沒有新的進境，只要將歷代掌門人所悟出的境界，所作的註脚弄通了，則便不是宇內四邪，說不定只是宇內一邪——就是那得到了「崑崙聖書」的一人！

蔡大強想了一會，總不相信那是事實，道：「老三，江湖上傳說，以訛傳訛，未必一定可以相信。又說崑崙七子尚餘六人，在飛雲嶺上激戰了三日三夜，又說他們領着十四俠一起去追那母子兩人，浩浩蕩蕩二十人，豈有江湖上始終不見他們踪跡之理？」

蔡大雄一團高興，被老大澆了冷水，不服道：「雖然可能有些訛談，但崑崙派總是壞在那母子兩人手中，却是毫無疑問之事。」

蔡大強見他話中如有所指，正色道：「三弟，你說那母子二人！」

蔡大雄一笑，道：「大哥，你還想不到麽？就是昨晚我們在雪地中遇到的那兩個，小畜牲如今何在？快叫他出來！」

蔡大強見他如此見利忘義，臉上已充滿了貪得慾念之色，心中大爲不快，道：「那孩子爲黑天童勾生生所挾持，已然跌落斷腸谷中去了！」

蔡老三大是失望，失聲道：「啊！他可有什麽東西留下？」蔡大強取出寒玉七，道：「就是這柄七首！」蔡老三頓足道：「唉！偏偏是最不要緊的那件！」頓了一頓，又低聲道：「大哥，昨日我們未知此事，那麽要緊的物事，那婦人未必便肯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婦人昨日新葬，我們掘開墳來，細細——」

只講到此處，蔡大強已然怎麽都聽不下去，他固然知道那「崑崙聖書」和「千年雪參」，若眞是到得了手，絕非等閒，少說也可以以千年雪參來爲人療傷，多做些好事。但他却是個一絲不苟的正人君子，沒有將她孩子好好的保護，令得他喪生斷腸谷中，他心中已是深感內疚，更不要說翻屍掘骨，驚動已死之人了，「叭」地一掌，擊在桌上，霍然起立，滿面怒容，叱道：「老三，你打的是什麽主意？這種事，豈是我輩所能爲的？」

蔡大風、大雄兩人，見大哥動了眞怒，俱嚇得不敢言語，蔡大強一時暴怒，見了兩人模樣，心中又是一軟，道：「老二、老三，其實，就算將那婦人屍體掘出，也是無用的，試想，那婦人乃是身受重傷而死，若是有千年雪參在身，她爲什麽不加服用？就算崑崙派是壞在一個婦人和一個孩子手中的話，也必定不是他們兩人，人已葬好了，何必爲了一己之私，去做這等爲人唾罵之事，壞了自己的聲名？」

兩人被他一番話，講得啞口無言，默默退出，各去安頓家小，冬天日頭短，不一會，天便黑了下來，蔡大強悶悶地睡了，睡到半夜，忽然聽得莊外一陣狗吠，但又立即靜寂，有幾下狗吠，像是吠到了一半，便自停止。蔡大強心知有異，急忙穿了皮衣，摘下單刀鎖子鍊，懷了寒玉七，走了出去，兩丈來高的木欄柵，一躍而過，只見月光之下，雪地中躺着三條死狗。

走過去俯身一看，三條狗全身皆無傷痕，但是骨頭却盡皆粉碎，分明是被人以內家掌力震死，也就是說，三強莊上已來了高手！

蔡大強四面一看，却是靜蕩蕩地，並無人影，心想日間那夥人失望而去，夜晚又有人到，莫非仍是他們？若是他們，則極可能是來挖掘那婦人的墳墓來了，身形幌動，直向那墓處馳去，尚未走到，便見一人倒在地上，低頭一看，正是王勝，一隻燈籠，滾在老遠，一按脈息，已被人打死。

蔡大強這一下不由得心頭怒火陡升，暗忖這般人也太過可惡了，再不鬬他們一鬬，還眞當天下可以由得他們橫行哩！悄悄掩了過去一看，只見一個人正在以鏟掘墳，揮土如飛，月色雪光之下，看得分明，不是別人，正是獨脚追風崔奇！

蔡大強行至他身後兩丈許，崔奇便突然似有所覺，倏地轉過身來，蔡大強冷笑一聲，說道：「獨脚追風，好不光明正大啊！」

崔奇一見自己勾當已被人發現，竟並不驚惶，也冷笑道：「蔡朋友，墓中婦人與你非親非故，何苦阻攔？」

蔡大強怒道：「我莊中莊丁王勝，與你有何怨仇，爲何你要下手害他？」

崔奇一楞，道：「莊丁王勝？笑話，這種人值得我出手麽？」

蔡大強見他竟然賴帳，鎖子鍊一蹌踉

踉」一聲，抖得筆也似直，同時足尖一點，撲了過去。

崔奇大叫道：「好哇，敢情是要動手了！」

非但不讓，反爲迎了上來，鐵拐橫掃，「錚」一聲，砸在鎖子鍊上。

那鎖子鍊乃是軟兵刃，鐵拐一砸了上去，正砸在當中，前半截却直翹了起來，直戳崔奇的面門，一跨，單刀斜斜劈下，乃是一招「水濺山崩」，鎖子鍊和單刀，成鉗形向崔奇攻到。

崔奇想不到他刀鍊齊施之術，竟是如此精奇，一個不防幾乎吃了大虧，趕緊後退，單刀過處，一綹頭髮已被削了下來。

而蔡大強踏步進身，左腕連轉，鎖子鍊「鏘鏘」之聲不絕，已將他鐵拐纏住，用力一壓，深深地壓在雪地之中，單刀一挺，逕搠崔奇胸口，正是一招「水柔山剛」，崔奇若要躲避，非得鐵拐撒手不可。本來，獨腳追風崔奇，也不致於連兩招都接不住，但蔡大強一上來便動手，已佔了先機，再加那兩招「水濺山崩」和「水柔山剛」，乃是天鷹長老所創十二式刀鍊齊施之法中的最後兩着，也是最厲害的兩招，招招連綿，令得對方毫無喘息的餘地，因此崔奇才如此狼狽，但他也眞個悍不畏死，一見刀到，鐵拐仍不肯撤手，身子猛地向左側傾去，用力一拉，蔡大強當胸搠去的一刀竟自走空，同時左手一緊，鎖子鍊幾乎脫手，急忙跟着向左一轉又是一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力，砍了下去，刀尚未落，刀風已然激得白雪亂飛，但是那一刀砍到了一半，蔡大強便突然一呆，左腕反繞，鬆了鐵拐，向後躍了出去。

原來正當他一刀砍下之時，遠處突然起了一種異樣的嘯聲，令人毛骨悚然，牙齒發酸，更怪的是那聲音才起時，少說在三四里之外，但一幌眼間，便已移近。

其實，「一幌眼的工夫」一語，尚不足以形容這厲嘯聲來勢之迅速，從開始聽到移近，祇不過是蔡大強一刀砍下的那一瞬間，是以蔡大強才倏地收招後退，因爲任何快馬，都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從三四里之外跑近來的。

但是蔡大強退出之後，抬頭看時，却見一條人影，在雪地上旋風也似，走了過來，看他動作，祇是像在負手漫步，但是却奇快無比，那厲嘯聲更是舖天蓋地，席捲而到，聲勢之猛惡，像是可將世間一切物事，全都吞噬而去一般，又一眨眼，那人已然來到眼前，突然停止，向他的來路看去，雪地上有成爲直綫的一串淺淺足印，但是每一個足印，相隔具有六七丈遠近，蔡大強本是識貨之人，自然認得出那是旁門輕功中，上乘的「乾坤大挪移法」，難怪他看來像是負手閒步，來勢却如此快疾！

再抬頭打量那人，祇見他一張馬臉，長達尺許，面上青滲滲地，毫無血色，甚至連眉毛也是青白色的，戴着一頂氈帽，穿着一件單長衫，長及腳背，雖然說不出有什麼異樣，但是看了却令人有難以形容的詭異之感，向他多看兩眼，便覺得背脊上起了一股涼意。

這人才到時，兩眼似閉，停住以後，才睜開眼來，竟分不清眼白眼球，仔細一看，才看出他眼中心有一團灰白色的，大約就是瞳仁了。這樣異相的人，眞是見所未見，蔡大強不禁呆了一呆，祇見那人四面一看，口角飄起了一陣極是詭異的怪笑，並不言語，更不動彈。

像蔡大強這般英雄胸襟的人，一時之間，也被他那股詭異之狀懾住，一時間竟不能開口問他是什麼人！僵了好一會，才見他頭一側，兩隻怪眼，停在蔡大強手中的刀和鎖子鍊上。注視了一會，又望了望崔奇手中的鐵拐，突然高聲喝道：「你們兩人，還不掘墳，在這裏做什麼？」

自從他一到之後，三個人俱都沒有出聲，寒夜深更，本是靜到了極點，他突然出聲，語音又淒厲無比，蔡大強和崔奇兩人，一齊嚇了老大一跳，但聽他口氣如此之大，簡直將兩人當作兒郎般看待，蔡大強還沉得住氣，獨腳追風崔奇，雖然明知來人不是等閒人物，但自己也成名多年，何時被人呼來喝去過？冷冷地道：「尊駕何人？」

那人一個轉身，向他望了半响，又叫道：「叫你掘墳，你掘不掘？」

崔奇心中更是有氣，道：「不掘又待如——」

下面一個個「何」字，尚未出口，祇見那人突然一閃，欺近身去，根本未曾看清兩人怎麼動作，祇聽得崔奇「啊」地一聲怪叫，兩人身形一合，一團黑影，飛向半空，重重地跌了下來，剛好跌在蔡大強腳邊，蔡大強低頭看時，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僵在那裏，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心中忐忑亂跳！

原來跌在他腳旁的，正是獨腳追風崔奇！若祇是崔奇被人拋出，蔡大強還不致於如此吃驚，命他驚至如此程度的，乃是崔奇的鐵拐，此時已被彎成一圈，正好成了一個鐵箍，將獨腳追風崔奇的雙臂，連同身子，緊緊地箍在一起！

試想，獨腳追風崔奇，並非武功等閒之輩，能一照面便將他拋出，已屬不易，而那人竟能在刹那之間，奪拐、曲拐，將崔奇箍起，再拋了出來，四五個動作，一氣呵成，所費時間，又如此之少，此人功力之深，豈可想像？祇見崔奇咬牙瞪眼，像是極爲痛苦，蔡大強呆了半晌，才抬起頭來，見那人仍是負手而立，厲聲喝道：「這斷不掘，你一個人掘！」

蔡大強雖然心中吃驚，但他却不是貪生怕死之人，日間他痛斥老三，不准老三去掘墳墓，便是他心中眞正認爲這種事是做不得的。他一認爲那是不應做之事，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一樣不會做。抗聲道：「墓中婦人，與我雖無淵源，但人既死了，還掘她的墳墓作甚？」一面講，一面眞氣運轉，蓄勢待發，祇等那人身形略動，便全力以赴，明知獨腳追風崔奇，都是一照面吃了這樣的大虧，但說不得也祇有拚上一拚！

那人一聽蔡大強如此說法，兩隻隱閃青光的大眼睛，向蔡強逼視過來，直看得蔡大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驀地裏，眼前一花，根本未曾覺出那人會否移動，一股大力已然當胸壓到，蔡大強刀鍊齊施，「水柔山剛」，一招剛使出，左右雙手，同時一緊，單刀和鎖子鍊一齊脫手，全

被那人奪了過去，蔡大強大吃一驚，尚幸見機，足下用勁，向外一滑，滑出了三丈開外，祇見那人站在剛才自己所站的地方，左手一用勁，那柄單刀，已然「啪」地斷爲兩截，又將鎖子鍊向地上一拖，「叭」地一聲，因地上爲積雪所蓋，也看不出入地多深。

蔡大強心知那人武功好過自己絕不止一倍，暗中慶幸他未曾立即追過，伸手入懷，已抓住了寒玉七首的柄，祇等他再撲上來時，驟出不意，給他一個重創。因爲蔡大強見他剛才奪刀之時，逕以空手抓向刀刃，想是仗着練過什麼厲害掌法之故，因此才如此大胆，若是他再照樣來抓寒玉七首時，那寒玉七削金斷玉，說什麼也不能讓他隨便抓去！

那人斷刀拋鍊之後，陰惻惻一聲冷笑，令人汗毛直豎，道：「掘不掘？」

蔡大強尚未回答，躺在地上的獨腳追風崔奇已然呻吟道：「我……掘……我掘！」那人突然打橫跨出一步，這一步，竟跨了個三丈遠近，一俯身，將崔奇提了起來，雙手一捋，重又將鐵杖捋直，叱道：「快去！」崔奇經此一來，那裏還敢違拗？連忙跑到墳旁，掘土去了，蔡大強看得怒到了極點，罵道：「姓崔的，想不到你在江湖上也是一條響噹噹的漢子，却如此不要臉！」

崔奇面上一紅，但接着暗忖，那人是誰，自己雖未弄清，蔡大強定然難得什麼好結果，此時終究是無人知道，恨他作甚？老着面皮，仍是低頭掘之不已。

那人桀桀怪笑，向蔡大強厲聲道：「難道天鷹老兒，祇是教你刀鍊齊施之法，竟沒將天下武林前輩，說與你知道麼？」

蔡大強一聲冷笑，道：「從不曾聽說有武林前輩，夜半來盜掘墳墓的！」

那人面色突然一沉，嘴角重又掛起那詭異的微笑，雙臂一張，又向蔡大強疾撲而至！他這裏才一撲了上來，蔡大強便覺得一股大力當胸壓到，勉力運轉眞氣，將寒玉七的刀尖，抵住了皮衣，一覺出黑影壓到眼前，猛地用力向外一揮，寒玉七透過皮衣，疾刺而出！

那人也自恃太甚，橫行天下數十年，除了昔年曾在佛道兩門高手手下，敗過兩次之外，所向無敵，再加已從蔡大強的尖刃上，認出了蔡大強是長白山天鷹長老之徒，更沒有將他放在眼中，這一撲向前來，正好是向蔡大強當胸抓到，蔡大強寒玉七透衣而出，恰恰刺向他的手心，他武功也眞的驚人已極，一覺出手心一涼，立即撒手，趁機還發了一掌，將蔡大強直震出兩丈開外，但是他手心也被寒玉七挑破。

這一來，他狂性陡發，剛才趕到時的厲嘯聲又突然而發，陣陣嘯聲，滾動翻躍，令人皆魂皆悸，後退丈許，正要足尖一點，重向蔡大強撲去之時，蔡大強跌出兩丈開外之後，已然站了起來，寒玉七也已抓在手上，那人一見，在嘯聲中迸出兩下極爲難聽的笑聲，高聲喝道：「崑崙三寶，已見其一，拿來！」

這才身形幌動，直撲蔡大強，蔡大強自忖擋不住他那一撲之力，早已向旁閃開，手中七首，自左而右，橫揮出去！

這一揮，果然將那人阻了一阻，正尋思他再撲來，自己便無法應付之際，忽然一個小女孩子的聲音響自不遠處，道：「喂，別動手！我有說話！」蔡大強一聽那聲音，分明是出自一個小孩子之口，百忙中回頭一看，果然身後不遠處，站着一個小女孩子，蔡大強一見便看出，正是日間和老化子一起來的那個小姑娘。他心中雖已知道那老化子不是常人，連這個小姑娘可能武功也不弱，但終究是小孩子，自己和那人動起手來，勢子迅疾，她站得又近，一不小心，便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忙叫道：「小姑娘快讓開，別當兒戲！」

那小姑娘轉過頭來，向他看了一眼，大眼中光芒閃耀，像是不服他的說話，手向那人一指道：「喂，別難爲蔡大俠！」

那人一見小姑娘出現，蓄勢待發的一撲，便停了下來，此時聽得小姑娘如此說法，心中不由得一楞，一雙青光眼，盯在她的身上，蔡大強在一旁看了，着實爲她担心，一步跨過，伸手便抓她的胳膊道：「小姑娘快走，由我來對付他！」

小姑娘身子一扭，嘟起了嘴，道：「你別管我。」又抬頭向那人道：「叫你別難爲蔡大俠！」

那人冷冷地道：「憑什麼？」小姑娘一笑，伸手在懷中摸索了一會，突然向外一揮，祇聽得「呼」地一聲，她瘦骨嶙峋的小手上，已多了一面旗子，那旗子作長方形，也不過兩尺來長，旗子上有七個圓洞，看來是粗麻所織，極不起眼。

蔡大強一面抓住小姑娘的左臂，一面以寒玉七對準了那人，準備他萬一來犯，便將小姑娘向後拋出，自己再與他拚命！

怎知小姑娘那面旗子一出手，那人口角上詭異的笑容，立即消失，也未曾見他怎麼動作，人便向後平空滑出丈許，厲聲道：「還有什麼話？」

小姑娘道：「沒有了，祇是請你別難爲蔡大俠！」

那人在喉間「哼」了一聲，一揮手，蔡大強一見這等情形，心中大異，但又怕他以劈空掌法偷襲，身形一閃，攔在小姑娘的面前，但是那人那一揮手，却是一點力道也沒有發出，祇是作了一個手式而已，道：「你去吧！」

小姑娘道：「知道了哇！不准難爲蔡大俠！」

蔡大強在閃身將她攔住之時，已然鬆了她的手臂，此時聽說她要走，忙道：「小姑娘別走！」

但小姑娘祇是回過頭來，向他望了一眼，便是向前走去，蔡大強剛要追趕，背後那人已然冷冷地道：「姓蔡的，你還是不要跟過去的好！」

蔡大強回頭道：「爲什麼？」

那人冷笑一聲，道：「連我都惹不起人家，你又惹得起麼？」

蔡大強楞了一楞，道：「尊駕究竟是何人？」

那人昂頭不答，蔡大強也不再問，祇見他向崔奇處走去，崔奇已將棺木掘出，那人一揮手，崔奇踉蹌後退，向蔡大強看了一眼，鐵拐支地，一溜烟地走了。

那人將棺木掀開，在那婦人身上細細搜尋了一遍，並無所獲，這才站了起來，厲聲道：「姓蔡的，煩你將這婦人葬好！」

」一幌身形，便自離開。蔡大強始終猜不透他是何等樣人，一見他要走，氣納丹田，大叫道：「尊駕留下萬兒來！」

那人一聲尖嘯，嘯聲搖曳，人早已走得看不見了，但是嘯聲中却傳來又細又清晰的兩句話，道：「家住軒轅墓中，橫行天地之間！」

蔡大強一聽「軒轅墓中」四字，不由得嚇出了一身冷汗，雖然他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但他仍是失聲道：「白骨神君！」

然而，他接着心中又大是疑惑，那人具有如此身手，要在一個照面間，便將崔奇制服，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却是有這樣的本領，但是，那老化子又是什麼來路呢？那小姑娘，分明是老化子派來的，祇拿出麻織成的旗子一展，居然能令得宇內四邪中的白骨神君聽命於她，不對自己加害！事情之不可思議，還有比這件事更甚的嗎？

抬起頭來，四面一看，那小姑娘也已然走得不知去向，四周圍靜蕩蕩地，蔡大強呆了一會，便回到了莊上，吩咐莊丁將那婦人和王勝的屍體，全都埋了。

一夜未曾好睡，第二天一早，便將兩個兄弟找來，將昨晚的事，和他們說了。

兩人聽至面無人色，蔡大強道：「那婦人身上，已經白骨神君搜過，一無所有，我想要到斷腸谷下，再去找那孩子的屍體！」

老二蔡大風吃驚道：「大哥，那斷腸谷——」蔡大強不等他講完，便道：「我自有主意，從今日起，每個莊丁，每天須搓一丈麻繩，咱們有三二十個莊丁，每天少說也有二十丈麻繩了，一個月後，便有六百丈繩，那斷腸谷再深，怕也不會有六百丈深的，我緣繩而下，便可到谷底了。倒不是為了那千年雪參和崑崙聖書，就算下至從未有人到過的斷腸谷底，去看上一看，也是值得的！」

蔡大風無話可說，蔡大雄却眼珠亂轉，像是要講些什麼，但却終於未曾講出口來。

一連兩個月，三強莊上一點也沒有別的事發生，已是第二年正月末了，莊丁們所搓手臂粗細的麻繩，已是堆積如山了，蔡大強一算，已有五六百丈之多，便分裝了十餘輛馬車，運至斷腸谷口，在這兩個月中，又曾下過了幾場大雪，斷腸谷口，又全被雪所蓋。蔡大強在距離谷口兩丈遠近處，將一根粗可徑尺的木樁上，以斧頭刻出了一圈凹槽，將麻繩套好。蔡大風和蔡大雄全都跟在旁邊，蔡大風幾番猶豫，終於勸道：「大哥，那斷腸谷從來也沒有人下去過，大哥還是不要下去吧！」

他自從兩個月前的那晚上，知道那人竟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之後，便想到那孩子和婦人，可能眞是令得崑崙派突然瓦解的人物。然而這母子兩人，又有什麼力道，能使領袖羣倫的崑崙派崩潰呢？若然不是他們，則如白骨神君這類的高手，一定不會輕易出馬的，因此，他便下定決心，要到斷腸谷下，去找個答案。他這人既下了決心，便是雪亮的鋼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會改變主意的，何況是蔡大風的勸語？

不一會，一切全已準備妥當，蔡大強將單刀鎖子鍊，全都盤在腰間，懷中藏了寒玉匕，道：「我下去了，你們兩人，在上面好好守着！」抓住了繩頭，便向斷腸谷口走去，手腕一翻，一掌拍出。掌風到處，漫雪紛飛，露出丈許大小的一個洞來，向下望去，黑洞洞地，不見天日。蔡大強早已有準備，將一個老長的松枝火把點着，向下一照，自下捲上的旋風，將火頭吹得成了幽綠色，尚未下去，已令人覺得陰森可怖！

蔡大強向下看了一回，一點名堂都看不出來，一咬鋼牙，道：「你們小心放繩，切不可快！」身子一縱，便向斷腸谷中躍了下去！

蔡大雄和蔡大風兩人，緊緊地握住了轆軸，那五六百丈粗麻繩，便繞在轆軸之上，祇聽得蔡大強道：「放！放！」起先，聲音還聽得十分清楚，後來，聲音已漸漸空洞，再過一會便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兩人將麻繩慢慢地放了下去，不一會，麻繩中出現了一塊紅布，兩人對望一眼，俱都低聲道：「一百丈了！」原來他們在麻繩上做了記號，每隔一百丈，便有一塊紅布纏着。

又過了小半個時辰，紅布第二次又道：「二百丈了！」直到紅布出現了四次，祇要手一鬆，那轆軸仍是轉動，也就是說，蔡大強仍未到達斷腸谷底！弟兄兩人，相顧愕然，蔡大雄道：「二哥，大哥這番行事，却是大失分寸！」

蔡大風嘆了口氣，道：「他的脾氣，誰還能勸得住！」這時，不但他們兩人着急，便是圍着一旁觀着的二十餘個莊丁，也是緊張之極，那麼冷的天，竟有人頭上冒汗的！正在各人屏息靜息，周圍祇有轆軸轉動時「吱格」，「吱格」之聲的時候，忽然聽得「格格」一聲嬌笑，傳了過來，接着，便是一個女子嬌聲媚氣的聲音，道：「好哇？塞北三俠，原來是三個小賊，將別人打發走了，自己却在這裏佔便宜呢！」

衆莊丁和蔡大風、大雄，一起回頭看時，祇見雪地之上，俏生生地站着一個尼姑，一身粉紅軟緞袈裟，手拈芙蓉花，一身邪氣，衆莊丁有不知厲害的，紛紛喝道：「喂，你這尼姑——」

但沒有一個人能將話講完，祇見那尼姑在人叢中穿來插去，一句話的工夫，三二十個莊丁，全被她點了穴道，如石像也似僵立在那裏，不能動彈。

蔡大雄和蔡大風兩人，需要緊緊地抓住轆軸，因為此時，麻繩已放下了數百丈，光是繩子本身的重量，已不下萬餘斤重，若是手一鬆，轆軸一滾動，尚餘百多丈繩子，一定在傾刻之間，全都放盡，而身在斷腸谷中的蔡大強也就凶多吉少了。

因此兩人祇得眼睜睜地看住芙蓉尼行兇，心中着實惶恐，他們俱知道，就算自己能夠空出手來，也絕不是她的敵手！

那芙蓉尼將衆莊丁全都點了穴道之後，扭扭捏捏，來到兩人面前，嫣然一笑，道：「我早就知道，蔡氏三俠，總會有辦法入斷腸谷去的，果然不錯，如果我就此遠離塞外，豈不是吃了大虧？」一面說，一面將手上的芙蓉花在麻繩上擦了兩擦。

兩人唯恐她將麻繩切斷，大驚道：「

芙蓉尼住手！」芙蓉尼「格」地一笑，道：「你們放心，我才不將繩子切斷呢！」講完，又慢慢地踱至谷口，向下一望，假作吃驚不勝之狀，道：「哎喲，好深的山谷啊！」其嬌揉做作之處，眞令人欲作三日之嘔。

兩人不知她打的是什麼壞主意，祇得仍將麻繩，不斷向下放去，不一會，第五塊紅布又已出現，麻繩仍是不斷下落。

他們曾和蔡大強約好，一等蔡大強到了谷底，蔡大強便會放起信號，那種信號，乃是塞外各莊各堡之間，在大雪封山之時，互相連絡之用，一經點着，便化為一溜藍燄，可以飛起老高！若是夜裏施發，百餘里外都可以看見，谷下一直未見有信號放出，可知蔡大強仍未到底，兩人繼續將繩放下去，又過了半個時辰，繩已經放盡，兩人相顧無言，祇聽得芙蓉尼嬌笑連聲，說道：「兩位大俠辛苦了，也休息休息吧！」

輕飄飄地向兩人走了過來。蔡大風一見她來勢不善，雖是滿面笑容，但是眼中却隱露兇光，忙叫道：「老三小心！」「唰」地掣了單刀在手，蔡大雄則手在腰間一抹，「嗆啷啷」撤出了一條鎖子鍊。

他們兩人的武功，因是蔡大強傳授，並非傳自天鷹長老，因此比起蔡大強來要差上許多，便是刀鍊同施之法，也未曾學會，但蔡大強却毫無私心，將單刀法傳了大風，鎖子鍊法傳了大雄，全是刀鍊並使的招式，若是兩人同心合力，對付一人，刀鍊齊施的威力，雖然較蔡大強一人差上許多，但仍非等閒武林中人所能敵，塞北三俠的名頭，也由此掙來。

兩人兵刃一出手，立即並肩而立。芙蓉尼倩笑一下，道：「原來兩位大俠，還不肯歇息！貧尼自當奉陪！」身形一飄，芙蓉花直遞了過來，兩人身形不分，單刀斜劈，鎖子鍊逕點芙蓉尼面門，但是芙蓉尼身形一轉，已然閃到了兩人背後，兩人急轉過身去，耳際祇聽得極是柔和，極是嬌媚的歌唱之聲，令人一聽便忘了自己是處身在塞外苦寒之地，而是在五月江南，綠柳飄拂，河水潺潺，牧童在牛背上吹着短笛，村女在野外唱歌，心曠神怡，心焉嚮往，兩人究竟功力尚淺，不由得聽得呆了，全然未曾想到，那是芙蓉尼的看家本領「阿修羅秘魔妙音」之法！手中兵刃全都忘了遞出，芙蓉尼輕歌曼步，走向前來，手指伸處，已將兩人「肩井穴」封住，兩人覺得肩頭一麻，方才驚醒，但身已為人所制，而就在此時，斷腸谷下，「嗤」地一聲，冒出一溜藍燄，接着，又是「嗤嗤」兩聲，一先二後，正是他們預先約定的，將蔡大強曳了上來的信號！

兩人身子不能動彈，祇得空自着急，芙蓉尼見谷口冒起了三溜藍燄！皓腕一翻，在兩人肩頭上一拍，兩人雖仍不能動彈，但却已能開口講話，各自啊了一聲，芙蓉尼問道：「那是什麼玩意兒？」蔡大風忙道：「三弟莫說！」立即閉口不言。

芙蓉尼柳眉一挑，道：「噢？你叫他不要說？我却非要他說不可，喂，蔡三俠，有一種點穴法，喚着入骨點穴。你聽說過沒有？」

蔡大雄一聽，立時面色慘白，芙蓉尼又道：「那入骨點穴法，雖是陰毒些，但有時候，却也有用，譬如說，你要是不講話，我便點你鎖骨之上的七情穴，你受得了麼？」

她講話慢吞吞地，又轉彎抹角，直到最後才露出眞意，蔡大雄知道那入骨點穴法總共祇點三個穴道，七情穴便是其中之一，若被點中，全身軟癱，却又不死，不要說被人碰一下，就算是一張紙拂了上來，也會痛得發抖，其痛苦之處，眞還不如死去，忙道：「你別動手，我說！」

蔡大風怒道：「三弟！你便不顧大哥了麼？」

蔡大雄苦着臉，道：「二哥，可莫怪我，芙蓉尼，那一先二後，三下信號，是大哥要從谷底上來的表示。」

芙蓉尼面泛喜色，道：「還是你這人不錯，一客不煩二主，索性麻煩你把蔡大俠曳上來吧！」中指一彈，便解了蔡大雄的穴道，順勢退出，又在蔡大風的肩頭上一拍，令他出不了聲。

蔡大雄抓住了轆軸，轉動了幾下，又停了下來，他心中不是不知道一將大哥曳了上來，芙蓉尼便會出其不意地下毒手，但是他心中考慮的結果，還是自己的性命比大哥的性命更重要些，因此祇是略停了一停，便接着搖起轆軸來。一塊紅布出現了，兩塊紅布出現了，三塊紅布出現了，四塊……五塊……蔡大雄的心跳得厲害得不得了，他不敢向蔡大風望一眼，因為蔡大風憤怒的眼色像要把他活吞了一般。

芙蓉尼不時地在問：「還有多長？還有多長？」等到第五塊紅布出現之後，她便身形一幌，隱身在那一大堆麻繩的後面，手上已拈了五朵芙蓉花在手，祇等蔡大強一出現，便立即將她厲害無比的獨門暗器，激射而出！她心中主意也打得甚好，知道蔡大強冒險入谷，一定是去尋找那孩子的屍體，而崑崙聖書和千年雪參，也一定在蔡大強的手中，自己奪了便走，不出五年，不論是宇內四海，抑或是各派高手，全都不放在眼中了……一面想，一面用心注意麻繩。

蔡大雄知道再拖上二三十丈，大哥便要出現，一出現，便要遇害，但是他仍是不停地搖着轆軸，不消片刻，麻繩已全都曳了上來，但是蔡在雄却大吃一驚，原來麻繩盡頭，並不見蔡大強！

芙蓉尼也從繩堆後面，一躍而出，問道：「人呢？」蔡大雄不知所以，道：「我……我不知道！」芙蓉尼滿腔高興，落了個空，旋風也似，趕到谷口一看，深谷仍是黑沉沉地，一點動靜也沒有，旋風陣陣倒捲而上，吹得她一身軟緞袈裟飄拂不已。她祇在谷口略停頓了一下，便又疾退回蔡大雄的身邊，一去一來，疾逾閃電，「叭」地一掌，正打在蔡大雄的左頰之上，蔡大雄這點武功，怎能避得開？左頰立時腫起老高，口角流血，連大牙都被打落兩顆！

打了他一掌之後，芙蓉尼又抓起繩頭，細細察看，繩頭斷處，齊整無比，倒像是利刃切成的一般，不明白蔡大強在谷下發生了什麼事，自己又不敢下去，連聲怪叫，聲音淒厲無比，那想是心中怒極，蔡大雄嚇得不住顫抖，想要拔腳逃走，連腳

都軟了，芙蓉尼發了一會怒，倏地轉過身來，本來是一臉怒容，但轉眼之間，却又成了滿面訝異之色，轉變之快令人莫測。

蔡大雄不知是禍是福，心中忐忑不定，但祇聽芙蓉尼道：「喂！小女娃，你在這裏幹麼？」

蔡大雄聽她口氣，像不是對自己在講話，轉身一看，祇見身後站着一個又黃又瘦，一頭稀疏的黃髮，梳成兩個冲天丫角的小姑娘，不過十歲左右，也不知是怎麼來到自己身後的。

蔡大雄爲人，和他大哥截然不同，一起了貪生怕死之念，便祇想討好芙蓉尼，竟也大聲喝道：「小丫頭，聽到嗎？芙蓉尼問你來這裏幹什麼？」

小姑娘向蔡大雄翻了翻眼，眼中充滿了鄙夷不屑之色，同時，鼻孔裏「哼」地一聲，更增加了幾分看不起的意思。

蔡大雄總算尚有羞恥之心，雖然面對着這樣小叫化似的一個小姑娘，但也感到自己在她的面前渺小無比，也不敢再出聲了。

芙蓉尼剛才目注蔡大雄時，尚未發現他身後有人，突然一個眼花，小姑娘才突然出現，倒像是從地底下突然冒出來一樣，因此才感到奇怪問了一下，不然，依照她的心地早已連下毒手，那裏還會出聲？

那小姑娘大眼睛一瞪道：「你就是江湖上所傳說的芙蓉尼麼？」

芙蓉尼見她口氣甚大，而且一雙大眼光芒四射，雖然年紀雖小，但像是有不世奇遇，因此功力尚深過她的年齡，再加上剛才出現時，突然而來，以自己的目力而論，竟未看清她是怎麼到的。一個小孩，尚且如此，大人更可想而知，若是藏匿在側，可是不容易對付，柔聲答道：「不錯，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語音搖曳，動人心魄，那小姑娘一皺眉頭，道：「芙蓉尼，你那什麼妙音，難不倒我，不用賣弄了！識趣的，快些走！不然，祇怕武林中再無你芙蓉尼此人了！」芙蓉尼見小姑娘竟然一照面便將自己秘魔妙音之法叫破，心中又是一怔，但就此離開，焉有是理？正在發怔，小姑娘來到蔡大風身旁，雙腳一迸，突然拔起，伸手在蔡大風的肩頭拍了一下，蔡大風喉間「咯」地一聲，吐出一口濃痰來，身子已能轉動自如，芙蓉尼見了那小姑娘突然凌空拔起的身法，不由得大吃一驚，忙道：「小姑娘，令師可是——」

祇講到此處，小姑娘已然轉身道：「你知道就行了，何必多言？我要去了！」

芙蓉尼剛才還神態飛揚，不可一世，但是刹那之間便沮喪之極，道：「小姑娘，代我向令師致意！」

小姑娘「呸」地一聲，道：「我師傅豈會要你這種人問候！」這話可算講得無禮已極，蔡大風被她解開了穴道，對她心存感激，一聽她如此說法，心中着實代她焦急。因爲就算她師傅是什麼厲害人物！但眼前總祇是她一人在此，若是芙蓉尼一發惡，她可得吃眼前虧！

但是說也奇怪，芙蓉尼那麼險惡兇狠的人，聽了這句話，竟祇是苦笑一下，並不發作，身形飄動，便走了開去，一幌眼已然不見。

蔡大風祇顧注視芙蓉尼，等她走遠，才想起那個小姑娘來，四面一看，却已是不見，心中大是疑惑，用勁解了衆莊丁的穴道，蔡大雄滿面羞慚站在一旁，蔡大風雖鄙他爲人，但總是親兄弟，反倒安慰了他幾句，在山谷邊，一直等到天黑，又將麻繩放下去了兩次，每次曳上來時，總是空的，未見蔡大强上來，衆人心中俱都焦急無比，祇得派出幾個人回去，搬運木材，就在谷邊，連夜築起小屋，派人等候。

花開兩頭，筆祇一枝，却說蔡大强一手抓住了麻繩，躍入谷中，一手高舉火把，向下面沉去，火把照處，祇見兩面峭壁，全是嶙峋怪石，全像一頭頭怪獸，張牙舞爪，要捉人而噬，樣子可怖已極，而火把的火光爲强風所吹，時明時暗，更令得周圍氣氛恐怖無比，向下望去，仍是黑沉沉地，深不見底。

才下去三二十丈時，火把照耀，尚能見到兩面石壁，但是那山谷，竟是越望下去越寬，漸漸地，山谷也看不到了，無邊的黑暗，將他包圍起來，抬頭向上，祇有一個圓洞，透出亮光，火光所射之處，不過是丈許開外，除此以外，黑暗便像一團永遠無邊際的膠漆，也像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墳墓，將他埋葬了起來。

蔡大强幾次想要半途而廢，發出信號，令上面的人將自己曳了上去，但是極力忍住，算算時間，怕不已過了個多時辰，但依然未曾到底，又過了一會！忽然覺得繩子已然停止下落，身子動了幾動，繩子仍是不動，蔡大强暗忖六百丈麻繩，已經放完？以火把向腳下一照，不禁又喜出望外，原來腳下三尺，便是谷底，白骨纍纍，磷火閃閃，幽秘恐怖已極，蔡大强大着胆子，手一鬆，便腳踏實地。

他在黑暗中，在繩子上吊了那麼久，一旦腳踏實地，心頭上便消散了幾分恐懼之念，拿火把四面一照，祇見那谷底，也不知有多大，向前走了兩步，已踢到了好幾堆白骨。蔡大强知道那斷腸谷在地面上而言，長約百里，下面又這樣寬大，要找兩個人，實在不易，但尚幸知道勾生生和那孩子，跌下來不過兩個月，屍體一定未曾腐爛，找起來，也有一個目標。

舉着火把，一路向前走去，下得腳步重了些，便傳來一陣重重的回音，空洞響亮，像是有無數個人，從四面八方，一齊向自己擠來一般，其詭異之處，不是身歷其境，萬難想像。

蔡大强腳程極快，不一會，便奔到了山谷的盡頭，除了白骨之外，並無發現他物，一個轉身，又向另外一頭奔去，一路上仔細尋找，但是也無所見，一個時辰之後，又到了盡頭，仍是一無所獲。

蔡大强回到麻繩處，心中大是奇怪，暗忖兩人分明是從上面跌下斷腸谷中的，爲何竟不見了他們的屍體？想了一會，想不出道理來，心想祇好上去再說了，取出三枝信號，湊在火把上點了，向上一拋，「嗤嗤嗤」三聲，一先兩後，向上飛了上去，他足尖一點，人也抓住了麻繩，正在這時，他突然見到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而麻繩已在向上曳動，蔡大强心中一急，拋了火把，摸出寒玉七，手揮處已將麻繩切斷，人也落到了地上。（未完·二）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固本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